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十四回　中州一剑应无恙　海角何人自放歌

常五娘皮笑肉不笑地打个哈哈，说道：“多谢你提醒我，我的确不是你妈妈的对手。”

西门燕何等聪明，一听得常五娘这么说，就知道常五娘是要将她抓作人质。果然常五娘一个龙形穿掌，便向她的肩井穴抓下来了。

西门燕情知不是她的对手，本来想藉母亲的名头吓退她的，谁知得到了相反的效果。不过她的脑筋转得极快，登时想到：“她要将我抓作人质，一定不敢伤我的性命！”

肩井穴在琵琶骨的凹陷之处，按说常五娘朝她这个要害的方位抓下来，她是非闪避不可的。常五娘的掌势已经封了她的去路，不论她闪向哪一方，常五娘都可以夺下她的剑。兵刃一失，她也势必要落在常五娘的手中了。

西门燕料准她不敢捏碎自己的琵琶骨，不退反进，一招“玄鸟划砂”，横截她的手腕。

常五娘果然不敢下那辣手，须知琵琶骨一被捏碎，就是终身残废了，捏碎对方的琵琶骨和伤害对方的性命是相差不多的。

常五娘要用西门燕来挟制西门夫人，就不能做得太绝。

她略一犹疑，西门燕的剑光过处，已是把她的衣袖削掉一幅。这还幸亏是她缩手得快，否则只怕五根指头也要给削了下来。

西门燕怕她使出喂毒暗器，一招抢得先手，立即运剑如风，着着进攻。

常五娘看出她的心思，笑道：“西门世家的追风剑法本来是不错的，可惜你只学到一个快字，你以为快剑抢攻，就能令我发不出暗器来么？不过，我若用暗器伤你，你输了也不心服，我就和你比划比划兵刃的功夫吧。”

说话之间，她一个移形易位，西门燕一剑刺空，她的双刀已经握在手上。

她用的是鸳鸯刀，一长一短，长刀护身，短刀攻敌，西门燕的剑法不输于她，临阵的经验和轻身的本领却是相差不只一筹。

常五娘欺身进逼，西门燕的剑招都给她的长刀格开，她的那柄短刀乘虚而入，西门燕却是无法封闭，常五娘的攻势越来越盛，西门燕只觉那柄短刀就似在她面门划来划去一般，不多一会，已是给常五娘杀得手忙脚乱。

蓝玉京在岩石后面，只听得金铁交鸣之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不觉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

蓝玉京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暗自想道：“这位西门姑娘虽然是脾气刁蛮，好歹也是姐姐的朋友，我怎能坐视不救。”

但他腹内那团气体只有一半纳入丹田，他还是像个发高烧的病人一样，有心无力。欲速则不达，无可奈何，他也只能“坐视”了。

忽听得一下悠长的金属碰击声，那虎虎的刀风却听不见了。蓝玉京一听，就知西门燕是使出了太极剑法中的那一招“白鹤亮翅”。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可惜她学得不纯，连她表哥的一半功夫都未学到。”

但不知怎的，常五娘却似大吃一惊的模样，叫道：“你，你居然会使太极剑法！”吃惊之中还似含着气愤，而且好像还有几分凄凉的意味。

西门燕大为奇怪：“我还未能与她扳成平手，怎的她就害怕了。莫非她是震于太极剑法的威名，却不知我其实也只是一知半解。好，且待我吓一吓她。”佯作得意之状，喝道：“妖妇，知道厉害了么？还有更厉害的在后头呢！”

常五娘冷冷说道：“好，你把更厉害的使出来吧！”

西门燕接连几招太极剑法都给常五娘化解开去，不过却已是互有攻守，比刚才好了许多。常五娘忽道：“你这剑法是不是妈妈教的？”

西门燕道：“是又怎样？我还未曾学到妈妈的一成呢！”

常五娘叹口气道：“你这话我倒是可以相信。”忽地骂道：“不要脸！”

西门燕怒道：“你骂谁不要脸！”

常五娘瞪视她，忽地又叹了口气，说道：“不错，我是不该骂你的妈妈，我是骂那负心人！”原来她是气恼牟沧浪连一招太极剑法部没教她，却与西门夫人私自授受。

西门燕莫名其妙，但见常五娘额现青筋，眼布红丝，脸上充满杀气，却是不由得心中害怕，虚晃一招，便想逃跑。

常五娘喝道：“往哪里跑！”倒持长刀，刀柄一撞，撞着她的笑腰穴。西门燕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浑身酸软，脚步已是踉踉跄跄。常五娘喝道：“给我倒下！”不料西门燕非但没有倒下，反而站稳脚步，而且笑声也停止了。

面对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常五娘固然是大为诧异，西门燕的吃惊比她更甚！

原来西门燕误打误撞，刚好是撞到了蓝玉京藏身的那块石屏风。蓝玉京从岩石后面伸出手来，托着了她的腰。

蓝玉京已是把蒙面人输入他体中的八成真气导进丹田，剩下两成真气，正自无处宣泄，一托住西门燕的腰，这团真气就从她腰间的愈气穴贯输进去。西门燕被封的穴道登时解了！

不过，她也受不了那股突如其来的胀闷之感，当她看见了蓝玉京的时候，笑固然是笑不出来，话也说不出来了。蓝玉京把她放下来，她软绵绵的就倒在地上。

常五娘喝道：“谁躲在这里，给我滚出来！”

蓝玉京双眼圆睁，现出身形，冷笑说道：“妖妇，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呢。你睁开眼睛看看，看我是谁！”

常五娘一见是蓝玉京，倒定下心神了，格格笑道：“原来是乖儿子，乖儿子，你叫我一声娘吧。你认我做干娘，我就饶了你喜欢的这个丫头。”

蓝玉京斥道：“无耻妖妇！”飞身、拔剑、喝骂、进招，几个动作，一气呵成！

蓝玉京在下武当山之初，曾与常五娘路上相逢，被她所擒，这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常五娘怎能想到，别来不过数月，蓝玉京的武功竟然精进如斯！

“　”的一声，常五娘短刀落地，蓝玉京的剑尖闪电般又点到了她的脉门，常五娘“弯腰折柳”，长刀招架。身法配合刀法，美妙非常。这一刀本来可以封闭对方任何凌厉的攻势的，哪知蓝玉京的剑尖未点着她的脉门，剑气己是令得她的虎口隐隐酸麻。刀剑交击，“　”的一声，常五娘的长刀又脱手了。

常五娘见他双眼火红，狠狠扑杀，也是禁不住有点害怕，喝道：“你不肯做我的儿子，那也罢了，我与你有甚冤仇？”她已极尽腾、挪、闪、展的能事，但话犹未了，又是“叮”的一声，这回是她头上插的玉替被剑削断。常五娘的头皮一片沁凉。

常五娘一咬银牙，喝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叫你知道老娘的

厉害！”把手一扬，蓝玉京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灰濛濛的烟雾。原来她的袖中藏着能令人闻风倒地的迷魂散。

但蓝玉京虽然感到头晕目眩，却并没有倒地。

他只是像个醉汉似的脚步踉跄，可还是如影随形，紧追不舍。他的剑法本来是注重气势的，得到慧可大师的指点之后，更进一层，已经懂得从注意气势到注重神韵了。此时他踏着醉八仙步法，随意挥洒，皆成妙着，杀得常五娘越发难当。

常五娘暗暗叫苦，喝道：“蓝玉京，你别听人唆摆，你的仇人不是我！”她是习惯了从个人的利害看事情的，蓝玉京不肯放过她，她自是不禁疑神疑鬼。

蓝玉京心头一动，故意哼了一声，冷冷说道：“妖妇，你手上沾了多少血腥，你自己应该明白！”

常五娘涉嫌和武当派的几宗命案有点牵连，这是无色长老曾与他谈论过的，他故意说得含含糊糊，目的自是在于试探。

若在平时，常五娘当然不会中计，但此际她被蓝玉京杀得手忙脚乱，手忙脚乱引起心烦意乱，不觉冲口而出，便即叫道：“杀你爹爹的不是我，杀你娘亲的也不是我，你冤魂不舍地缠住我干什么？”

蓝玉京虽是存心试探，但却做梦也想不到得出这样的结果。

他在断魂谷和姐姐相会之时，已经从姐姐口中知道，这个青蜂常五娘虽然到过他的家中，逼他的父母将他交出，但不悔师太随即便到他家里，把常五娘赶跑了。他的父母丝毫也没受伤。

“难道我另有爹娘？”这刹那间，平日已经积压在他心底的许多疑团都浮了上来，他不觉心乱如麻，也是几乎呆了。

常五娘趁此时机，打出了一颗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跑蓝玉京本能的以掌风扫荡烟雾，烟雾散净，他也方始有如从梦中醒觉，隐隐听得在他的背后，似有呻吟之声。他这才想了起来，西门燕可正是在他刚才的藏身之处。

原来西门燕已是斗得精疲力竭，烟雾中是有着常五娘的迷魂散的，她虽然是躲在岩石后面，多少也吸进了一点毒雾，她残余的内功，可是无力抗御了。她咬着舌尖，尽力不使自己昏迷过去。

蓝玉京粗通脉理，但如何解毒，他却是束手无策的。他只能蹲在西门燕的身旁，让西门燕靠着自己，免至她在地上滚动，碰伤身体。

也幸在西门燕只是吸进一点毒雾，未曾昏迷，还能出声，蓝玉京见她嘴唇开合，就把耳朵凑近她的红唇，听她说话。

只听得她气若游丝，声音轻得好像吹动柳梢的风，说出了三个字：“碧灵丹、碧灵丹……”

碧灵丹是什么？

“天山雪莲炮制的碧灵丹，它、它是……”

这下子蓝玉京可明白了，天山雪莲能解百毒，武林中人几乎是无人不知的。

蓝玉京道：“我知道了，它功能是解毒的灵丹。但听说天山雪莲是非常难得之物，你有用它炮制的碧灵丹吗？”

“在、在我怀中。”

西门燕把一句话分成三次，断断续续他说完，已是娇喘吁吁，只能紧紧地靠着他了。

但碧灵丹在她怀中，却是令他为难了。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和异性这样“亲近”，“暖玉温香抱满怀”，肌肤相接已是令得他面红心跳了，而碧灵丹是在她的怀中。

西门燕等了一会，没感觉到他有进一步的动作，嗔道：“小鬼你有多大，也要避嫌。”

蓝玉京给她说得满面通红，只好伸手入怀，在她贴身的内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小的银瓶，银瓶里有几颗红色的药丸。

“是这个吗？”

“不错，喂给我服。”药丸是要嚼碎吞服，药力才能加快见效的。但她现在是咀嚼的气力都没有了。蓝玉京拥抱着她，心旌摇摇，手指微微颤抖，几乎拿不牢银瓶，心里想道：“这是救人性命，我把她当作姐姐就是。”当下把一颗碧灵丹嚼碎，喂给她咽下。

“要多少颗？”

“一颗够了。”西门燕软绵绵的躺在他的怀中，脸上却已开始有了一点血色。

碧灵丹果然是解毒的灵药，功效甚快。过了不到半炷香时刻，西门燕已是恢复气力，她离开蓝玉京的怀抱，坐了起来，低低说了一声“多谢。”脸上也不觉好像抹了胭脂。

“用不着谢。你是我姐姐的朋友，我应该帮你的忙的。”蓝玉京道。

“哦，你是水灵的弟弟，你叫蓝玉京？”

“不错。我们在断魂谷是曾经见过面的。我也知道你是西门家的大小姐。”蓝玉京不懂她因何明知故问。

西门燕忽地“噗哧”笑了。

蓝玉京莫名其妙，道：“你笑什么？”

西门燕道：“大小姐不是你叫的。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的姐姐已经义结金兰？”

蓝玉京道：“那又怎样？”

西门燕道：“那又怎样，你的姐姐都叫我做姐姐呢，你说你应该叫我做什么，你应该叫我做老大姐才对。”

蓝玉京装作一本正经地道：“我看你也比我大不了多少嘛，马马虎虎叫你一声姐姐那还可以，这个‘老’字嘛？你可是当不起了。”

西门燕笑道：“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油嘴滑舌。我比你姐姐都年长两岁呢，你今年几岁？”

蓝玉京道：“我和姐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已经十七岁了。”

西门燕道：“原来你们是双胞胎吗？咦，这倒是有点奇怪了。”

蓝玉京道：“奇怪什么？”

西门燕道：“人家说双胞胎的相貌是最相像的，你和你的姐姐可并不相像啊！”

蓝玉京想起武当山那些师兄弟取笑他的话，心道：“她也这样说，那些谣言，恐怕是未必无因了。可惜刚才没有抓着那妖妇。”勉强笑道：“凡事都有例外，爹爹说我像舅舅，姐姐像妈妈，那又有什么稀奇。”

西门燕若有所思，半晌说道：“你的姐姐对你倒是很好的，她在我家里住的时候，老是唠叨着你。嗯，你有姐姐，福气比我好得多了。我是孤零零一个，既无兄弟，又无姐妹。”

蓝玉京不知怎的，冲口而出，说道：“ 你不是也有一个表哥吗？ ”话出了口这才想起不该撩起她的伤感。

西门燕果然面色一沉，说道：“ 别提他了，他才不把我当作亲人呢，哼，他不理我，我也不稀罕他。 ”

蓝玉京不敢作声。但西门燕刚刚说了“ 不要提他 ”，自己却又先“ 提 ”他了。

“ 表哥是和你一起的，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 ”

蓝玉京道：“ 我也是在那座山头才见着他的，他比你们不过早来半个时辰。他一见你们来到就跑了，我也不知他要上哪儿。 ”

他说的是“ 你们 ”，西门燕这才翟然一省，想起了与她同来辽东的牟一羽了。

“ 你的牟师叔呢，是不是还在那个山头？怎的你一个人来到这儿？ ”

“ 我不知道。 ”

西门燕诧道：“ 记得当时我去追赶表哥，他是留下来和你说话的。你怎能不知道？ ”

蓝玉京道：“ 你们走了没多久，来了一个蒙面人。那蒙面人武功极高，我和牟师叔联手，都打不过他。我给他摔晕过去。待到醒来，我已经是在这儿了。 ”事实是真的，但他只说了一半。

西门燕道：“ 有这样的怪事，咱们如今所在之处，离开那个山头，少说恐怕也有七八里呢。难道你是梦游来到这里？ ”

蓝玉京道：“ 我也莫名其妙，或者是有人在我熟睡之时，将我搬来这里吧。 ”其实他初时虽然失了知觉，但也知道是那蒙面人将他带走的。不过，那蒙面人因何这样对待他，他可的确是莫名其妙。

西门燕对这“ 怪事 ”却也不想深究，现在她所想的只是“ 那蒙面人不知会把牟一羽怎么样了。 ”

她大惊之下，失声叫道：“ 一定是那个人！ ”

蓝土京道：“ 你见过那蒙面人？ ”

西门燕道：“ 我和牟一羽来到乌鲨镇的前一天，有人在路旁岩石上留下八个字吓阻我们，那八个字是：若不回头，自招烦恼。我们没见着他，但却知道他的武功远在我们之上。因为除了那八个字之外，他还在岩石上留下他的掌印。 ”

“ 唉，牟一羽碰上那个人，只怕、只怕不仅仅是烦恼了。你都给那人摔晕，牟一羽虽然是你的师叔，武功恐怕还不及你的！ ”

她越说到后来，声音越发颤抖。显然是已经在害怕牟一羽的性命不保了。

蓝玉京暗自想道：“ 我还只道她的心里只有一个表哥呢，原来她对小师叔的关心似乎也不在对她的表哥之下。 ”于是安慰她道：“ 老话说得好，吉人天相。你也无需大过担心，牟师叔他会逢凶化吉的。 ”

西门燕嗔道：“ 你说这些不是废话吗？除非有一个武功比那蒙面人更好的人救他，否则他怎会逢凶化吉？ ”

蓝玉京笑道：“ 我不知道此地是否有武功比那蒙面人更高的 人，但我知道是早已有人帮他的了。 ”

西门燕连忙问道：“ 是谁？ ”

蓝玉京道：“ 好像是个女人。 ”

“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为何说好像？ ”

“当时我刚被那蒙面人摔得翻倒在地上，我只听见她的声音，但还没有见着她，我就失了知觉了。”

“你听见她说的是什么？”

“她的声音远远传来，甚是轻柔，十分悦耳，好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也只听清楚了其中一个字。”

“哪一个字？”

“是个燕字。”

西门燕吃了一惊，半晌说道：“你猜是我的母亲？”

蓝玉京道：“我希望没有猜错。依你说呢？”

西门燕没有回答，脸上一副茫然的神色。

蓝玉京道：“咦；你在想些什么？”

西门燕的确是另有所思，但她心中所想却是不能从口中说出来的。

因为她想起的是青蜂常五娘说的那句话。

这句话她非但不能告诉蓝玉京，甚至连自己怎的会想起这句话来也都觉得不该。

“我怎能相信那妖妇的谰言。牟一羽是堂堂中州大侠牟沧浪的儿子，母亲也是名门淑女，武林中人尽皆知晓。来历不明这顶帽子绝对不能戴在他的头上。”

虽然只是存在心中的“意念”，也是经过“化装”的。常五娘原来所用的字眼，可比“来历不明”这四个字还更难听得多。

她是径直他说西门夫人“此际”正在和她的私生子相会的。

面对着蓝玉京疑问的目光，西门燕瞿然一省，装作喜出望外的神气说道：“当今之世，能够吓走那蒙面人的女人，除了我的母亲，我想大概也不会有第二个了。不过，却不知你的牟师叔是否安然无事，你陪我回去看看好不好？”

倘若不是西门燕求他的话，蓝玉京是不想回去再见牟一羽的。对这位小师叔，他有莫名其妙的疑惧。而且他自己也是有事在身，他是要前往金陵，查明自己的身世之谜的。

但他可不能用这样的藉口拒绝西门燕的要求。

他刚在踌躇，西门燕已是“噗嗤”一笑，数说他道：“陪姐姐走也害羞么，刚才你抱都抱过我了。”她任性惯了，心情好的时候，也喜欢开开玩笑的，现在她就很喜欢看蓝玉京的窘态。

蓝玉京满面通红，只好陪她回去。

西门夫人睡得正酣，不知她是否正在做着一个好梦，脸上有温柔、慈祥的笑容。

恩怨纠缠，牟一羽的心里虽然仍是充满恨意，但却不敢正视她的笑容，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了。

他的剑已出鞘，但握着剑的手却在颤抖。

要替母亲报复，这是最好的时机，但能够这样做么？

正在正邪交战于心之际，他忽然好像听到外面有点什么声息。

他走出洞，凝神细听。此时正是晓色初开的时候，在对面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己是隐约可以看见几条人影。

他们说话的声音，也从晨风中吹送过来了。

一个熟悉的女声说道：“东方亮曾经大闹武当山，这件事大师想必亦已

知道了吧？东方亮这小子也还罢了，那西门夫人的剑法恐怕还在他之上。”
　　牟一羽吃了一惊，这个女人不是别个，正是青蜂常五娘。
　　随即听得一个硬涩的声音说道：“我只可惜西门牧已经死了。”
　　说话的是个红衣番僧，西门牧是曾为绿林盟主的人，番僧的弦外之音自是认为只有西门牧才配做他的敌手，西门牧的妻子他可还未曾放在心上。
　　常五娘赔笑道：“大师的武功我是十分佩服的，那婆娘当然不是大师对手，不过，凡事小心点好，我只是恐防大师轻敌。”
　　第三个人说道：“东方亮我让给你们，牟一羽你交给我吧。”
　　第四个人说道：“咱们四人联手，多厉害的敌人相信也能对付。我最想抓到的是蓝玉京这小子。”
　　这四个人在雪地上走得飞快，转眼之间已是从对面的山坡走了过来。
　　另外那两个男子牟一羽也认出来了，一个是曾被他点了穴道的欧阳勇，另一个是曾被东方亮击败的英松龄。
　　这四个人他认识三个，只有那个红衣番僧，却不知是何来历。
　　常五娘眼利，首先发现了他，阴恻恻地发出一声冷笑，说道，“哈，你这小子还在这儿，那贼婆娘呢？”冷笑声中，弹出了一颗香雾弹，刚好在牟一羽的面前爆炸开来。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欧阳勇大喝道：“好小子，我正要找你算帐，有胆的与我见个真章！”
　　牟一羽运掌成风，扫荡烟雾，但也吸进少许。常五娘秘制的香雾弹，乃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迷香，不过，却只是令人昏迷，对身体并无毒害。牟一羽功力尚未完全恢复，吸进少许，虽未至于昏倒，亦已目眩头晕。
　　欧阳勇一掌劈下，牟一羽中指一弹，弹着他手背的筋脉，欧阳勇的一条右臂，软绵绵地垂了下来。但他也真是好勇斗狠，右臂无力，左手横肱，一个时锤就撞过去。若在平时，牟一羽怎会惧他，但此际气力不加，跳跃不灵，硬拼之下，却是彼此都着了一下了。牟一羽被他撞得脚步踉跄，说时迟，那时快，英松龄又已扑到。
　　常五娘叫道：“这小子留给我，你们要报复尽管报复，不许伤他性命！”
　　英松龄笑道：“五娘放心，我不会毁了你喜欢的这个小白脸的。”
　　牟一羽即使功力未减，也不如他。不过数招，就给他攻得手忙脚乱。
　　那红衣番僧道：“五娘，这小子是谁？”
　　常五娘道：“这小子名叫牟一羽，他的父亲是武当派的现任掌门。”
　　武当派的名头红衣番僧是知道的，但他极为自负，武当派的掌门也还不怎样放在心上，何况只是掌门之子？当下就把双手笼在袖中，摇了摇头，说道：“你说的那些‘厉害人物’哪里去了？乏味，乏味！这样的一个小子，也值得几个人去打他吗？”
　　英松龄面上一红，说道：“欧阳勇，你退下！”
　　欧阳勇的右手疼痛已止，亢声说道：“这小子曾经对我愉施暗算，要我退下也行，但我得先斫他一刀！”
　　英松龄已经占尽优势，心道：“让你析他一刀那还不易？”一掌劈将过去，攻势闪缩不定，把牟一羽的眼神引得只注意他的掌势，一个勾脚，就把牟一羽绊得跌倒了。
　　欧阳勇狞笑道：“小子别慌，我只要你一条胳膊！”
　　眼看他一刀斩下，牟一羽的手臂就要和身体分家，陡然间，平地好像窜

起一条“金蛇”，跟着扑来的是一团白影，欧阳勇大叫一声，钢刀脱手飞出，整个人也跌出了数丈开外。

原来是西门夫人从那山洞里出来了。她身上没带兵器，随手解下了一条束腰的彩绳，卷去了欧阳勇的钢刀。那条彩绳幻化的“金蛇”，比真的毒蛇还更厉害，不但夺去了欧阳勇的兵刃，还缠上了他的手腕，把他的腕骨都拗折了。牟一羽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将欧阳勇踢出去。但他的气力已经用尽，吸进的迷香发作，踢翻了欧阳勇，他的身形亦已是摇摇晃晃，好像风中之烛了。西门夫人将他搂人怀中，说道：“别慌，娘在这儿！”

但她可忘记了旁边还有个英松龄。由于这变化来得十分突兀，英松龄不觉也是一惊。但他毕竟是个老手，立即看出了可乘之机，一抓就向西门夫人抓下。

他是精于大擒拿手法的名家，这一抓抓下，即使是武林高手只怕也躲闪不开，非给他抓得筋断骨折不可。

但西门夫人却还是搂着牟一羽，而且她的左手正在拿着一颗药丸，纳入牟一羽的口中，一双眼睛也只是看着牟一羽。她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近在身前的英松龄，当然是没有躲避了。

眼看这一抓就要抓到她的琵琶骨，她右手一挥，那条彩绳“幻化”的“金蛇”又飞出来了。对准英松龄的掌心。

英松龄是个武学行家，一觉劲风“刺”掌，立知不妙。彩绳本是轻柔之物，但经过了西门夫人的玄功运用，却变作了钢刺一般，英松龄宁可让毒蛇咬上一口，也不敢让她的彩绳刺着了掌心的劳宫穴。劳宫穴倘被刺穿，他这一身内功恐怕最少也得废了一半。

饶是他缩手得快，掌背也被彩绳打了一下，火辣辣作痛。西门夫人寸步不移，只是挥舞彩绳，就令他近不了身。

那红衣番僧问常五娘道：“你不是说这姓牟的小子是武当掌门牟沧浪之子吗？牟沧浪的老婆早已死，怎的又钻出了这个婆娘认是他的娘亲？”

欧阳勇已经自行接上脱臼，冷笑说道：“她要弄个小白脸来玩玩，不认作干儿子，还认作什么？”

常五娘道：“你的嘴巴也太缺德了，怎可以这样乱说人家？”

欧阳勇道：“咦，你不是也骂她贱人的吗，怎的反而帮她说话了？”

常五娘道：“我说的是事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欧阳勇道：“那你说，她为何把这小白脸当作心肝宝贝？”

常五娘道：“这你都不懂，这叫做爱屋及乌。”弦外之音，当然是指西门夫人心爱的人乃是牟一羽的父亲了。

那红衣番僧不懂汉人的这句成语，西门夫人和牟一羽是什么关系，他其实也不感兴趣，只是随便问问。如今，吸引他的注意的只是西门夫人的武功。

“这妇人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那个西门夫人？”红衣番僧问道。

常五娘还未曾回答，形势已是有了新的变化，令她大吃一惊了。

西门夫人把牟一羽放下，满面怒容地站了起来，只听得“啪”的一声，英松龄的脸孔开了花，西门夫人那条彩绳抽在他的脸上，就像软鞭一样，打得他血流满面。还幸亏他躲避得快，否则双眼只怕也要给打瞎了。

西门夫人身形疾起，但却并不是去追击英松龄，而是扑向常五娘。

常五娘一把金针撒出，却哪里阻得住西门夫人？只听得一串叮叮之声，金针全都被她的一条彩绳扫得反射回来！

红衣番僧喝道：“ 好功夫！ ” 一掌劈出，反射回来的一丛金针化成粉末，洒得常五娘满身都是，吓得常五娘呆了。

说时迟，那时快，红衣番僧已是迎上了西门夫人，一个“ 大手印 ” 拍出，西门夫人那条金蛇似的彩绳，本是其直如矢的，此时却变得曲曲弯弯，常五娘衣袂飘飘，反身跃出。“ 大手印 ” 余势未衰，轰隆一声，旁边的一棵小树竟然给他的劈空掌力震得倒下。

原来这个红衣番僧乃是西藏密宗的高手，法号嘉错。大手印的功夫据说已是天下第二。

努尔哈赤（即后来的清太祖）闻得他的大名，特地将他从两藏请来盛京（今沈阳），封他为“ 神武法师 ”，这次他也是奉努尔哈赤之命，前来乌鲨镇给那个金老板传达密令的。英松龄曾经做过努尔哈赤的卫土，早在十年之前，已是在盛京与他相识。他来到乌鲨镇的时候，刚好是英松龄铩羽而归的时候，是以一见到他，就邀他出来再次搜捕东方亮和蓝玉京等人。他们在路上碰上常五娘，常五娘也是仗着有他做护身符，方敢重来此地的（昨晚西门夫人给牟一羽疗伤的时候，她曾在林边偷窥，却未敢现身。）

嘉错法师一个大手印拍出，只能使到西门夫人的彩绳屈曲，不觉也是一惊。他飞身追来，咧开大嘴笑道：“ 你的功夫不错呀，怎的交手一招就跑了。你放心，佛爷虽然不戒杀生，可是从不伤害美貌的娘儿的，回来陪佛爷再玩几招吧！ ”

西门夫人反身跃出，衣袂飘飘，好像一朵白云霎然间就落在欧阳勇的面前。只听得僻啪连声，在这刹那之间，西门夫人已是左右开弓，打了欧阳勇四记清脆玲珑的耳光，把他的牙都打得只能和血吞下。这还是因为嘉错法师已经追了上来，否则欧阳勇吃亏更大。

西门夫人一个转身，冷笑说道：“ 大和尚，你还是趁早给自己念往生咒吧！ ” 她领教过大手印的厉害，再次交手，已是有了经验。彩绳盘旋转折，乘隙而进，专门刺向嘉错法师的眼睛、鼻孔和耳朵。彩绳在掌风中虽然好像柳枝的摇摆不定，但彩绳是轻柔之物，嘉错法师的掌风却是不能将它折断。

酣斗中西门夫人的彩绳忽似灵蛇般蜿蜒而进，几乎钻进了嘉错法师的鼻孔，嘉错法师打了一个喷嚏，倒跃数步，面红过耳。

钻进鼻孔还是小事，要是刺着眼睛，事情可就大了。嘉错法师不敢轻敌，身形滴溜溜一转，脱下了身披的大红架裟，俨如一片红云，平地涌起，挡住了彩绳幻化的金蛇。

西门夫人攻不进去，此消彼长，不多一会，反而给那团“ 红云 ” 罩住了。她的本领本来是不输于嘉错法师，只因她昨晚曾耗了许多真气为牟一羽打通奇经八脉，这么一来，时间一长，她自是感到气力不佳了。

嘉错法师占了上风，又再得意起来，笑道：“ 听说你的丈夫早已死了，你无依无靠，也是可怜，你给佛爷做个女弟子吧！ ”

西门夫人不敢分神骂他，只好忍气吞声，紧咬银牙，与他苦斗。

此时牟一羽亦已和常五娘交上手了。

牟一羽服下碧灵丹，精神已经恢复，但功力则只是及到原来的八成。常五娘不用喂毒暗器，刚好可以和他打成平手。

牟一羽故作好整以暇的模样，嘻皮笑脸他说道：“ 唐二先生好吗？他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倒是难得。 ”

常五娘笑道：“ 按说我是应该躺在坟墓里面，无奈我这个人是宁死也不

甘寂寞的，所以只好自行复活了。不过，纵然如此，我也还得多谢你给我定的计。所以你也不必惊慌，只须你认我做干娘，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她说的是八个月前，牟一羽替她设计，让她“死”在唐二先生掌下，以求避过武当派的追捕一事。这件事是只有三个人知道的，在常五娘旁边的英松龄和欧阳勇可听得莫名其妙。

英松龄的脸孔被西门夫人打得皮开肉绽，但也只是皮肉之伤，欧阳勇的伤较重，他刚刚续上脱臼，一条手臂尚未能使力。但他天性好勇，却是忍耐不住常五娘和牟一羽的“打情骂俏”了。

牟一羽大笑道：“五娘，你怎的好像上了认干儿子的瘾，不过，我可不想和蓝玉京乱了辈份呢。”

欧阳勇不知他们的内里因由，只当他们是“打情骂俏”，立即冲上来，一声冷笑说道：“你不肯做五娘的干儿子，做我的儿子吧。你叫我一声老子，我就饶你！”

常五娘心中不悦，故意放松一招，牟一羽唰的一剑刺出，喝道：“你只配做龟儿子！”欧阳勇的武功本来就不及牟一羽，此时只有一条手臂使用，怎敌得住牟一羽倏然而来的神妙剑招？只听得他大叫一声，刚扑上来，立即又要后退了。这一次的伤虽然也不能算重，但左手的两只手指己是给牟一羽的利剑削去。

欧阳勇气得大叫：“常五娘，你当真是只要小白脸不要朋友了吗？”

常五娘冷冷说道：“好，你上来吧。我让你和他单打独斗就是。”

英松龄向欧阳勇摇摇手，示意叫他退下。他自己却走上前来，说道：“五娘，你也知道，对方是极可能还有后援的。东方亮和蓝玉京这两小子还未出现呢！”

常五娘道：“那又怎样？”

英松龄淡淡说道：“那就应该速战速决！五娘，你打累了，暂且歇歇，让我和这小子单打独斗！”

英松龄与欧阳勇自是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不论是身份或者武功，他都是远在欧阳勇之上的。常五娘可以让欧阳勇难堪，对英松龄却必须尊重。不过，她与牟一羽的关系甚为微妙，却又不愿意让牟一羽落在英松龄的手中。

正当她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得一男一女，同时呼叫。男的在叫“师叔！”女的在叫“妈妈”。

这两个人不用说就是蓝玉京和西门燕了。

他们的来到，既是在常五娘的意料之中，又是在常五娘的意料之外。

西门燕迟早都要回到此地找牟一羽的，而蓝玉京陪她回来，也是情理中事。常五娘当然不会觉得奇怪。

但他们来得这样快，却是常五娘意想不到的。西门燕中了她的迷香，她以为西门燕即使能够恢复如常，最少也还得有个把时辰。哪知道西门燕仗着碧灵丹的药力加上蓝玉京的“助力”，不到半个时辰，就能施展轻功。

说时迟，那时快，蓝玉京已是扑上前来，替下了牟一羽。

英松龄喝道：“又是你这小子！”

蓝玉京道：“不要脸的老匹夫，刚刚给你侥幸逃脱，居然还敢再来。”“不要脸”三字可是一语双关，英松龄的脸被西门夫人打得皮破血流，这个“脸”的确是早已丢尽了。

英松龄大喝道：“小子，我要你的命！”大喝声中，立下杀手！

蓝玉京道：“很好，有本事你就拿去！”抽出宝剑，轻轻一划，信手发招，后发先至。英松龄这一抓抓向他的琵琶骨，手法极为老练，已是算准了不论他躲向何方，纵然捏不碎他的琵琶骨也可令他受伤的。哪知蓝玉京反而欺身进逼，弧形的剑圈一下子就迎上他的虎爪。他这一抓，就等于是“火中取栗”了。只见白光过处，溅起几点血花。英松龄的一根指头已是给剑尖划破。这还幸亏是他缩手得快，否则只怕五根指头都要给对方削断。

牟一羽是师叔身份，但他在旁观战，也情不自禁的给师侄喝起彩来：“好，似拙实巧，这一招玄鸟划砂用得妙极！”

牟一羽在喝彩，英松龄则是不禁心头一凛了。“奇怪，相隔不过一天，这小子的剑法怎的忽然精进如斯？”昨天他与蓝玉京交手之时，虽然只是打成平手，但他还是占了六成以上的攻势的。他自信若不是东方亮后来插手，他“应当”可以胜得了蓝调玉京。这也正是他刚才胆敢大言炎炎的原因。

他可不知，蓝玉京的剑法注重的是一个“悟”字，英松龄的鹰爪功颇有独门手法，第一次交手，蓝玉京由于从未见过，自是不免要吃点亏，但第二次交手就不同了，他早已琢磨出如何破解对方的鹰爪功之道，自是不难反客为主。另外还有一层，英松龄胜过他的只是功力，但英松龄在接连两场恶斗之后，即使在功力方面亦已是比蓝玉京稍有不如。

但英松龄既不知己，亦不知彼，他一发现克制不了对方的剑法，依然还是想在功力方面压倒对方，一个飞身踢脚，拼着大腿受一点伤，踢向蓝玉京的胸膛。

牟一羽见英松龄形同拼命，不禁一惊。但他还来不及上前助战，只听得一声骇人心魄的惨呼，有个人已是倒在地上。

但这个人却不是蓝玉京，也不是英松龄，是那个好勇斗狠的欧阳勇。

原来欧阳勇见西门燕是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只道“黄毛丫头”容易欺负，此时他正在一块大石上裹好了伤，西门燕从石头下面经过，他冷不防的就扑下来。

西门夫人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连忙叫道：“横云断峰！”西门燕自小就是由母亲教她的，依言发招。欧阳勇即使没有受伤，也未必能够胜她，何况她又得到了母亲的指点。

“横云断峰”的幅度很小，威力却是极强。用于应付敌人的突袭，正是最好不过。她这一招发出，欧阳勇可就不只是脱臼那样简单了，整条手臂都给剑锋削断！

欧阳勇也真顽强，手臂和身体分了家，已经倒在地上，居然没有晕了过去。他一咬牙根，骨碌碌的就从山坡上滚下去。山坡上到处是有棱角的石子，他这一滚下去，死活未知，遍体鳞伤则是可以想象到的。倒是把西门燕吓得呆了。

英松龄刚在飞身踢脚，陡然间听得欧阳勇的惨呼，心神一乱，这一脚踢向斜方。但如此一来，倒是救了他的一条腿。蓝玉京的一招“三转法轮”蓄势以待，本来是准备他的脚一踢到胸膛，就立即可以将他膝盖下的小腿绞断。他踢歪了脚，趁势一个鹞子翻身，也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西门夫人指点女儿，打跑了欧阳勇，但她自己分了心神，却是更加抵敌不住嘉错法师的攻击，整个身形，都被那团“红云”笼罩。

西门燕惊魂稍定，叫道：“贼秃休得伤我娘亲！”母女情深，令得本来是七窍玲珑的她，一时间也没想到，她的母亲本领胜她十倍，尚且不敌那个

番僧，她上去如何能够济事？

嘉错法师那件大红袈裟盘旋飞舞，虎虎风生，西门燕跑上去，刚踏入三丈距离之内，陡然间只觉一股大力涌来，登时就把她像抛绣球一样，抛出了三丈开外。西门夫人大惊之下，连发数掌，抵消对方的劲力。也幸亏她及时发掌，触及西门燕身体的那股力量，已是不及嘉错法师原来所发的三成。西门燕这才得以没伤。

但她虽没受到内伤，从半空中摔下来，苦头还是有得吃的。牟一羽和蓝玉京飞快地抢过来，蓝玉京跑在前头，刚好接着跌下来的西门燕，他头也不回，反手一抛，又把西门燕抛给了牟一羽。牟一羽可是不敢放手，他抱着西门燕，两个人都吓得傻了。

蓝玉京一股风似的卷来，与西门夫人并肩作战。两大高手的内力激荡，令得蓝玉京的呼吸也是为之不舒。他定一定神，默念心法：“ 任它如泰山压顶 ”，我只当清风拂面。 ”觑个真切，一剑就插入袈裟幻化的那团“ 红云 ”之中！

嘉错法师挥舞袈裟，本是遮拦得风雨不透的，但说也奇怪，却给蓝玉京这一招也不知是什么名堂的招数攻进去了。

嘉错法师的武功远胜于他，为什么他能有这样“ 神奇 ”的力量？当然西门夫人给予他的助力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是没有西门夫人在正面替他抵挡嘉错法师的进攻，他就不可能尽展所长；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已经把全副精神投入这一招之内，整个生命和他的剑已是合而为一。

这一瞬间，他非但对周围的一切已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连自己也忘掉了。

这一瞬间，他好像已是古代庖丁的化身。

庄子说他，“ 彼节者有间（节指骨节，间指空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而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他就像庖丁一样，找到了嘉错法师的“ 有间 ”。

古代有一个神箭手名叫养由基，他曾经用这样的方法训练自己，把一个虱子用丝线缚住，悬挂帐顶，终日凝视着它，待到有了一天，从他眼中看出来的这个虱子变得好像有车轮一样大的时候，他的箭法就能百步穿杨了。这个故事和庖丁那个故事是有相通之处的。而这一瞬间的蓝玉京，也就好像那个已经把虱子看得好像车轮的神箭手一样，看出了嘉错法师一点极其微细的破绽，尽管他的袈裟已是遮拦得风雨不透，但这只是在别人眼中的“ 风雨不透 ”，在蓝玉京的眼中，则是有着可以穿透的空间。

于是就像养由基的神箭一样，他的神剑，也就刺穿了嘉错的袈裟。

虽然只是穿了一个小孔，嘉错法师那件好像涨满了的风帆的袈裟，已是垂绵绵的“ 塌 ”下来了。嘉错法师也好像斗败的公鸡一样，陡地抛开袈裟，转身跑了！

大地一片静寂。过了一会，方始听得牟一羽和西门燕同时叫了起来：“ 好剑法！ ”不过一西门燕的声音是充满兴奋，牟一羽则是多少有点酸溜溜的味道了。

西门夫人凝视着他，缓缓说道：“ 这剑法是谁教给你的？ ”

西门燕说道：“ 妈妈，你还未知道吗，他是蓝水灵的弟弟，是武当派的弟子，听牟大哥说，他还是无相真人最疼爱的徒孙。 ”言外之意，他的剑法是谁教的，这还用问？

但西门夫人却好像没有听见女儿的说话，她的眼神还是在等待蓝玉京的回答。

而蓝玉京的回答也大出西门燕的意料之外。

蓝玉京道：“我不知道。”

西门燕诧道：“这是什么话，你怎能说——”她本来是要质问蓝玉京的，但见母亲和牟一羽都只是把眼睛望着蓝玉京，好像并无不以为然的神气，倒是一本正经地听他回答，她下面的话就说不下去了。

蓝玉京想了一想，继续说道：“剑诀是师祖传的，招式是我义父所教，不过我也胡乱想出了一些新招。”

牟一羽淡淡说道：“哦，胡乱想的？你倒是聪明得紧啊！”

蓝玉京道：“慧可大师曾指点过我，不过他和我说的乃是武学精义，不是剑法。”

西门夫人道：“但一理通，百理融，他指点你的虽然不是剑法，你也得益不少，是么？”

蓝玉京道：“正如夫人所言。”

西门夫人暗自想道：“看来他说的应该不是假话，他的剑法确是在羽儿之上，虽然未必胜得过羽儿的爹爹，但也是另辟蹊径了。”原来她见蓝玉京的剑法精妙如斯，曾一度怀疑，怀疑不知是否出于牟沧浪所授的。

她已经接受了蓝玉京的解释，但牟一羽却是还有怀疑。

“指点过你武学的人，不仅是慧可大师吧？”

蓝玉京还没有回答，西门燕已是听得不耐烦了，说道：“这可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有时间你慢慢问他不迟。我刚刚见着娘亲，你让我先说好不好？”

西门夫人却道：“燕儿，你怎可以这样不懂礼貌，别打断人家的话！”

蓝玉京心想：“趁着西门夫人在此，要解开那个结，这可正是个好机会！”便道：“我曾经与东方亮比试过剑法，说是比试，其实也是切磋。不过，当时我是并未知道东方亮和本派结有梁子的。牟师叔，要是你认为我做的不对，你处罚我好了！”

牟一羽没想到他会当着西门夫人的面，毫无避忌他说出来，不觉倒是颇感尴尬，一时间不知怎样措辞方能得体了。

西门夫人道：“羽儿，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牟一羽猜到她要说什么，但也只能答道：“我的性命都是干娘救的，干娘吩咐就是。”

西门夫人道：“东方亮是我姨甥，他虽然曾上武当山闹事，但当时无相真人也宽容了他，希望你不要把他当作仇人。”

牟一羽打了个哈哈，干笑说道：“我怎会记着令甥的过节，我若是把他当作仇人，我也不会陪燕妹来辽东访寻他了。不过，话得说在前头，我是武当派的弟子，倘若他日武当派与令甥有甚争斗的话，我顶多只能避开，可不能阻止同门和他作对。”

西门夫人知他言不由衷，说道：“你能够这样，我已经满意了。不过，我也有一句话想托你转告贵派同门，我知道你们怀疑他偷学贵派剑法，我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即使有心偷学，也无须向贵派的门人偷学。贵派的剑法并非什么不传之秘，见过的人很多，不是贵派的人也未必就不懂得贵派的剑法。东方亮要学的话，我就可以教他。”

牟一羽道：“是，我知道。”其实，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心中却是有了

另外一个怀疑——为什么西门夫人竟会精通太极剑法？

西门燕笑道：“我这个人是喜欢直话直说的，牟大哥，现在我妈已经和你说得十分清楚了，以后你可别再怀疑你这师侄曾与我的表哥私相授受本身的所学啦！”

西门夫人笑道：“你的大哥早已清楚了，你这话不是画蛇添足吗？好了，你要和我说什么事情，说吧。”

西门燕趁她母亲高兴，便道：“那青蜂常五娘未来这里之前，我也曾经碰上了她，险些遭她毒手，幸亏蓝玉京救了我的性命。妈，我替你多收一个干儿子好不好？他是水灵的弟弟，水灵已经叫你做干娘的了。”

西门夫人没有说话，蓝玉京也没说话。

西门燕向蓝玉京打了个眼色，说道：“你怎么还不上去拜见干娘，拜了干娘，你就可以求她教你剑法了。”

西门夫人淡淡说道：“他的剑法在我之上，我有什么可以教他？”

蓝玉京道：“请莫怪我不识抬举，我已经有了一个干爹了。”

西门燕心里想道：“有了干爹，就不能再有干娘吗？”但见双方都无此意，她自是也只好心里嘀咕了。

蓝玉京道：“牟师叔，请恕我不能回山替师祖送葬，我有事要先走了。”

牟一羽道：“你的事不能由别人代办吗？”

蓝玉京道：“这件事是师祖生前嘱咐我的，请恕我不能假手别人。”

牟一羽甚是尴尬，只好望着他的背影消失。西门夫人忽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由他去吧！”

西门燕“咦”了一声，说道：“妈，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西门夫人道：“你忘记了你的爹爹曾经做过绿林盟主么，即使是在辽东，也有你爹旧日的部下，我要打听你们的行踪又有何难？”

西门燕道：“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对牟大哥的事情，好像知道得比我还多。”

西门夫人吃了一惊，只道女儿已是起了疑心，说道：“为何你有这样想法？”

西门燕道：“就凭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西门夫人道：“哦，我刚才说的哪一句话？”

西门燕道：“你劝牟大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不等于告诉别人，你已经知道了牟大哥来辽东要做的任何事么？可我就不知道那‘多一事’是什么呢。”

西门夫人笑道：“你这小妮子倒会咬文嚼字，但却是强作解人。”至此，她方始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

西门燕道：“牟大哥，你和我来辽东，不只是为了要找蓝玉京回山奔丧吧？”

牟一羽心念一动，大笑道：“你几时变得这样好管闲事的？”

西门燕道：“看啊，那就是说，你确是还有别的事情了。不是我好管闲事，我是想帮你的忙。”

牟一羽道：“哦，你帮我的忙？”

西门燕道：“我还没有说完呢。纵然我帮不了你的忙，还有我妈妈呢。你说出来，说不定妈妈可以帮你的忙。”

西门夫人笑道：“别把你的妈妈看得那样神通广大。”

牟一羽暗自思量：“ 她丈夫的旧部遍布天下，消息自是特别灵通。向她试探一下也好。 ”便道：“ 我知道玉京和慧可大师前来辽东，是要找一个人，但却不知他要找的是何人？ ”

西门燕道：“ 你这师侄对你也大不够尊重了，他不肯告诉你？ ”

西门夫人却道：“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 ”

牟一羽道：“ 也可以这样说。 ”

西门夫人微笑道：“ 这么说，是你的爹爹想要知道这件事了？ ”

牟一羽没作声，神态却是默认。

西门夫人忽道：“ 依你们猜想，他和慧可要找的是什么人？ ”

牟一羽道：“ 依我们猜想，多半是七星剑客。 ”

西门夫人怔了一怔，说道：“ 七星剑客郭东来，你们确实知道他还在人间？ ”

牟一羽道：“ 不岐师兄去年曾经来过辽东，碰上了他。 ”

西门夫人道：“ 不岐的年纪比你大多少？ ”

牟一羽道：“ 大概是四十岁刚刚出头。 ”

西门夫人皱一皱眉头，说道：“ 七星剑客失踪已有二十多年，你那位师兄即使本是俗家弟子，料想也不会十多岁就出道的，他义怎知道碰上的是七星剑客？ ”

牟一羽道：“ 不歧师兄在他手下吃了大亏，他只使了一招，不歧师兄的胸口就有七个剑点的创痕，排成北斗七星的模样。 ”

西门夫人变了面色，说道：“ 这样说果然是七星剑客了。我看你还是不必去找他了。 ”

西门燕道：“ 妈，你怕这七星剑客？ ”

西门夫人道：“ 妈不是怕他…… ”显然还有下文，但她顿了一顿、却没有继续说下去，忽然就转了话题，说道：“ 燕儿，你来了一趟辽东，心愿已了，跟我回家去吧。 ”

西门燕道：“ 表哥还没给我找着呢。 ”

西门夫人道：“ 但你已经见过他的面了。 ”

西门燕道：“ 但他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说过呢！我要和他一起回去！ ”

西门夫人叹道：“ 凡事不可强求，咱们先回去，我会托人替你传话给他。”

西门燕道：“ 妈，我倒不是不放心表哥，但你帮了牟大哥这个忙才回去，不更好吗？ ”

西门夫人笑道：“ 我道你怎的忽然对别人的事那样热心，原来是为了自己守株待兔的痴望。好吧，为了让你心息，我就多留一天吧。 ”

牟一羽道：“ 干娘，我可不想勉强你。此事若是风险太大西门夫人笑道：“ 你误会了。我不想你去找寻七星剑客是另有原因的，不过，我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因为现在我也按捺不了好奇之心，想见一见这位老朋友了。 ”

牟一羽大感意外，说道：“ 原来干娘和七星剑客是早就相识的吗？ ”

西门夫人淡淡说道：“ 三十年前，我已经与他相识了，那时你还没有出世呢。 ”

牟一羽道：“ 干娘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

西门夫人道：“ 我不知道。 ”

牟一羽诧道：“ 但你说只须多留一天…… ”

西门夫人道：“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可以问知道他的下落的人呀，乌鲨

镇上就放着一个现成的人在那里。”

牟一羽、西门燕齐声说道：“那个金老板？”

西门夫人道：“不错，别的人不知道七星剑客的下落，金鼎和一定知道。”

西门燕道：“他肯告诉我们吗？”

西门夫人道：“你以为我是要去求他？”

西门燕道：“这么说是要和他硬来了，金鼎和的武功怎样我不知道，但他手下能人似乎不少，那个蒙面人加上那个红衣番僧，恐怕、恐怕……偏偏蓝玉京又走了。”

西门夫人道：“这两个人不是金鼎和的手下，我也不是要找他们打架。”

牟一羽已经猜到几分，说道：“干娘可是想照江湖规矩，请一个中间人出来，与他化解这段过节，顺便向他打听七星剑客的消息？”

西门夫人笑道：“毕竟还是你有点脑筋。不错，金鼎和有手下，我也有手下。真个要打起来，不见得就会输给了他。”

西门燕道：“那么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要到乌鲨镇去？”

西门夫人道：“我已经托一个和金鼎和相熟的人去递拜帖了，是他具名的拜帖，但他的身份则是我的使者，且等待他的口音再说。”说罢，看看天色，说道：“这个时候，他也应该来过了一会，果然就听见响箭的呜呜声，空中出现一道蓝色的火焰。这是黑道上一惯常用作信号的蛇焰箭。

西门夫人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向山下传话：“我没事，你们不必上来了。”

虽然有她的吩咐，但当她们母女和牟一羽走到山腰的时候，还是有两个人跑上来迎接她。

这两个人倒是西门燕意想不到的。

来的这两个人竟然是平大婶和凤栖梧。凤栖梧那日被龙门帮的司马操打得遍体鳞伤，虽然只是皮肉之伤，早已好了，但脸上的几道伤疤可还没有消除。

西门燕就是在她们受伤的那一天碰上牟一羽的。当时她虽然是躲在暗处，没有露面，但后来她与牟一羽同行，料想却是瞒不过她们。

西门燕见了她们，恍然大悟，说道：“原来是你们给我的娘亲通风报信。”

西门夫人道：“快马韩呢？”

凤栖梧道：“是陆舵主亲自去找他的，陆舵主在下面。”

她们说的这个“陆舵主”，就是那个绰号“阴间透才”的陆志诚。

西门夫人似乎有点不悦，说道：“他倒是肯为我卖力，老远的从断魂谷赶来。只可惜我却是没有什么好报答。”

说话之间，已到山下，陆志诚果然是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陆志诚上前行礼，说道：“参见盟主夫人。”

西门夫人冷冷说道：“我的丈夫死了都快二十年了，还有什么盟主夫人？嗯，我可得把话说在前头，这次你来帮我的忙，我可是没有好处给你的。”

陆志诚赔笑道：“奔走之责，这是属下份所当为，怎敢望夫人酬报？”

西门夫人道：“你这话我可受不起，待你做了盟主，我还要你照顾呢。”

陆志诚道：“这话可就折杀陆某了。陆某纠集盟主的旧部，也只不过是不想给断魂谷主韩翔欺负而已。”

西门夫人道：“听说东方亮已经劝告你们两家和解，想必你还是不服气吧？”

陆志诚道：“表少爷的善意，我是不敢违背的。我只是怕表少爷上了人

家的当。不过，这件事可以押后再谈。”

西门夫人道：“不错，你既然不望我的报答，我就可以和你谈正事了。快马韩呢？”

陆志诚道：“这个，这个……”

西门夫人道：“是不是因为我早已不是盟主夫人，他不屑来见我了？”

陆志诚道：“夫人请莫误会，他是要来的，只不过……”

西门夫人道：“不过什么？”

陆志诚道：“快马韩早已不干黑道的营主，他已经当了官西门夫人道：“哦，做的是什么官？”

陆志诚道：“听说是在金可汗努尔哈赤的龙骑军中，当上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军官。职位不算高，却颇得可汗的信任。”

西门夫人道：“他做了官又怎样，是不是要我先去拜访他？”

陆志诚道：“他并不敢自高身价，我托他去向金鼎和疏通，他也去过了。但据他说金鼎和可能提出交换条件，所以，他要我在他未来之前，先向夫人禀告，他、他的用意看来是想求取夫人的谅解。”

西门夫人道：“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弯，你干脆说，他是要帮金鼎和和我讨价还价，不是更加清楚吗？”

陆志诚低声说道：“金鼎和表面是鱼行老板，其实他的官职比快马韩还高。”

西门夫人道：“这个我早已猜想到了。哼，和当官的打交道，我还是第一次呢，他们究竟要什么交换条件？”

就在此时，只见尘头大起，一支骑兵已是朝着他们跑来，在距离约莫百步之摇，一众官兵方始齐齐勒马。一马当先的是金鼎和，紧紧跟在他的后面的是快马韩。

金鼎和抱拳道：“西门夫人莲驾光临，请恕有失远迎。”

西门夫人道：“金老板原来是大官，失敬，失敬。韩超，恭喜你也当了官啊！”韩超本来是个马贼，从关外流窜关内，后来得到西门燕父亲收容的。

韩超道：“陆兄弟想必已经把金老板的意思转告夫人了吧？我是特地来迎接夫人，并准备护送夫人上京的。”

西门夫人道：“上京？上什么京？”

韩超一愕，眼睛望向陆志诚。

陆志诚苦笑道：“我没想到你们来得这样快，刚刚想要禀告夫人，你们就来到了。”

金鼎和皮笑肉不笑地打个哈哈，说道：“夫人既然来到此间，那就不必别人代为传话了。夫人，你要知道七星剑客的消息，我可以奉告，非但可以奉告，还可以安排你们见面。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请夫人和我先往盛京。”

西门夫人道：“哦，原来你们说的上京乃是你们金国的京城。我是个女流之辈，又不想向你们的可汗讨个官做，上你们的京城去做什么？”

金鼎和道：“夫人，你太谦了。你可不是寻常的女流之辈，你是曾经做过绿林盟主夫人的中帼英雄。实不相瞒，我们的可汗对夫人亦是慕名已久的了。你不想见可汗，可汗可是想见你呢！”

西门夫人冷笑道：“这倒奇了。莫说我的丈夫已死，我亦早已退出江湖。即使我现在还是什么盟主夫人，也只不过是个强盗婆子罢了。堂堂可汗，因何要见强盗婆子？”

金鼎和道："夫人有所不知，敝国大汗，求材若渴，只要是个人才，大汗用人是不问出身的。大汗颇有饮马长江之意，正想招揽关内的绿林豪杰呢。夫人纵然不肯为可汗所用，大汗也是要以优礼相迎的。请夫人体会大汗的诚意。"

西门夫人道："哦，原来你们是要我做个招牌，挂出来让我那死鬼丈夫的旧属看的。但可惜我早已不理绿林之事，你们找错人了。"说至此时，有意无意地看了陆志诚一眼，言外之意，有个现成的陆志诚在这里，你们应该找他才对。

金鼎和自顾自地往下说道："还有这位牟少侠，虽然与我们有点小小的过节，我们也不计较。据我们所知，牟少侠的令尊乃是当今武当派的掌门，敝国可汗礼贤下士，难得牟少侠来到，我们也当聊尽地主之谊，请牟少侠和西门夫人一起上京。"

牟一羽冷笑道："我既非贤士，也非侠士，不过我是汉人，不是汉奸！"

此言一出，金鼎和与韩超的面色都变了。

西门夫人道："闲话少说，如今我只按江湖规矩问你，这就是你们交换条件吗？"

金鼎和道："不错，请夫人三思！"

西门夫人道："再思也用不着，这宗交易，拉倒！"

金鼎和道："牟少侠，你呢？你远来关外，不就是为了要见七星剑客吗？"

牟一羽心头一凛："他怎的会知道我的心思。"但却昂然说道："我是想见七星剑客，可不想见你们的可汗！"

西门夫人喜道："羽儿，难得你我一样心思。咱们这就走吧！"

金鼎和喝道："且慢！"

西门夫人冷笑道："我又没有犯你们的王法，你们凭什么不许我走？"

金鼎和道："夫人，你好像刚刚说过，要按江湖规矩办事。"

西门夫人道："着呀！那么请问，交易不成，就要强人留下，这是哪一条规矩？"

金鼎和道："没人强留夫人。不过，夫人你可以走，这位牟少侠可不能走！"

西门夫人道："不错，这位牟少侠是和你们结有梁子，但好像你刚才也说，这点小小的梁子，你们早已不当一回事。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金鼎和道："牟少侠，请问你是不是武当派的少掌门，蓝玉京是不是你的师侄？"

牟一羽道："是又怎样？"

金鼎和道："牟少侠，你和我们结下的梁子，我们可以算了。但蓝玉京曾经杀伤我们好几位兄弟，这笔帐可是不能不算的。按照江湖规矩，本门弟子犯的事，他的长辈也该负责。何况你是掌门之子！我们并不想与你为难，只是想请你帮忙把令师侄找回来，交给我们发落，蓝玉京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可以走！"

江湖上的确是有这么一条规矩，但若牟一羽给他们"留下"，西门夫人母女又怎能将他抛开不理？

西门燕道："据我所知，蓝玉京是一到乌鲨镇就给你们的人围殴的。他是迫不得已才伤了你们的人。"

金鼎和打了个哈哈，说道："按照江湖规矩，要评理也得当事人在场才

行。而且据我所知，你当时也好像并不在场。你是昨天晚上，才和牟一羽偷人我的家的！”

西门燕变了面色，说道：“你是不是要把我也当作犯人？”

金鼎和道：“我本来随时都欢迎姑娘来做我的客人，姑娘不请自来，虽说于礼不合，但这也是小事一桩。”

西门燕道：“多谢你不计较……”正想回过头来说牟一羽的事，只听得金鼎和已是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切断她的话道：“对不住，只怕我还不能接受姑娘的谢意。”

西门燕跟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有两个人担着担架，正在满头大汗地跑来。

“禀告当家，人是找到了，就只不知能不能够活下去。”

那两个人把担架放下来，一面说一面揭开盖着担架的毡子。躺在担架上的人不是别个，正是不久之前被西门燕削断一条手臂的那个欧阳勇。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给他敷上了金创药。不过，流血太多，医好了恐怕也只能是废人一个。”那两人道。

欧阳勇忽地坐了起来，嘶哑着声音叫道：“我的手臂正是这贼丫头斫的，当家的，你可得替我报仇！”说罢，又倒下去了。

金鼎和冷冷说道：“姑娘，昨晚之事我可以不计较，今日这件事情，我肯罢休，只怕弟兄们也不心服。”

西门燕道：“他偷袭我在前，我斫他的手臂在后。”

金鼎和淡淡说道：“不管事实如何，姑娘，你这手段似乎也嫌太过毒辣了吧！”

西门燕的大小姐脾气，不觉发作起来，哼了一声说道：“不斫我也斫了，你们想要怎样？”

金鼎和一个手下说道：“也没怎样。杀人填命，欠债还钱。你断了他一条手臂，我们也只向你讨一条手臂。”

西门燕冷笑道：“莫说一条手臂，你有本事，要我这条性命也可以！”

那人的脾气似乎比她还更暴躁，登时喝道：“你以为我不敢要你的性命！”喝骂声中，把手一扬，飞出一个球形的暗器。

金鼎和喝道：“话未说完，不可对客人无礼！”但他的话也还没有说完，那个球形的暗器已是在半空爆裂，内里原来藏着九柄飞刀，有的斜飞，有的直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向西门燕飞去！

这一瞬间，有两个人的身形同时飞起。

一个是牟一羽，另一个是站在金鼎和旁边的一个军官。

那军官的身法快到难以形容，飞身、拔剑，竟然追上飞刀！只听得叮叮之声宛如繁弦急奏，也不知有多少柄飞刀给他打落。

牟一羽也只是慢了半分，他事先是不知道那个军官的用意的，是以他人在半空，已经使出了他最得意的一招白鹤亮翅。

那军官的剑势未衰，“　”的一声，两柄剑碰个正着，溅起了点点火花。

那军官一个鹞子翻身，在三丈开外落下地来，身形接连晃了两晃。牟一羽则是落在西门燕的眼前，脚一沾地，便即稳住身形。

若在一般情况之下，这一招当然是牟一羽占了上风，但那军官是先削飞刀，再接剑招的，即使他的剑法不是在牟一羽之上，也决不会在他之下了。

那军官傲然说道：“我是来为自己的弟兄挽回过失，不知牟少侠因何反

加拦阻？牟少侠倘若还是要和我比剑，请先看个清楚再说吧。一定要比的话，我也可以奉陪！”

牟一羽早已看清楚了，那九柄飞刀，有七柄被那军官削断。还有两柄飞刀，落在西门燕的脚边。对方的话虽然说得难听，但若不是他及时赶到，西门燕的身上只怕已经添了几个透明的窟窿。牟一羽不由得面红耳赤，想发作也不能发作了。

西门夫人忽地缓缓说道：“阁下是长白派的。这一招胡笳十八拍虽然只能使出十四拍，也是难能可贵的了。还有两柄飞刀，完整无缺，弃之可惜，燕儿，你送回去给他们。”

西门燕又羞又恼，说道：“他们不会自己捡吗？”脾气虽然发了，但心中犹有余悸，赶忙跑回母亲身边。

牟一羽对西门夫人这一番话却是莫名其妙，他只是在想，想不到金鼎和的手下竟有这等剑术高明之上。他可不知，这个军官名叫齐真君，乃是努尔哈赤的金帐武士之一，论内功他或者比不上嘉错法师，但论剑术则是数他第一的。

牟一羽不懂西门夫人的用意，齐真君听了她的言语，却是不由得惊疑不定了。令得他惊疑不定的，还不仅是因为西门夫人一眼就看出他的门派和招数。

原来“胡前十八拍”本是崆峒派的刺穴绝招，练到最高境界，只用一招，就可以刺着对方十八处穴道。三十年前，长白派的掌门以三招风雷掌法交换崆峒派这一招剑法，融入本门武学之中，自此，这一招“胡前十八拍”也就变成长白派的绝招之一了。这就是说，名称虽然相同，但己是各具特色。长白派的内功是比较偏于刚的，力量比崆峒派的强，轻灵翔动则是有所不如了。因此长白派的胡前十八拍，练到最高境，也只能刺着对方十六处穴道，但崆峒派的绝顶高手使这二招，却也不能如齐真君那样的同时削断七柄飞刀。

齐真君其实已经练到了“十六拍”，亦即是到达他们长白派最高境界的了，他本来可以削断九柄飞刀的，但不知怎的，他的剑还未碰着那两柄飞刀，那两柄飞刀已经落在地上。

此时他听了西门夫人的话，心中不禁起疑，当下便即上前拾起那两柄飞刀。

他一看之下，大惊失色。

原来在那两柄飞刀的刀柄都嵌着一颗小小的珠花。齐真君这才恍然大悟，这两柄飞刀竟然是被西门夫人用珠花打落的。

珠花嵌入刀柄，还能保持完整。这份内力的运用之奇妙，就非齐真君可及。而且西门夫人刚才是站在前面和金鼎和对话的，连金鼎和都没发现她的动作，则她的手法之快也是在齐真君之上了。她这闪电般的手法若是用来使剑，齐真君的那招“胡前十八拍”非输给她不可！

金鼎和从齐真君手中接过飞刀，轻轻一抖，珠花弹出，“夫人还刀也就算了，何必如此破费？珠花还是请夫人收回去吧！”他口中说话，中指弹了两弹，珠花倒飞回去。

西门夫人把手一招，两颗珠花缓缓向她掌心落下。双方各显神通，金鼎和的内功固然不弱，西门夫人也不见得比他逊色。

西门夫人冷冷说道：“你的手下是该约束一下才好。咱们应该谈回正事了吧？”

金鼎和故意说道：“ 咱们的交易已作罢论，现在的事情似乎已是与夫人无关了吧？ ”

西门夫人道：“ 你装什么蒜，难道你不知道你要留下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刚刚拜我做干娘？ ”

金鼎和皮笑肉不笑他说道：“ 请夫人恕我无礼，首先提出要按照江湖规矩办事的似乎也是夫人！ ”

西门夫人道：“ 不错！ ”

金鼎和道：“ 那就容易说了。按照江湖规矩，我想夫人也当明白，我们对夫人的尊敬是一回事，令郎令嫒和我们结下的梁子又是另一回事！ ” 牟一羽本是西门夫人的干儿子，但在他的口中却变作了“ 令郎 ”，也不知他是为了减省称呼上的啰唆还是有心如此。但在这样紧张的关头，也没有谁去计较他这称呼是否合适了。

西门夫人道：“ 用不着你提醒我，如今我就正是要和你讲江湖规矩！ ”

金鼎和道：“ 请夫人指教。 ”

西门夫人朗声说道：“ 我不是要你放过他们，但我是他们的长辈，他们结下的梁子，我这个做长辈的理该替他们来挑！ ” 江湖的规矩的确也是有这一条，金鼎和本人刚才也是根据这条规矩，要牟一羽为蓝玉京做抵押的。

韩超上前说道：“ 夫人请听属下一言。 ”

西门夫人冷冷说道：“ 你是官，我是民，我可不敢高攀。请莫怪我不识抬举，你有话和你的上司说去。 ”

韩超老羞成怒，说道：“ 夫人，你不屑理我，我可还得看在老当家份上。夫人，你莫怪我直言，为人似乎当识时务。须知这里不是中原，夫人，你也没有多少手下可供使唤了。金大人对你是一番好意，才请你上京去见可汗。你可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

西门夫人道：“ 很好，叫你的金大人把罚酒端出来吧。不错，你们是人多势众，但你们也顶多只能要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决不相信我会赔本！ ”

金鼎和不由得面色变了。他刚刚见识过西门夫人的武功，心里想道：“ 齐真君只是比牟一羽稍胜一筹，这贼婆若是大开杀戒，可没有谁抵挡得住。不错，人多是占便宜，最后总是我们获胜。但也正如她的所说，顶多是杀了他们，我们却要赔上多少性命？ ” 他自忖性命或者无忧，但受伤却是难保了。

正在他踌躇莫决之际，忽听得有啸声传来，忽长忽短，宛如金属交击，铿铿锵锵，震得耳鼓嗡嗡作响。但发啸之人却看不见。

金鼎和好像给那啸声勾去魂魄，呆若木鸡。韩超也好像给那啸声吓得大惊失色。

奇怪的是，西门夫人也似乎吓得一脸茫然，好像那啸声中藏有什么秘密，她正在用心推敲似的。

西门燕蓦地一省，“ 妈，这啸声好像康藏上人的鼓语！ ”

西康西藏某些部落的土人能用鼓声传话，从鼓声的快慢组合，可以表达心中想说的话，当然太过复杂的还是不能，但一般的日常会话都可以用鼓声代替。

西门夫人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点头，表示女儿说得不错；摇头，则是表示她听不懂。

齐真君忽地问道：“ 韩超，这人说的是什么？ ” 他鉴貌辨色，已知金鼎和与韩超是一定听懂了的。金鼎和和他的地位差不多，是以他问韩超。

韩超不敢对他隐瞒，“ 他说，你只听儿子的，不听老子的吗？ ”

金鼎和诧道：“ 这是什么意思？ ”

韩超说道：“ 我也不懂。 ”

韩超不懂，金鼎和则是懂的。昨天欧阳勇从金陵给他带来的那封信，就是这个人的儿子写的。那封信是叫他不可难为蓝五京的。写信的人有特殊身份，他不能不听。但现在，他要将牟一羽留下，却是用蓝玉京和他结下的梁子作为藉口的。如今，这人用啸声向他传话，即是提醒他，不管他用意如何，他都不能和蓝玉京有关系的人为难。而且，老子比儿子更难对付，这也是金鼎和心里明白的。

金鼎和呆了片刻，说道：“ 郭老前辈，这里可有人要见你呢！ ”

那人啸声又起，时间比上次更长。啸声止歇，齐真君的面色也变了。原来金鼎和口中的这个“ 郭老前辈 ”，也正是他平生顾忌的人物之一。

他把眼睛望向韩超，韩超低声说道：“ 他说，我要见的朋友用不着你们安排，我不要见的朋友，你们安排也没有用。 ”

这话无异是把金鼎和对西门夫人的许诺全盘否定，西门夫人冷笑道：“ 原来你提的什么交换条件，只不过是买空卖空！ ”

金鼎和面色尴尬之极，一言下发，挥了挥手，回头就走。他一走，那班官兵也都跟他走了。

谁也料想不到，这班人来势汹汹，如今竟然是不声不响的就收兵了。

牟一羽惊疑不定，官兵一走，他就问西门夫人：“ 那人是不是七星剑客？ ”

也不知西门夫人是不想回答还是无暇回答，官后一退，她就朝着刚才那个啸声的来处跑去。跑过山拗，视野豁然开阔。只见海面一片孤帆。除了这条小船之外，别无其他船只。

牟一羽等人跟在她的后面，都是不禁暗暗惊异。海上是有风浪的，刚才那个啸声，若是在这条小船上的人所发，那人的功力之深，可当真是世所罕见了。

西门夫人吸一口气，把声音送出去：“ 郭大哥，请为故人留步！ ”

牟一羽一听得“ 郭大哥 ”，就知自己所料不差，那人果然是七星剑客无疑了。

小船没有回头，吟声却在海上传来：“ 物换星移几度秋，那堪重为故人留。黑水白山埋剑气，故人只合在中州。 ”

吟声在耳，孤帆则已在各方面隐没了。

西门燕道：“ 妈，他吟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

西门夫人道：“ 他说时移势易，他不想见我了。七星剑客本来是号称中州剑客的，他说故人只合在中州，意思即是现在的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只有他在中州的时候，他才是我的故人。 ”

西门燕道：“ 黑水白山当是指关外，黑水白山埋剑气，看来他在关外是很不得意啊，否则何必如此消沉？妈，他为什么不回中州呢，回到中州，你们又可以是好朋友了。 ”

西门夫人道：“ 我与他一别相近三十年，他在关外如何，我全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宁愿老死此间的。 ”

说罢，回过头来，对牟一羽道：“ 羽儿，不是我不想帮你的忙，他连我都不想见，何况是你！ ”

牟一羽道：“ 虽然见不着他，但好在亦已知道他的一点消息。我回去告

诉爹爹，爹爹也一定会高兴的。干娘，我想问你一件事。”

西门夫人道：“什么事？”

牟一羽道：“爹爹很关心七星剑客的下落，他们以前是老朋友吗？”

西门夫人道：“我只是和七星剑客相识，但他有多少好朋友我是不知道的。你回去问你爹爹吧。”

牟一羽何等聪明，一看就看得出她是言不由衷，心里想道：“不知她还有多少事情瞒住我？”

陆志诚上来问道：“夫人可以回去了吧？”

西门夫人道：“不回去还在这里干什么？”

陆志诚道：“我已经替夫人、小姐准备好车辆，就在山拗那边等着。请夫人准许我随行护送。”

西门夫人道：“何必这样多事！”

凤栖梧道：“咱们四个外地的女人在路上走恐怕会惹人注目，依我看还是坐车的好。”她没有说出来的是，刚刚还闹了这么一场乱子。

平大婶道：“夫人，你若是不放心外人伺候的话，我给你驾车。别的我不敢自夸，驾车我可是个好把式。”

西门燕笑道：“我知道，我那位干妹子就曾经坐过你的车子。”

平大婶道：“说起这件事我还未曾向小姐请罪呢，小姐吩咐我把燕姑娘送回百花谷，谁知却在路上出事。不过，这并不是我的车子驾得不好。”

西门燕道：“我知道。待我几时有空，我去找龙门帮替你们出气就是。好了，闲话少说，妈，你就领平大婶的情吧。”

西门夫人这才说道：“陆志诚你倒是替我设想得很周到，我若不坐你的车子，倒是不近人情了。好吧，就让平大婶显显她的手段。”经过了这次事件，她对陆志诚的观感已是稍为改变了些。

西门燕道：“牟大哥，累你陪我白来一趟辽东，真是过意不去。你打算怎样？”

牟一羽道：“我的事虽没办好，也总算有了一点收获。我当然是要赶回武当山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说不定还赶得及参加无相真人的葬礼。”

西门夫人忽道：“燕儿，你舍不得和你的大哥分手，是吗？”

西门燕道：“是又怎样？”

西门夫人道：“咱们暂时不回家，和你的大哥一起到武当山去。”

西门燕不觉一愕，说道：“一起去武当山？”

西门夫人道：“无相真人是武林中德望最尊的人物，我没福，他生前未得他教导，也该给他送葬聊表敬意。何况你牟大哥的爹爹又是武当派现任掌门，咱们要是不去，岂不失礼？怎么，你是不是……”

西门燕道：“我是一百个愿意。实不相瞒，我也想见一见我那干妹子呢。”其实她是想见蓝玉京问一问有关她表哥的事。

牟一羽对西门夫人的用意却是有点思疑，不过，他当然也不便拒绝，唯有说道：“大伙儿都去，那是最好不过了！”

走过山坳，只见果然有两辆大车等在那儿，除了车子，还有五名陆志诚的手下和十几匹健马，大车是在本地雇的，人马则是陆志诚从关内带来。

陆志诚对那两个本地的车把式道：“我们有人驾车，用不着你们了。你们的车子卖给我吧。”他出的价钱是新车子的两倍，那两个车把式自是不迭口地答应。

西门夫人道：“ 凤香主，你和我一辆车子，我想听你的故事。 ”
凤栖梧道：“ 多谢夫人关心，我惹下了麻烦，也正是恩向夫人请教。 ”
西门燕道：“ 牟大哥，我和你一辆车子。 ”
牟一羽笑道：“ 我是个大男人，不怕别人看的，我倒是宁愿骑马好些。 ”
除了坐车的和驾车的之外，剩下来的六个人骑马，还有三匹空骑。
牟一羽道：“ 陆舵主，你准备的马匹多了。 ”
陆志诚谄笑道：“ 多总比少好，我以为你另外还有朋友的。 ”
牟一羽心中一动，“ 莫非蓝玉京与慧可大师前来辽东之事，他亦是早已知道？ ”
牟一羽初时还有点提心吊胆，恐防在辽东境内，随时会碰上追兵，但一路平安无事，他也就松下来了。
但第一天没事，第二天可有事了。
午饭过后，车马正在前行之际，担任车把式的平大婶不知怎的，忽地觉得头晕目眩，一个疏神，车子几乎冲出路边的田野。她拉紧缰绳，方始勒得住马，但已是不禁气喘吁吁了。
平大婶满面羞惭，说道：“ 我从来没有失过手的，不知怎的，忽然头晕脚软，好像是生了病一般。 ”
西门夫人道：“ 你累了，换个人吧。 ”
哪知她话犹未了，给西门燕驾车的那个人“ 病 ”得比平大婶还更厉害，竟然跌下马来。车子翻倒，西门燕跳出来，叫道：“ 妈，不知怎么搞的，我也好像是脑袋沉重得很，气力都使不出来了。 ”
接着，陆志诚那几个手下也都在叫嚷身体不适，似乎都是生了病了。
牟一羽也感觉精神不济，但他没有出声。
陆志诚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失声叫道，“ 不好，咱们可能是中了瘴气了！”
西门燕道：“ 瘴气！哪里有瘴气？ ”
陆志诚道：“ 咱们早上经过的那座山下，山中有一片野生的桃林，桃花积聚林中沼泽，酿成瘴气，随风飘散。在桃林里看得见，在山下是看不见的。”
西门燕越来越觉得软弱无力，心里想道：“ 我的内功虽然不算好，但在山上吹下来的瘴气，我吸进去的量也不多，怎的会‘ 病 ’得这样厉害？ ”但她自知见识有限，不敢对陆志诚表示怀疑，问道：“ 妈，你觉得怎样？ ”
西门夫人道：“ 不怎么样，只是稍为有点不大舒服。 ”
陆志诚苦笑道：“ 夫人和牟少侠内功深厚，纵然中了瘴气，料想亦无妨碍。只是我们却恐怕难以继续前行了。 ”
西门燕道：“ 那怎么办？ ”
陆志诚道：“ 我看恐怕也只有就地扎营了。我还备有一些行军散，虽然不是解瘴气的药，服了或许也会较好一些。待过了今晚，明天倘若当真是好一点的话，我再去找大夫。夫人，你看怎样？ ”
西门夫人好像没了主意，说道，“ 我是从没来过辽东的，一切由你拿主意好了。 ”
扎好了营，陆志诚拿出随身携带的行军散分给各人，西门夫人道：“ 我用不着，你的行军散数量也不多，让他们多分一些。 ”
牟一羽见西门夫人不肯要，心中一动，跟着也道：“ 我听人说桃花瘴是瘴气中最厉害的一种，行军散是有解毒之能，但服得太少，就根本不济事了。我只是稍觉头晕，并无大碍，你分给病情重的几位吧。燕妹，你怎么样？ ”

西门燕道：“ 我也不算严重，你不要，我也不要。 ” 她坚持不要，陆志诚只好重新分配，他自己也服了一份。

西门燕此时其实已是好像病后虚脱一般，目眩耳鸣，四肢无力。不过，见陆志诚和他的手下都服下了行军散，对他的怀疑倒是去掉一大半了。

但行军散似乎效力不大，过了约莫半个时辰，除了西门夫人和牟一羽之外，所有的人都 “ 病倒 ” 了。

病倒了这许多人，有个急需解决的难题就摆在他们的面前平大婶有气没力他说道：“ 我恐怕是不行了，但陆舵主，今晚总得有人弄饭给夫人吃啊。 ”

西门夫人道：“ 你们用不着替我担心，我可以吃干粮。倒是你们生了病，吃干粮是不适宜的。 ”

平大婶道：“ 是啊，饭可以不吃，水不能不喝，陆舵主，咱们存的食水…… ”

陆志诚苦笑道：“ 米倒还有两袋，水却是只是剩下一壶了。煮一个人的稀饭恐怕都不够了。 ”

西门燕正自感到焦渴，说道：“ 病人没有水喝可是不行，大哥，这里除了妈妈，恐怕只有你走得动了，你…… ”

牟一羽立即说道：“ 好，我出去替你找水回来。 ”

陆志诚道：“ 要劳动牟公子，这个、这个…… ”

牟一羽道：“ 什么这个那个，你这样说不是把我当作了外人吗？ ”

陆志诚只好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自怨不济，有点过意不去而已。 ”

牟一羽走出营帐，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脚步虽然仍是虚浮，脑袋却是清醒了些。

“ 怎的一下子会病倒这许多人？ ” 他可不相信陆志诚说的什么桃花瘴竟有如此厉害。但摆在眼前的事实则是，他的内力亦已使不出来了，只是还能够勉强走动而已。

“ 但愿西门夫人的功力可不要像我这样消失了才好。 ” 尽管他对西门夫人的敌意尚未全消，也并不是真的想认她做干娘，但此时却唯有指望她了。

蓦地想起：“ 不好！要是西门夫人武功未失的话，她应该审问陆志诚的，这件事来得如此奇怪，连我都觉得陆志诚大有可疑，她是老江湖，怎能想不到呢？ ”

但即使是证实了乃陆志诚所为，他又能怎样？现在他已是自身难保了。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忽地隐隐听得有啸声从林中传出。

啸声有着特别的节奏，牟一羽一听，就知是七星剑客的啸声。

他虽然听不懂啸声是何用意，但心中却已燃起一线希望。于是赶忙向那啸声来处走去。

他正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忽听得一个十分刺耳的声音说道：“ 好小子，你以为认了干娘，我就奈何不了你吗？ ” 带着浓重的鼻音，好像患了重伤风一样。牟一羽一听，就知来者是谁声到人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果然是那个蒙面人。

牟一羽早已拔剑出鞘，唰的一剑就向那人斩去。他即使具有原来的功力，也接不下这蒙面人的十招，何况现在内力全无？只不过是不甘束手待毙罢了。

只听得 “　　” 的一声，牟一羽的剑只是沾着对方的衣裳。就给那蒙面人拂落了。

那蒙面人似乎也是料想不到，哼了一声，说道：“你是装蒜，还是真的失了武功？”须知相隔不过两日，那日牟一羽虽然在他的手下吃了大亏，但那蒙面人可并没有打伤他的。

牟一羽冷冷说道：“我失了武功，你要杀我，那不是更加容易了吗？”

蒙面人亦已看出他是确实失了武功了，武林中的一流高手怎能杀一个失了抵抗能力的人？

那蒙面人举起手臂又放下来，放下来又再举起，显然是经过反复思量，终于冷冷说道：“好，我不杀你，但可要废了你的武功！”

牟一羽目前只不过是“失掉”武功，“失掉”和“废掉”是有分别的，由于中毒或重病而失掉的武功还可恢复，被高手“废掉”武功那是永远也不能恢复的了。

牟一羽硬着头皮不肯求饶，但牙关已是格格作响。

那蒙面人也似乎下不了决心，不过他的手掌已是即将贴近牟一羽的琵琶骨了。

正在他狠狠地咬一咬牙，便待下辣手之际，那奇异的啸声忽地又响起来了。

蒙面人呆了一呆，说道：“非是我不念故人之情，我已经警告过这小子了！”

啸声再起，只是变了节奏。牟一羽已经知道他这啸声是和“鼓语”相类似的，只可惜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那蒙面人可听得懂，啸声一停，他就说道：“好，你是我们老大，你替这小子许下允诺，我岂能信不过你的担保。看在你这保人的份上，我就放过了。”

蒙面人一走，便即听得有人说道：“我本来不想见你，现在可是不能不见你了！”

声到人到，眨眼间一个身材高大的红面老人已是出现在他的面前。

牟一羽心中有许多疑问，便即说道：“郭老前辈，弟子此次前来辽东，实不相瞒，正是因为有些疑难之事，想向前辈……”

话犹未了，七星剑客已是斩钉截铁他说道：“只许我说，不许你问！”

牟一羽不觉愕然，须知他是名侠之子，多少有威望的武林前辈，对他也得客气几分，哪有这样一见面就给他钉子碰的？他呆了一呆，说道：“别人的事我可以不问，但有关我本身的事，我想要知道，这不算过份吧？听那蒙面人刚才所说，好像老前辈已替我答应了他一些什么，不知该不该问？”

七星剑客道：“你是不是怪我越俎代庖？”

牟一羽道：“不敢，我知道前辈是为了我好。不过我还是想要知道。”

七星剑客道：“不错，这件事你是应该知道的。很简单，我只是替你许下允诺，在你回山之后，不对任何人泄露你曾经在辽东碰上了他——包括令尊在内。”

牟一羽道：“但碰上他的，不仅弟子一个。”

七星剑客道：“我知道，还有西门夫人母女。但她们是不会和武当派的门人说的，而且他们知道的也没你多。比如说刚才的事情，她们就不知道。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是谁泄露他的秘密，他总有办法知道，不会把别人的帐算在你的头上。”

牟一羽何等聪明，稍为一想，心中已是明白，那蒙面人说的“任何人”

只是陪衬，他最顾忌的其实还是他的父亲。“为什么他不敢让爹爹知道他曾在辽东出现，并曾屡次与我为难？恐怕不单是害怕爹爹向他报复，他和爹爹一定是早已相识的，而他也正有秘密要瞒住爹爹。但我偷偷告诉爹爹，他又怎能知道？”

七星剑客似乎看破他的心思，说道：“你若以为可以瞒住他，那就错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件事你若告诉令尊，非但对你不利，对令尊也是有害无益。你莫以为我是恐吓你！”

牟一羽道：“晚辈遵命就是。”

七星剑客道：“好，这件事你已经问过了，现在你该听我说了。”

牟一羽道：“晚辈洗耳恭听。”

七星剑客道：“你刚才说我是为了你的好才替你应承那蒙面人的要求，错了！”

牟一羽不觉又是一愕，但他是不能发问的，只好等七星剑客自己解说。

“我是为了西门夫人，”七星剑客道：“不管怎样，她总还算得是我的老朋友。她现在有难，我不能坐视不救。因此只有借你的手救她！你若被那蒙面人废了武功，就不能救她了！”

牟一羽又喜又惊，不觉冲口而出，“是陆——”只说得两个字，七星剑客已是横了他一眼，说道：“我是怎样吩咐你的，这样快就忘记了？”牟一羽道：“弟子只是自己猜测，不敢多问。”

七星剑客道：“你怎样猜测是你的事，你要怎样对付你所怀疑的人，也是你的事，我都不管。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们中的毒不是瘴气，是给别人在食物中下了毒，那毒药是用西藏的魔鬼花提炼的，无色无味，中了此毒，多好的内功也会消失，比酥骨散还更厉害。”

说至此处，他拿出一个玉瓶，里面装有五颗药丸，说道：“幸好我有解药，你先服一颗，另个四颗你拿回去分给你认为应该救治的人。”牟一羽心中一动，“这话可有点破绽。他的主要目的是救西门夫人，如今却说成了任由我来分配。大概他以为我的心思是和他一样的，非救西门夫人不可。”他心中转了几个念头，神色则是丝毫不露。

七星剑客续道：“解药是逐渐生效的，像西门夫人那样的内功造诣，服下解药，半个时辰之内当可恢复如初，你则非一个时辰莫办了。她可不能等你一个时辰，我助你一臂之力吧。”说罢，在牟一羽的背心一拍，一股热气似是从他的掌心发出直透牟一羽丹田。“好了，待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功力大概也可恢复六七成了。”七星剑客道。

牟一羽收好药瓶，说道：“多谢前辈赐药，弟子告辞。”

六星剑客忽道：“且慢，看你远来辽东一趟，你最想知道的事情，我多少也该把我知道的稍为告诉你一些。”

牟一羽大喜过望，说道：“多谢前辈赐示，敝派上下咸感恩德。”他不知七星剑客说的是否当真是他最想知道的，这句话的用意是把事情“钉牢”在他所说的范围内，使得七星剑客不能“误会”他的心意。

七星剑客道：“别谢得太早，你想要知道的疑凶我不能告诉你。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是，嗯，别怪我说话不够客气，令尊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也不至于堕落到做别人的帮凶。”

一点不错，他说的正是牟一羽最想知道的事情。他虽然没有说出武当派那几宗无头公案的凶手是谁，但已解除了牟一羽心底的顾虑，他曾经怀疑过

他的父亲也是与凶案有关的。

“多谢郭老前辈为我解开心头的结！”尽管七星剑客的说话不客气，他的道谢却是出于衷心的。

“好了，你赶快回去吧。再迟就来不及了！”说到最后一句，七星剑客的身形已是隐没林中。

牟一羽得七星剑客之助，在回到原来扎营之地的时候，已经恢复了七成功力。

他首先听到的是陆志诚的冷笑声。

众人正在盼望牟一羽回来，陆志诚忽道：“西门姑娘，你别怪我直话直说，你想牟一羽回来，只怕是除非做梦了！”

西门燕吃一惊道：“为什么？”

陆志诚道：“因为这小子早已有气没力，不过是嘴皮子硬罢了，他去取水，只能摔倒在山涧里爬不起来。运气好的话，或者会碰上了猎户救他，但最少也得病个一年半载，运气不好的话，碰上山洪暴发，那就尸骨无存了！”

西门燕不由得气上心头，斥道：“陆志诚，你敢咒我义兄！妈，你瞧他这样放肆，也不教训教训他！”

西门夫人佯作没事，微笑道：“陆舵主见你着急，故意激你，那是闹着玩的，你也当真。”

陆志诚见西门夫人不敢责骂他，知道自己所料不差，他就更加放肆了。

“西门夫人，我只道你的剑法是第一流，原来你演戏的本事也是第一流！”陆志诚冷笑说道。

这一下连平大婶也看不过眼了，喝道：“陆舵主，我是你的部下，但你也是夫人的下属，你怎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冒犯夫人！要是我们也这样的对你，你受得了吗？”

陆志诚冷笑道：“那要看是什么处境，有时受不了也要受的！”

凤栖梧比较聪明，已是瞧出有点什么不对，“陆舵主，你有何倚恃，胆敢如此欺侮夫人？”

陆志诚道：“凤姐言重了。我只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而已。说的虽然不中听，但夫人应该明白，我说的都是真话。”说至此处，故意装模作样地向西门夫人“请罪”：“夫人，我不会说话，冒犯了你，请你高抬贵手，责罚从轻。”

西门燕气得几乎爆炸，说道：“妈，你还不动手教训他！”

西门夫人道：“唉，你这不懂事的孩子，如今咱们都是捏在人家的手心上啦！”

西门燕大惊道：“妈，你说什么？”

西门夫人这才盯着陆志诚缓缓说道：“陆志诚，你下毒的本事高明得很呀，居然瞒过了我！”

此言一出，不但西门燕吃惊，凤栖梧和平大婶都吓得跳起来道：“陆志诚，原来是你下的毒！”

陆志诚皮笑肉不笑他说道：“夫人过奖了，并不是我的下毒本事高明，是那药物的奇妙。夫人，你想知道是什么吗？是嘉错法师从西藏带来的修罗散，修罗散是用魔鬼花提炼的，比酥骨散的药力强得多。”

平大婶戟指骂道：“陆志诚，你真是丧心病狂，夫人有何亏待了你？”

陆志减笑道：“平大婶，你忘了我的外号叫阴间秀才么？”

西门夫人淡淡说道：“你们不要骂他，他这号人，是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作金科玉律的，你和他讲什么情义，不给他笑破肚皮。”

陆志诚道：“对啦，到底是夫人知我的心。”

西门夫人道：“好，那我倒要问你了，你因何下毒害我？”

陆志诚道：“我本来是要倚仗夫人做靠山的，但夫人你却不肯帮我的忙，我想做绿林盟主，那就只能另找别人做靠山了。”

西门夫人道：“是金鼎和吗？”

陆志诚道：“不错。但真正的后台，还是金鼎和的主子。”

西门夫人道：“满洲可汗？”

陆志诚道：“对了。金鼎和已经答应我，只要我把你们母女缚送给他，他一定可以帮我在可汗跟前说话，让我称心如意！”

平大婶骂道：“陆志诚，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狼心狗肺！你要缚夫人，先杀了我吧！”

陆志诚道：“平大婶，是谁提拔你的，你忘了你曾发誓效忠于我吗？”

平大婶道：“当年你像一条丧家之狗从关外逃来，又是谁收容你的？你对夫人不忠，还有脸说我！”

陆志诚不怒反笑，说道：“果然一试就试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你忘不了旧主人，对我的忠心是假，对旧主人的忠心才是真的。”

凤栖梧忽地柔声说道：“陆大哥……”

陆志诚道：“凤香主，你莫怪我对你也下毒手，你我虽然是多年伙伴，但这几天，夫人好像蓄意笼络你，凡事总是小心一点的好。”

凤栖梧道：“我对夫人好，对你也是一样的好。甚至还可以对你更好一些。”

陆志诚道：“哦，你有什么好处给我。”

凤栖梧道：“你放走夫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原来他一向垂涎凤栖梧的美色，曾几次在她跟前透露口风，凤栖梧总是假装不懂，婉拒了他。

陆志诚大为得意，“这么说，你是愿意嫁给我了？”

凤栖梧装作含羞不语，半晌说道：“那就要看你的了。”

陆志诚笑道：“咱们各让一步吧，我可以放走西门小姐。”

凤栖梧道：“那不行，要放，就该把夫人也放。反正夫人武功已废，你不用担心她阻挠你做绿林盟主。”

陆志诚摇了摇头，“我和你说老实话，我虽然喜欢你，但因此而失掉绿林盟主的宝座，我吃的亏却是未免太大了。他们倘若得不到夫人，是决不肯为我撑腰的。我得不到有力的靠山，夫人纵不阻挠，我也难以坐上宝座。”

凤栖梧道：“有讨价就有还价，这样吧，你给小姐解药，我要看着她恢复了武功，我才答应你。”

陆志诚似乎心动，作出考虑的神气。凤栖梧道：“小姐即使恢复武功，也不是你的对手，你怕什么？”她打的算盘是，她答应了陆志诚的婚事，她自己这份解药是少不了的。她与西门燕联手，那就可以和陆志诚一拼了。平大婶气得翻白了眼，想骂又不能骂，只能叹了口气。

西门燕却是沉不住气，说道：“嫁猪嫁狗，都胜过嫁给他，凤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可不能让你为了我的原故这样糟塌自己。”

陆志诚哼了一声，说道：“臭丫头，你的性命捏在我的手心，还敢刁嘴。”

凤栖梧忙道：“ 陆舵主，你答应了我的可莫胡来。小姐，你少说两句吧，常言道得好，留得青山在…… ”

西门燕不待她把话说完，便即冷笑道：“ 我骂错了他吗？我问你，做靴子的鹰爪，是不是比狗都不如？ ”

凤栖梧面上一阵青一阵红，情知闹到如此田地，那是说什么话都挽不回了。

陆志诚冷笑道：“ 大小姐，你不识好歹，可莫怪陆某手下无情了。 ”

西门燕傲然道：“ 你要杀便杀，何必多言。你杀了我，自然会有人替我报仇。 ”

陆志诚笑道：“ 你指望谁替你报仇？东方亮还是牟一羽？可惜东方亮嫌你貌丑，一见你就远远避开，牟一羽这小子嘛…… ” 他话犹未了，忽地也听见了外面有人冷笑。

陆志诚喝道：“ 是谁？ ”

那人冷笑道：“ 我没有摔死，也没有病倒，对不住，让你失望了！ ”

牟一羽来得可正是时候。

他一出手就是连环夺命剑法中的杀招，意欲速战速决，剑尖刺向咽喉，剑锋顺势而下削肩，剑柄则撞向对方小腹。连环三招，一气呵成，端的是凌厉无比。

但可惜他的功力只恢复了七成，陆志诚胆敢觊觎绿林盟主的宝座，武功自也非同泛泛，左掌一拍，先把他的剑柄拍开，刺喉、削肩的两招，不解自解。接着右掌疾上，双掌相连，形成一个圆圈，把牟一羽的剑势封住。牟一羽不但剑势被封，身形亦已在他掌力笼罩之下，不由自己的晃了两晃。

陆志诚冷笑道：“ 好小子，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领呢，谁知也是银样蜡枪头。哼，你逃得过一次，逃不过两次，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 ” 不过，他虽然口里在奚落对方，心中却是不禁暗暗惊异 :“ 武当派的内功心法果然神奇，西门夫人都禁受不起魔鬼花之毒，这小子居然还能和我动手！ ” 他惊疑不定，亦是害怕迟则生变，当下立施杀手！

西门夫人盘膝坐在地上，星眸半启，忽他说道 :“ 走乾转巽，金鼓雷鸣。 ” 乾、坤、艮、巽、坎、离、震、兑乃是以八卦的名称来代表八个不同的方位，但若用于武学，还不仅只是“ 走位 ” 那样简单，而是含有“ 生、克 ” 作用的。武当派是道家，以五行八卦之理融入武学，正是武当武学的特色。

声入心通，牟一羽不假思索，立即走出西门夫人的步法，掌剑兼施，使出了刚猛异常的那一招金鼓雷鸣。

陆志诚的杀招本来是攻他的空门的，他这么一转，刚好就堵住空门，而且是抢先半步反击，变客为主了。

牟一羽得到西门夫人的指点，功力虽然不如对方，但每一招都是制敌机先，登时就把陆志诚杀得手忙脚乱。

陆志诚双掌一立，蓄势凝招，他招数未发，西门夫人的指点自也停止。陆志诚忽地喝道：“ 用不着你们装死了，还不赶快动手！ ” 他从关内带来的那五名手下，本来是“ 病 ” 得奄奄一息的，登时都跳了起来。

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西门夫人，西门夫人神色不变，只听得“ 哎哟 ” 一声，第一个扑向她的人已是重新倒在地上。原来这人是要把西门人夫拿作人质，却不知西门夫人的功力虽失，但“ 武学 ” 未失，她早已把一支银簪藏在掌心，轻轻一点，点着对方腕脉，同时立即使出四两拨千斤的手法，

那人倒也有一身横练的功夫，但如何能够应付这等上乘的武术，自是只能跌个四脚朝天了。

银簪藏在她的掌心，跟着扑上来的那个人根本就看不见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他看见的只是他的同伴一扑上去就倒下来，还只道西门夫人是有什么神奇的武功，深藏不露，不觉惊得呆了。

西门夫人的一双眼睛注视着他，淡淡说道："来保儿，你也要改换门庭？好，那就来吧，我成全你！"这个来保儿是她丈夫从前的长随（勤务兵），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年，对她还是有点畏威怀德的，一惊之下，连忙说道："不敢！"脚板底好像抹了油，转身就跑。

他哪知道西门夫人此时已是精疲力竭，"四两拨千斤"也是要有"四两"之力的，她已是"四两"之力也使不出来了。倘若他敢上前攻击，西门夫人定必被他所擒。

第三个人比较狡猾，他不敢上去攻击西门夫人，但也不逃跑，只是改了目标，转过身扑向西门燕。西门夫人连站都站不起来，如何还能帮助女儿？

陆志诚喝道："你们看见了没有，这贼婆娘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们还怕她作甚？"

话犹未了，只听得咕咚一声，两个人同时倒在地上。原来是平大婶抱着那个人，两人都变作了滚地葫芦。

平大婶是天生神力，虽然是中了毒，气力已经消失了七八分，但在危急关头，把剩余的气力都使出来，也还是非同小可。那人想要在急切之间挣脱，哪能如愿？

西门燕拔剑出鞘，觑准那人的背心穴道就刺下去，她的气力仅仅能够握牢剑柄，刺下去的时候，剑尖颤抖不定，平大婶用尽气力把那人掀起来碰她剑尖，第三次方始刺个正着。那人固然动弹不得，平大婶也晕过去了。"　"的一声，西门燕的剑跌落地上，和母亲一样，她亦已是精疲力竭了。

幸而另外那两个，此时都正在帮陆志诚攻击牟一羽，他们是没想到那人竟然对付不了平大婶的。

西门夫人定了定神，连忙叫道："转离方，走巽位，反臂刺扎！"牟一羽正被攻得透不过气，依言反手一剑，果然就刺着了一个人的穴道，跟着一剑，将另外一人也刺伤了。那人不敢恋战，慌忙便逃。

陆志诚的五个手下，两个已经逃跑，三个重伤倒地，失了知觉，剩下来的，又只是他一个人了。孤掌难鸣，自是更加心慌意乱。牟一羽的功力是在逐渐恢复中的，此时，即使没有旁人指点，他亦已可以稳操胜券。

只听得"蓬"的一声，陆志诚胸口中了一掌，身形弹起，口中却在喝道："贼婆娘，我与你拼了！"牟一羽怕他伤害西门夫人，一个移形易位，挡在西门夫人面前，唰的一剑刺空，陆志诚已是凌空一个倒翻，破帐逃出。他中了一掌，伤得委实不轻，强力支持，把冒上喉头的一口鲜血吞了下去，喝道："好小子，两个打一个，算得什么好汉，有胆的出来与我再战！"

牟一羽冷笑道："冒充好汉的不是我，有胆的你莫逃！"陆志诚其实是以大言掩饰虚怯，扔下了两句门面话，早已逃之夭夭。

西门夫人想起适才惊险，刚才全神贯注，还不觉得怎样，此时方始冒出冷汗。说道："羽儿，多亏了你了。"

牟一羽淡淡说道："还不都是你指点之功。"他不唤"干娘"，"你、我"相称，西门燕还不怎样在意，西门夫人见他神色有异，却是不禁一怔。

西门燕定了心神，大喜说道：“ 牟大哥，你们武当派的内功真是名不虚传，妈妈都着了这奸贼的道，你居然没事！ ”

西门夫人道：“ 羽儿，你刚才外出，是否得了奇遇？ ”

牟一羽道：“ 我也不知是否奇遇，不过，慢慢再说不迟。 ”

西门燕道：“ 是啊，当务之急是救人。大哥，你快点看看平大婶，看看她还有没有救？ ”

牟一羽道：“ 不用去看，她是用力过度，失了知觉的。只须给她服下解药，让她好好的睡一觉，她就会好的。 ”

西门燕喜出望外，说道：“ 啊，你还有解药呀？ ”

牟一羽道：“ 不错，但这解药可有点特别。 ”

西门燕道：“ 怎样特别？ ”

牟一羽把解药纳入平大婶口中，跟着分别给西门燕和风栖梧吞服一颗，这才说道：“ 也没什么特别，不过，你们也得要睡一觉才能见效。 ”说到一个“ 睡 ”字，已是左右开弓，分点了西门燕和风栖梧的昏睡穴。

牟一羽用的点穴手法是于人体无害的。但西门夫人则已是不禁起疑了。

“ 你是哪里得来的解药，怎的要点了昏睡穴才能生效，我可从来没有听过。 ”西门夫人说道。她的心里也在奇怪，为什么牟一羽没有给她解药。

牟一羽缓缓说道：“ 本来用不着的，不过，我不想有第三个人在旁听见我们的说话。 ”

西门夫人吃了一惊，说道：“ 你要和我说什么？ ”

牟一羽的目光如寒冰，如利剑似的注视着她，过了好一会子，方始说道：“ 我一直不懂，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

西门夫人道：“ 现在，你懂了？ ”

牟一羽点了点头，西门夫人道：“ 你懂了什么？ ”牟一羽冷冷说道：“ 你是为了赎罪！ ”

西门夫人不由得唰的一下面色变得如同白纸，说道：“ 赎罪！赎什么罪？ ”

牟一羽道：“ 你别假惺惺了，你自己心里明白。 ”

西门夫人柔声说道：“ 羽儿，你听见了旁人的什么闲话？ ”

牟一羽道：“ 用不着旁人告诉我，我在爹爹的书房里，见过你的画像！ ”

西门夫人张大了口，“ 啊 ”的一声，话却是说不出来了。

牟一羽续道：“ 你的画像，爹爹是收藏得很好的，只不过给我在无意中发现。 ”

西门夫人道：“ 你知道了些什么？ ”

牟一羽道：“ 我知道爹爹对你，比对我的妈妈还好得多！我说得对吧？ ”

西门夫人没有否认，但心里则在说道：“ 你错了，你的爹爹正是对你的妈妈最好。 ”

牟一羽咬一咬牙，说道：“ 你知道我的妈妈是怎样死的吗？她是给你气死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年的除夕晚上，妈妈盼望爹爹回来，天亮了，炮竹声也响起来了，爹爹还是没有回来。妈妈就在炮竹声中断了气。可是她在临死之前还留下两句话，她说：孩子，别怪你爹，也别怪那个女人，她并不是野女人。 ”

西门夫人喃喃说道：“ 你妈真是好人，我对不住她。 ”

牟一羽道：“ 所以你要赎罪，对吧？但我要你听着，我是怎么也不能原谅你的！ ”

西门夫人忽地叹口气道：“我敬重你的妈妈，我也妒忌你的妈妈。”

牟一羽冷笑道：“这句话应该让我的娘亲来说才对。你抢了她的丈夫，她不妒忌你，你却妒忌她！”

西门夫人道：“这件事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你爹的错。”

牟一羽道：“难道是我妈的错？”

西门夫人道：“谁都没有错，我们都是受了命运的作弄！”

牟一羽道：“命运？你倒推得干净，哼，你说，你妒忌她什么。”

西门夫人苦笑道：“她有你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却没有！”说至此处，不知不觉激动起来，嘶哑的声音嚷道：“上天固然是对她不公，对我更加不公！”

牟一羽不解她何以如此激动，只觉她的眼神十分异样，不知怎的，竟然有点害怕接触她的目光了。他手按剑柄，想要早点结束此事，但他的心头在跳，指头也在颤抖，不知是该杀她，还是不该杀她。

西门夫人叫道：“羽儿，你不能……”并不是恐惧的呼叫，“羽儿”两字，倒像是从心底叫出来似的，充满着母亲的感情。

牟一羽心头一震，茫然说道：“你害死我的娘亲，我为什么不能杀你？”他隐隐觉得有点“不对”，他这样发问，与其说是他要坚持报复，毋宁说是在请求西门夫人给他一个明确的解答。

这一刹那间，西门夫人心中转了无数念头，她想说：“因为当你明白真相之时，你将会一生后悔！”但终于还是这样说道：“我不是怕死，但好歹我也是和你的爹爹好过的，我不愿让你背上杀你的、的……你把剑抛给我吧，自杀的气力我还是有的！嗯，你发什么呆，我是自愿以一死来消孽障的。怎还不把剑给我？唉，也好，让我多看你一眼也好！”

牟一羽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她对自己的挚情，他是怎么也忍受不住了，他做出了一个大出西门夫人意料之外的举动。他抛给西门夫人的不是兵刃而是解药。

“你救过我的性命，这解药给你，从今以后，谁也不欠谁的。我不要你对我好，你也别指望我忘了是你害死我的母亲！”

西门夫人咽泪凝眸，看着牟一羽的背影离她而去，喃喃说道：“羽儿，请原谅我，这个秘密，我是永远也不会让你知道的。”

牟一羽向着回头路走，路上发现有新踏出的蹄印，还有两滩血迹。不问可知，这是陆志诚留下的了。牟一羽本来还有点担心他会跑回乌鲨镇通风报信的，至此方始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心里想道：“这奸贼想必是因为害人不成，交不了差，回到金鼎和那儿，只怕求荣反辱，所以只好逃回关内了。”

他走的是山路，走了一程，忽见山脚有一小队人马经过，为首的那两个人，他认得是韩超和英松龄。牟一羽不想给他们发现，在草丛中伏下来。

韩超和英松龄正在交谈，牟一羽伏地听声，只听得韩超说道：“蓝玉京这小子的消息还没得到，不过，老板断定这小子多半是到金陵去了。”

“为什么？”英松龄问道。

韩超说道：“因为郭璞那封信己是落在他的手中。”

郭璞是谁，牟一羽不知，因何蓝玉京得了那封信就要前往金陵，牟一羽也不懂。不过英松龄却是懂的，便即说道：“如此说来，这里的事情一了结，咱们恐怕还要再走一趟金陵了。”

韩超说道：“金老板正有此意，但目前之事，不知是否能如预期的那样

顺利，说老实话，我总有点……”

英松龄笑道：“你少担心，嘉错法师的修罗散你当是寻常的蒙汗药么？那婆娘本领再大，也要着了道儿。何况还有你的把兄弟陆志诚做内应，你那把兄弟也不是无能之辈。”

说到此处，那小队人马已经走得远了。下面的话就听不见了。

牟一羽这才知道，韩超等人是早就和陆志诚约好了的，是以陆志诚虽没回去报信，但他们已是依约而来要人了。这刹那间，牟一羽几乎忍不住就要现出身形，发声长啸，引那班人来追自己。但一来那队人马，已经走得远了，二来，他在心中默算，待韩超这班人到达那营地之时，西门夫人服下解药也差不多该有半个时辰了，“我和她已经恩断义绝，她的事让她自行料理好了。是凶是吉，我又何必为她担心？”

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对西门夫人竟会如此关心。他惘惘前行，西门夫人那激动的声音好像还在他的耳边，“她有你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我却没有！上天固然是对她不公，对我更加不公！”她那令人颤震的目光也好像还在注视着他，是愤懑的目光，也是慈爱的目光。他瞿然一省：“啊，她对我好，不是为了赎罪，她是的确对我有着亲人的感情的。”一阵风吹过，山上的松涛声与海上的波涛声呼应，他的心头也像澎湃的波涛了。

韩超那一行人来到了陆志诚约好了的地方，发现了那两架马车，也发现了那座帐幕了。

周围静悄悄的，也听不见帐幕里有任何声音。韩超皱皱眉头，说道：“好像有点不对。”

英松龄也是个老江湖，说道：“别忙着进去。”他吸了口气，朗声说道：“西门夫人，可汗要你上京谒见，英某特来迎驾。”

没有回答。

韩超叫道：“陆大哥！”也没回答。

英松龄故意说道：“没人出来，我要放火了！”

他说要放火那是假的，但在帐幕里的西门夫人可是心急如焚了。

原来西门夫人虽然已经服下了那颗解药，但因刺激太大，心境一时间还是未能平静下来。以她的内功造诣，本来可以一如牟一羽所料，在半个时辰之内便即恢复如初的，但心绪不宁，可就阻迟了进度了。此时她大约只恢复了三分功力，要应付韩超一人那还可以，加上一个英松龄，她是决计应付不了的。还有一层令她担心的是，她的女儿也还没有醒来。要是那班人冲进帐幕的话，如何能保得了女儿的平安？

幸亏韩超这班人亦是疑鬼疑神，不敢冲进帐幕。

韩超小声说道：“看来恐怕是有意外的变化了，陆大哥不知是否在里面，咱们可不能玉石俱焚。”

英松龄向他使个眼色，示意放火乃是假的。然后大声说道：“宁可玉石俱焚，非逼他们出来不可！我数到一个三字，没人出来，就把火箭射进去！一、二、三！”

就在这时，忽听得西门夫人冷笑道：“你们要人，就给你们的人！”冷笑声中，两个人“飞”出帐篷。与此同时，英松龄的箭亦已射了出去。不过，并非火箭。

韩超认得这两个人，大吃一惊，连忙叫道：“是自己人！”但已是迟了。英松龄的手下看见有人从帐篷里“扑”出来，早已乱箭齐发。

这两个人身上都中了箭，不过，却是有幸有不幸。第一个是被西门夫人用银簪点了穴道，穴道未解，动弹不得，登时就给射毙。第二个是被平大婶打晕的，刚一中箭，就痛得醒了过来，他的运气倒是不错，这枝箭并没射中他的要害。他在地上翻滚，乱箭正好及时停歇。

英、韩二人将他扶起，争着发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婆娘没中毒吗？”“陆大哥呢？”“另外的人哪里去了？”

这人是陆志诚的得力手下，颇有应变才能，刚刚痛醒，面对一连串的发问，居然立即就能判断回答哪一个问题最关紧要。他忍住痛叫道：“夫人是假装失掉武功的，你们可得小心！”须知他是亲眼看见他的一个伙伴在西门夫人面前倒下去的，跟着他就失了知觉，后来的事全不知道了。他还只道陆志诚和另外那三个人已是遭了西门夫人的毒手。

帐篷外的英松龄是惊疑不定，帐篷内的西门夫人则是又喜又惊。

原来西门燕是给牟一羽用独门手法点了晕睡穴的，牟一羽的目的只是不想让她听见他和西门夫人的谈话，因此用的不是重手法点穴，而且算准了她在一个时辰左右就可以醒来的。此时她恰好醒过来了。

她听见外面的喧闹声，只道是陆志诚还未逃跑，不假思索，拔剑出鞘，就冲出去。

西门夫人先是一喜，跟着一惊，赶忙也冲了出去。

英松龄一箭射来，西门燕举剑一拨，那枝箭失了准头，斜飞出去。说时迟，那时快，跟在女儿背后的西门夫人已是把箭接在手中。

韩超吓得转身就跑，西门夫人喝道：“你不是主谋，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双指一弹，把箭反射回去。这枝箭刚好插入韩超的琵琶骨，把他的武功废了。

英松龄本来还有点怀疑那个人的说话的，见此情形，哪里还敢再去试探西门夫人的武功，他跳上马背，比韩超跑得更快。

西门燕笑道：“这些脓包，也敢前来生事。妈，牟大哥的解药真灵，我的武功已经恢复啦。那老贼可恶得很，咱们去抓他回来！”

西门夫人暗暗叫了一声“侥幸”，说道：“别多事啦。”

原来她的功力不过恢复三成，刚才反射韩超的一箭，已经是尽了她的所能了。

西门燕见母亲面色苍白，吃了一惊。问道：“妈，你怎么啦？”

西门夫人方始露出笑容，说道：“没什么，只不过刚才我那一箭，若是射向英松龄的话，只怕马脚就要露出来了。”西门燕听她一说，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原来这班人是给你吓走的。”

西门燕心神已定，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牟一羽来了，她游目四顾，“咦”了一声，说道：“怎么不见牟大哥？”

西门夫人道：“他已经走了。”

西门燕愕然道：“他不是说要陪我们往武当山的么，怎的我都未醒来，他就独自走了？”

西门夫人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走，但每一个人都免不了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私事，他又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怎能仔细的查问他？”她用这番话来搪塞女儿的追问，心中却是无限凄酸。

此时凤栖梧和平大婶亦都醒来了。

西门燕道：“那咱们还上不上武当山给无相真人送葬？”

西门夫人一派落寞的神情，淡淡说道：“ 先出了关再说吧。 ”

正是：

关外怯寒思故侣，心随明月到中原。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附注〉

注：努尔哈赤在公元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建国号“ 金 ”，史称“ 后金 ”，称可汗。一六二六年，他在宁远战败，重伤至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立，至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始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 清 ”。 ’

第十五回　独处墓园怀旧侣　惊闻密室揭私情

武当山上，紫霄峰下，禹迹桥边，一个中年道人正在练剑。

紫霄峰是武当派始祖张三丰当年修道之处。张三丰当年所住的茅屋，如今在它的遗址上，早已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紫霄宫，成为了武当道教圣地的中枢了。

从下面望上去，紫霄峰上，好像有无数仙山楼阁，浮沉在云海之中。

紫霄宫依山而建，紫霄宫的建筑群包括有大宫门、两座牌坊、二宫门、崇台、紫霄殿，以及数百级宽广的石阶，层层叠叠而上，在立体的平面上取得更宏伟、更壮丽的仙山楼阁画面效果。

此时正是清晨，天空没有半点云翳，从禹迹桥边望上去，视力好的话，还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幢幢人影，在古牌坊下，在石级上，在宫门前，时隐时现，好像是仙人正在山上遨游。

当然，这一些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而是前来武当山参加无相真人葬礼的各方宾客。还有一些是陪伴他们的道士。

无相真人下葬的日期本来还有两天，但已经有不少人来了。因此本来就是中枢的紫霄宫所在的这座山峰之上，今天就显得更加热闹了。

不过，在这紫霄峰下的禹迹桥边，却是十分冷清，有的只是这个中年道士。

禹迹桥的跨度不大，它是建筑在一道狭涧上面的，桥洞窄高，给这道小涧增添了幽深的景色，上面是精雕的玉石栏杆，桥下激流穿出。再过去是一座刚刚修建完工的墓园。这座墓园是准备用来安葬无相真人的。

这个中年道士就是监督修建这座墓园的人，他也正是无相真人如今硕果仅存的弟子，以前的俗家名字叫做戈振军的不岐道人。

他虽然正在练剑，练剑是要心无杂念的，但他却是烦躁不安。

在他的头顶上方，有棵在悬崖上生长的白榆，枝干横空伸出，他身形拔起，剑势斜飞，使了一招白鹤亮翅，剑光过处，落下了七片枝叶。而且每一片树叶都被削成形状对等的两边。

剑法练到这样地步，本来已是足以令人惊骇的了，但他一看落下来的树叶，却是禁不住懊恼之情现于颜色，叹了口气，自言自语：“我这是怎么搞的，今天练这一招，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比昨天退步了。”

他昨天练这一招，是削下了九片树叶；如今削下来的不但少了两片，而且其中有一片是被削成了大小形状并不相等的两边。

悬岩上面的一条山坡叫“太子坡”，悬岩下面有一口古井，名叫“磨针井”，那个刚刚修建完工的墓园就在“太子坡”的另一边，和“磨针井”相去不远。

他颓然收剑，目光从磨针井那方看过去，对着墓园，喟然叹道：“我练了十七年剑法，还是不及师父的一半功夫。若然还是管束不住心猿意马，可真对不起师父当年在这里教我学剑的苦心了。”

原来“太子坡”和“磨针井”的得名是根据道教经典的故事取的。道经《三宝大有金书》里面说，有个净乐国王太子，十五岁时辞别父母入山修炼，就是在这个坡上得到玉清圣祖紫玄君的传道，有一天他想出山不再继续修炼了，走到一座井边，看见一个老妇在石上磨铁杵，他问老妇为什么在石上磨铁杵？老妇答想把铁杵磨成一口针。他说那不是太困难了吗？老妇答：功到

自然成。这一下指点迷津，令他登时醒悟，于是回山修炼，终于修炼成功，白日飞升，做了真武大帝。

这是把“铁杵磨成针”这句成语加上了人物情节编成的道教故事，什么净乐国王子云云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但真武大帝却成了武当山的守护神。而无相真人第一次给弟子不岐传授剑法，别的地方不选，特地选择在这太子坡下的磨针井旁，用意当然也是要他像那位净乐国的王子一样勤学苦练。他的师父曾对他说道：“你的资质并不差，但还不能算是上乘资质，将勤补拙这四个字对你还是适用的。”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他不觉心头苦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来。

“怪不得师妹喜欢耿师弟，撇开他的相貌比我生得俊秀这点不说，他学武的资质也确实是比我高得太多！我得到掌门人的亲自传授，练了十七年，还未练成功太极剑法，如果换了是他，恐怕用不到七年，他的造诣已是胜过今日的我！”不岐心里想道。

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在压制着自己，不再想起耿京士的。但现在却是不由自己的突然想起了他来。

不过，这也并非无因而至，他之所以突然想起耿京士，其实还是受到眼前的景物触发的。

在他眼前的这个墓园，除了正中那座留给无相真人下葬的坟墓之外，侧面还有一座较小的坟墓，顶部已经合拢了的坟墓，在它的下面，埋葬有三个人的骸骨，其中一个就正是他的师弟耿京士。

耿京士不过是武当派一个地位低微的俗家弟子，他的遗骸怎能和掌门真人葬在同一个墓园？

这里面有个原因，原因起于不岐当年的一念之私。耿京士、何玉燕、何亮（何家的老仆）和武当派当时的首席长老无极道人，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死的，耿京士死于他的“误杀”，何亮死于常五娘的暗算，何玉燕则是在生下儿子之后自尽的。其后大概一个时辰，他把师妹新生的婴儿送到蓝家之后回来，跟着就是业已受了重伤的无极道人来了。无极道人说出了他要说的话，也就倒毙地上。

他当时为了一念之私，不肯让耿京士和何玉燕合葬，他挖了两个坑，一个坑单独埋葬何玉燕，另一个大坑则是埋葬了无极长老、耿京士以及何亮三人。

去年无相真人命大弟子不戒到盘龙山去把无极长老的遗骸迁葬本山，经过了十六年，没有棺材的尸体早已腐化了，只剩下骨头，不戒只好把三个人的骨头都拾在一个背袋之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一块骨头是哪一个人的了。而不戒本人也因在盘龙山上受到强敌袭击，身受重伤，幸得牟一羽将他救了回来，但一回到武当山，当天便即死亡了。

无极长老在武当派的地位仅次于无相真人，他是应当葬在这个墓园的。既然分不开三人的骸骨，这就不仅耿京士得到“破格”的葬礼，连那个何家的老家人也得以分享“殊荣”。

但此际，不岐面对墓园，则是禁不住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你死了倒好，胜于我苟活人间，有着无穷无尽的忧虑！”不岐心中苦笑，暗自想道。

往事历历，都上心头。当然，最难忘的还是他的小师妹何玉燕。“小师妹，你别怨我在你死后都不让你和耿师弟合葬，我对你纵然有千般不是，却

最少有一样是对得住你的，你的京儿，我已经遵从你的遗嘱，将他抚养成人了。”

他抬头望向白云，不觉怆然自叹：“京儿自从下山之后，一直没有消息，不知他是身在何方？唉，我将他抚养成人，却又得提心吊胆，生怕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会反颜向我寻仇！”他对耿玉京的心情实在是矛盾之极，一方面在怀念着他，盼他早日回来；一方面又怕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将他当作杀父仇人。倒不如不回来更好。

正在心情混乱之际，忽见一个小道士从“太子坡”走下来，叫了一声“师叔长老”。

这小道士是他的师兄不波道人的弟子，道号悟性。不波是前长老无极道人的大弟子，在“不”字辈中，排行最高，无相真人去世之后，继任掌门人无名真人（即牟一羽的父亲牟沧浪）提议将两个“不”字辈的弟子升任长老，获得通过。这两位新长老，一个是不岐，另一个就是不波。

不岐自从上武当山当了道士之后，一向都是沉默寡言，面容肃穆。这个小道士站在他的面前，似乎也有几分畏缩的样子。

不岐道：“有什么事吗？”

悟性道：“没、没什么事，不过……”

“不过什么，有话爽快地说！”

“牟师叔已经回来了，师父叫我告诉你一声。牟师叔现在紫霄宫，不知长老是不是要……”

原来不岐因为督工建造墓园，这几个月来，都是在墓园里一间临时搭起的茅棚住宿的，如今墓园虽然已经建筑完工，他还未曾搬回原来的住所。是以悟性跑到这里找他。

不岐心头一震，脸色却是丝毫不露，他打断悟性的话，淡淡说道：“知道了，你回去招待客人吧。”他不说自己是否要去见牟一羽，悟性也就只好走了。

听到了牟一羽已经回来的消息，不岐的心绪更加不宁了。牟一羽是从不戒手中接过那个装有无极长老、耿京士以及何亮三人的骸骨的布袋，而且是亲手将那布袋交给无相真人的人。

风过林梢，鸟巢泥落，声音本极轻微，但听在他的耳朵里，却好像是那沉甸甸的布袋放在桌子上的声音。

“好，你一块块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让我细看！”师父当日对牟一羽所说的话，也是一字一句的在他耳边重新响起来了。那天他是躲在师父静室的外面偷听的。

一个藏在心底的谜始终未得解开，“不知师父是否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不过，“好在”师父已经死了，他现在担心的只是：“不知牟一羽这小子对我的秘密知道了多少？”

这件事情过后，牟一羽曾经很技巧的向他暗示，他曾经为他隐瞒了一些事情，包括中途“遗失”了一块骨头的事情在内（这块骨头里是不是嵌有一口青蜂针呢？）。

他就是因为受到牟一羽的“威胁”（虽然牟一羽并没有明白说出来），以至不能不装作心悦诚服的拥戴他的父亲继任掌门的。

他虽然沉默寡言，少与同门交谈，但牟一羽下山之后的消息，他还是略有所闻的。他知道牟一羽曾经到过关外，回程时并曾路过金陵。

“只不知他在关外，是否曾经到过乌鲨镇了？”不岐是曾经奉了师父之命，到过乌鲨镇调查耿京士当年匿居该处一事的，他也正是在乌鲨镇上，碰上了七星剑客，受创回来。

想到牟一羽也可能到过乌鲨镇，他的心绪是更加不宁了。

“管他知道多少，最紧要的是把剑法练成。”他强摄心神，重新开始练剑。

他的性格倒是相当坚毅的，失败了一次再练一次，不知不觉也就把烦恼抛之脑后了。

正在练到神与剑合之际，忽听得一个人赞道：“好剑法！”

飒飒连声，树叶簌簌而落。这一次他削下了九片树叶，每一片都是当中分开。

收剑看时，只见来的是个相貌十分平庸的汉子，既不英俊，也不丑陋，就像那种你日常随处可以见得着的普通人，过后决不会留下一丝印象。

但这个相貌平庸的汉子，却用着一种十分诡异的目光看他。

“你是谁？”不岐收剑问道。

那人忽地噗嗤一笑，说道：“你连我都不认识了么？”

声音娇媚，要不是那个人站在他的面前说话，他决不会相信这样娇媚的声音，竟是出于一个相貌平庸的大男人之口。

但令他吃惊的还不只此，而是这个娇媚的声音唤回了他的记忆。

在时间来说，那是遥远的记忆，但却并不模糊。

那是曾经令他神魂颠倒的声音，也是曾经令他一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声音。

他呆若木鸡，过了好一会子，方始嗫嚅说道：“你，你，你是五……”

常五娘噗嗤一笑，说道：“多谢你还记得我。但我只是你的五娘，你可别在人前叫出我的名字。”

不岐定了定神，说道：“五娘，你的改容易貌之术真是神乎其技。但即使没人认得你，你也不该冒这样大的风险的。你来这里做什么？”

常五娘道：“来做什么，当然是来找你呀！”

不歧变了面色，说道：“找我？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常五娘道：“我知道你做了武当派的长老！哼，你做了长老就不理我了吗？”

不岐低声下气道：“五娘，你别嚷嚷闹闹，你听我说……”

常五娘可不肯听他说，冷笑一声，又道：“你这没心肝的小子，你还记得当年你和我同床共枕的时候，在我耳边说过多少甜蜜的话儿？现今却摆冷脸孔给我来看！俗语说得好，一夜夫妻百日恩……”

不岐连忙掩着她的嘴巴，说道：“五娘，求求你莫乱说了，你到底想要什么？”

常五娘道：“我要你履行当年之约，娶我为妻！”

不岐苦笑道：“你别开玩笑好不好，我早已出家，而且如今已经是本门的长老了。”

常五娘道：“长老又怎么样？出了家也可以还俗呀！嗯，振军，我看你做了道士也不见得快活，恐怕只有麻烦更多！趁这里没人，不如你就和我远走高飞了吧！”腔调一变，变得越发温柔，令得不岐当真是啼笑皆非！

他情知摆脱不开，心念一动，说道：“后天就是我恩师下葬之时，我就

是要走，也不能在今天走呀。五娘，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我倒想先问你一件事情。”

“好，问吧！”

“你怎能够来到这里的？”

常五娘佯装不懂，说道：“我又不是跛子，当然是靠两条腿走上来的！”

不岐哼了一声，说道：“别装糊涂，你应该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意思！不错，你已经改容易貌，武当山上或许没人识破你的本来面目，但难道竟也没人问你是谁？”

“我本来准备有人盘问我的，但可惜没有机会让我表演说谎的本事。我从蹬道走过玄岳门，那些奉命接引客人上山的贵派弟子，也不知怎的，也没向我盘问半句。”

不岐瞪着眼睛道：“如此说来你倒真是神通广大了！”

常五娘从他的眼神中感觉有点异样，这才不再将他作弄，微笑说道：“不是我的神通广大，我只是跟着一个人上山的，要说有甚神通，也是那个人的神通。”“谁？”

“牟一羽！”

不岐吃了一惊，“好在我没有鲁莽。”

常五娘似乎识破他的心思，似笑非笑说道：“振军，你是不是嫌我给你带来麻烦，想要杀我？嘿、嘿，你的剑术已经练得如此精妙，要想杀我，那也并非难事，难的只是不会没人知道！”

不岐强笑道：“五娘，你也忒多疑了，我怎会杀你？再说，你练有唐门的暗器功夫，我也没那个本事杀你呀！”

常五娘道：“好，那就算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你在想些什么？”

不岐道：“你是在关外碰上牟一羽的吗？”

常五娘道：“不错，是在一个名叫乌鲨镇的地方，不但碰上牟一羽，还碰上了你的干儿子！”

“蓝玉京？你，你也碰上了？”

“他似乎应该改称为耿玉京了吧？”

不岐心头大震，道：“他已经知道了生身父母是谁？”

“我不知道他究竟知道多少，但看来他不至于像从前那样一无所知吧。”

不岐变了面色，张开嘴巴，却说不出话，常五娘微笑道：“我还知道一件事情，你如果现在要杀他的话，只怕是办不到了，因为他的剑术比你高明得多！”

不岐面色一沉，说道：“胡说八道，他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不但谊属师徒，而且情如父子，我爱护他还来不及呢，怎会想要害他？”

常五娘噗嗤一笑，说道：“真的吗？据我所知，你教给他的剑法，却好像是似是而非的啊！好在他自己练成了上乘剑法，否则，你对他的‘爱护，恐怕早就把他害死了。”

不岐装模作样，叹了口气，说道：“五娘，连你都不能体会我的苦心么？我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他好，我是想他平平安安在武当山上度过一生的。你应该知道，在江湖上得到善终的人反而多数是武功平庸的人，俗语说庸人多厚福，这话是绝对不假的。”

常五娘道：“但可惜耿玉京却绝对不是平庸的人！”

不岐道：“你说得不错。但我的本意是好的，我可没想到他的师祖会叫

他下山，还把本门的剑诀传了给他。”

常五娘道：“他现在已经知道你传给他的剑法是不管用的了，你以为他会认为你这是好心？这还只是指剑法而言，如果“他又知道他的本身之父是死在你剑下，你以为……”

不岐叫道：“别说下去了！无论如何，他总是在我教养之下长大的，我在他的身上费了多少心血，他应该知道！他知道，他就应该相信我！”

常五娘道：“你的师父似乎都不相信你呢，否则他也不会连你也不告诉，就叫玉京下山。你以为玉京这孩子在明白真相之后还相信你？这恐怕是你的一厢情愿吧？”

这话可正说中了不岐的心病，他像个斗败的公鸡似的，颓然无语了。

常五娘道：“振军，你还是和我远走高飞了吧。我有办法帮你，即使耿玉京明了真相，我也可以将他对你的仇恨转移到我的身上。”

不岐不觉怦然心动，但传念一想：“一错不能再错，我怎能终生和这妖妇缠在一起！”

常五娘注视他的神色，好像亦己看出了他的内心变化，叹道：“振军，你竟是这样憎恶我么？我还以为我们是同一类的人呢。”

不岐道：“多谢你的好意。只不过我宁愿死在京儿剑下，如果他当真是不肯原谅我的话。”

常五娘道：“你不后悔？”

不岐道：“大不了是个死，我本来应该十八年前死去的，只因师妹把她的初生婴儿付托与我，我不能负她所托，这才活到如今。如今京儿业已成材，我纵然今天就遭横死，亦已没有遗憾！”

常五娘装模作样叹了口气，说道：“原来你的心里始终只有一个师妹，在你的心里，活着的常五娘，还比不上死了的何玉燕。哼，算我错识了你，但你对我，总不能没有半点交待吧？”

不岐道：“十八年前和你相识的那个戈振军早已死去了，现在我是武当派的长老不岐！”

常五娘道：“我不管你是谁，我只问你，你怎样处置我？”

不岐道：“你说吧，除了我不能答应跟你走之外，你要什么，只要是我做得到的，我都可以答应。”

常五娘道：“好，那我就求你一件事，你带我去见贵派的新掌门人。但这件事情，可不许让第三者知道。”

不岐吃了一惊，说道：“这怎么可以？”

常五娘道：“你不答应，我就永远跟着你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不岐皮肤起了疙瘩，说道，“你当真非把我弄到身败名裂不可吗？好，你现在就射我一枚青蜂针吧！”

常五娘道：“你既无情，怎能责我无义！我告诉你，你倘若什么都不肯应承，我一定要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信不信我有这个手段？但你若肯安排我去见牟沧浪，我却可以担保你平安无事。”

不岐心头一动，说道：“你，你——难道牟沧浪也是你的常五娘啐了一口，打断他的话道：“你想到哪里去了，难道凡是我所要见的人，就非得是我的旧情人不可吗？”

不岐道：“那你为何要见他，又为何敢作出这样的担保？”

常五娘道：“这是我的秘密，你如果愿意做我的丈夫，我才能把秘密告

诉你。”

不岐道：“那你还是不要告诉我吧，但你为什么不请牟一羽帮你这个忙呢，既然他可以带你上武当山？”

常五娘笑道：“我是天下闻名的坏女人，哪有做儿子的安排一个坏女人去见他的老子的！”

不岐哑然失笑，心道：“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如果牟沧浪当真是她的旧情人，她自是不想让一羽知道，更加谈不上求他相助了。”

常五娘续道：“我只是跟牟一羽上山，并不是牟一羽带我上山。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何人。再说，他并没有欠我什么，我这个人可不是随便求人相助的。”此话半真半假，但听在不岐心里，可就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不错，，五娘，我是欠了你的一份情债，但这件事……”

“你不肯答应，那就不必多说了。骑着驴儿读唱本，咱们走着瞧吧！”常五娘冷笑说道。脸上好像刮得下一层霜！

不岐忙道：“不是不肯答应，但你总得让我多想一想。”

过了一会，常五娘道：“你想好了没有？”

不岐忽地轻轻一嘘，说道：“有人来了，你快走吧！”

常五娘怒道：“你到底……”刚说这几个字，不岐就掩着她的嘴巴，低声道：“我答应你，今天晚上，你来墓园。快走，快走，不要让人瞧见！”

常五娘是暗器高手，听觉比常人灵敏，此时亦已隐隐听见是有人走来了。她的轻功也真了得，一个转身，跃上悬崖，就躲进树林里了。

不岐刚刚松了口气，只见不悔师太已是携着一个少女朝他走来了。

不岐怔了一怔，装作十分欢喜的样子，说道：“水灵，你回来了！”

不悔师太道：“灵儿是昨天回来的，她本想马上来禀告你，是我见天色已晚，叫她今天才来。”

蓝水灵的弟弟是不岐的义子，她的一家这些年来又都是得到不岐照料的，依常理而论，她一回来，当然是应该先来见他。因此，不岐倒不觉得奇怪。奇怪的只是，不悔怎地有空亲自陪了徒弟找他。这个时候，不悔是应该在紫霄宫的。

不悔的神情好像有点异样，不岐刚要向蓝水灵发问，她却已抢先说道：“我好像听见有个人和你说话，那个人呢？”

不岐心头一震，但神色却丝毫不露，说道：“不错，是个客人，刚刚走了。”

不悔师太似乎有点思疑，“那位客人是……”

不岐力持镇定，淡淡说道：“我没问他姓名。”

不悔皱眉道：“他怎的会跑到这里来？”

不岐道：“这个客人是有点莽撞，他在山中游览也还罢了，还想进墓园参观，我说葬礼尚未举行，请恕墓园不能开放给外人参观，我拒绝了他，他就悻悻然走了。”

武当派并没禁止客人在山中游玩，有个不懂规矩的客人，怀着对无相真人的敬意，想入墓园参观，那也不足为怪。不悔师太听他说得合情合理，疑心去了八九，说道：“原来如此。”

不岐松了口气：“师姐，你怎的不在紫霄宫帮忙招待客人？”

不悔道：“掌门人大概是知道我不善应酬，又怕我受不住辛苦，他只叫我到后天参加送葬，别的差事全给我免了。其实我的伤已经痊愈，即使是在

一天之内上下几次紫霄峰那也算不了什么。”

蓝水灵插口道：“师父，我回山之后，才知道你中了那妖妇常五娘的青蜂针，卧床几乎有半载之久。听说那妖妇的青蜂针是著名的剧毒暗器，你虽然好了，可还得多多保重。”

不悔苦笑道：“是啊，我虽然痊愈，轻功却已多少受点影响，恐怕还得过些时日，才能恢复如初。”

不岐心中也在苦笑：“好在她不知道刚刚从这里走开的就是青蜂常五娘。要是她的功夫没打折扣，那就难说了。”

他恐防不悔师太再问下去，连忙转过话题：“阿灵，你下山半年有多，可曾听到你弟弟的消息？”

蓝水灵道：“我还曾经在断魂谷见过他呢，只是他因为要和少林寺的慧可大师到关外去，不让我和他同行。我只好回来了。”

不岐心里着慌，神色仍是丝毫不露，“哦，他和慧可大师远赴关外，这可倒是我想不到的了。你可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吗？”

蓝水灵道：“不知道。我正想请问长老，有没有他的消息呢。师祖生前最疼爱他，按说他是应该赶回来的。”

不岐道：“唉，我也在盼望这孩子回来，但直到今天，还是得不到他的消息。”说的虽是谎言（他刚从常五娘口中得到耿玉京的消息），但对义子的怀念却是真情流露。

蓝水灵之来，其实只不过是作一次礼貌的拜访，她对不岐，并没存着奢望的。是以虽然得不到弟弟的消息，也不觉得失望。但就在她正要告辞的时候，忽听得不岐又道：“不过……”蓝水灵忙把“告辞”二字吞了回去，说道：“不过什么？”

不岐说道：“玉京这孩子虽没回来，另一位远行的本门弟子却回来了。”

蓝水灵心头一跳，连忙问道：“是谁？”

不岐缓缓说道：“牟一羽。据我所知，他这次下山，好像也曾到过关外。”要知中一羽回山的消息，他不说也会有人对她们说的，因此他就说了。他需要静下来，只盼不悔师太和蓝水灵师徒俩早点走开。

蓝水灵的面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不悔吃了一惊，问道：“灵儿，你怎么啦？”

蓝水灵道：“没什么。我只是有点害怕。小师叔已经回来了，弟弟却还没有回来。”

不悔道：“他们纵然是去同一个地方，也未必那么巧就碰上的，怎能一起回来？你别胡思乱想，牟一羽既然回来了，不如咱们就去向他打听消息吧。”

她哪里知道蓝水灵害怕的并不是弟弟可能遭遇意外，而是她害怕见到牟一羽，但又不能不去见他。

她默默地跟在师父后面，从禹迹桥走过金锁桥，紫霄宫已经在望。在宽广的石阶下面，有一片开阔的草地，那正是东方亮曾经在这里向武当派挑战的地方。

不悔喟然叹道：“日子过得真快，东方亮那天上山挑战的事，好像还在目前，前掌门人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我还记得他为了应付这场挑战，曾慨叹我们武当派人材凋落，幸亏今掌门人及时赶到，这才保全了本派声誉。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早就约好了当时还是俗家弟子的今掌门人的，只因今

掌门人迟迟未到，连他那样有道之士也不由得着急起来。嗯，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惭愧，我是限于资质，未来的进境料也有限，只能把希望寄托给你们后一辈了！”

她说了一大段，没听见徒弟回答。回头一望，见蓝水灵仍然好似是一副心神不属的样子，不觉诧道：“灵儿，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蓝水灵道：“没，没有，真的没有！”她见师父的眼睛仍在注视着她，又再加上两句，“我除了放心不下弟弟之外，哪还有什么心事？”

其实她不单是有着心事，心事且还不只一桩呢！

她的师父提起了东方亮，她心里想着的也正是东方亮。

她想起了和东方亮一路同行那段日子，想起了那个大雨的晚上，东方亮把唯一可以避雨的山洞让给她安眠，而他自己则独自在雨中为她守夜。

想起这些往事，她心里充满温馨，但可惜随之而来的就是恐惧。因为她在想起了东方亮的同时，可不能不想起了牟一羽。牟一羽的影子把东方亮挤开，而恐惧也就替代了温馨了。

牟一羽并非对她不好，但牟一羽却要她把东方亮当作敌人，甚至叫她可以不择手段的去暗杀东方亮，如果证实了东方亮的确是已经偷学到武当剑法的话。他是怀疑她的弟弟把本门剑法私自传给东方亮的，尽管她怎样替弟弟辩解，他都不信。

她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师父，因为她不愿意给师父知道她的内心秘密。而且师父刚刚提起东方亮那次跑来上山挑战的事情，从师父的口气中也可以听得出来，她对东方亮的看法，恐怕也正是和牟一羽一样。

不悔师太的一双眼睛注视着她，半晌，说道：“不对，你好像是在害怕什么？”

蓝水灵勉强笑道：“我回山的时候是有点害怕的，但在师父的身边，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不悔点了点头，说道：“你心中对不岐长老存有疑惧，我是懂的。说实在话，当我发现他把似是而非的剑法教给你的弟弟之时，我的心里也是着实思疑、不安。但看来他对玉京的思念之情又似不假，而且这一年来他都在哀痛之中，这更是假装不来的。你的弟弟是前掌门人最钟爱的徒孙，他哀痛恩师，按说自是不会对你的弟弟存有不利之心。”

蓝水灵道：“他认我的弟弟做义子，本来就是一直对他非常之好的。我也不相信他会害我的弟弟，但那件事情却是令人难解。”

不悔师太忽道：“我也有一事不明，想听你的解释。”

蓝水灵吃了一惊：“师父想要知道什么？”

不悔师太道：“你这次回来，我虽然未有空闲试你功夫，但也可以看得出来，你是颇有进境。尤其轻功方面，更是大胜从前，不过，却好像不是我原来教给你的本门功夫，这是什么原故？”

蓝水灵暗暗吃惊于师父眼光的锐利，说道：“弟子不敢隐瞒，弟子这次下山，是有一点奇遇。结识了一位别派的朋友……”

“哦，是个什么样的朋友？”

“是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女子。复姓西门，单名一个燕字。”

不悔听说是个女的，本已松了口气，但听到了姓氏，却又好像触动什么似的，怔了一怔，说道：“她复姓西门？”

蓝水灵道：“她的父亲就是三十年前北方的绿林盟主西门牧，不过，这

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不悔师太道：“西门牧早已死了，她的女儿想必不是女强盗吧？”

蓝水灵道：“她父亲死的时候，她不过两三岁。父亲一死，她的母亲就已退出江湖，与她隐居深山了。我见过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对我很好，认我做干女儿。”

不悔师太道：“这么说来，想必是这位西门夫人曾经传授你的武功了？”

蓝水灵道：“请师父恕罪，我不便推辞她的好意。不过，我在她的家中只不过住了一个月左右，所学其实亦是甚少。”其实她的轻功主要还是东方亮教她的，只是不敢对师父说罢了。

不悔师太道：“我对门户之见看得很淡。何况她又是你的义母，而你也还只是我的挂名弟子。纵然是按最严格的武林规矩，我也没权力禁止你学别派的武功。”

蓝水灵道：“多谢师父宽容。弟子想恳求师父一事。”

不悔道：“你说。”

蓝水灵道：“请师父答应，正式收我为徒。”原来她是想起了牟一羽那日要她帮忙“对付”东方亮之时，曾经给她许愿，说是可以代求他的父亲收她为徒。但蓝水灵可不想要这样“破格”的“殊荣”。

不悔说道：“我也有这个意思，不过，三清门下收俗家的女弟子可得循例享告掌门一声。待会儿见到掌门，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就和他说吧。这只是例行公事，他不会不答应的。”

蓝水灵道：“多谢师父。”

不悔师太忽道：“西门夫人是不是长得很美？”

蓝水灵道：“她和女儿站在一起，就好像姐妹一般。她的女儿已经像朵鲜花，但在母亲身边，却又给母亲比得黯然失色了。”

不悔叹道：“怪不得她当年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称，可惜我没有机会见到她。”

不悔师太是个心热面冷的人，素来不苟言笑。蓝水灵听了这话，不禁有点奇怪，何以师父会有这个想见西门夫人的念头。

不悔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我是二十岁过后才出家的。二十多年前，我家住苏州，那时殷明珠在她杭州的姐夫家里小住，殷明珠就是后来的西门夫人，我年少好奇，曾经想到杭州去看看这位武林第一美人，究竟是长得怎么漂亮，但可惜还未成行，殷明珠就己离开杭州了。”

蓝水灵笑道：“师父，你年轻时候一定也是个美人儿，我猜你是想去和殷明珠比一比，对吗？”

不悔师太佯嗔道：“你这疯丫头，乱嚼舌头，和师父也开起玩笑来了。还是说正经的吧，你的‘奇遇’似乎尚未说完呢。”

蓝水灵道：“我这半年多的遭遇，说来话长。紫霄宫就快到了，不如等到今晚我再和你说吧。”要知她是不想把有关东方亮的事情告诉师父的，那么如何“修剪”故事，可就得煞费思量了。

谈到了西门燕，她又不能不同时想起了东方亮和牟一羽了。

“燕姐不知找到了东方大哥没有，嗯，她对东方大哥那样痴心，东方大哥却好像是有意躲避她。但愿他们不要老是玩这‘捉迷藏’的游戏了。要是再玩下去，说不定燕姐还会呷干醋呷到我的头上。”她想到那次西门燕要抓她回去，为的就是不让她在外面有可以接近东方亮的机会，不觉啼笑皆非。

那次是牟一羽帮她应付西门燕的，她对牟一羽虽然殊无好感，但在这件事情上，她还是要感激他的。

“世事真是难料，那天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最后听到的那几句话，好像是燕姐已经给牟一羽说动，愿意跟他一起到关外去找东方大哥了。奇怪，牟师叔又怎么知道东方大哥是到关外？现在牟师叔已经回来，不知他是否帮燕姐找到了东方大哥？”

不过，尽管她想知道这个谜底，她还是害怕见到牟一羽的。

蓝水灵心有所思，落后几步，低声唤道：“师父，师父！”

不悔师太回过头来，见她面色苍白，说道：“怎么，走累了吗？就快到了！”

“我不想进去了。”

“为什么？”

“够得上被请进紫霄宫的客人，多半不是寻常的客人，负责招待客人的想必都是本门长辈，我只是一个未入流的挂名弟子，恐怕……”

“怕什么，有着我呢。镇定点儿，别给人笑话我的徒儿上不得台盘。”

“师父，我不是害怕见客人，只、只是——我想，我还是不去的好。”

“你不是要向一羽打听弟弟的消息吗？”

“师父，你帮我打听也是一样。有我在旁，说话恐怕反而不便。”

不悔心道：“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要知在这样盛大的场合中，牟一羽当然是忙于招待客人，她带一个小徒弟进去，把牟一羽拉过一边说话，的确是难免惹人注目。

不过，她却也不是一个拘泥规矩的人，想了一想，说道：“既来之，则安之，你进去也可以不说话的，跟我看看热闹也好呀！”

蓝水灵不敢将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告诉师父，只好跟着师父再走，但忽然她的师父反而停下脚步了。

这时她们已经走过牌坊，正在走入一片松林，紫霄宫前那个平台已经在望。

平台上有一堆人。而且有两个人好像是在吵闹。

“好小子，你冷言冷语，是存心要伸量我吗？”说话的是个瘦长汉子。

“伸量不敢，请教行不行？”被那人斥为“小子”的是个书生模样的少年，笑嘻嘻他说道。

瘦长汉子哼了一声道：“凭你也配！”

旁边看热闹的人都希望他们这一架打得起来，顿时七口八舌，有人说道：“配不配，那可是要比过才知道的呀！”有人说道：“是呀，切磋武功事情也属寻常。有我们这许多人在这里，还怕闹出人命吗？”有人更径直说道：“你说他冷言冷语，我看你的说话也很不中听。”

那汉子道：“我不是怕他，但这小子来历不明……”

那“小子”笑道：“你的来历似乎也不见得清楚！”

瘦长汉子怒道：“凭你也配问我的来历？”

那“小子”居然点了点头：“你说得不错，正因如此，所以我才要向你请教呀！”

那汉子一时未能会意，旁已有人说道：“对极了，你们两位是何门派，我们都不知道。你说他的来历不明，他说你的来历不清。既然大家都不肯爽直说出来，最好的办法那就莫如打一架了！这里有的是会家，一打不就什么

都清楚了吗！”另外还有几个人同声说道：“是呀，光说不行，那算得什么英雄，只能算是狗熊！”

那瘦长汉子给旁人激得涨红了脸，喝道：“好，小子，你进招！”

平台上有人比武，不悔师太只好暂且停止前进了。她见蓝水灵定了眼珠的模样，不觉笑道：“这江湖人物的武功有什么好看的？”她哪知道蓝水灵之所以看得好像出了神，乃是另有原因。

那个“小子”作书生打扮，长得很秀气，声音柔润，但不知怎的，听在她的耳朵里却有点异样的感觉。蓝水灵不觉心中一动：“奇怪，这小子我从未见过，怎的好像似曾相识？”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小子”已在说道：“是我向你讨教，不必客气，你出招吧！”

瘦长汉子哼了一声，场面话也不交待，呼的一拳就打过去。

谁也不知他这是什么招数，但他左手握拳，拳头的指骨有如棱骨凸起；右手却是骈指如戟，在猛然的拳势掩护之下，点向那小子的面上双睛。本来大家都是武当派的客人，纵然言语失和，比武也该点到即止，怎可出招如此狠辣。是以此招一出，旁观者都是不禁哗然，有人忍不住就要斥责那汉子。

但双方动作都快，要斥责那汉子的尚未来得及开口，只见那“小子”一飘一闪，俨似蜻蜓点水，燕子穿帘，已是轻轻巧巧的避过去了，哗然之声未了，顿时就换了一片喝彩之声。不悔师太本来是看不起这两个人的，此时也不禁微微一“噫”。“这小子的身法轻灵美妙，固然是上乘的轻功，那汉子的拳中夹指，暗藏着几种点穴手法，也非一般的江湖人物可比！”

蓝水灵则更加是看得呆了。那小子的身法对她来说，可说是十分熟悉，虽然她还未看得清楚那小子的本来面目，但除了西门燕之外还能是谁？

她还记得，她第一次碰上西门燕的时候，被西门燕所擒，西门燕用的就是这个燕子穿帘身法。

说时迟，那时快，瘦长汉子已是如影随形，跟踪扑上，长拳捣出，击敌后心。那“小子”一个移形易位，斜劈两掌。他在强敌急攻之下，还能从容反击，姿势美妙之极，众人都喝起彩来。

不悔师太见蓝水灵看得出神，说道：“这小子的掌法虽然不错，可惜功力未到，只是中看不中吃。”

话犹未了，场中形势又是一变，变为近身搏斗。瘦长汉子掌劈指戳，攻势十分凌厉，尤其是他右手那两根指头，点的都是对方要害穴道。那“小子”被他攻得似乎只有招架的份儿。

不悔师太看得不觉又是“噫”了一声，对蓝水灵道：“这汉子的点穴手法好生了得，好像是从连家笔法变化而来。”山西连家的判官笔点穴功夫乃是武林一绝，双笔能点四脉。若是两人合使这套笔法，四笔就能点八脉。亦即是说，在一招之内，可令对方的奇经八脉，都在笔尖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内，总有一处经脉的要穴会被点中。

不悔师太道：“这汉子还有点顾忌，你看得出来吗？他的掌法看似刚猛，其实却是用来防身的。要是他敢两只手都用指法那就可以施展双笔点四脉的功夫了。这小子的身法再轻灵也是决计抵挡不住！”

不悔师太在松林里说话，平台那边是绝对听不见的。但那瘦长汉子亦似乎有见及此，果然就把掌法收了，左右双手都已化掌为指。四根指头忽伸忽缩，就像四根毒蛇的舌头。原来他已试出那小子功力尚浅，即使被他打上一

掌，当亦不至有甚大碍。

那“小子”眼见抵敌不住，一个“细胸巧翻云”又再倒纵出去。瘦长汉子喝道：“小子，就会逃么？”语音方落，那小子忽地反手一掌，掌势大异从前，划的是个圈圈，看来掌势虽然缓慢许多，却把对方凌厉的攻势解了。

那“小子”转身迎敌，左掌划圈，右掌则横削敌腕；右掌划圈，左掌则如削如刺。这套“掌法”一使开来，不过十数招就变客为主了。不悔师太不由得又“噫”了一声，似乎大惑不解。但蓝水灵可是心中明白，这小子的掌法可正是从太极剑法变化而来的。

蓝水灵不但知道他的掌法乃是剑法所化，而且还知道它的来源。那正是她在西门燕家中居住的时候，西门夫人曾经教给她的剑法。母亲教她剑法，女儿和她拆招。这一招名为“龙门叠浪”，正是西门燕和她拆得最多的一招。

至此，已是毫无疑义，眼前这个“小子”就是西门燕了。西门燕生性爱美，女扮男装，也要扮成俊秀书生。蓝水灵此际已经确知是她，仔细看时，果然就看出了她的原来轮廓，心中暗笑自己糊涂：“她扮成了俊小子，居然连我也瞒过了。”

师徒俩正在一个思疑不定，一个惊喜交集之时，场中已是到了胜负立判的时刻。

瘦长汉子似乎已知不妙，心中焦躁，急于求胜，倏地欺身冒进，五指一拢，疾弹而出，将西门燕的“天璇”“地阙”“玉门”“璇玑”“委中”五处穴道，全都笼罩在他五指可及的范围之内。这五处穴道分属四个经脉，任何一个穴道被他点着，不死亦必重伤！

场中不乏点穴的行家，虽然不识这是从连家的笔法变化而来，却也看得出它的厉害！顿时就有许多人哗然大呼。

这些人都以为西门燕难逃毒手，不料结果却是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只听得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盖过了众人的惊呼，那瘦长汉子给抛出了数丈开外，右臂软绵绵地垂了下来，在场的人，谁也看不清楚那“小子”用的是什么手法，瘦长汉子的右臂已是给他拗折了。

众人吃惊未过，另一件更加令得他们惊异的事情跟着又发生了。

人丛中突然跃出一人，一把将那瘦长汉子抓了起来，喝道：“你是何人，从实招来！”

这个人正是武当派掌门之子牟一羽。

客人比武受伤，按常理说，身为主人家的武当派少掌门是该劝阻的，即使来得晚了，不及劝阻，也该先给伤者裹创。但牟一羽却是一反常规，以非常严厉的口气盘问伤者！

瘦长汉子忍着疼痛，亢声说道：“你为何不盘问那个小子？”黄豆大的汗珠一颗颗从额角上滴下来。

有人看不过眼，忍不住窃窃私议：“是啊，就是要盘问也该一视同仁！而且，按通常规矩……”

按通常规矩，如果双方都是来历不明，但一方受了伤，那就应该先盘问那个没受伤的。也不知牟一羽是否听见了旁人私议，那人的话犹未了，牟一羽已是冷冷说道：“他是我们的客人，你是混上山来的奸细，怎能一视同仁？”此言一出，登时把那些窃窃私议的人吓住了。

瘦长汉子汗如雨下，哑声说道：“我、我也是你们武当派请来的！”

牟一羽道：“是谁请你？”

瘦长汉子也不知是否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但见他嘴唇开阖，却听不见声音。

场中有个老武师是和牟一羽的父亲有点交情的，倚老卖老，说道：“贤侄，你给他敷上金创药再问他吧。”

牟一羽道：“哼，他是诈死！”轻轻一捏那瘦长汉子的琵琶骨，顿时令得他杀猪般地叫起来。但他顽强之极，为了博取别人的同情，竟然还是亢声说道：“姓牟的，你这样凌辱我，我死了也不和你说！”

牟一羽冷冷说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我只是还有一事未明，想要向你请教！”说到后半，口气突然变得客气起来，瘦长汉子不觉一怔，道：“你要请教什么？”

牟一羽道：“那日在燕子矶下，是谁指使你来袭击我的？”

瘦长汉子似乎惊恐之极，失声叫道：“你，你说什么？哪，哪有此事！”

那老武师道：“牟公子，你或者认错人了。你瞧，他的确是有作为你们客人的凭证的。”原来他已经从那汉子的身上搜出一张讣闻，讣闻上有武当派的标记。那是作为参加无相真人葬礼的请柬的。

牟一羽拿过那张讣闻，说道：“好，你说了我就放你，这闻是谁送给你的？你不说，可休怪我手下无情！”

那汉子张开嘴巴，像是想要说了，却忽然双眼翻白，倒卧地上，动也不能动了。

老武师吃了一惊，连忙将他拉起来，伸手探他鼻息。忽听得有人叫道：“不可，不可！”

老武师怔了一怔，问道：“什么不可？”话犹未了，忽地好似患了虐疾似的，打了个颤，“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那人已是飞跑过来，口中也正在说道：“不可触摸他的身体，他身上中了剧毒！”但可惜已是变成了迟来的警告那人把一颗药丸纳入老武师的口中，凝视片刻，说道：“还好我来得不算太迟，他虽然沾上毒，还有得救。但这个汉子……”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摇了摇头。

别人也无须他说下去了，这老武师只是触摸那汉子的身体，就已中毒昏迷，那汉子当然是必死无疑了。顿时就有好几个人同声问道：“泉先生，你是大行家，这汉子中的是什么毒，如此厉害？”

原来这个人名叫泉如镜，是个对药物学深有研究的名家。说到使毒功夫，四川唐家是天下第一家，陕西穆家是第二家，甘肃泉家是第三家。这个泉如镜就正是甘肃泉家的人。他的使毒功夫虽然远不及四川唐家，也不及陕西穆家，但解毒的功夫据说却在穆家之上。

泉如镜俯身察视那瘦长汉子，虽然他力持镇定，但脸上的神色已是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惊恐。“这、这是四川——独门的毒药。”“四川”之下顿了一顿，显然他是不敢说出“唐门”二字，到了口边，改作“独门”。

此时已是有人砍下树木，做了一副担架。泉如镜戴上鹿皮手套，把那老武师提起来放在担架上。老武师嘴唇开阖，牟一羽道：“他说什么？”泉如镜道：“他好像是说，那汉子的眉心有个针孔。”那老武师费了好大气力，才说得出这句细如蚊叫的说话，又昏迷过去了。他的四个朋友将他抬回紫霄宫。

牟一羽心头一震，游目四顾，并没发现乔装打扮的常五娘混在人丛之中，这才稍稍放心。心知定是常五娘所为，他虽然想不通常五娘因何要杀人灭口，

但以常五娘的机灵，他却是可以料想得到常五娘暗算一得手就已偷偷溜走了。

这桩意外的事件来得太过突然，场中的骚动自是不在话下。众人都拥过来，七嘴八舌说话。当然也就不免有人问道：“ 牟公子，你怎么知道这人是奸细？ ”

牟一羽不作声，却忽地撕下一幅衣裳，裹着右掌，一个“ 掌刀 ”，向那汉子的面门劈下。那人的脸孔本来似是有几分浮肿的，牟一羽掌过如刀，顿时把那人的脸孔“ 削平 ”了。奇怪的是，没有血流出来，被削下来的只是一团块状的东西，迅即碎成片片，簌簌而落。原来这个汉子乃是用面粉和浆堆肿面门的，虽然还未算得是上乘的易容术，也可算得是相当巧妙的化装术了。刚才本来有许多人对他的相貌觉得有点“ 特别 ”的，“ 特别 ”之处在于，他的身躯瘦长，脸型却是肥厚宽阔，身型脸型殊不相称。如今牟一羽一个掌刀，令他露出庐山真面，众人方始恍然大悟。

陕北武师米千钟道：“ 看这人的指法倒似乎有点像是从连家笔法变化出来的，但据我所知，连家笔法是从不外传的，连家的子弟我都认识，却并无此人。 ”他能够看出这瘦长汉子的指法，也算是十分难得了。

牟一羽心道：“ 这个何须你告诉我。 ”不过在礼貌上当然还是得向那人多谢他所提供的线索。“ 如此说来，只好等待他日再向连家的人请教了。 ”

有人说道：“ 刚才那个少年呢？咦，怎么忽然不见他了？牟公子你不如找他回来问问吧，他和这汉子打架，说不定会知道他的来历。 ”

原来西门燕趁着众人闹哄哄的时候，也是早已溜之大吉了。

西门燕的改容易貌之术比那瘦长汉子高明得多，但她所用的剑术可还是瞒不过牟一羽的眼睛的，牟一羽刚才之所以不惜在众人面前，偏袒那个“ 小子 ”，也正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得出那个“ 小子 ”必定是西门燕无疑。他正自担心西门燕在被这些来自各方的客人盘问之下，很可能闹出事来。如今见她已经不在场中，这才放下了另一块心上的石头。

不过西门燕虽然已经走了，这桩事情还是未能告一段落。陕北武师米千钟说道：“ 依我看，最紧要还是找出那个偷施暗算的人，不错，他毒杀的乃是奸徒，但他的用心却是杀人灭口，你们说对吗？ ”在场的客人中以他的资格最老，众人当然都是异口同声他说个“ 对 ”字了。

米千钟得意洋洋，继续说道：“ 如果我判断不差，他既然是想杀人灭口，那就必定是和这奸徒有关的了。泉先生，你仔细看看在那奸徒的眉心是不是有个小小的针孔？ ”这个针孔是刚才那个触及瘦长汉子身体的老武师发现的，他沾上剧毒，但在昏迷之前却还是不忘记要把这个发现告诉众人。如今米千钟重提此事，实是含有责备泉如镜对这一重大的线索太过疏忽的意思在内。因为别的人也还罢了，但泉如镜可是天下第三的擅于使毒的世家。

他哪知道泉如镜碍着唐家的关系，却是实在不愿查根问底。

泉如镜心中盘算，“ 如果吸出来的果然是唐门的毒针，我是佯作不知的好呢？还是直说出来好呢？ ”要知以他的身份，若是佯作不知，未免太失面子，别人也未必会相信他，但若直说出来，那可就要得罪唐家了。唐家的毒药暗器天下第一，他只是在研究毒药这方面可占天下第三，他是惹不起唐家的。

不过，他虽然仍在踌躇未决，那块磁石却是不能不拿起来的。

在众人注视之下，他把那块贴着瘦长汉子眉心的磁石拿起来。

这刹那间，他的心里当真是如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但拿起来一看，却反而松了口气了。

磁石上没有粘着任何东西，一根针虽然细小，但总还是看得见的。

泉如镜松了口气，说道：“奇怪，怎的吸不出来？”旁边有人道：“说不定这不是针刺的伤口，是在比武之时，给那小子的指甲刺伤的。”西门燕的确蓄着长指甲，而用指甲伤人虽然罕见却也并非绝不可能。

泉如镜吸不出毒针，心里也在奇怪：“这是谁做的手脚？”他冷眼旁观，见众人议论纷纷，只有牟一羽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不与众人搭讪。他心里明白几分，不过他也只以为是牟一羽顾忌四川唐家，却不知牟一羽是要保护青蜂常五娘。

你道因何吸不出毒针？原来是牟一羽刚才以“掌刀”剥掉瘦长汉子脸上的化装之时，早已运上小天星掌力，把那枚射入瘦长汉子眉心的青蜂针吸了出来，而且立即毁掉了。

但也并非没有人起疑。不悔师太就已经疑心到是常五娘的青蜂针了。

她是曾经受过青蜂针的毒害的，当她一听到有人在那“奸徒”的眉心发现针孔之时，就已起了疑心了。

不悔平生爱恨分明，性刚气傲，疑心一起，不假思索，就跳出去。

“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回来再说。”

“师父，我先回家打个转，好吗？”原来蓝水灵昨日回来，由于天色已晚，她是在师父的道观住宿，尚未曾回到家中的。

不悔师太急于去看个明白，而且在“看个明白”之后，此事恐怕也不是一时三刻可了（如果发现的确是常五娘所为的话），徒弟要求先回去见见爹娘，也是应当。便道：“也好。但你独个儿回去，可得小心点儿。”

为了避免碰上弟弟的义父不岐，蓝水灵选择另一条路下山。紫霄峰与展旗峰相连，双峰并峙，紫霄宫建在紫霄峰上，那展旗峰就像是整个紫霄宫的一座屏风。此峰石色如铁，石势奔骤跃动，好像一面迎风招展的大旗，展旗峰因此得名。它的地形比紫霄峰更为险峻，向来极少人行。蓝水灵选择的这一条路，就是从紫霄宫的南方绕过，而从展旗峰的北面下山。

一路行来，只见溪回涧转，石障夹流，景色清幽之极。但蓝水灵的一颗心却是思潮起伏，难以静止。正当她沿着峭壁下的磴道曲折前行之际，忽听得一个清脆有若银铃的声音说道：“灵妹子，你没想到在这里碰上我吧？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多时 了。”

出现在她面前的可不正是刚才的那个“小子”。

但这个“小子”虽未恢复本来面目，却已是恢复本来的女声了。她没有看错人，果然是西门燕。而且西门燕这样说，也好像早已料准了她要从这条路下山。

蓝水灵定了定神，说道：“你跑来武当山做什么？”

“来找你呀！”

“你别和我开玩笑了。你和我开玩笑不打紧，但我要告诉你，在武当山上，可是不能任由你的性子闹着玩的，要是闹出事来西门燕格格一笑，打断她的话道：“我已经闹出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我和你可不是开玩笑的，谁叫你不肯跟我回我的家，我只好来找你了。”

“唉，我真是拿你没有办法，你到底想要怎样？”

“刚刚见面，你就要赶我走么？多说几句行不行？”

“好，那你有话快说！”
“你的弟弟回来没有？”
“我也正在盼他回来呢，嗯，你不是想要找他吧？”
“哦，他还没有回来吗？不过，如无意外，最迟在后天中午之前，他也应该回到这里了。”
“你怎么知道？”
“慢慢再和你说。信不信由你，我真的是想要找他。”西门燕一向是喜欢说笑的，但说这两句话的神情，倒是甚为诚恳。用不着深于世故，即使是天真无邪的蓝水灵也看得出来。
蓝水灵恍然大悟，笑道：“我明白了。”
西门燕道：“你明白什么？”
蓝水灵道：“你找我是假的，找我的弟弟也是假的。你真正要寻找的人，是你的表哥！”
西门燕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笑道：“你几时学会了猜测别人的心事？”
蓝水灵道：“我不是猜的，我是亲耳听见的。”
西门燕一怔道：“听见？”
蓝水灵道：“不仅听见，还看见了呢。那天你要逼我跟你回去，牟一羽替我出头，当时我虽然走开，但你们所说的话，我在山坳那边还是听得见的，牟一羽对你说，你如果要找东方亮的话，就该跟他一起同往辽东。你问他怎知东方亮已往辽东，他说，他并不知东方亮的消息，但却知道我的弟弟已往辽东。他说，什么地方有我的弟弟出现，东方亮多半也会跟着到来。我没听错吧？”
西门燕道：“没听错。”
蓝水灵道：“你最初本来是和牟一羽打架的，后来听了他这番话，就乖乖地跟他走了。我没看错吧？”
西门燕佯嗔道：“你这小鬼头，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姑娘呢，原来也会背地偷听别人说话。”
蓝水灵道：“我不是有意偷听你们的，但燕姐，你可别相信牟一羽另外的话。”
西门燕道：“什么另外的话？”
蓝水灵道：“他和你说的我没听见，但我猜想也猜想得到，他和你说的那些另外的话是什么。”
西门燕七窍玲珑，一听便懂，不觉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小师叔的疑心确是大了一些，我可是和你一样，决不相信东方亮是为了要偷学你们的武当剑法才和你的弟弟结交的。”
蓝水灵道：“多谢。”
西门燕似笑非笑他说道：“咦，我信得过我的表哥不是坏人，干嘛要你替他多谢。”
蓝水灵满面通红，说道：“你扯到哪里去了，我是为我的弟弟……”
西门燕这才笑道：“别紧张，我是逗你玩的。说老实话，初时我见表哥对你那样好，的确是有点妒忌，但如今我已知道表哥乃是爱屋及乌，你的弟弟是他的好朋友，他当然要保护你，而且不单如此，我还知道你已经有了心上人，我还有什么理由喝你的干醋？”
她倒是说得“坦白”，却令得蓝水灵更加脸红，一直红到耳根，嗔道：

“ 你又来胡说八道了，我哪有什么心上人？ ”
西门燕笑道：“ 哦，那或者我应该掉转来说，他不是你的心上人，你是他的心上人。喂，你是不是因为辈份的关系，有所顾忌，其实…… ”
蓝水灵心绪不宁：“ 闲话少说，你快走吧！ ”
西门燕道：“ 好，请你带路。 ”
蓝水灵道：“ 什么，你要我送你下山？ ”
西门燕道：“ 谁说我要你送我下山？我问你，你去哪里？ ”
蓝水灵道：“ 我有哪里好去，当然是回家了。 ”
西门燕道：“ 着呀，我就是要跟你回家！ ”
蓝水灵吃一惊道：“ 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
西门燕道：“ 当然是认真的。 ”
蓝水灵吃一惊道：“ 这怎么可以？ ”
西门燕道：“ 有什么不可以？你怕有人见你带了一个 ‘ 男子，回家，会在背后说你的闲话吗？但事不离实，我一到你的家中，就会恢复本来面目的，只要你的爹娘明白，那也不必理会别人闲话，何况这条路僻静之极，也未必会碰上闲人。 ”
蓝水灵给她弄得啼笑皆非，顿足说道 :“ 你应当明白，我不是这个意思！”
西门燕道：“ 你是怕爹娘不喜欢？ ”
蓝水灵道：“ 我是怕你留在山上惹祸！ ”
西门燕道：“ 你怕我惹祸，那你就更非收留我不可了。否则，你叫我到哪里去找容身之地？ ”
蓝水灵叹道 :“ 你真是个拗小姐，你一定要等到找着了你的表哥才走么？牟一羽的话未必可靠，莫说我的弟弟还未回来，就算他已经回来，东方大哥也未必就会跟着他来的。 ”
西门燕道：“ 那么我最少也得等到见了你的弟弟才走。就只两天，你都不肯让我在你的家中住下吗？好妹子，你在我的家里住了一个月，现在我只求在你的家里住两天！ ”
蓝水灵啼笑皆非，心里想道：“ 那可是你把我强自掳去的，并不是我自己愿意。 ” 但虽说是被强迫，她在西门燕家里住的这一个月，却是得益不少，这话可就不便说出来了。
“ 燕姐，我不是不欢迎你。若在平时，你大驾光临，我是求之不得。 ”
“ 你是怕我连累你？不错，我刚才是已经闹出了事，但我是帮牟一羽揭发奸徒，即使他的父亲、贵派的掌门知道我是何人，谅也不会责怪到你的头上。我答应不再生事就是了，你还怕我连累什么？ ”
蓝水灵嘴巴说不过她，心地本来又很纯厚，只好叹口气道：“ 我不是怕你连累我，我只是为你着想。 ” 西门燕插口道 :“ 我只问你答不答应？ ”“ 唉，你真是我的冤家，好吧，纵然我不敢高攀做你的姐妹，礼尚往来，我也该…… ”
西门燕喜道：“ 好，你知道礼尚往来，那就不必说下去了。好妹子，其实我还有话要和你说呢，你留我在家中居住，包管你的爹娘也会高兴。你想不想知道…… ”
蓝水灵道：“ 你喜欢说就说！ ” 西门燕道：“ 你呢？ ” 蓝水灵道：“ 我不喜欢听也得听！ ” 西门燕大笑起来。
蓝水灵道：“ 有什么好笑？ ”
西门燕道：“ 一点不错，我的脾气是你不想听我也要说的。你和我相处

不过一个多月，就摸透了我的脾气，可也真算难得。不过，我这次说的，包管是你想要听的！”

蓝水灵道：“那就别卖关子了。有话快说，有、有——”蓦地想起“有屁快放”可不是女儿家应该宣之于口的，不由得红了脸蛋把“有话快说”重复一遍。

西门燕倒不介意，笑道：“你别臭我，我说的是正经事儿，你不是想要知道你弟弟的消息么，我告诉你，我不但在辽东见过他，他还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呢？”

蓝水灵道：“真的？”

西门燕道：“不过，此事说来话长，待今晚咱们一起睡觉的时候我再和你说吧。”

这条山路虽然僻静，蓝水灵仍然有点不大放心，便道：“也好，我正是怕你口没遮拦，说个不休，万一给人听见了，你的身份就要泄漏了。有话还是在家里说保险一些。”

但西门燕虽然没说下去，走了一会，却忍不住又笑起来。原来她是想起了那次在乌鲨镇附近的那个山头，她中了常五娘的毒烟，耿玉京救她的情景。耿玉京是在打跑常五娘之后，把她抱入山洞，再用天山雪莲炮制的碧灵丹救她的。“我装作昏迷，突然开声说话，把他羞得脸红过耳。嘿，嘿，不知他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害羞，但我不忍再取笑他了。”蓦地又想：“如果那次换了是表哥抱我，不知我会怎样？”想至此处，不觉笑容顿敛，变了沉思了。

蓝水灵道：“发神经病么，一会儿发笑，一会儿发愁！”她虽然熟悉西门燕的脾气；可还摸不透她的少女情怀。

“拿来给我看看，是不是青蜂针？”不悔师太一到平台，就向牟一羽这样发问。

牟一羽道：“哪来的青蜂针？连普通的梅花针都没有。这人眉心的小孔，恐怕是指甲刺穿的。”

不悔师太道：“真的？”

泉如镜道：“是真的。我用磁石去吸，什么也吸不出来。”

不悔走近那具尸体，仔细一看，说道：“不对！我受过青蜂针的伤，知道是怎么个样子。这是针孔，决不是指甲刺伤！”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望着牟一羽。

牟一羽道：“但泉先生已经试过了。要是有毒针的话，磁石一定可以吸得出来。你要不要再试一遍？”

不悔半信半疑，说道：“或许是那枚毒针，深嵌头骨之内，所以吸不出来。但无论如何，真相总是应该查明的！”说话的口气，特别强调“真相”二字。

牟一羽道：“这个……”

不悔凝视他道：“敢情你有什么顾忌？”

牟一羽道：“并不是有什么顾忌，但倘若当真如你所说，要想弄明真相，那可就非得把头颅劈开不可了，这个……”

忽听得有人说道：“这种残忍的手段，不是咱们出家人所当为的。”

说话的这个道士乃是已故的首席长老无极道人的首徒，道号不波。前任掌门无相真人去世之后，有两个“不”字辈的弟子升任长老，一个是不歧，另一个就是他。他是听得平台上的喧闹声，刚从紫霄宫走出来的。

牟一羽道：“ 大师兄说得不错。这人虽然曾经是想要谋害我的奸徒，我也觉得不该用这等残忍的手段毁坏他的尸体。何况即使把他的头颅劈开，也未必能够寻找得到一枚细小的毒针。莫不成还要把他的每块头骨都…… ”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三个人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叫起来道：“ 不对！ ”“ 好像不对！ ”“ 咦，真的是好像不对！ ”说“ 不对 ”的。是泉如镜，说“ 好像不对 ”的是不波长老，“ 咦 ”的一声则是出自不悔师太之口。

原来在那具死尸的脸部，渐渐现出一层黑色，待众人围拢来看之时，整个脸庞都已变得漆黑如墨了。

泉如镜道：“ 要是中了青蜂针的话，脸上应该现出一层青色。 ”

不悔师太是曾身受其害的人，当时她是身上中了青蜂针，脸上笼罩的那层青气也要过了十多天才能去净。见此形状，她当然是无话可说了。

牟一羽心道：“ 想不到这姓泉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竟会帮我的忙。 ”他只道是泉如镜做的手脚，暗暗对他感激。却不知泉如镜心中的疑惑比他更甚。

尸体脸上变色的原因当然乃是中毒，而且毒性必须比青蜂针更为厉害，才能够将青色变为黑色。令得泉如镜惊疑的是，非但不是他下的毒，下的是什么毒他都看不出来。

还有更加令他吃惊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人出手下毒，居然无人察觉，包括他自己在内。如此诡秘迅速的手法，他自视也是不如远甚！

泉如镜本身已经是下毒的大行家，但也正是因此，他此际心中的惊恐，实是比任何人都甚。

“ 这是何人所为？难道…… ”

心念未已，陡听得不波喝道：“ 你是何人？ ”大喝声中，飞身向一个相貌清癯的客人扑去。和他一起飞身扑过去的还有一个不悔师太。不悔也在喝道：“ 奸徒给我现形！ ”

三个人的动作都是快到极点，只一晃眼，那陌生的客人己是到了与展旗峰相连的石梁上，和这座平台相隔有数百步之遥了。不悔首先追到，拂尘一展，千丝万缕，向那人的面门罩下。紧跟着是不波的长剑刺向那人背心。先后相差不过半步，不波的剑比不悔的拂尘较长，后发先至，碧莹莹的剑尖眼看就要刺在那人身上。

由于那陌生客人身法太快，许多人连他的“ 面貌 ”都未看得清楚。牟一羽则是看得清楚了的，凭他的眼光，一看就知这个人戴着人皮面具，身材相貌也都是经过了巧妙的化装。

昨天和他一起上山的常五娘是乔装男子的，如今这个客人虽然不是昨天那个常五娘的模样，高矮肥瘦却是差不多。牟一羽虽然看清楚了那人的面貌，这刹那间，他的心头也是跳个不休。生怕这个客人乃是常五娘的另一个“ 化身 ”。

不波和不悔也都是像牟一羽这样，看出了这陌生的客人乃是以“ 假面 ”出现，心有所疑，却还不敢确定。不波怀疑他是东方亮，不悔怀疑“ 他 ”是青蜂常五娘。不悔本来不是以轻功见长，也正因为有此怀疑，是以用尽全力飞奔，在这短距离内，比不波还抢快了半步。

她的本领居武当派女弟子之首。这一招“ 千丝万缕 ”乃是从连环夺命剑法中的“ 乱披风 ”一招变化出来，那人若是给她的拂尘罩住，整块脸皮都要给一条条的撕开；不波是武当派三名内的剑术高手，这一剑更为厉害，只要内力一透剑尖，那人的背心恐怕就要出现一个透明的窟窿！

牟一羽的一颗心吓得几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但就在这刹那间，事情却已有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变化。

那人只是张开嘴巴一吹，就把罩到他面门的尘毛吹得随风四散；吹气的同时，反手一弹，只听得铮的一声，又把刺到他背心的那把长剑弹开了。这一弹，拿捏时候之准确，当真可说是妙到毫巅！

不悔、不波都是武当派第二代弟子中的有数高手，尤其不波，不但剑术精妙，内功的造诣也很不弱。而这两位武当高手，竟然禁不起那人的一吹一弹！

出奇的还不只此，不悔的脚步，似乎也踏不稳，踉踉跄跄的接连退出了七八步，方始能够稳住身形。不波虽然没给震退，但也晃了几晃，跟着又是“　”的一声，长剑脱手坠地。

众人大惊之下，纷纷跑去抢救。但不知怎的，跑在前面的那几个人，忽然觉得身子酸麻，双脚不听使唤，“扑通”“扑通”的接二连三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失声惊呼，不约而同的止了脚步，那个陌生的客人早已跑得连影子也不见了。

泉如镜是大行家，一看便知，说道：“这次总算没有看错，那人撒出的是酥骨散，酥骨散若是混在茶水里给人喝下，最少恐怕也得三天才能恢复气力，但只是吸进风中飘来的香气，却是无妨。休息半个时辰就会好的。”

不悔跟着也过来了，她与不波同声说道：“不是！”

牟一羽道：“不是什么？”

不悔道：“不是那个妖妇，这人的使毒手法虽然在那妖妇之上，手段却是不如那妖妇的毒辣。”

不波则说得更简单：“不是东方亮，东方亮没有如此功力！”

那么究竟是谁呢？牟一羽和好些人都想到了，但谁也不敢说出那个名字。

牟一羽松了口气，说道：“不是那妖妇便好。”

不悔哼一声道：“这个人只怕比那妖妇更难对付。”

不波苦笑道：“不管这人是谁，他总算已是手下留情，否则我恐怕已经粉身碎骨了。”他这活倒是不假，那人的功力确实在他之上，当时他们是在石梁搏斗，那人若是趁他吸入酥骨散的迷香之际，只要运劲一推，他已浑身无力，如何能够抵挡？”

牟一羽道：“依我看，还是不要追究此人是谁的好！”

不悔道：“这却为何？”

牟一羽道：“师姐，如果你所怀疑的真是事实，这个人的出现或者反而可以替咱们武当派消除一个隐患。”他虽然没有明言，但不悔、不波都是明白他的意思的。这人之所以手下留情，目的当然是不想和武当派结怨。因此，如果常五娘当真如不悔所怀疑的那样已经来到了武当山，这个人跟着来到，自必是要找常五娘回去了。

牟一羽道：“听说你那记名弟子已经回来了？”

不悔道：“水灵本来已经跟我来的，只因刚才发生的这件意外事情，我叫她回家去了。嗯，你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呀，这样一件小事，你都注意到了。”

牟一羽笑而不答，只道：“好，那么咱们现在是该回到紫霄宫了。”

蓝水灵无可奈何，只好把西门燕带回家里。她的父母见她带一个“男子”

回来，初时大为惊诧，待到她禀明原委，这才转为惊喜。蓝靠山道：“ 姑娘，你放心住下吧。我这里除了不岐道长偶然会来之外，观中的道士是不会来的。只不过…… ”

西门燕道：“ 不过什么？ ”

蓝靠山道：“ 我想请你改回女装，因为我还有一些种菜的朋友，要是他们来串门子，恐怕…… ”

西门燕笑道：“ 我懂。一个男子怎能和你女儿同住一间房间？ ”

蓝水灵道：“ 别开玩笑。说正经的，我们这间石屋是孤零零的独处一角的，附近并无人家。来串门子的菜农不是没有，但也很少的。只不过你可要安份点儿，别到处乱走。 ”

西门燕道：“ 我知道了。见了你的弟弟我就走。 ”蓝水灵的父母不觉发出会心微笑，似乎想说什么，却不敢说。西门燕知道他们误会，也不说破。

这晚她们同床夜话，西门燕把在辽东碰上耿玉京的事情说给蓝水灵听，听得蓝水灵又是欢喜，又是惊奇。

“ 啊，他的剑法当真已经练得那么厉害？ ”

“ 他不但剑法精妙，内功的造诣也比我深厚不知多少呢。那次我被常五娘的迷香所困，就是全靠他赶走那个妖妇，救了我的。他根本就不用口含碧灵丹，吸了迷香，一点事也没有。 ”

蓝水灵惊异不已，说道：“ 他在下山之前的几天，曾和我在展旗峰下练习剑法，他给我喂招，他还输了一招给我呢。只不过七八个月功夫，怎的他就能如此突飞猛进？ ”

西门燕道：“ 听说他得了无相真人所传的剑诀，下山之后，想必又曾有奇遇。 ”

蓝水灵道：“ 这也罢了，有桩事情，我却怎样也想不通。那妖妇常五娘和我的弟弟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为何那妖妇三番两次与他为难。 ”

西门燕道：“ 也不算怎么为难，那妖妇好像是要你的弟弟做干儿子。 ”

蓝水灵道：“ 是呀，这就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了。她第一次来到我家要把我的弟弟掳走的时候，我的弟弟是从未下过武当山的。她怎么知道我的弟弟，又如何那样不择手段的要做他的干娘？ ”

西门燕笑道：“ 常五娘最喜欢长得俊的少年，或者她是看上你的弟弟呢？ ”

蓝水灵啐道：“ 胡说八道，我的弟弟才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呢？ ”

西门燕忽道：“ 你不觉得你的弟弟行事有点古怪？ ”

这正说中了蓝水灵的心事，蓝水灵的心卜通一跳，说道：“ 我正想问你，你可知道他跑往辽东是为何因？ ”

西门燕道：“ 我不知道，我只知他曾在乌鲨镇打探过一个人。 ”

蓝水灵道：“ 什么人？ ”

西门燕道：“ 听说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名叫耿京士的。大约二十年前曾在乌鲨镇居住。 ”

蓝水灵道：“ 耿京士，这名字我好像听人说过似的。 ”

西门燕道：“ 听说耿京士是已故的两湖大侠何其武的弟子。 ”

蓝水灵不由得一片迷茫，“ 何其武不是不岐道长的俗家师父吗？如此说来，那姓耿的和弟弟的义父乃是师兄弟了。怪不得他对弟弟那样好。但在传授剑法这件事情上，他为何又要骗我的弟弟呢？ ”

想至此处，心中忽然升起一个念头：“难道我的弟弟当真是别人的私生子，怪不他的相貌和我完全两样！”但这个念头可是“不该”有的，她心中自责：“我曾经骂过弟弟不应相信别人的胡言的，我怎么可以也这样想！”

西门燕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想听听你的呀。”

蓝水灵道：“我是想听你在辽东的经历，那些事情又新奇又有趣。至于我的事么，可没有好说的，那天和你分手之后，我就回山了，一路平安。”

西门燕道：“好，那我再说一件惊险的事情你听，有个蒙面人……”

她话犹未了，忽见蓝水灵打了一个呵欠。

西门燕心里不大高兴，不知怎的，她也不由自己地打起了呵欠来。

她是曾经有过中迷香的经验的，顿时醒悟，但是已经在不知不觉吸入迷香了。

“快运功御毒！”她只能够在蓝水灵耳边小声他说了这么一句，脑袋已是重甸甸地垂了下来，想要睡觉了。

好在她的内功颇有造诣，当下意守丹田，让真气在体内流转，这才好了一些。但所谓“好一些”，也不过是只能勉强睁开眼睛，驱开睡魔，不至于不省人事罢了。但却连动一根小指头的气力都已消失，当然也不能说话了。

蓝水灵也是像她一样，眼睛还能够张开，却动也不能动。

西门燕暗暗佩服，“她只不过是武当派一个未入流的弟子，居然也能支持得住！”殊不知蓝水灵的内功还并非得自不悔师太的传授，而是从东方亮那里学来的练功法门。只因她心无旁骛，不似西门燕的常有杂念，因此虽然只是练了大半年，却几乎比得上西门燕了。

她们虽未至于昏迷，但也正是因为还有知觉，她们经历了有生以来从来未有的恐惧！

须知此时此刻，她们已是半点气力都使不出来，要是那个暗算她们的人进来，她们可就只能任由摆布了！死不打紧，只怕还有比死更难受的事情！

但要来的终于还是来了。她们开始听见了外面说话的声音。

第一个说话的是蓝水灵的父亲蓝靠山。

“道长深夜到来，不知，不知……”蓝靠山的声音充满诧异。

蓝水灵听见父亲的声音，倒是稍稍宽心。父亲并未中毒，心想：“和爹爹相熟的道长只有一个，难道这个人竟然是……”

心念未已，那个人已在开始说话，果然如她所料，正是她弟弟的义父不岐。

“我只是要问你一件事情，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把京儿的来历告诉了他？”

不岐的声音有点瓮塞，好像是患了重伤风似的。但蓝水灵仍然可以听得出是他的声音。

“没，没有呀！”蓝靠山颤声说道。

“没有？那他怎么知道要跑到辽东找寻生身父母？”

听至此处，蓝水灵不觉心头一震。弟弟果然是另有来历，并非她的同胞！

“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呢，还是不知道他是何人所生？”

“他因何下山；根本没告诉我，我也不知他是去了哪儿！”

不岐一声冷笑，说道：“如此说来，你是知道他是谁人的儿子了？”

“道，道长，你忘记了吗？当时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曾叫我不要问这孩

子的来历。你只说是你好朋友的儿子。”

“我不告诉你，你不会自己知道吗？我问你，你敢说你不知道这孩子的父母是准？”

“这个，这个……”蓝靠山是老实人，既不敢谎语，可又不敢直说出来。

不岐声音越发冷峻：“你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当然你也应该知道他的父亲是我杀的了！”

蓝水灵若是还有一点气力，一定会吓得跳起来。此际，她虽然不能动弹，但一颗心好像给吓得要跳出腔子了。

“我不知道，那天我整天在家里，没、没……”

不岐又冷笑道：“但谁也知道耿京士和何玉燕那天曾在盘龙山出现，后来就失踪了。何玉燕挺着个大肚子走路，也是路人皆见的。我不相信你会蠢到不知道猜疑！”

“我、我知、知道这件事情，但，但我从没想到杀人的凶手是你！”蓝靠山说的可是真话。

“好，我相信你是真话。我现在亲口告诉你了。”脸上好似铺着一层霜，说话也冷冰冰的，令人不寒而栗。

蓝靠山倒也不算太过糊涂，连忙说道：“道长，你说是说了，我只当没有听见。”他见不岐没有答话，又再加上两句：“道长，你放心。你今晚说的话，我决不会向别人泄漏。”

不岐冷笑道：“你现在说的这句话，我可就不敢轻易相信你了！”

蓝靠山道：“那你要怎样才能相信？”

不岐道：“除非这样……”

蓝水灵在卧房里凝神细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却看不见他们在外面的动作。不岐说的“这样”，是怎么个“这样”呢？

但也无须她费神猜测了，谜底马上揭开！

只听得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呼，跟着是她的母亲从后堂冲出来的脚步声，她的母亲似乎呆了一呆，静默片刻，陡地尖叫道：“道长，你，你，你把我的当家……”

尖叫忽然中断，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声惨呼，不岐跟着说道：“大嫂，对不住。我只能够这样。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

用不着亲眼看见，蓝水灵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刹那间，她给吓得呆了。灵魂好像脱离了躯壳，飘飘荡荡地出了卧房，看见父母倒在血泊之中。叫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是做梦吗？唉，但愿这只是一个恶梦。

脚步声又再响起，不岐没有走入她的房间，但却是离开了她的家了。

说也奇怪，恐惧到了极点，倒好像不知道害怕了。她的脑子里变成一片空白，连思想活动都停止了。一切静止。此时此际外面要是有一根针跌在地上，恐怕她都会听得见响。

她听得有个熟悉的女人声音从屋外传来：“都了结了？”

这不是常五娘的声音吗？虽然声音略带沙哑，但她还是听得出来的。

“你还问呢，都是为了你的原故，我才迫不得已下此毒手。唉，说实在话，蓝靠山帮过我的大忙，要不是为了你，我实在是舍不得杀他的！”

“哼，全是为了我么？”

不岐好像是和她一面走一面说话：“不错，我是怕京儿知道真相。但倘若不是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和你永远在一起……”下面的话听不见了。

“灵妹子，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你快点定下心神，重新做吐纳功夫。咱们现在尚未曾脱困呢！”西门燕似乎已经恢复了一两分气力，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蓝水灵被这一场意外的事变扰乱了心神，又退到原来境界，连移动一根小指头都没气力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又听得有人了声。

耿玉京回来了。

由于心中存着许多疑虑，他是特地在晚上回来的他已经到过金陵，找到了郭璞，并且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

郭璞和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如今，在他将近家门的时候，当时的情景又一一在他脑海之中重现。

他夜探郭家，郭璞由于自己的身份特殊，一见来的是陌生人，不容他开口，就要将他擒下。

但也不过三十招，两人便不约而同地收剑。

郭璞叹口气道：“听说武当派剑法最高的是无色道人，可惜我没会过。看你的年纪，你应该是他的晚辈。但你的剑法，已经是在我之上。唉，我连一个武当派的小弟子都比不过，怎谈得上和武当派的高手争胜。啊，我知道你是谁了。”

蓝玉京道：“你知道我是准，我也知道你是谁。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你！”

那人道：“你知道我是谁？”

蓝玉京道：“我知道你是七星剑客的儿子，有个满洲人的名字叫霍卜托，汉名则是郭璞。”

那人被他说破来历，按说是应该惊异的，但他却好像早在意料之中，只是问道：“你找我做什么？”

一时之间，蓝玉京倒不知从何说起了。

郭璞微笑道：“一位姓耿的朋友，和你一样，是武当派的弟子。不过，那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你今年恐怕还未到十八岁吧？”

蓝玉京心头卜卜地跳，茫然说道：“是吗？”

郭璞说道：“我这位朋友名叫耿京士，是两湖大侠何其武的第二个徒弟。在二十年前，他是和牟沧浪并驾齐名的武当派俗家弟子。只不过他的运气可没有牟沧浪好。牟沧浪如今已经成为贵派的新掌门人，何其武却早在十八年前死了，而且听说还是死得不明不白的。你知道这件事么？”

蓝玉京道：“本门何大侠的名字我当然是听人说过的，但却没有谁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你这样说，莫非你有所知……”

郭璞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和你说说他这位姓耿的弟子的一些事情。”

他望了蓝玉京一眼，见他一派茫然的神气，不觉暗自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何其武有两个徒弟，一个女儿，女儿芳名玉燕。耿京士排行当中，在他上面，有个姓戈的师兄，在他下面，就是这位芳名玉燕的小师妹。你听过这三个人的名字么？”

蓝玉京迟疑半晌，说道：“听过。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

郭璞道：“是什么时候才听到别人说起他们的？”

蓝玉京道：“是在我下山之后，不过是半年多一点吧。”

郭璞道：“你不仅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吧？你请慧可大师带你到乌鲨镇，

是为了什么？”

蓝玉京道：“不错，我还知道耿京士和何玉燕曾经在乌鲨镇住过将近一年。是到了乌鲨镇方始知道的。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他们曾经到过关外，却不知确实的地点。有人指点我，要找到七星剑客，才有希望打听他们当年的事。但我没机会见到七星剑客，所以……”

郭璞道：“后来你知道七星剑客是我的爹爹，所以只能找我了。”说罢，哈哈一笑接下去道：“不错，你找到了我，是找对了人了。我知道耿京士的事情，比我的爹爹知道得更多。”

“他和师妹在乌鲨镇隐姓埋名，以打鱼维生。没人知道他们的来历。除了我之外，他们也没有别的朋友。”

“且慢！”蓝玉京喘着气问道：“他们既然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为何要跑到关外一个偏僻的渔村躲藏？”

“他们是私奔的。正因为那位何姑娘是两湖大侠的女儿，在关内到处都有她父亲的相识，他们只能跑到关外藏身。”

蓝玉京似乎想不到是这个答案，不觉一怔，“私奔？”

郭璞微笑道：“你不懂什么叫做私奔吗？一般夫妇，都是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成婚的。私奔就是私自结为夫妇，既无父母之命，亦无媒的之言。”

蓝玉京道：“我不是不懂什么叫做私奔，我只是不懂他们因何却要私奔？”

郭璞道：“因为那位何姑娘，自幼就由父亲作主，许配给了她的大师兄了。但她喜欢的却是二师兄。”

蓝玉京松了口气，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在他心底深处，藏着一个恐惧。恐惧耿京士之所以跑到关外，乃是私通满洲。他刚才不敢向郭璞发问，明知郭璞是唯一可以揭开他的身世之谜的人，也不敢发问，也正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他虽然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却又添上了另一块石头了。“耿京士的大师兄不就是我现在的义父吗？”

郭璞继续说道：“当时我的身份是金鼎和那间鱼行的买手，在乌鲨镇上，只有我知道耿京士的来历，也只有耿京士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何玉燕都不知道的。所以认真说来，我和他们夫妇都是相识，但真正的朋友还只是耿京士一人。”

“他们夫妇在乌鲨镇住了将近一年，就回去了。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蓝玉京有点奇怪，说道：“我怎能知道？还是请你告诉我吧！”

郭璞道：“因为耿夫人怀了孕，无人照料，她想回家生产。同时由于米已成炊，她想当可以获得她爹爹愿谅。唉，但想不到从此一别，我就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蓝玉京心头剧跳，连忙问道：“那孩子生下来没有，是男的还是女的？”

郭璞道：“听说是个男的！”

蓝玉京颤声道：“男的？”

郭璞道：“我在京师等了许久，没见他到来，曾托人打听他们的消息。消息说，有人曾经看见一对年轻的男女，在盘龙山的山路上经过，看情形是两夫妇。那女的挺着大肚皮，像是怀孕已经足了月的孕妇。根据这个消息，这对年轻夫妇不用说就是耿京士和何玉燕了。”

蓝玉京急忙问道：“后来怎样？”不觉声音都变了。

郭璞道：“ 何玉燕和她的丈夫并没回到家里，就在那一天过后失踪了。但也幸亏她没有回到家中…… ”

蓝玉京道：“ 为什么？ ”

郭璞道：“ 因为她的家里正在发生一桩惨剧，她的父亲两湖大侠何其武莫名其妙的离奇暴毙！ ”

蓝玉京“ 啊 ”了一声，心头抽搐，说不出话。

郭璞继续说道：“ 这是发生在他们失踪之前一天的事情，在他们失踪之后，还有个小小的新闻，虽然是没人注意的小新闻，但似乎也该让你知道。 ”

蓝玉京心头卜卜地跳，已经猜中了几分。果然便听得郭璞往下说道：“ 盘龙山中有个姓蓝的猎户，忽然添了一个男婴。他的老婆刚在半个月前生了一个女孩，这个男婴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却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没几天，这个姓蓝的猎户，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嗯，知道的只是，这个孩子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是刚好满了十六岁了。 ”

蓝玉京嘶哑着声音叫道：“ 这个孩子，这个孩子…… ”话说不出来，眼泪掉下来了！

郭璞一字一句他说道：“ 你还不明白吗？这个孩子就是你！你的生身之父是耿京士，你的生身之母是何玉燕！ ”

这个答案虽然是蓝玉京早就猜想到的，但从郭璞口中得到证实，热泪仍不禁滚滚而下。

郭璞道：“ 现在你也该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要暗中保护你？在你踏出关外的时候，我已经得到探子的密报，说是和少林寺慧可大师同行的那个少年，面貌很像当年的耿京士。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我的故人之子，我当，然要尽我的能力护你平安。 ”

蓝玉京恍然大悟，“ 原来那封信是你写的。 ”

郭璞道：“ 哪封信？ ”

蓝玉京道：“ 写给金鼎和的那封信。 ”

郭璞道：“ 哦，原来这件事你也知道了。那么，你想必亦已知道我写的那封信对你并无恶意吧？ ”

那封信是叫金鼎和不可与蓝玉京为难的。蓝玉京道：“ 多谢你暗中保护我。 ”

郭璞道：“ 我知道金鼎和并没有照我的话做，他还是暗中加害于你。 ”

蓝玉京道：“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领你的情。但我不懂，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

郭璞道：“ 你以为呢？ ”

耿玉京迟疑不答。

郭璞哈哈一笑，“ 我替你说吧。你不敢回答，是因为你认定了我是满洲奸细。 ”

耿玉京摇了摇头，“ 不，如果你是满洲奸细，你就不会暗中保护我；刚才在三十招过后，我的气力已经不加，如果你怀疑我已经知道你是满洲奸细，你又确实是的话，在第三十一招你就可以刺着我的七处穴道。你却比我早片刻收剑。所以我真不明白…… ”

郭璞道：“ 我的身份是从不对人说的，但对你可是例外。我不只一重身份，我有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满洲可汗努尔哈赤的亲信；第二重身份是明朝的官儿，奉努尔哈赤之命来金陵卧底。 ”

耿玉京显然相信他不会是满洲奸细，但听得他这么说，也不禁吃了一惊，要知所谓“卧底”，即是奸细所为。连忙问道：“第二重呢？”

郭璞道：“这重身份，我也不知该怎么说。我之所以情愿为满洲来金陵卧底，那是因为只有如此，我方能获得最秘密的情报，那就是大明朝野有哪些人私通满洲。”用现代术语来说，即是“双重间谍”。

郭璞续道：“但我这样做，却不是奉谁之命。家父当年受知于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要御外祸，必须清除内奸。因此，说得明白些，即是我这个‘假满洲奸细’所做的事，却正是要知道谁是真的满洲奸细。唉，结果……”

“结果怎样。”

“连我也想不到有那么多出名的人会受满洲收买！”

耿玉京心中一动，不觉问道：“做满洲奸细的都是在朝为官的吧？”

郭璞道：“不一定。比如，据我所知，在武人这一方面，就既有御林军的军官，也有武林中人。甚至……”说到这里，停下来了。

耿玉京道：“甚至在我们武当派中也有奸细，是吗？”他很聪明，从郭璞欲说还休的情形就猜想到他没有说出的话。但他毕竟还是“少不更事”，这其实是不该问的。

郭璞说道，“我不能断定，只有嫌疑是尚未能作实的。”

耿玉京道：“那些你已经知道确实是奸细的呢，有没有揭发……”

郭璞苦笑道：“向谁揭发？熊廷弼都早已被奸臣害死了。向朝廷揭发时，私通满州的不少是炙手可热的大官，我做的只是不大不小的官儿，搬得动他们？何况我只要稍露风声，我这双重身份也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耿玉京道：“那你干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郭璞道：“也不能说没有什么意思。例如若知道武林中有哪个是大奸细的话，侠义道上就可以除奸。”

耿玉京一时热血沸腾，问了一些他不该问的话，此时方始想到“切身”之事，说道：“你刚才说，你从来没对别人吐露过这个秘密，唯有对我例外。为何对我例外？”

郭璞道：“因为你的爹娘可能就是因为受我连累，遭了不幸！”

耿玉京急忙问道：“是谁害了他们的？”

郭璞道：“我只是听到他们失踪的消息，这么多年他们没再露面，是以恐怕、恐怕他们已是凶多吉少。”

耿玉京存着一线希望，说道：“不管我的爹娘是否已遭不幸，我总要查个水落石出，希望、希望……”

郭璞道：“我劝你还是别要查究下去了。因为，即使能够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果然、果然是遭了不幸的话，你也怪不得谁人，要怪只能怪我！”

耿玉京道：“为什么？”

郭璞道，“这你还不明白？未必是奸人才要害他。连你最初也怀疑我是满洲奸细，耿京士和我是好朋友，侠义道上除非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了这件事情，还能不怀疑他也是奸细么？”

耿玉京心情激动已极，亢声说道：“那我就更加非查个明白不可，我不能让我的父亲声名受污！郭伯伯，你一定是知道了一些什么，请你告诉我！”

郭璞道：“你一定要知道？”耿玉京斩钉截铁的只说了一个字“是！”

郭璞叹口气道：“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恐怕只有去问一个人……”

耿玉京道："谁？"

郭璞道："何其武的大弟子戈振军！何其武被害那晚，他不在何家，第二天才有人看见他从盘龙山上回来的！"

耿玉京颤声道："你，你是说……"

郭璞道："我并没有说耿京士与何玉燕是被戈振军所害，但那天他们夫妇二人也正是踏上了盘龙山之后失踪的，计算时间，他们应该在山上碰见了他们的大师兄！"

耿玉京道："他知道我爹在关外和你结交？"

郭璞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我有一封亲笔写的信藏在他的身上，这封信据我所知，已经是落在别人的手上了。"

那个"别人"是谁，虽然不能说是无关紧要，但却并非关系最大的事。因为即使不是戈振军，按照郭璞所说的情形来看，那封信多半也是他从耿京士的身上搜去，然后交给了那个"别人"的（这是正常的推理，不过，事实则并非这样。）

唉，这个戈振军不正是就是他的义父，现在已经是身为武当派长老的不岐？耿玉京只能希望爹娘之死与义父无关了。

由于心中存着许多疑虑，他是特地在晚上回来的。

虽然离开不到一年，时间并不算长，但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如今回到家门，仍是止不住心中兴奋。

奇怪，为什么敲门没有人应？

"爹爹、妈妈，我回来了！"他在叫"爹爹""妈妈"之时，心中虽然不免有点异样感觉，但他的感情还是像从前一样真挚。俗语说亲娘不及养娘恩，他是蓝靠山夫妇养大的，虽然已经知道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心里却只有对他们更加感激。

还是没有应声。

"他们不会不在家的，难道他们是睡得太沉，啊，或者竟是病了？"耿玉京惊疑不定，只好自己推门。门是虚掩的，一推便开。

一踏进家中，就闻到一股血腥气味！

耿玉京擦燃火石，点起油灯，只见蓝靠山夫妇倒在地上，嘴角的鲜血还在汩汩流出！

这刹那间，他也惊得呆了！

他砰的一拳打塌了饭桌，疯狂地叫道："爹爹，妈妈！你们不能死！谁是凶手，你们告诉我，告诉我！"

当然没有人告诉他，拳头击桌所起的疼痛之感令他清醒了一些，忽然他听到了微弱的叫声了。

"弟弟，弟弟！"

"小京子，小京子！"

他踏进姐姐的卧房，这才发现蓝水灵是和西门燕同在一起。

耿玉京一看便知他们是中了迷香之毒，但他听得西门燕刚才叫他"小京子"的声音比较响亮，料想她中毒较轻，此时他已无暇过问西门燕何以会睡在他的家中，便即朝着她问道："谁是凶手？"

西门燕嘴唇开阖，似乎想说，却并未说出来。蓝水灵道："是、是……"声音细如蚊叫，接连说了两个"是"字，便像有气没力了。但耿玉京亦已注意到了她的脸上那副惊惶已极的神情。

耿玉京心急如焚，一把将姐姐拉起来，手掌贴着她的背心，将真气输入她的体内，问道：“是常五娘这妖妇？”

蓝水灵好像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说出来了：“是，是，是你的义父！”

耿玉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喝道：“你，你说什么？”

蓝水灵道：“我虽没亲眼看见，却决计不会听错，确实是那贼道不歧！”

耿玉京欲哭无泪，双眼好像要喷出火来。他呆了一呆，突然掏出两颗药丸，塞入她们口中，便即转身外奔。

蓝水灵叫道：“弟弟，你……”

耿玉京道：“我没工夫等你们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去问个明白，问个明白！”

要问个什么，他虽然没有明白说出，蓝水灵亦已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要问，因何不歧对他情如父子，却又要害他的爹娘？但耿玉京说的这两句话，“前言”与“后语”却是不大“合拍”的，蓝水灵一时间可就没有想到了。

耿玉京给她们咽下的药丸乃是慧可大师留给他的两颗小还丹。小还丹是少林寺的灵药，功能固本培原，虽不是唐家迷香的对症解药，也有助于她们的复原。过不到喝一盏茶时刻，她们已是能够坐了起来，说话也好像平常一样了。

“你的弟弟真是可怜，但若换了是我，只怕我的心情也是像他一样矛盾！”西门燕忽然叹了口气，说道。

蓝水灵死了双亲，心中充满仇恨，想法自是和西门燕不同，瞪着眼睛问道：“还有什么矛盾？你没听得他自己也说父仇不共戴天吗？他纵然另有父母，他在我家长大，我的爹娘也就是他的爹娘！”

西门燕道：“但他也说，他还要去问个明白呢！”

蓝水灵道：“你的意思是他对我说的话仍有怀疑？”

西门燕道：“不仅是这个意思。”

蓝水灵道：“那么，你是担心他念着师徒之情、父子之义，即使明知他的义父是杀害爹娘的凶手，也不忍心报复么？”

西门燕道：“他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愿意’相信，这其间。有点分别。”

蓝水灵道：“那又怎样？”

西门燕道：“所以他才要问个明白，希望你所下的那个结论，不是事实。”

蓝水灵道：“杀我爹娘的凶手就是他的义父，这是咱们所见所闻的‘事实’，难道还能有别的‘事实’不成？”

西门燕道：“你别忘了，咱们只有‘所闻’并无‘所见’！”

蓝水灵道：“我的爹爹和那贼道说的话你也听见的，还用得着咱们亲眼看见吗？”

西门燕道：“不错，我的确是还有一点怀疑。”

蓝水灵道：“疑心什么？”

西门燕没有马上回答她的话，她好像陷入沉思默想之中，过了好一会子，方始说道：“你刚才问我，我是不是担心你的弟弟不忍下手？现在我可以答复你，我不是担心，而是疑心。因为我想到了刚才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是有许多不能解释之处！”

蓝水灵道：“好，那你说来听听！”

西门燕一说，顿时就令她呆了。

正当西门燕提出她的“疑点”的时候，那个疑凶不岐则正在绕室彷徨。

日间他为了避免常五娘的纠缠，迫于无奈，曾约她在晚上到墓园相见。

月影西斜，已是三更时分。

“这么晚了还不见来，大概是不会来了！”他实在不愿意再见到常五娘，但她今晚不来，明晚会来；即使明晚后晚都不会来，祸患仍然存在！

“唉，要来的总是要来的！倒不如一了百了吧！”

正当他心潮起伏，片刻间转了几个念头之际，忽听得一声娇笑：“对不起，要你等久了！”

不错，要来的终是要来的，常五娘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不岐道：“五娘，你听我说……”

他是想尽最后一次努力，劝她离开。倘若她还要纠缠下去，那就唯有不顾一切与她作个了断了。

但常五娘却不肯听他说，而是自顾自地抢着说道：“不能再等了，快走，快走！”

不岐道：“你自己走！”

常五娘忽地做了一个极其奇怪的表情，好像是对他非常关心，又好似带着一点冷嘲的味道，凑近他的脸说道：“你错了，这次是你非走不可！”

不岐想要把她推开，但转念一想，尚未到翻脸的时候，只好暂且忍住，问道：“为什么？”

常五娘故意似笑非笑他说道：“你真糊涂，咱们已经做出了那件不该做的事情，还能不走吗？”

不岐误会她的意思，板脸说道：“正经点儿！”

常五娘道：“我说的是正经事呀，你知不知道，那小子已经回来了！”

不歧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子？”

常五娘道：“当然是那个你又要疼他，又要怕他的小子了。这小子与你仇深似海，你想想，除非他不知真相，否则他还能不赶回来向你寻仇？”

这话说中了不歧的心病，这几天他翻来覆去思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他曾经想过要向义子忏悔，坦白招供；也曾经想过利用义子对他的感情，编造谎言，继续欺瞒下去；甚至曾经想过，迫不得已之时，宁可牺牲别人，也不甘受名败身裂之辱！一会儿这个念头占上风，一会儿那个念头占上风，直到此时此刻，他仍然是踌躇未决的。

常五娘道：“大丈夫当机立断，趁那小子未到，此时不走，尚待何时？”

不岐仍在踌躇，但己给常五娘拉着他跑了两步。

就在此际，忽听得一个颤抖的声音喝道：“不岐，你还想走吗？”声音虽然颤抖，却是冷峻非常！

又一个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岐心头一震，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出现在他的面前的，可不正是他的义子耿玉京！

“京儿，你……”他是看着耿玉京出世的，唉，他的“京儿”竟然直呼其名！

“你还叫我京儿，我什么都知道了！”耿玉京咬着牙根说道。

不岐叹道：“我也知道这一天总要来的，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京，京儿，——你想要怎样？”

耿玉京道：“你也知道是做了亏心事了？”

不岐道：“不错！这件事情，我后悔已经莫及。不过……”

耿玉京喝道：“没什么不过的了，我只问你，你为何杀我爹娘？”

不岐面色灰白，颤声说道：“那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他只道耿玉京说的“爹娘”，乃是指自己的生身父母，因此一开口就拉到了“十八年前”。他哪知道，这么一说，却不啻是“不打自招”了。

耿玉京经过了这次的辽东之行后，从各方面打听到的当年情事，早已有此怀疑。但现在从不岐口中亲自说出来，亦即是证实了不岐就是害死他亲生父母的凶手，这一强烈的震撼，仍是足以令得他悲愤欲狂！

“哼，你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你是不是还想花言巧语骗我？我告诉你，我不是三岁小孩了，你说也好，不说也好，我定要你难逃公道！”耿玉京的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语气却是极其冷峻。

常五娘忽他说道：“振军，你不知道怎么说，我替你说吧。很简单，只八个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不岐叹口气道：“不错，当年这件事情，我的确是存有私心，但其间也确实是有许多误会之处！”

耿玉京忍无可忍，陡地喝道：“你杀了我的养父、养母，难道也是误会？”

不岐大吃一惊，失声叫道：“你，你说什么？”

耿玉京喝道：“你还想抵赖？念在你教养之恩，你自行了断吧！否则，可休怪我……”他已经在手握剑柄了。

常五娘突然把手一扬，一蓬毒针射出，喝道：“振军，事已如斯，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还不快下杀手！”

耿玉京早有准备，常五娘射来的青蜂针被他的剑光绞得成为一片粉屑，他拔剑飞身，出招攻敌，一气呵成，使的正是不岐教给他的那一招“白鹤亮翅”。

他故意用义父教给他的似是而非的一招太极剑法，目的正是要看对方反应如何。

在这生死存亡的刹那间，不歧见他使出此招，不禁喜出望外，心道：“好在我留下这一手！”不假思索，立即就还了一招真正的太极剑法的“白鹤亮翅”。

这一招剑势斜飞，形如白鹤亮翅，因而得名。但耿玉京“斜飞”的幅度较大，姿势好看，实战之时，却是露出一个老大空门。

说时迟，那时快，不岐的剑尖已是攻入耿玉京的空门，只要用力向前一挺，就可以插进他的胸膛了。这刹那间，不歧心头一跳，“我怎么可以再伤害这个孩子？”当下，连忙收了几分力道，剑尖轻轻斜挑，只想点着他的穴道，将他制服再算。

哪知他的心念动得快，耿玉京动得更快。耿玉京敢于使用“假招”，当然是已经有了应变的把握的，一见不岐的剑已经攻入他的空门，当然是不敢一假到底，而是立即使出真实的本领了。

不岐的剑法还未到收发随心境界，只听得“　”的一声，他的长剑己是被削为两段！

但在这刹那间，耿玉京亦已是禁不住心头一动，起了一点怀疑。义父的功力如何，他是心中有数的，纵然剑法比不上自己，也决不至于给他削断兵刃，“难道他还会对我手下留情？”

可惜还有一个青蜂常五娘在旁，却是容不得他仔细推敲了。常五娘打出了三枚透骨针，跟着是鸳鸯刀向他猛斫。常五娘的双刀一长一短，平时与人

交手，本来是以长刀护身，短刀攻敌的。此时她恃着有不岐呼应，双刀齐挥，全采攻势。

耿玉京打落了两枚透骨针，第三枚则是贴着他的肩头擦过，被他用柔劲化解了暗器的力道，这才滑过一旁落下的，由于他一来心情不定，二来又要应付常五娘的五毒暗器，险些被常五娘的短刀斫着，只听得声如裂帛，他的衣袖被削去了一大片。

常五娘身如水蛇游走，退到不岐身旁，突然把一团东西塞入不岐掌心，叫道：“不必害怕，咱们联手斗这小子，但你切不可再有不忍之心！”

她塞到不岐手中的那团东西乃是一把卷起来的软剑，她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预先替不岐准备的。

耿玉京听得常五娘提醒不岐“不可再有不忍之心！”顿时亦是想到：“不对，纵然刚才那招他对我有手下留情之意，无论如何，他也是害我的爹娘，害死我的养父养母之人！”心念一转，剑招如电，一口气攻出十八招，以梅花间竹之势，最初三招攻向不岐，接着三招攻常五娘，十八招形成三个循环。片刻之间，不岐和常五娘都受了他三次狂攻。由于他的剑法快到极点，有间歇也等如没有间歇，不岐与常五娘都是应接不暇。

剧斗中耿玉京一招“大漠孤烟”，剑直如矢，明晃晃的剑尖一下子就指到了不岐的咽喉。不岐避无可避，叹口气道：“冤孽，冤孽！”闭目待死，但不知怎的，只觉那冰冷的剑锋，似乎贴着他的颈项擦过，竟没疼痛的感觉，不岐吓出一身冷汗，倒跃开去。

耿玉京心里也是叹了口气，暗自想道：“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怎能还念着他的恩情？罢、罢，且先杀了这妖妇再算！”

耿玉京战略一变，把七分攻势指向常五娘，不过数招就把她杀得手忙脚乱。他正要施展杀手，忽觉膝盖的“环跳穴”一麻，剑尖滑过一旁。这一个变化倒是耿玉京始料之所不及。他从感觉得知，触着他的膝盖的似乎是一粒细小的砂石，却不知是真的砂石还是某一种形如砂石的暗器。他只知道这暗器乃是常五娘临危所发，心中也是不禁一惊：“想不到这妖妇的暗器功夫还在我的估计之上，也不知她是怎样发出来的，我竟然丝毫也没察觉。”

常五娘死里逃生，她虽然并没察觉有暗器从窗外飞来，但从耿玉京脸上的神情，却也感觉有异。她心头一动，忽地喝道：“我知道你躲在外面！哼，你纵然不想见我，也不该借刀杀人！你以为你让我给这小子杀了，你就保得住秘密么，我告诉你，我早已……”

她这么一说，令得耿玉京和不岐都以为她说的那个“你”是指唐二先生。耿玉京心道：“莫非当真是那姓唐的老家伙躲在外面，怪不得刚才那颗暗器的手段如此高明！”

但不岐在刹时间的惊喜过后，却是起了疑心。常五娘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应该”这样对唐二先生说的，什么“借刀杀人”云云，更不可解。而且常五娘所说的“秘密”如果是指唐二先生和她的关系的话，这个“秘密”亦早已不成其为秘密了。江湖上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常五娘是他的情妇？除了这个“秘密”，唐二先生还能有什么“秘密”可以让她捏为把柄？

不过，这只是不岐所起的怀疑，耿玉京可是没想得这么周密。他恐防常五娘外有强援，也恐防常五娘的暗器功夫当真是在他估计之上，一惊过后，攻得越发加紧，剑招凌厉非常！他要令得常五娘无法腾出手来，即使外面有暗器飞来，也打不进他的剑圈！

常五娘在他快剑狠攻之下，险象环生，她要说的话当然是不能说下去了。外面也没什么动静。

不岐暗自想道：“要是唐二先生在外面，他早就应该进来了。看来五娘刚才的胡言乱语，只不过是想吓吓京儿而已。但虚声恫吓，却是可一而不可再的。唉，即使唐仲山真的到来，我也难免一死。”心中一片绝望，陡然萌了死志。

耿玉京也是和他一样心思，只道常五娘乃是虚声恫吓，便即冷笑说道：“妖妇，你恶贯满盈，没人能救你了！”力贯剑尖，剑招如电，立下杀手！

只听得 的一声，常五娘护身的长刀已被削为两段。耿玉京那明晃晃的剑尖，己是指到了她的胸膛。

不岐奋不顾身，软剑抖得笔直，倏地卷住了耿玉京的剑锋。耿玉京一招“云麾三舞”，内力所到，不岐的软剑被戴断了一段。耿玉京的剑斜刺过去，在他的右肩划开一道伤口。

不岐面色苍白，喝道：“京儿，你要我的性命，我给你就是，但你可得让我说两句话！”耿玉京默不作声，手中的剑虽然仍是指着他，剑尖却已在他的喉头之处退缩两寸。

常五娘倒好像没有他这样害怕，而且忽地笑了起来，说道：“振军，到底是你对我好。和你死在一起，死也值得了。好，咱们就和这小子同归于尽吧！”

说到“同归于尽”这四个字的时候，她胸膛一挺，外衣倏地绷开，立即以迅捷无伦的手法，摘下了内衣的三粒钮扣。

这三粒钮扣作古铜色，看来好像是金属制成的钮扣。但不岐却知道这是一种最为霸道的暗器，名叫“雷火弹”。内藏威力极大的炸药，三枚“雷火弹”倘若一齐爆炸，多好武功，也会被炸得血肉模糊！

但此时耿玉京是和他们面对面的站立的，“雷火弹”一爆炸，当然不会只是炸死耿玉京，而是一定如常五娘所说那样：同归于尽！

耿玉京可不知道这是唐门最霸道的暗器，见她解开衣裳，莫名其妙，便即斥道：“无耻妖妇，死在临头，还要什么花样？”

常五娘一声冷笑，正要把“雷火弹”扔出去，忽觉手腕一紧，事情有了出乎她意料的变化！

不岐出其不意，突然把她手中的三枚雷火弹抢了过去。她只知防避敌人，那想得到情人也会向她偷袭？她呆了一呆，“你干什么？”心想莫非他是因为被义子所迫，怨毒于心，想要亲手把耿玉京炸死。反正是同归于尽，那也无所谓了。

又一个想不到的是，不岐并没有把雷火弹扔出去，而是把它藏入怀中。雷火弹的炸药藏在金属的硬壳内，需要强力碰撞才能引爆，若不是使劲掷出去，那就只能用指力的挤压将它爆破，如今藏在怀中，别人可就不易令它爆炸了。

常五娘惊疑不定，说道：“事已如斯，你还舍不得死么？”

不岐道：“要死也得问个明白！”

耿玉京尚未知道刚才的危险，不啻是从鬼门关上走了回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

不岐道：“你的养父养母当真是已经死了？是中毒还是被杀？”

耿玉京怒火重燃，喝道：“你们联手做的事情，还要抵赖？”

不岐道：“如此说来，是中毒在前，被杀在后了？”

耿玉京握剑的手指微微颤抖，显出他心情的激愤，喝道：“这话应该是我问你们！”要知他是在养父养母双亡之后才回到家中的，跟着就发现姐姐和西门燕中了迷香，不岐这么一问，他也以为养父养母是中毒在前、被害在后了。不岐和他的养父有二十年交情，不便当面下手，是以要令他们在失去知觉之后方下毒手，那也是合乎“常情”的。

但不岐听得他这样说，却以为当时的真相确是如此。这刹那间，他那灰白的脸上又好像铺上一层青霜，陡地冲着常五娘喝道：“蓝靠山夫妇是你杀的！”

常五娘叫道：“不是我，但我知道也不是你！”

不岐道：“那是谁？”

常五娘道：“我不知道！”她心中是猜疑一个人的，但她却还存着万一的希望，不敢把那人的名字说出来。

不岐冷笑道：“当然不是我，但你可是抵赖不了！”

常五娘双眼翻白，脸上也突然出现愤怒的神情！

她忽地哈哈大笑三声，说道：“戈振军，你想让我一个人顶缸！嘿嘿，耿玉京，你听着，我招供了。你说得不错，你的养父养母是我和你的师父联手杀的！”她只道不岐是要将她出卖以求苟活，大为愤激之下，索性就把不岐扳在一起。

不岐喝道：“好个毒妇！”举起手中的半截断剑，陡地就向常五娘的胸口插下！

这个变化己是耿玉京始料之所不及，但随着而来的变化更加令他意想不到！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忽听得“叮”的一声，窗外飞来的一颗石子将不岐的断剑打落了。

而且与打落断剑的同时，另一枚石子把房中唯一的油灯打灭。房间里顿时变得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耿玉京早有提防，连忙贴着墙角，舞剑防身，只要暗器不是向他打来，他也顾不得去理会不岐和常五娘了。

黑暗中紧接着又是劲风呼响，一条长绳从窗口伸进来，倏地把常五娘卷起，将她拉出去了！

这一连串出乎意外的变化不过是瞬息间事，待到他们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外面己是什么声响都听不见了。耿玉京猜想这个抢救了常五娘的人一定是唐仲山无疑，唐仲山的暗器功夫他是领教过的，何况他们是在暗处，他自是只好权衡轻重，“暂且便宜那个妖妇”了。要知在他的心目之中，常五娘再可恶毕竟也还只是“帮凶”，主凶还是不岐的。

他屏息呼吸，过了片刻，黑暗中只听得不歧开始说道：“京儿，你相信我，你的养父养母不是我杀的！”

耿玉京道：“我的亲生父母呢？”

不岐叹道：“不错，你的生父是我杀的，你的生母虽然不是我亲手所杀，也是因我而死。这些年来，我日里夜里，都为了当年误杀他们一事而后悔万分！”

耿玉京冷笑道：“误杀？你已经骗了我这么多年，还要再用花言巧语骗我！”

不岐涩声说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我也的确是因一念之私，铸下大错，所以我什么都不想解释了，你不是想要我自行了断么，刚才我就是想在杀了那毒妇之后自行了断的。可惜未能如愿。”

耿玉京冷冷说道：“那妖妇我自会找她算帐，可她走了，还有你呢！”

不岐涩声说道：“京儿，我会如你所愿的，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有个请求。”

耿玉京道：“你说吧，只要我做得到。”

不岐道：“请你点上油灯，让我再看你一眼！”

耿玉京只道他有什么未了之事要他代办，没想到他的“请求”竟然只是要多看他一眼。

恩怨交织，这刹那间他的心情动荡已极，连手指都不自觉的颤抖不休，他接连擦了三次火石，方能点着油灯。

不岐凝视着他，泫然说道：“好，你已经长大成人，武功亦已远在我上，无需我再照顾你了。京儿，多谢你成全我，当年你的母亲将你交托给我，我总算不负她的所托，如今我是可以把这副担子卸下来了！”

他几乎是一字一泪，把这番话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断剑，缓缓的向自己心窝插下。

耿玉京站在他的旁边，呆若木鸡，但心中却是波翻浪涌！

不岐的生死可说已是系于他的一念之间，对这个杀父仇人，同时又是对他有教养之恩的义父，是让他继续活下去呢？还是让他立即就死在自己的眼前？

常五娘被那人用长绳卷走，那人气力很大，握着绳子的一端，将她倒吊起来，仍然健步如飞。

常五娘忍不住叫道：“牟沧浪，我知道是你。你折磨得我还嫌不够吗？快放开我！”

她一直未曾看见那个人的脸孔，为何就敢断定是牟沧浪呢？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牟一羽曾经答应她，设法让她见到他的父亲，武当派的现任掌门无名真人，亦即是她从前的情人牟沧浪。

她和牟一羽约会的地点就是在蓝靠山屋后的那片松林。

约会的时间是在三更，她却在二更一过就在那里等候了。

这个约会有两个可能，或者是牟一羽独自跑来把消息带给她；但也有可能是牟沧浪到来与她幽会。

谁知她碰上的却是一件绝对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她听见了不岐的声音，这还不算奇怪，更奇怪的是，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她听见“自己”在问着不岐：“事情都已了结了么？”不岐叹口气道：“这件事情我本来是不想做的，唉，这都是为了你的原故。”跟着她又听得“自己”反唇相讥：“哼，为了我的原故，你倒说得风凉话儿。难道你不害怕那小子回来，得知真相？”

她听见两个人的声音，看见的只是一条黑影从蓝靠山家里出来，跑入松林。

她吓得停了呼吸，伏在乱草丛中，动也不敢一动。好在那个人并没发现她，从她藏身之处距离不远的地方跑过去了。

那个人一会儿模仿不岐的声音，一会儿模仿她的声音，连说话的口气都模仿得维纱维肖，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不岐和常五娘似的。

那个人装作是两个人低声说话，不一会儿，声音就听不见了。影子当然也不见了。

常五娘伏在乱草丛中，动也不敢一动，当然也不敢去看那人是谁。

不过，用不着用眼睛去看，只是用心去想，也想得到那人是谁了。那个人说的是什么一回事情，她只听了一半，亦已了然于胸了。

和她约会的人是牟一羽，这个人倘若不是牟一羽，就一定是他的父亲牟沧浪。但牟一羽轻功没这么好，也不可能模仿她的口气模仿得维妙维肖，她敢断定，定是牟沧浪无疑了。

“没想到牟沧浪的手段比我还更毒辣，他竟然冒充不岐去杀了蓝靠山夫妇！”

但牟沧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她是个老江湖，而且本身就惯于做邪恶的事，她以己之心去度牟沧浪之心，“道理”也就不难想个明白了。

“他为了摆脱我，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不惜使这借刀杀人之计！”

“我和不岐有过私情，想必他亦是早已知道了，这借刀杀人之计，也正是可收一石两鸟之效！”

“蓝靠山夫妇被不岐和我所害，他就可以名正言顺杀了我们！不但是他，任何武当弟子也可以杀掉我们！”

只有一个问题她还未想得通透的是，牟沧浪刚才那番故意冒充他们身份的说话是说给谁听？

她不知蓝水灵和西门燕睡在家中，自作聪明，“莫非是另有巡夜的武当弟子可能就在附近？”但在那条影子消失之后，却还未看见有人走入蓝家。可她却是不能再等下去了。

因为她想到的是，牟沧浪既然定下借刀杀人之计，而他又已知道自己在三更时分必定会来到这里的。那么在他回转紫霄宫加以布置之后，必定还会再来，那时一见面就可以不让她有说话的机会，就把她杀了。然后再去诛杀不岐。

她的推理倒是相当周密的，牟沧浪要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要先回到紫霄宫，然后由他预先布置好的武当弟子（说不定就是牟一羽）向他报告发现蓝家的血案，他这才立郎赶来。时间当然也是早已算准的了。

二更已过，三更就快到来，她不能束手待毙，只能冒着风险，赶快去找不岐。她自忖在武当山闹出这件事情之后，唐仲山即使还肯要她，恐怕也应付不了武当派的压力，而她亦已无颜重投他的怀抱。她左思右想，得不到牟沧浪，得回一个戈振军也好。

又一个她没想到的是，她前脚刚走，耿玉京后脚就踏入家门。而且在她到了墓园，刚刚要和不岐出走之时，耿玉京亦已来到。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牟沧浪还肯出手救她！

她本来一直是从坏处着想的，突然“绝处逢生”，令她不觉又从“好处”着想了：“原来牟沧浪对我还是余情未了，他的借刀杀人只不过是要杀不岐而已。”

荆棘伤她的皮肉，她忍不住叫道：“牟沧浪，我知道是你，你折磨得我还嫌不够吗？快放开我！”

牟沧浪并没听她的话，反而将她拖着走了。地上有的是尖利的石子，这一下，可更加令她疼痛难当了。

“牟沧浪，你好狠！你杀了我吧！”

牟沧浪仍没回答。

骂他没用，只好改为哀求：“沧浪，你应该知道，我爱的只是你。你不要我，我才和戈振军假意要好的。你既然借耿玉京之手杀了他，你的恨意也该平了。何必还要折磨我呢？饶了我吧！”

说话之际，那人已将她拖入松林的一片平坦的地上，那人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解开常五娘的捆缚，冷冷说道：“贱人，你看看我是谁？”

瞪着眼睛看她的并不是牟沧浪，是唐仲山！她先前所作的“推理”完全错了！但这也怪不得她，唐仲山是个要面子的人，她怎也想不到唐仲山会不顾一切，跑到武当山来追踪她的！

“好啊，‘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可惜我却不是你心里盼望他来的牟沧浪，这恐怕要令你大为失望了吧？”唐仲山冷冷说道。“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这句话他是模仿常五娘的口气说的，声音、语气都是模仿得维妙维肖。

“贱人，你还有何话可说？”唐仲山解开她的捆缚，把她摔在地上。

常五娘的确是无话可说，但她还有最后的武器：眼泪和撒娇。

她突然哭喊起来，滚到唐仲山身边，抱住他的双腿。“老爷，我对不住你，你把我杀了吧！”

唐仲山举起手掌，待要向她脑门拍下。但月光下只见她哭得有如梨花带雨，却令他怎生下得了手？

“哼，杀了你，这不是反而便宜了你这个贱人！”他的语气虽然严厉，常五娘已经听得出有转机了。

“老爷，我令你生气，实是万死不足以赎其辜。老爷，我但凭你的处置，你要我死也好，留住我天天将我折磨也好，我都甘受无辞！”常五娘抱着他的腿，粉脸儿也贴上去了。

唐仲山心里叹了口气，把常五娘拉了起来，脸上仍是冷冰冰他说道：“你这贱人令我生气，牟沧浪更加令我生气！他明明知道你是我的人，竟然还敢和你勾搭，我不会放过他的！”

常五娘哭道：“老爷，我是受了他的勾引，但我也有过错。你要杀就杀我吧，可别去和牟沧浪争斗！”

唐仲山道：“哦，你还要替他求情？”

常五娘道：“老爷子，我是为了你！我知道你的本领比牟沧浪高，但如今咱们都是在他的武当山上！我惹你生气已是死有余辜，万一再连累老爷你、你——我就是死一百次也不能赎罪！”

她倒是打着如意算盘的，如果唐仲山被她激得去和牟沧浪火并她可就正是得其所哉了。如果唐仲山不敢去，她料想唐仲山也会感激她的“关心”。

其实唐仲山虽然动了真气，但牟沧浪的武功在他之上，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纵然要向牟沧浪报复，可还不至于那样鲁莽。

他抬头看看月亮，忽道：“你和牟一羽的约会是在什么时候？”

常五娘怔了一怔，说道：“是三更时分。”

月亮刚到天心，正是三更时分。

唐仲山一声冷笑，转过身又再走向蓝靠山屋后的那片松林。

他的嘴角噙着冷笑，两道眉毛倒竖起来，目光好像冰霜一样。令得以歹

毒妖邪著名的青蜂常五娘也不禁为之心悸。

他走回蓝家去要做什么？蓝家的情形又怎么样了？

蓝水灵和西门燕已经能够动弹，气力正在慢慢恢复。蓝水灵遭遇了有生以来所从未有的震惊，但在巨大的震惊过后，她也知道现在必须是重新恢复冷静的时候了。

西门燕忽道：“ 不对！”

蓝水灵道：“ 什么不对！”

西门燕道：“ 两个人都不对！”

“ 怎样不对？”

“ 首先是声音不对，常五娘的声音含糊不清，不岐的声音好似患了重伤风塞住了鼻子。”

“ 常五娘是在远处说话，听得不够清楚那也不足为奇。”

“ 不岐的声音变了样你又怎样解释？”

“ 或者他真的是患了伤风呢？”

“ 今天天气怎样？”

水蓝灵怔了一怔，说道：“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今天一直是晴天，当然可以说是很好。”

“ 着呀，那你今天早上是曾经和不岐说过话的，那时他患了伤风没有？天气没有变坏，他又是个练武的人，怎能忽然患了伤风？”

蓝水灵开始有点疑心了，不过仍然说道：“ 但我的爹爹总不至于认错人吧？何况他和我爹说的那些事情，也足以确证他的身份！”

“ 不能确证！有个老大的破绽你都没想到吗？”

“ 什么破绽？”

“ 你试想想，如果当真是不岐和常五娘的话，他们为何留下咱们不杀？”

“ 不错；那妖妇是以心狠手辣著名，但不岐到底是武当派长老的身份，他或者以为咱们是已经昏迷过去了。”

“ 如果那个人当真是不岐，他行凶的目的是为了杀人灭口的话，他就一定要斩草除根，岂能留下后患？哼，表面正派的人，一旦做起坏事来，手段才更歹毒呢！他对你的爹娘都下得毒手，还会怜惜你吗？”

蓝水灵怒火重燃，心中充满悲愤，同时也充满惶惑。

蓝水灵心中充满惶惑，说道：“ 那他是为了什么？”

西门燕道：“ 就正是为了要让咱们听得见他的说话，知道他是谁人！”

蓝水灵道：“ 我还是不懂，何以…… ”

西门燕道：“ 这还不懂，有了你的指证，谁人还敢怀疑不岐不是凶手！”

蓝水灵道：“ 哦，他是想移祸东吴，陷害不岐道长！”

西门燕道：“ 不错，你总算明白了。”

蓝水灵叹道：“ 如此说来，我倒是错怪了不岐道长了。”

西门燕道：“ 不岐也不见得是个好人，只不过没有那个人说的那样坏罢了。你也没有完全怪错了他。”

蓝水灵道：“ 那也不该让他受这样大的冤枉吧？”

西门燕道：“ 你是不是想去阻止你的弟弟杀他？”

蓝水灵道：“ 我的爹娘已经惨遭杀害，不能再连累无辜了。我若不去阻止，弟弟就恐怕要后悔一生！”

西门燕道：“ 你跑得动吗？就算跑得动，现在去也已经迟了。何况还有

那个人在暗中监视咱们，他能够让你去通风报信吗？”

蓝水灵的功夫比西门燕浅得多，此时的确是只能勉强行走，闻言不觉嗒然若丧，恨恨说道：“那人是谁，如此狠毒？”

话犹未了，忽听得“乓”的一声，房门被人撞开，有个人闯了进来，叫道：“我知道他是谁了！”这个人闯进蓝水灵的卧房，刚说得一句话，就倒在地上。

蓝水灵定睛一看，吓得不禁“啊呀”一声叫了起来。

唐仲山把常五娘拖入蓝家屋后的松林，突然点了她的哑穴。他蹲下半身，靠着一棵大树，却把常五娘拉在他的身前挡着他，好像是将她当作一面挡箭牌似的。

常五娘吓得心头卜卜地跳：“这老不死的，不知道他要把我怎样？”

心念未己，抬头看时，月亮已到中天，一条黑影，开始在这片松林中出现了。

来的正是牟一羽，他的时间倒是拿捏得很准，不早也不迟。

时间拿捏得很准，但他的心情可是乱得可以。有始料不及的恐惧，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过，无论如何，他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地了。他的父亲虽有过错，却没有他所想的那样坏。正是：

金非足赤谁无过，家变当年不忍提。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应笑我乱挥宝剑　问何人会解连环

他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对父亲的感情，却已经有了几个变化。小时候他把父亲当作完美的化身，是他崇拜的偶像。后来，他知道父亲在外面另有个“ 野女人 ”，母亲受尽委屈，受尽冷落，但却总是把苦痛藏在心里，没有跟他说过父亲半句不是，终于得了心病，郁郁而死。他为母亲感到不值，对父亲的感情也就因而变了。渐渐他又发现他的父亲在其他方面的品行也并不如他想象那样的完美，甚至简直可以说是言行不符的伪君子，他就更加把父亲当作坏人了。由于常五娘曾经和他的父亲有过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而常五娘是几乎可以断定和他本门的几宗血案有关的，他甚至曾经怀疑过父亲就是在幕后包庇常五娘的人。纵然不是主谋，也是有关的了。

这次常五娘要求和他的父亲相会，他也曾经设身处地，为父亲着想，倘若要保全武当派掌门人的声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设个陷阱，把常五娘杀了。但结果却是颇出他意料之外。

不错，当他的父亲知道此事的时候，最初的反应的确是面色阴晴不定，显露出他内心的愤怒和不安。父亲把茶几的一角捏得碎成片片，问他道：“ 你相信这妖妇的话？ ”他口不对心他说道：“ 我当然不会相信，但这妖妇言之凿凿，还说爹爹有把柄捏在她的手里，她才有恃无恐的。我不相信，但只怕别人…… ”说到这里，只听得“ 咔嚓 ”一声，父亲一个“ 手刀 ”把茶几的角削下，说道：“ 你不相信，别人也不会相信！ ”他就试探道：“ 爹爹若有把握，那就不如…… ”作了一个横刀劈斫的手势。但在他作这个手势的时候，父亲却摇了摇头。

过了好一会子，父亲忽地叹了口气，“ 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中，爸爸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不敢立即回答，父亲已是往下说道：“ 你不必瞒我，我对不起你的母亲，我知道你怎样想的。但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过了今晚，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他感到厌恶，说道：“ 我不想知道。 ”父亲说道：“ 这事关系你太大，你不想知道，我也要告诉你。不过，今晚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他问：“ 爹爹，你是已经下了决心，要…… ”父亲截断他的话道：“ 不，我并不要杀她。她是有该死之处，但不该由我杀她。这，这件事我也有过错的。你替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去打发她吧。 ”父亲对他面授机宜，并且把一件东西交给了他。

他对父亲和常五娘这段孽缘，本来是一想起就要作呕的，这次他迫于无奈，把常五娘带上山来，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但此际由他代表父亲去见父亲的情妇，他却非但没有尴尬之感，心情反而轻松了。因为现在他才可以说是真正认识他的父亲，父亲并不是头上戴着光圈的“ 圣者 ”，但却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他可以理解的人。父亲愿意帮忙常五娘的这件事情，他也认为是属于合情合理的。

他步入林中，一发现常五娘，就迫不及待他说道：“ 五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

常五娘被点哑穴，做声不得，心中卜卜地跳。“ 什么好消息呢？难道牟沧浪已经愿意要我了？但这样的话，却怎能由儿子来说？ ”

为什么常五娘不说话？牟一羽开始感觉到似乎有点不对了。

他怔了一怔，话只说到一半就停下来。不过，他语音刚刚停止，就听得常五娘佯嗔说道：“ 小猴儿，你的老子又没来，有什么好消息呀？ ”声音稍

为沙哑些，但语气却是常五娘平时骂他的语气。

牟一羽哈哈一笑，“五娘，你这样聪明也猜不到吗？好，告诉你吧，爹爹说可以让你得偿心愿，他、他……”

话犹未了，忽听得“常五娘”哼了一声，牟一羽只觉膝盖一麻，突然一条长绳挥过来，将他拦腰卷着，他那么好的武功竟然闪躲不开。

唐仲山妒火如焚，把牟一羽卷了过来，根本就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反手一捏他的下巴，令得他的嘴巴张开，一颗药丸就塞了进去。牟一羽看不见他的脸，被他拖住飞跑，经过蓝家，便即被他抛了进去。

“我知道他是谁了。”牟一羽说了这句话，就摔倒地上了。

他当然不知道蓝水灵刚刚和西门燕说到那个凶手是谁，蓝水灵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一回事。

“他是谁？”蓝水灵问道。

“啊，牟大哥，你怎么了？”西门燕也在同时叫道。

牟一羽不觉有意外的欢喜，心道：“毕竟还是燕妹关心我，”但嘴里却在答复蓝水灵：“是唐仲山！”

西门燕大惊失色，连忙将他抱起来，颤声问道：“大哥，你，你是中了唐门的毒吗？”

忽听得刺耳的笑声，在外面说话的可不正就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的唐二先生！

“西门家的小妞儿，你放心，你的大哥死不了的。我给他吃的是仙丹，不是毒药，只会令他快活得好似神仙！嘿、嘿，你不相信，是吗？好，那我也可以让你和他一样尝尝这种做神仙的滋味！”

牟一羽叫道：“唐二先生，你恼恨家父，害我也就够了，可莫加害西门姑娘！”

唐仲山哪会听他的话，只听得“乓”的一声，卧室的窗门已是给他的掌力震得洞开。

首先是一条长绳飞了进来，迅如闪电的把蓝水灵卷了去！西门燕抱着牟一羽，还来不及呼叫，跟着又是“蓬”的一声，是弹丸爆裂的声音，这间小小的卧房登时充满烟雾。

唐仲山阴恻恻地冷笑道：“牟一羽，你很机灵，一向也很会讨我的喜欢。可惜谁叫你是牟沧浪的独生儿子呢？嘿、嘿！父债子还，天公地道。子女都是一样！”

前面的话容易明白，只最后这句，却是令得连常五娘都要想了好一会子，方始会意。饶她早已习惯于歹毒的行为，也不禁为之震栗。

蓝水灵叫道：“放开我，放开我，我从来不认识你！”

唐仲山道：“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知道你和耿玉京虽然不是同胞姐弟，但也是如同姐弟一般。”一面说话，一面点了蓝水灵的哑穴。但跟着却把常五娘的哑穴解了。“看在耿玉京的份上，可不能让这女娃儿受苦，你背着她走吧。”唐仲山道。

常五娘道：“老爷子，这不是给咱们添上麻烦吗？”

唐仲山道：“不错，是会多一点麻烦，但多这一点麻烦，对你却是甚有好处呢！要是碰上那小子的话，纵然我对你照顾不周，你也不用担心那小子一剑将你刺杀。”其实常五娘并非不懂他的用意，只不过想听他亲口说出来，才能更加安心。“啊，他毕竟还是要保护我的。”

常五娘好奇心起，又再问道：“老爷子，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暗器？”

“你以为是什么暗器？”

“我不知道。但看来好像不是雷火弹。”

唐仲山甚为得意，掀须笑道：“这不是暗器，是迷幻药。你听过这个名称吗？”

常五娘道：“迷幻药是什么？”

唐仲山道：“迷幻药就是能令人神智迷糊，产生幻觉的一种药物。配制迷幻药的主要药材名叫大麻，产于喜马拉雅山北面一个名叫尼泊尔的小国。嘿、嘿，我可是得之不易呢。弹丸里藏的是迷幻药，我只不过加上硫磺，令它爆裂即能燃烧而已。我给牟一羽吞服的那颗药丸也是迷幻药，让他直接吞服，效力更大。”

常五娘吃了一惊，“如此说来，服下了迷幻药，岂非就会迷失本性？”

唐仲山哈哈大笑，“一点不错，我就是要他们迷失本性；迷失了本性，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牟一羽好像泡在温泉之中，身子软绵绵的，每一根神经都好似松弛下来。但一股热力却从丹田升起。

西门燕还在抱着他，忽地呢声说道：“牟大哥，我越看你越觉得你像妈妈，怪不得妈妈那样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妈妈是当年武林中的第一美人。牟大哥，你也真长得俊俏。”

牟一羽还有几分清醒，听她提到自己像她的母亲，不觉瞿然一省，连忙将她推开，喝道：“西门姑娘，你醒醒！”

西门燕道：“你叫我做什么，咱们不是已经结拜了的吗？你是我的好哥哥，我是你的好妹妹。”

牟一羽道：“好，那你就该听我的话，快点跑出这间房子！”他虽然功力较深，比起西门燕稍为清醒一些。但也已经开始有了几分“迷幻”了。他可没有想到，他自己都没有气力跑出去，西门燕如何能够？

西门燕道：“我要陪住你，你干么要赶我走？呀，你瞧见没有？那许许多多花朵，紫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橙色的，青色的，还有蓝色的，七彩缤纷，真美，真美！咱们是已经到了神仙的洞府了吧？”

牟一羽不觉睁大了眼睛，叫道：“啊，我瞧见了，真奇妙！”但他的心头毕竟还有一点清醒，忽地觉得“不对”，急忙一咬舌头，叫道：“那是幻相，你快点咬自己舌头！”

西门燕媚眼如丝，娇声说道：“咬舌头，很痛，我不干！大哥，你不是说过你很喜欢我的吗？你可别捉弄我！”

牟一羽急道：“我不是捉弄你，你听我说……”可怎样向她解说呢？稍一拖延，迷幻药的药力在他身上已经扩散，发作得更重了。饶他内功的根基深厚，渐渐亦已无法保持定力。

西门燕凑近来道：“咬舌头有什么滋味，大哥，你亲亲我吧！”

牟一羽喝道：“胡说！走开！”使劲推她。只是全身软绵绵的，竟然推之不动了。

西门燕哭道：“东方大哥不肯亲近我。你也不肯亲我一亲。我生得像丑八怪吗？”

牟一羽用力再咬舌头，说道：“别哭，别哭！我答应你，一定给你把东方亮找来！”

西门燕道：“我不要东方亮了，他并不是真心喜欢我的，我知道，大哥，你一路保护我，你才是真正疼爱我的。我知道！”

牟一羽叫道：“别这样，你，你：……’“误会”这两个字还未说得出来，西门燕已是像依人小鸟一样，偎倚着他。

西门燕忽地唱起小调：“飘、飘、飘，我像在云里飘！啊，好舒服啊！阿，天鹅蛋不可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东方亮说的，你懂不懂！”

牟一羽道：“我不懂。”

西门燕道：“你不懂。我懂了。咦，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我真的长得很丑吗？”突然又哭起来了。

牟一羽见她哭得似梨花带雨，定力再也无法保持，不知不觉搂着了她，说道：“别哭，别哭！你长得很美，我疼你！”

西门燕道：“那你亲亲我吧，你亲我，我就相信你！好，你不肯亲我？我亲你！”突然把樱桃小嘴印在他的脸上。

牟一羽是直接吞服了迷幻药的，被她樱唇一印，定力登时崩溃，不觉也把嘴唇印在她的脸上。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有个人走进房间。

噼啪噼啪两记清脆的耳光，打他们耳光的正是西门夫人。

“你们怎可这样？”西门夫人喝道。

西门燕睁大布满红丝的眼睛，忽地骂道：“你这妖妇，你背人偷汉，我都不理会你，我跟什么人要好，与你有什么相干？”

西门夫人怔了一怔，喝道：“燕儿，你胡说什么？你看清楚，看我是谁？”

西门燕怪声喝道：“飘、飘、飘，我在云里飘！我是神仙，你是女妖！”

西门夫人毕竟是老于江湖经验的大行家，看出他们是着了“道儿”，心道：“好在他们还没做出丑事。”茶几上有一壶早已凉了的茶，西门夫人含了一口茶朝女儿脸上一喷，跟着出掌按在她胸口的膻中穴上。对牟一羽也是如法炮制。

她以上乘的内功心法替他们约束体中流窜的真气，过了半炷香时刻，牟一羽汗出如雨，目光已转柔和，并且令人感觉到他是在表示谢意了。西门夫人知道他的理智已经恢复，当下移开按在他胸口的手掌，让他自行运功。

她无须兼顾之后，全力救治女儿，过了不多一会，西门燕只觉遍体生凉，倒是比牟一羽更早一些清醒过来了。

西门燕恢复清醒之后，不觉吃了一惊，说道：“妈，这是怎么回事？”

西门夫人道：“我正要问你是怎么回事？”

西门燕苦苦思索，西门夫人提醒她道：“你曾经痛骂一个妖妇，你仔细想想，在你昏迷之前，是不是曾经碰上……”

西门燕瞿然一省，说道：“不错，我记起了。是那妖妇青蜂常五娘，但我并没有碰上她，唉，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记起来了，是牟大哥将她引来的。”

西门夫人诧道：“他怎会把妖妇引来害你也害自己？”

西门燕道：“喂，喂，牟大哥，我好像听得你对妖妇说，说是你的爹爹可以让她得偿心愿，我没听错吧？”原来她只记得起一半，另一半牟一羽踏进了屋子之后的事，却还是记忆模糊。

牟一羽自行运功，神智业已完全恢复，睁开眼睛说道：“你没听错，不过出手害咱们的却不是她。”

西门夫人惊疑不定，问道：“是谁？”

牟一羽道：“是唐仲山。他迫我吞下药丸，燕妹也吸了他这药丸燃烧的迷香。我好像还隐隐听得他对那妖妇说是什么迷幻药！”

西门夫人不觉脸上变色了！

西门燕道：“那老匹夫无端加害于我，妈，你可要替我报仇。”

西门夫人苦笑道：“唐门暗器，天下无双。你惹上了他，但求他不来找咱们的麻烦，已是好了。”

西门燕道：“我根本没有惹他，是他无缘无故的欺负我们。妈，你知不知道，蓝家妹子的爹娘已经被他杀害，蓝家妹子也给她掳去了，难道咱们就这样放过了他？”

西门夫人道：“你的蓝家妹子是武当门徒，此事用不着我来替她出头。你乖乖听话，跟我回去。”

西门燕诧道：“妈，你不是要来参加无相真人的葬礼的吗？好不容易来到武当山，怎么又要回去？”

西门夫人道：“我现在决定改变主意了。”

西门燕愤然道：“妈，你当真这样害怕那老贼？”

西门夫人苦笑不言。其实，她虽然是顾忌唐家的暗器厉害，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她实是另有难言之隐的。

牟一羽忽道：“报仇之事，以后再说。燕妹，你是不是想知道那句话的意思？”

西门燕已经记不起来了，“哪一句话？”

“我对常五娘说的那句话。”

“你说你爹可以让她得偿心愿，是吗？话说得这样明白，用不着你来解释，我也懂得它的意思。嘿嘿，想不到你的爹爹道貌岸然，却是个风流种子，和这个妖妇居然也有……”

西门夫人斥道：“女儿家怎可这样口没遮拦？”

牟一羽道：“燕妹，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西门夫人柳眉微蹙，不觉抢在女儿的前头，冷冷问道：“那是什么意思？”

牟一羽道：“家父的意思是可以帮她解除束缚，让她可以毫无顾虑的避开唐二先生，自由自在的，另觅如意郎君。这才是常五娘最想要的。”

西门夫人道：“常五娘虽然臭名昭彰，但她这大半生被唐仲山当作玩物，也是怪可怜的。只是唐仲山肯放手吗？”

牟一羽道：“爹爹叫我把这锦盒交给她，说是盒中有可以挟制唐二先生的秘密。唐二先生知道有把柄在她手上，不放人也得放人。”

西门燕道：“依我看那妖妇是自甘作贱，实在是值不得你的爹爹可怜。”

牟一羽道：“我也是这个心思，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不想给她了。”

西门夫人冷冷说道：“那不是枉费了你爹的一番心意？”

牟一羽道：“反正她亦已跟随唐仲山走了，我就是想给她也不能够。”

西门燕道：“我看她倒不像是被迫的，她是心甘情愿重投那个老家伙的怀抱。”

西门夫人道：“燕儿，别说得这样刻薄！”表面好似责备女儿，但落在牟一羽眼中，却是可以从她的神情看出她内心的快音牟一羽道：“燕妹，这

个锦盒不如给了你吧。”

西门燕道：“我要它做什么？”忽地醒悟，笑道：“你是让我有个法宝可以对付那位唐二先生。”

牟一羽道：“爹爹说盒中藏有克制唐仲山的秘密，我想不必定要在常五娘手里才有用。”

西门燕好奇心起，说道：“我倒不是为了害怕那个老贼，但不知究竟是什么秘密，看看也好。”

打开锦盒，盒中只有一条黄色的手绢，手绢上并无字迹。

西门燕道：“咦！秘密在哪里？”

西门夫人接过手绢，在鼻端一闻，仿佛如有所悟，说道：“不管它是否藏有什么秘密，暂且搁在我这儿吧。”原来她虽然不是精于药物学的大行家，但也通晓一二。从手绢上残留的药水气味，她已是可以断定手绢上必有文字，不过，那是用隐形墨水写的，通过一定的方法（水浸或者火焙）才能令字迹显露出来。

“羽儿，你爹既然是发下善心，要助常五娘脱离苦海，咱们也就应该帮他完成心愿。不过，你爹身为掌门，他是决不可能踏遍江湖去找寻常五娘的了，让我替他完成这个心愿或许容易一些。”西门夫人继续说道。说罢，忽地似笑非笑地望着牟一羽道：“道是无情却有情！刚才燕儿说你爹爹是个多情种子，倒也不算说错。”

牟一羽疑团塞胸，不觉抚着脸颊，眼光与西门夫人相对，像是想说什么，却又不敢开口似的。

西门燕的脸上也是还有一点火辣辣的感觉，说道：“牟大哥，你是怪我妈刚才打你耳光吗？那是……”

牟一羽道：“我知道那是干娘为了要令咱们清醒。”

西门燕道：“那你在想什么？”

牟一羽道：“没什么，干娘对我太好了。”

西门燕道：“你现在才知道么？老年我在路上碰见你，回家告诉妈，那时妈根本还没见过你的，已经非常关心你了。”说至此处，不由得也起了疑心，“是啊，妈为什么对他这样好？”

牟一羽刚才从西门夫人的语气之中，已是感觉得到她对自己的父亲，似乎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此时不由得又想起了她打自己的耳光之时，所说的那句话：“你们怎可这样！”

不错，他现在已是完全清醒了，他也羞愧于自己在昏迷之时所做的事，他是不该和西门燕那样亲热的。但“不该”和“不可”仍有区分，无论如何，西门夫人说的这一句话是令他有了更深一层的怀疑了。

西门夫人避开他的目光：“羽儿，你莫胡思乱想，回去代我向你爹爹问好。”

西门燕道：“妈，咱们这就要走了么？”

西门夫人道：“不错，你瞧，天就快要亮了。”

牟一羽忽地叫道：“干娘！”

西门夫人道：“什么事？”

牟一羽道：“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西门夫人心头一震，但强自抑制，声调仍是和平时一样：“你说！”

牟一羽道：“你是我的什么人？”

西门夫人本来早就有了几分预感，预感他要问的是什么了，但此时亲耳听见这句话从他口中说了出来，她仍是不由自己的身躯颤抖，脸上变色。

这句话对西门燕来说，更是突如其来，难以索解，这刹那间，她不觉也和母亲一样，呆若木鸡了。

就在此时，他们忽地听得外面好像有人轻轻叹气。

西门夫人颤声喝道：“谁？”

那个人已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牟一羽失声叫道：“爹爹！”

西门燕大吃一惊，同时叫出声来：“你，你是武当派掌门？”

只有西门夫人仍然好像呆了一样，没有说话。

牟沧浪苦笑道：“在你的妈妈跟前，我不是什么掌门，也不是什么真人，只能是牟沧浪！”他说的话，西门燕不懂，西门夫人可是懂的。

“沧浪，你来做什么？”

牟沧浪叹口气道：“明珠，事到如今，咱们是不应再瞒下去了。羽儿，你过来！”

牟一羽道：“爹，你，你要我做什么？”心中怀着莫名的恐惧，不觉声音都变了样。

牟沧浪缓缓说道：“我要你过来叩见亲娘！”

牟一羽呆了一呆，蓦地叫起来道：“你说什么？我的娘亲早已死了！”

牟沧浪道：“不，你的娘亲并没有死，她，她才是……”

牟一羽叫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脚步都站不稳了。

西门夫人忍不住心底的辛酸，伸出手来扶稳了他，说道：“羽儿，我们没有骗你，我，我不是你的干娘，我是你的亲娘！”

牟沧浪道：“羽儿，你原谅我。我本来早就应该让你知道的。但你必须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牟一羽看也不看他的父亲，只是说道：“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其实他心里是早已相信的，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要知自从他懂得人事那天开始，他就是把继母当作亲娘的。他根本就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母亲。他缺乏的不是母爱，反而倒是父爱。他曾经为母亲遭受父亲的冷落而感不平，他永远也不能忘记母亲临终时候的哀怨目光。不久之前，他还是把眼前这位西门夫人当作气死他母亲的仇人，甚至几乎想要杀死她的。但现在却由父亲口说了出来，这个气死他“母亲”的女人，才是他真正的母亲！

此际，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事实，但在感情上他却接受不了。

西门夫人心中一阵酸痛，不知怎样和他说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西门燕呆了片刻，忽地也叫起来道：“妈，这是真的吗？”声音充满惶惑与气愤，变得比牟一羽的声音还更难听。

要知她虽然没有自己父亲，但却是自小就崇拜父亲的。她不能容忍父亲有个不忠实的妻子，也不能容忍母亲欺骗了她这么多年。

西门夫人道：“燕儿，我是做错了事。但我没有对不起你的父亲。我和羽儿的父亲相好在先，你的父亲是知道的！”

“我不要听！”西门燕忽地也像牟一羽刚才那样地叫起来，而且掩着脸跑了！

西门夫人面色惨白，叫道：“燕儿！”语音未落，牟一羽跟着也跑了出

去。

牟沧浪道：“ 羽儿，是我做错了事，你要埋怨也只能埋怨我！ ”

牟一羽毕竟是年龄较长，也比较懂事，他的心情虽然是非常紊乱，却未至于像西门燕那样并无回答。

“ 爹，娘——你们让我静静想一想。我先去找燕妹回来！ ”

牟沧浪吁了口气，微笑说道 :“ 明珠，你听见了么？他已经叫你做娘了。”

但在西门夫人听来，牟一羽叫她那一声“ 娘 ”可是叫得甚为勉强。而且她比牟沧浪更多一重精神负担，她的女儿显然是不肯谅解。

她颓然坐下，说道：“ 我实在是不该来的！ ”

牟沧浪道：“ 别这么想，他们只是一时激动，过后就会好的。 ”

西门夫人道：“ 但愿如此。不过，沧浪，我也该走了。 ”

牟沧浪道：“ 让他们兄妹先谈谈，别过早干扰他们。 ”

西门夫人道：“ 那你先回去吧。待会儿我自己去找燕儿。我不打算参加无相真人的葬礼了。 ”

牟沧浪道：“ 明珠，让我多看你一会。我亏负了许多人，但最对不起的还是你，明珠，我在想，我是不是还可以弥补我的过失…… ”

西门夫人凄然一笑，打断他的话道：“ 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你已经做了武当派的掌门了！ ”

牟沧浪心道：“ 我可以不做掌门！ ”但此事牵连甚大，可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他无可奈何地望着旧的爱侣，这句话却是只能藏在心中，不敢宣之于口了。

西门夫人道：“ 沧浪，还有大事等着你去办呢，你进来的时候，没看见蓝靠山夫妻死在外面吗？ ”

牟沧浪瞿然一省，说道：“ 你可知道他们是谁杀的？ ”

西门夫人道：“ 是唐仲山下的辣手。但据燕儿刚才对我所说，他却好像是故意布下疑阵，嫁祸给蓝玉京的义父不岐。 ”

牟沧浪所受的感情冲击虽然还没过去，但听了这话，也是不禁吃了一惊。

“ 你来的时候有没有见着蓝玉京？ ”

“ 没有，但我知道他已经回来，你问他作甚？ ”

牟沧浪道：“ 我从紫霄峰下来的时候，看见一条黑影奔向墓园，好像是蓝玉京的模样。 ”须知他是因为放心不下儿子才跟着来的，是以他当时虽然心有所疑，但却无暇查问。

西门夫人也不禁吃了一惊，“ 墓园？ ”

“ 准备给无相真人安葬的墓园。不岐这几个月一直都住在那里。 ”

西门夫人道：“ 那一定是他了。啊呀，不妙！唐仲山的手段真是太狠毒了，这孩子，这孩子…… ”

用不着她把话说完，牟沧浪已是知道事情的严重！

唐仲山是要不岐被他的义子亲手所杀，用这样的手段来泄爱宠被夺的心头之愤，岂不是要比自己亲自下手“ 痛快 ”得多？

尽管他对西门夫人依依不舍，也不能不离开她了。

他对不岐并无好感，却也不忍见他丧命。不仅因为他被人嫁祸，其中还有别的原因。他飞快地赶往墓园，怕只怕已经赶不及了。

不岐举起手中的断剑，缓缓的向着自己的心窝插下。

这刹那间，耿玉京的心头当真是乱成一片！

对这个杀父的仇人，同时又是对他有教养之恩的义父，是让他继续活下去，还是让他立即死在自己的面前？

不岐的剑已经插进心窝，血光在他的面前迸现！

耿玉京突然扑上前去，把不岐手中的断剑夺了下来。

伤口不算太深，但不岐已是倒在血泊之中。说不出话，只是一双眼睛还未闭上，而且是睁得大大地看着他。

忽地似有飘飘浮浮的声音送入他的耳朵：“玉京，你的养父养母不是他杀的！”

“是谁在和我说话？”莫说他此际心乱如麻，即使还能保持几分清醒，他也决计料想不到，是掌门人亲自赶来，未曾踏入墓园，便即向他传声。

对于蓝靠山夫妇之死，不岐也曾否认他是凶手，但从这个人的口中说出来，耿玉京却是不能不多相信几分了。

这人火速赶来，人还未到，便即传声入密，焦急之情，可以想见。

是以耿玉京虽然听不出是何人声音，亦是不禁心头一震了。“莫非我真是错怪了义父？”此念一起，他对不岐的仇恨之心，不觉又再减少几分。

要知他自出娘胎，父母便即双亡，他是从来没有见过亲生父母的。他要替父母报仇，不过是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这种感情，掺杂有“责任感”在内的感情，还不能算是十分强烈的。

自他有生以来，对他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是养父蓝靠山，一个是义父而兼师父的不岐，他和这两个人的感情才是实实在在的，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在连系着的。

他自己或许从未想过分析自己的感情，但他之所以要不岐“自行了断”，给自己的亲生父母报仇恐怕还在其次，给蓝靠山夫妇报仇才是最重要的。而最最令他伤心欲绝的事情也正就是因为他的义父杀了他的养父母。

现在他听见了牟池浪的传声，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证实他的义父不是凶手，在他心头上这个最大的结已是不啻迎刃而解！

他夺下不岐手中的断剑，涩声说道：“不错，我的亲生父母已经死了，养父养母亦已死了，不管怎样，我也不能让义父死了！”

这话他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但，躺在血泊中的不岐尚未昏迷，当然也是听见的了。

不岐惨白的面上好像绽出一丝笑意，但一双眼睛却在慢慢闭上。

耿玉京吃道：“义父，你，你不能死！”

就在此时，只觉微风飒然，烛光摇曳，武当派的掌门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耿玉京又喜又惊，失声说道：“掌门人，原来是你！”

无名真人（牟沧浪）无暇回答，立即出指封了不岐的相应穴道。他用的是“封穴止血”的方法，流血登时止了。

“还好，伤得不算太重，性命大概还可以保得住的。”无名真人吁了口气，说道。

耿玉京松了口气，但心上的疑团却是难以解开。

无名真人似乎看透他的心思，说道：“你不必问我怎么知道此事，我只问你，信不信我的话？”

耿玉京道：“多谢掌门真人的棒喝，弟子没有铸成大错。弟子愧悔还来不及，怎敢起疑？但弟子也并非胆敢逼死义父，其中实在另有难言之隐……”

“ 既是难言之隐，那就不必对我说了。 ”

“ 掌门真人到过弟子家里？ ”

“ 不错，我已经知道害死你养父养母的是川西唐二先生。你的姐姐也给他掳走了。 ”

耿玉京又惊又恐，道：“ 又是这个老贼！ ”

无名真人道：“ 你快点去救姐姐，你的义父交给我好了。 ”

意外的事件接踵而来，耿玉京当然只好暂且放下义父，赶紧去追踪唐二先生了。

无名真人给不岐封穴止血，跟着以本身真气输入他的体内。但却发觉他似有抗拒吸纳之意，只是任由外来的真气循着经脉的线路游走，并不着意导入丹田。如此一来，无名真人的努力自是只能事倍功半了。

无名真人不觉皱了眉头，须知对方若是消失了求生的意志，纵有扁鹊重生，华佗再世，也是只能令他苟延残喘而已。

不岐缓缓张开眼睛，说道：“ 弟子死有余辜，请掌门人莫再为我耗费真气。 ”

无名真人道：“ 你是为了误杀耿京士而内疚么？此事我早已知道，我不是说你没过错，但主凶并不是你。 ”

不岐叹道：“ 也不能说是完全误会，当时我下此辣手，实也存有私心。 ”

说也奇怪，他本来是不想死的，但在得到耿玉京的宽恕之后，却不知怎的，反而觉得无颜再见义子了。他自知纵使能够保全性命，也是等同废人，何况还要永远负咎，那又何必留恋人间？

无名真人心道：“ 心病还须心药医，倘若不下重药，恐怕是难以令他重起求生之愿了。 ”

“ 你就只想对耿京士夫妻之死负责么？你忘记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更重大的案子？ ”

不岐登时呆了，喘着气道：“ 掌门真人，你，你是说…… ”

不岐苍白的脸上，不觉起了痉挛，讷讷说道：“ 你，你是说我的俗家师父？ ”

“ 不错，我要问你的就是你的俗家师父两湖大侠何其武是怎样死的？ ”

“ 我，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师父已经被人害死了。 ”

“ 死状如何？ ”

“ 好像是被本门的掌力震毙的。 ”

“ 那天晚上你去了哪里？ ”

“ 掌门问起，不敢隐瞒。我是听得耿师弟回来的消息，出去打探的。那天晚上，我住在盘龙山脚何家一位亲戚家里，那人如今还在，可以为我作证。”

无名真人道：“ 因此，你怀疑是耿京士所为，第二天就带了老家人何亮上盘龙山拦阻他？ ”

不岐道：“ 当时我确是误信谣言，以为耿京士已经做了满洲奸细，又只道是阴差阳错，那天晚上，正值我出去打探他的消息的时候，他恰好就在我回来之前，回到家中，下了毒手。 ”

无名真人道：“ 但他不是和你的师妹一起从关外回来的吗？你的师妹可正是你俗家师父的独生爱女！ ”言下之意，当然是说，他怎能有如此不近情理的怀疑了。

不岐的脸上，白里泛红，说道：“那天晚上，他曾经离开师妹两个时辰。这是我盘问他们的时候，师妹对我说的，当时师妹虽然是对我有所解释（无名真人插口道：怎样解释你不必详述，你只说你相信不相信），但我不相信。”

无名真人道：“那么现在呢？”

不岐神情沮丧，低声说道：“去年我去了一趟辽东，多少也听到一点耿师弟当年在辽东之事，看来是错疑他了。”

无名真人道：“但你可从没有向你的师父无相真人为耿京士辩白，哪怕只是说有可能冤枉了他！”

不岐捶胸道：“是，是我该死，我存有私心。”

无名真人道：“你已经自知忏悔，这一层我就不追究你了。但当年你咬定是耿京士大逆弑师，除了因为误信他是满洲奸细的谣言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不岐道：“这，这个……”好像是在猜度掌门的用意，想说又不敢说似的。

无名真人道：“听说你的俗家师父遇害之时，曾经惊叫道：是，是你！有这事么？”

不岐睁大了眼睛，目光充满恐惧，半晌说道：“那天晚上只有何亮在家，他说师父说的那句话是他亲耳听见的，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无名真人道：“一句话？”

不岐道：“认真说来，只有半句。师父骂的是：你，你这畜生……只说到一半，师父就气绝了。”

无名真人点了点头，说道：“这半句话比我从别人口中听来的多了两个字。那就更加怪不得别人疑心了。”

“怪不得”什么，已是无须不岐画蛇添足了。通常来说，老武师骂的“畜生”，不是儿子，就一定是徒弟。两湖大侠何其武没有儿子，那么，他所骂的“畜生”不是他的徒弟还能是谁？

其实何亮转述的话，还不仅只这半句，但不岐恐怕越说得多，自己的嫌疑越大，却是不敢和盘托出了。

无名真人凝视着他，说道：“你就是因为这半句话怀疑你的师弟？”

不岐道：“何亮说他曾看见那人的背影，好，好像是耿师弟的。”

无名真人道：“但从现在已知的各种事实看来，已是可以下个判断，九成不是你的师弟！”

不岐汗流侠背，喘气说道：“掌门，你怀疑是我？”

无名真人不说话，寒冰似的目光盯着他。

不岐嘶叫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掌门真人，你，你无名真人改变了目光，柔声说道：“我相信你！”

不岐吁了口气，冷汗湿透衣裳，好像虚脱一般。

无名真人继续说道：“但只我相信你，还是不够的。必须在破了此案之后，你才能脱嫌疑。”

不岐道：“是，我知道。”

无名真人道：“所以你千万不能死掉，否则，你若死了，水洗不清！”

不岐道：“掌门教训的是，弟子即使变成残废，也要活着。”

虽然由于体力不支，本来似乎还想说些什么的已经说不出来，而且阖上了眼睛，但无名真人输入他体中的真气，却已能够顺利的纳入他的丹田了。

无名真人看着他进入梦乡，虽然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却也不由得在心中苦笑了。

十八年前，武当派几位重要人物相继被人暗算死亡，其中有首席长老无极道人，有两湖大侠何其武，还有和何其武同一辈份的丁云鹤。在三个受害者中，论地位当然是以无极长老最高，但只就案子本身而论，却以何其武被害一案最关紧要。因为从种种迹象看来，已是可以得出结论，何其武乃是敌方所要谋害的主要目标，其他两人，则只是因为适逢其会，被卷入漩涡，这才身遭横祸的。要是能够破此一案，其他两件案子当可迎刃而解。

能够暗算这三位武当高手的人，当然非同小可！

在这几件案子发生之后，当时的武当掌门无相真人就曾经暗中知会这位师弟，当时还是俗家弟子的牟沧浪，叫他帮忙侦查的。

如今已经过了十八年，当年的中州大侠牟沧浪已经变成了武当派的新掌门无名真人了，他可还未能断定这个凶手是谁。

不过，有一件事情他是已经知道了的，何家那个老家人何亮的脑盖骨中嵌有一枚常五娘的青蜂针。这是他的儿子牟一羽告诉他的。

而且早在他的儿子告诉他这个事实之前，他已经怀疑常五娘是和此案有关的了。

因为，何其武被害身亡之前说的那两个字，就是某一次当他和常五娘饮酒作乐之时，常五娘透露出来的。

当时他也曾追问过常五娘，可常五娘道：“你以为我有本事杀得了何其武以及无极道长吗？你既然知道不是我，那么我不愿意说的你就不必追问了！”常五娘的脾气是他也无法奈何的，何况他自己也有许多顾忌，自是只好放开常五娘，另行寻找线索了。

现在他从不歧的口中，对当时何其武被害的情形，已是知道得比较详细一些，十八年来，他对此案的构想也就开始现出了轮廓。

“莫非凶手就是唐二先生？”但随即想道：“唐二先生只能说是懂武当派的武功，按说他还不能以本门掌力击毙何其武。”苦思之际，忽地想起了另一个人来，不觉吃了一惊！“难道那个人就是，就是……”他不敢再想下去了。若非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和那个人作对的。

避难就易，他只能把注意的焦点又再回到唐二先生身上。

唐二先生纵然与那几件案子无关，最少也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一条线索。因为他和常五娘有异乎寻常的关系，常五娘能够知道的秘密，他不会不知。甚至更有可能，常五娘那次在酒后泄漏的消息，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而且，何况唐二先生还是刚刚杀害了蓝靠山夫妻的凶手。

不错，蓝靠山夫妻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无论如何，也是在武当山上遇害的。自己身为武当派的掌门，难道就任由他行凶之后，扬长而去。

但要对付唐二先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还无可避免的要牵涉到常五娘。如果弄糟了的话，那就要成为耸动武林的丑闻了！

是让唐二先生和常五娘离开武当山呢，还是趁早亲自出马，将他们截回来呢？

无名真人踌躇莫决，看着已经入睡的不歧，只能苦笑了。

他怎也料想不到，无须他自己出马，此际，已是有人拦住唐二先生了。

唐冲山正在从展旗峰下山。常五娘背着蓝水灵走在他的前头。

展旗峰石色如铁，山势奔骤跃动，几乎是移步换形。整座山峰都是黑黝

黝，光秃秃的。他们选择在这里下山，有个好处，一眼就可以看出有无埋伏。虽然形势比别处险峻，但这可难不倒他们。

常五娘有唐仲山保护，又有蓝水灵作为人质，她更是无须恐惧了。

展旗峰有块岩石，形如伛偻的道人，俯视一个药炉，那状似药炉的石头颜色却是黑中泛红。好事者给它取了个名字，名为“老君炼丹”，是武当山名胜之一。

常五娘从“老君”的脚下走过，根本没想到要加以戒备，不料那“老君”突然活动起来了。

一个黑衣道士扮作“老君”模样，倏地从峭壁跃下，扑向常五娘。

常五娘也真够机伶，虽然毫无防备，却立即猜到了那道人的用意，是要抢她的人质蓝水灵。

常五娘急忙一个转身，把蓝水灵朝那道人迎上去，冷笑道：“你要不要这女娃的性命？”

谁知那道人竟似不顾蓝水灵的死活，她话犹未了，道人已是一掌打在蓝水灵身上。

常五娘只道可以挟人质为护符，哪想得到“护符”反而变成了敌方用来打击她的工具。陡然间她只觉胸上如受铁锤，说时迟，那时快，她手中的人质已是被那黑衣道士抢了过去！

不但人质被夺，她自身亦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非但是大出常五娘的意外，唐二先生亦是始料之所不及。

但他毕竟是个在武学与经验方面都极其丰富的大行家，应变奇速，常五娘未曾倒下，他立即一掌击向她的背心。

常五娘定了身形，过了半晌，方始缓缓倒下。虽然她终于不免倒下，唐二先生却是松了口气，如释重负了。

原来那黑衣道士用的乃是上乘武学中的隔物传功，打在蓝水灵身上，受力的却是常五娘。唐仲山跟着发的那一掌，则是用来抵消对方的掌力的。这样的打法，等于是借用常五娘的身体来比拼内力，常五娘虽然幸免于难，但也禁受不起两大高手的内力震荡，终于晕倒了。但也幸亏唐仲山发掌及时，否则她只怕已是性命不保。如今虽然晕倒，却并没受到内伤。

唐仲山应变奇速，在一掌击向常五娘的同时，诸般暗器亦已向那黑衣道士打去。

双方动作都快，黑衣道人把蓝水灵摔向后方，把手一扬，手中的一块鹅卵形的石头已是被他捏成无数小块，以“天女散花”的手法飞出。

只听得叮　之声不绝于耳，唐仲山的暗器十九被他打落。只有两颗弹丸走着不规则的弧线，避开了石子的撞击，打到了那道士的身前。

那道士挥袖一卷，两颗弹丸好像粘着他的衣袖一般，但却滴溜溜地转。

唐仲山初时面露喜色，但不过片刻，面色就立即变了。只见两颗弹丸停止转动，道士一抖袖子，弹丸滑入他的袖管里了。

霹雳弹都奈何不了那个道士，当然，再发任何暗器亦是无济于事了，唯有凭武功决胜负了。

黑衣道士掌势斜划了一道弧形，把唐仲山的掌力牵引过一边。唐仲山似乎早就料到他这手法，掌势突然有如空际转身，从绝不可能变化之处变化出来，“啪”的一声响，双掌相交。

唐仲山是唐家近百年来最杰出的人物，暗器固然是天下第一，内功亦足以与当世的任何高手比肩，不料内力攻逼过去，却是好像被引入重门叠户一般。虽不至于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但每过一重门户，威力就打了一个折扣。

唐仲山惊疑不定，“ 武当派的内功似乎不是这样的，但他用的又分明是太极拳的以柔克刚之法。唔，不对，他用的并非是纯粹的柔劲，他是半途出家的武当道士！ ”原来在那道士所用的粘黏柔劲之中，隐隐仍有点儿“ 棱角 ”，而武当派的内功心法，则是讲究“ 圆转如意 ” 的。那道士的内功既然如此深湛，就不该仍有“ 棱角 ”。

唐仲山蓦然一省，叫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你，你是黑衣道士忽然一声冷笑，收了掌力。

武学中最难的收发随心，尤其是在和敌人全力搏斗的时候，一收一发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收比发更难。

他们两人正在相持不下，黑衣道士突然收了掌力，实在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对方的功力即使是稍逊一筹，也可趁此时机。乘虚攻扑，反败为胜。但反过来说，这也可以用作以退为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手段。

唐仲山一来是因为刚刚认出了这道士是谁，二来也是压根儿没想到对方敢在这个时候撤了掌力，他的身体骤然失了重心，登时身不由己的向前冲出几步。

在这瞬间，只要那黑衣道士在他背后加上一掌，只怕他不死也得重伤。

唐仲山稳住身形，愕然回顾。那黑衣道士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不过，他虽然知道黑衣道士无意伤他，但余悸犹存，一时间却是不知怎样说下去了。

黑衣道士缓缓说道：“ 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我知道你的比你知道我的更多！ ”

唐仲山刚才说的“ 我知道你 ”，意思当然是指我知道你是谁，但黑衣道士所说的“ 知道 ”，则显然不是指人，而是指事。所指的事，当然也不是普通的事，而是自己不想给别人知道的隐私。

唐仲山毕竟是老狐狸，立即便道：“ 好，那么你不说我也不说！ ”

黑衣道士道：“ 不，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

唐仲山道：“ 这个我懂，只不过这女娃儿…… ” 眼睛望向躺在地上的蓝水灵，黑衣道士道：“ 你放心，天上打雷她也听不见。 ”

唐仲山此时早已定下心神，当然亦已看得出来，黑衣道士把蓝水灵摔出去的时候，不但是用了巧劲，令她毫发无伤，而且是已经点上了她的昏睡穴的。

唐仲山道：“ 你是为这女娃儿而来？ ”

黑衣道士道：“ 我是专诚在这里等候你的，不过，这女娃儿是我一个小友的姐姐，既然在这里碰上了，就当作是我向你讨个顺水人情吧。 ”

唐仲山道：“ 好，这女娃儿我可以交给你，但你可不能与我为难！ ” 须知武当山上有本事与他“ 为难 ” 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无名真人，另一个就是这黑衣道士。只须黑衣道士肯让他和常五娘下山，那也无须再用蓝水灵作为人质了。

黑衣道士道：“ 礼尚往来，这个顺水人情我也是乐意做的。但你好像忘记了我刚刚说过的一句话。 ”

“ 什么？ ”

“我是在这里专诚等候你的！倘若只为这女娃儿，还不值得我专诚恭候吧？”

“这么说你是另有文章？”

“也可说是一宗交易！”

“好，那你划出道儿来吧！”

黑衣道士道：“你放心，我不是要与你为难，但也只能是答应不与你为难。”

加上了一句，意思就大不相同了。唐仲山吃了一惊，说道：“你的意思是……”

黑衣道士道：“你单独下山，我不但不会跟你为难，还会帮你的忙。但常五娘可得留下！大家老朋友了，我不瞒你，我是要借你的五娘一用！”

唐仲山气得双眼翻白，沉声说道：“还说老朋友呢，你知不知道，我是为了她才上武当山的，你居然敢要借她去用？”

黑衣道士似笑非笑说道：“你莫心邪，我只是要借她去对付另一个人，绝对不是要占她的便宜。而且，一待无相真人的葬礼过后，我就会让她回到你的身边，保证她毫发无损！”

唐仲山气怒，冲口而出：“原来你是要用她来要挟牟沧浪！”

黑衣道士悠然说道：“彼此心照不宣就好，何必要说出来！”

若是换了别人，唐仲山不把他撕成两片才怪。但这个黑衣道上，却是他的克星之一，他纵然是胸中充满愤怒，也不敢立即翻脸。

黑衣道士续道：“其实我也是为了你的好。你试想想，要是我们不能将牟沧浪收服，对你会有什么结果？先算算旧帐，只说你刚刚做过的一件事吧，你害死了蓝靠山夫妻，他早已知道了！”

唐仲山道：“他会为一个种菜的人和我算帐吗？再说，我的武功或者比不上他，但也要比过方知！”

黑衣道士微笑道：“这个菜农可是有个大有来头的养子的。你当然明白，我说的是耿玉京！”

唐仲山气呼呼道：“那又怎样？一个黄口小儿，我还怕他？”

黑衣道士道：“不错，他目前的武功是胜不了你，但你要胜他，只怕也不容易。”故意歇了一歇，这才缓缓说道：“你不肯把五娘借给我，我也不勉强你。我也只能自己置身事外，任由牟沧浪和耿玉京与你为难了。”

唐仲山是老狐狸，怎会听不出这是话中有话，吃一惊道：“是不是你已经约好了他们来此。”

黑衣道士道：“何须我约，那小子已经来到了太子坡了。”太子坡和他们所在之处隔着一个山坳，那黑衣道士由于练过二十年的坐禅功夫，听觉异于寻常，却是已经听见声息了。

唐仲山是天下第一暗器名家，听觉之佳也不逊于那黑衣道士，凝神一听，果然也听见了。黑衣道士在他耳边道：“大丈夫当机立断，何况吃小亏可占大便宜！”

唐仲山面色凝寒，一言不发，绝尘而去！

由于展旗峰是下山捷径，耿玉京也就选择了从这个方向追踪。

那黑衣道士刚把常五娘藏好，耿玉京就来到了。眼前的景象令他又喜又惊！

他是为了姐姐被掳出来追踪敌人的，是否追得上敌人，追得上敌人又是

否能够把姐姐抢救回来，在他都是毫无把握。

没想到未下展旗峰，就在这里发现他的姐姐。“守护”在他姐姐身旁的那个黑衣道士一看见他，就咿咿哑哑的迎着他跑来。

他看见姐姐躺在地上，虽然是吃了一惊，但看见了这黑衣道士，却像看见了亲人一样欢喜！

黑衣道士只有一个，但耿玉京“认识”的黑衣道士和唐仲山认识的黑衣道士却是不一样。

耿玉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黑衣道士是能够说话的，他只知道这个黑衣道士是曾服侍过他的师祖几十年的那个聋哑道人。

聋哑道人可说是他的师祖无相真人的忠仆，同时，也是十分爱护他的人。

他已经习惯了和这聋哑道人用手势交谈，甚至只看他的“口型”也可以猜到他是在“说”什么。

“是你把那妖妇打跑，把我的姐姐救下来的？”他打着手势问道。

聋哑道人指指蓝水灵，做了个点穴手势，跟着指指自己，又摇了摇头。

意思是说，蓝水灵并没受伤，只是被人点了穴道，不过他却无法解开。

耿玉京放下了一半心，便即上前察视。

聋哑道人用的是重手法点穴，莫说耿玉京不懂他的独门点穴手法，即使懂得，由于功力不足，也是无法解开。他只道是唐仲山所为，哪想得到却是这个一向爱护他的聋哑道人点了他姐姐的穴道。

穴道若是被封闭太久，纵然最后能够解开，对身体也是颇有伤害。是以他虽然本来还有一些事情要“问”那聋哑道人的，亦已无暇再问了。

他背起姐姐，重新翻过展旗峰，奔回无相真人的墓园。

他是想请掌门人为他的姐姐解穴。另一方面，他也是记挂着他的义父。虽说他的义父已经有掌门人亲自出手施救，性命可保无忧，但他毕竟还是放心不下。

无名真人看着已经熟睡的不歧，心潮起伏不定。

十八年前，两湖大侠何其武被害的那宗无头公案，他已经从不岐的口中，得到了更多的线索。把新的线索和已知的事实印证，他的思路也逐渐明朗了。

但也正是因此，令他忐忑不安。因为案情的发展可能牵涉到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人，他打了一个寒噤，心里想道：“如果我所怀疑果然是真，那可是太笑话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竟然还不知道是他！”不过说是“笑话”，却非笑话，因为这个人是比唐二先生更难对付的人。

他的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未能破解，他不想立即去找这个人，想去先找唐二先生弄个明白。但他又不愿意再去招惹常五娘，常五娘是和唐二先生一起走的，他已经知道。

正当他踌躇未决之际，忽地察觉屋顶有衣襟带风之声。那夜行人的轻功竟是不同凡响。

他是当世数一数二的武学大行家，只听那衣襟带风之声，就可猜得着那人的轻功路数，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也可说是八九不离十的。

“难道是明珠去而复来？”他不禁心头一热，又喜又惊了。

心念未已，那人已是有如一叶飞坠，落在他的面前。大出他的意外。

来的人并不是西门夫人，是东方亮。

东方亮比他还更吃惊，呆了一呆，说道：“牟掌门，没想到在这里见着你！”

无名真人冷冷说道：“我也没想到在这里见着你！但我是武当派的掌门，我用不着向你解释，你必须向我解释！”

东方亮道：“我是来找我的姨母和表妹的，我知道他们已经来到了武当山。”

无名真人道：“这里是准备安葬我的无相师兄的墓园，看守墓园的是我派长老不岐！”

东方亮道：“我知道，但我并不认为我是走错了地方。”

“道理何在？”

“不岐道长的徒弟蓝玉京是我的朋友，我想先找到他，请他帮忙我找姨母。”

无名真人道：“你不说此事也还罢了，说起此事，我倒要问你，你想方设法和蓝玉京结交，是安着什么心肠？”

东方亮道：“意气机投就成朋友，难道你以为我想害他？”

无名真人道：“说得好听，你当我不知道吗？你不是想要害他，也是想要骗他。骗他的武当剑法！”

东方亮道：“我不否认，我是曾经与他切磋剑法。但说到武当剑法，我倒是从你这里学来的，虽然不是你直接传授，也可说得是你的‘再传弟子’吧？”

无名真人面挟寒霜，说道：“你别以为知道我的一些私隐，就拿来要挟我，你上次上山胡闹，我饶了你，这次可饶你不得了！”

东方亮从他阴森的目光中看出杀机，不由得心中一动，想道：“若然只因为我偷上武当山，他看在我姨母的份上，不至于要下毒手。莫非韩翔说的那件事是真的，他就是害死我姨父的疑凶，但连我的姨母都未知道！”

无名真人缓缓举掌，等他求饶，再作打算，不料东方亮并不求饶，竟然冲口而出，说道：“牟沧浪，我知道你早就想要杀我！上次只不过是因为我公开挑战，你自恃身份，才故示宽容罢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藉口，还不下手，更待何时？”

他这么一催，无名真人反而把手掌放下来，说道：“你因何以为我早就想要杀你？”

东方亮没有回答，却把目光射向不岐。

无名真人思疑不定，说道：“原来你要找的不是他的徒弟，是他本人！”

东方亮道：“你害怕了么？”

无名真人道：“你以为他的第一个师父是我害死的吗？哼，岂有此理！”

东方亮道：“两湖大侠何其武与你齐名，他的武功虽不如你，却是真正的侠义道。你处心积虑要做武当派的掌门，自是容他不得。”

无名真人道：“这是你自己的猜测还是别人对你如此说的？”

东方亮道：“你想骗我说出来，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有没有做过那件案子，总会有人知道的。”

无名真人道：“我告诉你，何其武不是我害的，信不信由你。但我倒要问你，即使这件案子是我所为，和你也没关系，何以你却认定我早就想要杀你？”

东方亮淡淡说道：“你做过的坏事，恐怕也不只此一桩吧？”

无名真人道：“哦，你还听到什么有关我的谰言？”

东方亮冷笑道：“我不说出来，或者你还未必敢下毒手，一说出来，我

还能有命在么？”

无名真人冷笑道：“ 那你错了，你说不说都是一样！”

东方亮道：“ 总之是要杀我？”

无名真人道：“ 或者杀你，或者不杀你，总之我已经有了主意。你说也好，不说也好，都不能改变我的主意！哼，你不是早已认定我要杀你的么？”前半段的口气模棱两可，但最后一句，却又似乎是想杀他的成份居多了。

东方亮见他目露凶光，心中暗暗吃惊，急忙退了一步，说道：“ 不错，正因为我早就料到你要杀我，这次上武当山之前，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秘密写了出来，密封交给表妹保管。我一死她就会拆开看的。除非你舍得把西门燕也都杀了，否则我还是劝你三思而后行。”其实这只是东方亮的虚声恫吓，他虽然怀疑牟沧浪杀害他的姨父，甚至他的父亲也是间接因牟沧浪而死，但一来因为未敢确定，二来此事牵连太大，而且关系到他姨母的隐私，他可还是未敢告诉西门燕的。

但此际，当他从多方面进行试探之后，他对牟沧浪的怀疑虽然还是未能证实，但最少又己深了几分。

他感觉得到，牟沧浪并非说说而已，牟沧浪确实是已经对他动了杀机！他自小闯荡江湖，已经积下多年经验，别人的言语未必靠得住，他的“ 感觉 ”则是往往靠得住的。牟沧浪并没有非要把他杀掉不可的理由，除非他的怀疑乃是事实。

现在他只能寄望于最后的“ 虚声恫吓 ”了。

饶是牟沧浪城府甚深，听得他说已经把“ 秘密 ”交在西门燕手里，也是不禁为之变色！

但他的“ 失常 ”也不过片刻间事，转瞬便即恢复如常，冷冷说道：“ 东方亮，这次你又错了！你知不知道我生平从不受人挟制！”言下之意，我本来不一定杀你的，现在则是非杀不可了。

东方亮当然听得懂他的意思，而且早有准备！他倏地倒退几步，退步，拔剑，进招，几个动作，一气呵成！

但无名真人空手进招，却是后发先至，以指代剑，倏地就点到了东方亮的眉心。

在间不容发之际，东方亮霍的一个凤点头，剑锋划出弧形，反截敌腕。

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无名真人若是全力施为，本来还可取他性命，但以无名真人的身份，岂能被他所伤？

转瞬过了十数招，无名真人每一指点出，嗤嗤有声，好像无形的剑气满空飞舞！在东方亮的眼中，无名真人的指头就是剑锋，着着刺向他的要害，剑势纵横，神妙莫测！他的手中空有一把宝剑，却是给无名真人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从无名真人的眼中看来，又是另一回事。

东方亮固然吃惊，无名真人的吃惊比他更甚！

上一次东方亮上山挑战，无名真人（当时还是中州大侠牟沧浪）只用了三招，就把他打得一败涂地，而现在则早已超过十招了。

原来东方亮与耿玉京经过了两番练剑之后，对武当剑法的领悟，虽然不若耿玉京之深，但亦已得了个中三昧，随意挥洒，悉依剑理，看似无招，实是有招。

无名真人本来是在剑学方面的杰出之士，论到对太极剑法的运用，他未

必输于东方亮，甚至还可能是他较胜一筹。但只要对方的变化，有若干可以胜过他的地方，已是足以令他吃惊片刻间无名真人心里已是转了好几个念头，是杀他呢，还是不杀他呢？

“不出十年，恐怕这小子的剑法就会在我之上，不趁早除他，总是后患！”

“不，不能这样！误会纵难消除，也不能因为害怕他的报复就毁了他。我身为武当派掌门，岂能没有一点容人之量？”

正反两面的思想在他心中交战，但当他想到自己的掌门身份之时，却又不禁惊然的一惊了：“我怎么这样糊涂，忘记了师兄要我挑的担子？”

须知从东方亮师祖玄贞子这一代开始，就是立心要与武当派争胜的，他继承无相真人遗志接任掌门，也就有责任维持本派的威名不坠！

“职责攸关，纵然不取他的性命，也得废掉他的武功！”

东方亮好像知道他的心思似的，嘴角挂着冷笑。这冷笑突然促成了他心底的自惭。“说什么职责攸关，你是妒忌他的剑法比你高明！你是害怕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头被人抢去！”

正当他踌躇未决之际，耿玉京背着他的姐姐，已经走到墓园，就要踏进园门了。耿玉京的轻功不算太好，背着一个人，脚步当然比较平时重了一些，无名真人是何等人物，纵然心神不能专注，仍然可以耳听八方，迅即就察觉了。

耿玉京亦已隐隐听得园中似有“异声”。

无名真人喝道：“是谁？”

耿玉京听见他的声音，宽下心答道：“掌门真人，是我！”

无名真人袍袖一挥，把东方亮逼退，说道：“你快走吧，别让我在武当山上再见到你！”他是用传音入密的功夫送入东方亮耳朵的，别说耿玉京还在园外，即使是在他的身旁也不会听见。

东方亮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见到耿玉京，借他这一卷之力，穿出后窗，翻过墙头，走了。

“你的义父正在熟睡，小声点儿，进来吧！”

无名真人看见他背着姐姐进来，不觉也是有点诧异，说道：“你怎的这样快就把你的姐姐救回来了？”

耿玉京道：“是聋哑师伯从那妖妇青蜂常五娘的手中抢回来的。”

无名真人吃了一惊：“聋哑师伯？”

耿玉京道：“就是那个曾经在师祖生前服侍了他几十年的聋哑道人。”

无名真人道：“我知道。只不知道他的武功这样好。”

耿玉京道：“姐姐似乎是被那姓唐的老贼点了穴道，弟子无法解开，请掌门人慈悲，帮她解穴。”

无名真人道：“好，你放她下来，让我试试。”

他察视片刻，脸上似乎显出一点诧异的神色，跟着施展隔空解穴的功夫，在蓝水灵相应的穴道上虚点一点。蓝水灵毫无反应，他那诧异的神情更加显露了。

“你怎么知道是唐仲山点的穴？”无名真人问道。

耿玉京道：“他是和那妖妇一起逃走的，我的姐姐被点的穴道，聋哑师伯都解不开，相信不会是那妖妇所为的吧，掌门真人，你以为……”

无名真人道：“不像是四川唐家的点穴功夫。你姐姐是被人用重手法点了隐穴的。”

“隐穴”是隐藏于脏腑之中的穴道，耿玉京曾听得无相真人说过，点隐穴必须有上乘的内功相辅，是最难练的一种点穴功夫。耿玉京可就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了。

耿玉京不禁也是一惊：“难道那妖妇还另外约有高手同来。掌门真人，那我的姐姐……”

无名真人道：“我也猜不到是谁所为。不过你可以放心，那人点隐穴的功夫还难不倒我，只是需要较长一点时间罢了。”其实，他早已知道点穴的人是准，不过不想对耿玉京说出来而已。

无名真人以掌心贴着蓝水灵背脊的大椎穴，大椎穴是经脉汇聚的枢纽之一，无名真人以真气输入，为她打通被封的隐穴。过了一会，只见蓝水灵额头滴下汗珠，脸色渐转红润，终于睁开了眼睛。

蓝水灵看见了站在她面前的弟弟，跟着也看见了掌门真人和睡在床上的不岐。

“我怎么会在这儿，这、这是……”蓝水灵问道。

耿玉京道：“是我将你背来这里，请掌门人为你解穴的。事情的经过慢慢我会告诉你的，你还不多谢掌门真人！”

无名真人道：“先说紧要的，把那聋哑道人救你的情形告诉我。”

蓝水灵好像一片茫然的模样。无名真人道：“不用急，仔细想想。”

蓝水灵道：“我不是想不起，只是有点奇怪。”

无名真人道：“什么奇怪？”

蓝水灵道：“那妖妇把我当作盾牌，聋哑师伯好像是一掌打在我的身上，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后来就不省人事了。”

耿玉京道：“啊，这是隔物传功！”他知道聋哑道人武功很高，可还没有想到高到这个程度。

蓝水灵说了几句话，不觉气喘吁吁。

无名真人道：“你练过道家的吐纳功夫吗？”

蓝水灵点了点头，无名真人道：“那你在这里打坐吧。用小周天吐纳之法，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你的气力就可以恢复了。”跟着对耿玉京道：“你的义父已经过了危险期，性命是可以无忧了。不过，他还要人守护，你来得正好，这守护之责，我就交给你了。”交代完毕，便即走出墓园，直奔展旗峰。

展旗峰老君石的后面，有个山洞，要推开封洞的石头才能发现，这个山洞是只有聋哑道人才知道的，常五娘就是被他藏在这个山洞里面。

此际他已经把一切都布置好了，仍然貌作悠闲地站在老君石前。

他知道无名真人一定会来，但也等得开始有点儿焦急了。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无名真人终于来到了他的面前。

“二哥，你是真人不露相，请恕小弟有眼无珠，特来向你赔礼！”无名真人一揖到地，说道。

“不敢当。我只能是东方晓、西门牧他们的二哥，你是掌门真人，这样称呼，我可担当不起！”“聋哑道人”还了一揖，说道。

在两人作揖之际，无名真人的身形晃了一晃，“聋哑道人”那件蓝布道袍却似被风吹过的湖面，起了波纹。两人暗中较量，无名真人的内功比较精纯，“聋哑道人”的内功则比较霸道，可说是各有千秋。但表面看来，则是无名真人稍逊一筹了。

“聋哑道人”冷冷说道：“我杀不了你，你也杀不了我，是不是还要再试？”

无名真人道：“小弟并无此意，二哥请莫多疑。”

“聋哑道人”道：“如此说来，你较考我的武功，只是为了证实我的身份？”

无名真人但然说道：“不错。不过‘较考’二字言重了！我只是有一事未明，想向二哥请教。”

“聋哑道人”淡淡说道：“我现在的身份是在观中执贱役的道士，请掌门人吩咐！”

无名真人道：“当年我加盟在后，无缘得与二哥结识，二哥既然见外，小弟也不敢妄自高攀。好，咱们不必在称谓上纠缠了，你年纪比我长，我就称你一声道兄吧。晦闻道兄，请问你在武当山上躲了三十多年，装聋作哑，所为何来？”

原来这个“聋哑道人”乃是当年“小五义”中的老二，俗家名字叫做王晦闻。“小五义”的老大是七星剑客郭东来，老二是他，老三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老四是西门燕的父亲西门牧，老五是后来在少林寺出家的那个烧火和尚慧可。五个人中，王晦闻虽然排行第二，年纪却是以他最大。最先“失踪”的也是他。在他失踪之后，无名真人（当年的牟沧浪）才与其他四人结交的。

王晦闻哈哈一笑：“我来了武当几十年，从来没个正式名字，多谢掌门人赠我一个道号。”

无名真人道：“那也不过还你本来面目而已。”他语带双关，王晦闻如何听不懂。

“天地万物，变化不居。只有眼前的方是真实，何须再问本来？”王晦闻说道。说的好像“偈语”，其实则是与无名真人刚才说的针锋相对。

无名真人道：“如此说来，你是不愿答复我那个问题了？”

王晦闻道：“我有没有问你因何要做武当派的掌门？”

无名真人道：“好，那我就问眼前之事，你装聋作哑几十年，今天才露出真相。你冒着给人识破的危险，想来不至于只是为了要救蓝水灵这样简单吧？”

王晦闻道：“不错。我为的就是要将你引来。”

无名真人道：“我现在已经来了！请说吧。”

王晦闻道：“牟沧浪，我要你做一件事！”他不尊称“掌门真人”，改唤俗家名字，而且用的字眼是“要”而不是“求”，语气显得咄咄逼人！

无名真人冷冷说道：“那要看是什么事情！”

王晦闻道：“当然是你应该做的！”

无名真人哼了一声，“应该与否，由我决定。但你不妨说来听听。”

王晦闻道：“后天是无相真人下葬的日子，到时将有各大门派的掌门或其代表以及各方的成名人物前来参加葬礼，朝廷也会派来使者，给继任掌门人册封，对吗？”

无名真人道，“不错。”

王晦闻道：“所以，你现在还不能称为‘真人’，我只能叫你的俗家名字。而且，我还要对你说，以后你也只能被称为‘无名道人’，不再是什么无名真人了！”

无名真人心头一震，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不配做武当派的掌门？ ”原来武当派的道士，是只有掌门才能称为“ 真人 ”的，“ 真人 ”的衔头也必须由朝廷册封，才能算是“ 正式 ”的封号。

王晦闻道：“ 我不是说你不配，但配也好，不配也好，总之你都不能继任掌门！ ”说到这里，声音提高：“ 牟沧浪，你听着，我要你在葬礼完毕之后，接受册封之前，当着天下英雄面前，把掌门人的位子让给无量长老！ ”

无名真人道：“ 掌门人的位子不是可以私相授受的！ ”

王晦闻道：“ 我知道，是无相真人临终之前传给你的。但一日典礼未曾举行，就还可以更改。只要你说得有理，别人就只会称赞你能谦让。无量长老是年纪最长的武当派道家弟子，难道你不觉得他比你更有资格当这掌门？ ”

无名真人道：“ 你现在说的这番话我早已对无相师兄说过王晦闻道：“ 我知道。无相真人当时要你接任的理由，是因为你年纪较轻，他恐怕无量长老不胜繁剧。其实无量年纪虽老，还是可以应付得来的，不过他当时不和你争罢了。 ”

无名真人道：“ 是不是他现在想做这掌门人了？ ”

王晦闻道：“ 你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是我的意思。而且，我还有下文！ ”

无名真人道：“ 好，我洗耳恭听。 ”

王晦闻道：“ 无量长老也只是暂时做这掌门，他做了一个时候，自会再把掌门之位让给无相真人唯一的弟子不岐。这番话，他也会在接任掌门之时对天下英雄讲个清楚。 ”换言之，无量长老出任掌门也只是“ 过渡性质 ”而已。

无名真人听罢他这番言语，已是心中雪亮：“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和无量的安排，但不岐却未必曾参与他们的密谋。不过，若是他们所谋得遂，不岐也只能是他们手中的傀儡而已。 ”

王晦闻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继续说道：“ 如此安排，也是照顾无相真人的面子。不岐是他唯一弟子，年纪比你更轻，不过他目前资望未足，是以要无量长老暂摄几年。说老实话，牟沧浪，你以俗家弟子来做掌门，是不合传统规矩的，只能算是无相真人一种‘ 破格 ’的安排。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自动让位，不但理由充足，同时也能表示你的谦虚！ ”

不仅咄咄逼人，连让位的“ 理由 ”，他都替无名真人想好了。

无名真人淡淡说道：“ 多谢你替我想得周到，但要是我不答应呢？ ”

王晦闻道：“ 我并不勉强你，但要是你不答应，到时就会有一位和你的关系极不寻常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

无名真人心头一震，喝道：“ 谁？ ”

王晦闻道：“ 你这是明知故问，还有谁人，当然是青蜂常五娘！到时，她会在无相真人的墓前，对所有参加葬礼的客人，说出你和她的亲密关系，嘿、嘿，武当派的掌门人居然会跟江湖上臭名昭彰的常五娘也有一手，一定会成为耸动武林的大新闻！ ”

无名真人一声冷笑，傲然说道：“ 牟某生平从不受人威胁，你揭露我，我也可以揭露你！ ”

王晦闻哈哈一笑，说道：“ 你揭露我什么，顶多说我装聋作哑，混入你们武当派吧？我随时可以编几十个理由解释此事。或者说是避仇，或者说是

为了仰慕无相真人，自愿来服侍他。即使你指责我的目的是来偷学武功，我也可以给你来个死无对证。”他服侍无相真人几十年，假如他说他的武当派武功完全出于无相真人所授，别人的确是难以怀疑。

王晦闻皮笑肉不笑地继续说道：“你和青蜂常五娘勾搭，恐怕还不仅是私情这样简单呢。据我知，何家老家人何亮的头骨中，有一块是嵌有常五娘的青蜂针的。这块头骨，令郎本来已经藏起来的，但可惜他收藏之处，给我的一位朋友知道，现在亦已经是到了我的手上了！”

意思十分明显，如果无名真人仍然不肯就范，他就要栽诬他和两湖大侠何其武被害一案也是有关的了！

饶是无名真人惯经风浪，心头亦已不禁震栗了！

王晦闻沉声说道：“大丈夫一言而决，这桩交易，你到底做是不做？”

无名真人道：“你还没有说拿什么来和我交换呢。”

王晦闻道：“只要你肯如我所言，到了无相真人下葬那天，让出掌门人的位子，我也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去处置常五娘。”

无名真人默不作声，似乎在考虑他的提议。

王晦闻继续说道：“话不妨说得更明白些，好令你安心。你如果想她活呢，我就偷偷将她放走，包管别人不会知道你们的秘密。如果你想她死呢，我也可以替你代劳。而且我还可以让唐二先生知道是我干的，他要报复，也不会报到你的头上。”

他这提议，对无名真人来说，的确很有诱惑的力量，无名真人似乎有点意动了。

“要我让位也不难，不过，我要知道一件事情。”

“好，那你说吧，你要知道什么？”

“无极长老是不是你害死的？”

王晦闻没想到他竟敢单刀直入，当面迫供。倒是不觉呆了一呆，说道：“你因何有此猜疑？”

无名真人冷伶说道：“无极长老、丁云鹤、何其武，都是被本门的掌力震毙的，丁、何二人暂且不说，无极长老的内功造诣，可是仅次于前任掌门无相真人的。除了你，还有谁人能以本门的武功置他于死？”

王晦闻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说道：“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

无名真人道：“我忘记了什么？”

王晦闻道：“我自从来到武当山，就一直服侍无相真人，三十多年，从未下山！”

无名真人道：“只要你找到个好的藉口，得到无相真人允许的话，你偷偷离山数日，大概也不会引起别人留意。”

王晦闻道：“不错，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聋哑道人，平日做的只是烹茶、扫地之类工夫，少我一个也没人留意。但如果你的说法成立，那不是无相真人和我串通了吗？”

无名真人道：“我是说你骗过了无相真人！”

王晦闻道：“死无对证！如果你这样指控我，我可以说这都是你凭空想出来的！”

无名真人“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王晦闻道：“承认什么？”

“承认你是杀害无极长老、何其武、丁云鹤的凶手！”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无名真人道：“如果不是，你为何不敢直截了当的否认？”

王晦闻道，“现在是你所求于我的多，我所求于你的少。我不高兴答复你，就不答复你！”

无名真人给他气得啼笑皆非，谁也知道让出掌门和保守私人秘密，两者的轻重是不能相比的。这句话其实应该颠倒过来说才是。不过，对于当事人来说，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王晦闻冷笑道：“牟沧浪，你若不想身败名裂，我就劝你别要节外生枝了！”

无名真人心中转了好几个念头，还未得出主意，忽地隐隐听得远处似有惊呼之声，而且这个声音好像就是他的儿子牟一羽的。

无名真人本来已经想到要用“缓兵之计”，于是立即说道：“你说的是后天的事情，我也无须现在就答复你！对不住，我有事情，要先走了。”

王晦闻让他拂袖而去，并不阻拦，却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冷冷说道：“谅你也不敢不依，我还要告诉你，你若不乖乖听话，连你的宝贝儿子也不能保全！”

牟一羽在展旗峰北面的渊默亭追上了西门燕。

“没想到咱们真的是一母所生的同胞。”牟一羽强笑说道。

西门燕却忍不住伏在他的怀中哭了出来：“没想到妈妈也会骗我，你叫我还能相信谁呢，做人真是没有意思！”

牟一羽轻抚她的秀发，说道：“别这样想。我多了一个妹妹，心里很高兴，难道你不喜欢有我这么一个哥哥吗？”

西门燕道：“我不是说你不好，但我的爹爹是好人，你的爹爹是坏人！他不该引诱……”

牟一羽苦笑道：“话也不能这样说。他们是早就……”看见西门燕的面色不对，“相好”二字可是不便说出来了。

西门燕道：“我没见过爹爹，但我知道他是位大英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哼，说不定就是给、给……气死的！”

牟一羽道：“燕妹，你这只是猜测之辞。我的娘亲可是真的给你的……气死的，可我又能怪谁？”

西门燕不觉一怔，瞪眼说道：“什么你的我的，妈妈疼你比疼我更多，你怎的这样不知好歹，还要骂她是坏女人吗？”

原来牟一羽自幼就把养母当成生母，他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只不过是最近的事，习惯成自然，不知不觉之间，他又把继母说成“娘亲”了，他说“我的娘亲才是真的给你的（母亲）气死的”这句话，本来针对西门燕说她的父亲是给他的父亲气死而言，一时间可没想到他的母亲也正就是西门燕的母亲。

牟一羽哑然失笑，半晌说道：“我这只是想替你解开心头的结。须知咱们的命运都是一样。我是说错了话，但你也该明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了吧。否则你也不会这样驳斥我了。”

西门燕刚刚还在埋怨母亲不应骗她，但到了牟一羽为继母感到不值之时，她又不禁为母亲辩护了。此时，她被牟一羽点破，亦是不禁心中自笑。半晌，黯然说道：“你说得不错，上一辈已经做了的事情，对也好，错也好，咱们即使受了牵累，可又能怪谁？”

牟一羽听她这样说法，知道她口里虽然说“不能怪谁”，心头的结却是未曾解开的。

果然西门燕接着便道：“但我现在亦已明白，世间上许多事情都是假的。连至亲至爱的人对你说过的话都是一样。做人也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牟一羽道：“每个人都有某些私事是不便对第三者说的，包括自己的子女在内。妈妈并不是要骗你，只是她认为不让你知道比让你知道更好罢了。无论如何，她对你的感情还是真的！”

西门燕道：“我相信。不过，我说的也不仅只是妈妈。”

牟一羽道：“你是说东方亮？”

西门燕小嘴儿一撅：“别提他了！”

牟一羽道：“依我看来，他还是喜欢你的。”

西门燕道：“哼，他喜欢的是蓝水灵！我知道，他这次跑来武当山，为的就是蓝水灵！他不会跟我回家的了，我也不会再稀罕他了！”

牟一羽也想不通东方亮因何要冒险再上武当山，但为了安慰妹妹，装作不以为意地笑道：“他不回家，难道还能留在武当山吗，你别胡思乱想好吗，我替你将他找来，让你和他当面说个清楚。”

西门燕道：“你到哪里找他？”

牟一羽道：“你瞧，是谁来了？”

就在此时，西门燕听见了轻轻的一声叹息。

对西门燕来说，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她想要寻找的人，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突然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但她的心情已是和初上山的时候不同了，她呆呆地望着东方亮，一时间不知说什么话好。东方亮也是轻轻叹息，并无言语。

牟一羽哼了一声，说道：“东方亮，我若不是看在妹子份上，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小子！”

东方亮怔了一怔说道：“此是你妹子的事？”他虽然早有猜疑，但从牟一羽口中得到证实，还是禁不住心头一震，暗自想道：“原来‘谣言’竟是真的。如今只不知别的谣言是真是假了。”

西门燕面上一红，说道：“表哥，你知道我的事情是从来不瞒你的。回到家里，我再慢慢和你说。”

东方亮道：“回家？”

牟一羽道：“难道你还想留在武当山吗？”

东方亮道：“你说得不错，从今之后，我也不会再上武当山了。走，我当然是要走的。不过……”

牟一羽道：“既然要走，还有什么不过？”

西门燕道：“不要勉强他，我知道他是不肯和我一起走！”

东方亮苦笑道：“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回去哪儿。”

西门燕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是想和蓝水灵一起走。她现在父母双亡，正需要你……”

东方亮截断她的话道：“你错了，她还有亲人，并不需要我的照顾。我也并不是为了她上武当山的！”

西门燕道：“你不是很喜欢她的吗？”

东方亮苦笑道：“你总是喜欢胡猜乱想。我不妨老实告诉你，如果我喜欢她，反而是害了她了。”

为什么“喜欢她反是害她”？西门燕不懂。但她听得表哥这样回答，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因为即使表哥还是“喜欢”蓝水灵，他也不会跟蓝水灵一起了。

但表哥的神情又为何如此凄苦？

西门燕不想深究原因，但却是情不自禁的有点儿“冷悯”他“表哥，你在外面过得不快活，咱们一起回百花谷吧。”

东方亮终于缓缓地吐出一句话来：“也好，反正我回哪里都是一样。”

西门燕正自欢喜，不料东方亮的语音未落，忽听得一个冷峻的声音说道：“不一样！”

一个年约五十开外，披着黑色斗篷，脸上木然毫无表情的汉子，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东方亮吃了一惊，叫道：“师父！”

西门燕知道表哥有个号称“剑圣”的师父，但却没有见过。她是小姐脾气，一听此人说话，似乎有不许徒弟跟她回家的意思，不觉就发了脾气，说道：“你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那汉子对她毫不理睬，好像根本没听见她说话似的，目光从徒弟的身上移到牟一羽身上。

牟一羽倒是不敢怠慢，施了一礼，说道：“前辈敢情就是剑圣向天明？”

向天明冷冷说道：“论剑术，我未必胜得过令尊。‘剑圣’二字，我不敢当。但不出十年，总会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剑圣的！”回过头来对东方亮说道：“你可还记得，你在拜我为师之时，曾答应过我什么？”

东方亮道：“我答应要为师门争气，练成功天下第一剑客！”

向天明哼了一声，说道：“那你现在尚未练成，岂可半途而废？”

牟一羽这才知道，他期望的未来“剑圣”原来就是他的徒弟东方亮。

东方亮道：“那时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如今我对自己都已失了信心。”

向天明道：“你又输了一次给牟沧浪？但总比上次好一点吧？”

东方亮苦笑道：“这次不是输得更惨，但却输得更加惭愧。知己知彼都没有用。”

牟一羽当然懂得他所说的“知己知彼”的意思，“原来他向蓝玉京骗取本间剑法，果然就是为了要对付我的爹爹。好在他还知自量，不似他的师父那么狂妄无知。”

向天明哼了一声，说道：“只输了两次，就心灰意冷了么？”

东方亮道：“不单是因为输给牟沧浪的缘故。我不是那块料子……”

他本来是想说，即使赢得了牟沧浪，也还是做不成天下第一剑客的。因为耿玉京的天赋就比他更高，大家同样再练十年，耿玉京的成就必定在他之上。但这只是他的“判断”，他知道师父是不会相信的。是以迟迟疑疑没说出来。

向天明性子甚急，果然就切断他的话道：“你是舍不得这小妞儿？哼，真是没出息！为了这样一个黄毛丫头，就值得你放弃平生志愿？”

西门燕早就想要发作，登时骂了出来：“你莫以为你是我表哥的师父，就可以胡说八道！你自己不行，怎教得出好徒弟？表哥，我说，你不必要这个师父了。我叫妈妈悉心教你，一定教得比他更好！”

向天明挥袖一拂，喝道：“别缠我的徒弟，他决不会娶你为妻！”西门燕被他的袖风一拂，不由自己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险些跌倒。向天明拉着

东方亮就走。

西门燕并没有受伤，但她的自尊心可是给伤透了。打从有生以来，她几曾受过如此“侮辱”，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她哪知道，向天明倒也不是存心要侮辱她的。原来他要东方亮练的一门内功，是俗称所谓“童子功”，结了婚就练不成的。练了他这门内功，配以上乘剑术，上佳资质，那是的确有希望可以成为天下第一剑客的。

向天明拉着东方亮正在迈步，牟一羽已是赶了上来，喝道：“东方亮，你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有自己的主意！向天明，这里是武当山，不管东方亮是你的什么人，你都得遵守武当山的规矩！”

向天明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谁理会你武当派的什么臭规矩？”

不但动口，而且动手了！牟一羽追到他的背后，他立即就是反手一抓。

牟一羽早有准备，出剑便戳他的掌心。这招他用的是连环夺命剑法中的“李广射石”，弓腰、斜步、拔剑、出招，四个动作一气呵成，又快又狠。满拟在这样的近距离之内，向天明即使避得开他的第一招“李广射石”，也避不开他的第二招“白虹贯日”。前一招可以刺穿对方掌心的劳宫穴，后一招可以刺穿对方肩头的琵琶骨。不管是劳宫穴或琵琶骨一被刺穿，多好的武功也要报废。

不料向天明的掌势怪异之极，中指伸出，俨如鹰啄，“啄”向牟一羽脉门。牟一羽刚刚从“李广射石”变为“白虹贯日”，陡然间只觉脉门一麻，剑尖虽然触及对方身体，已是无力穿破对方衣裳，更莫说是“射石”“贯日”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　”的一声，牟一羽宝剑脱手，他的身子也被向天明抓住，举起来了。

东方亮大吃一惊，叫道：“师父……”话犹未了，向天明已是一个旋风急舞，把牟一羽摔了出去。

向天明道：“你急什么？”一把将正要抢上前去的东方亮拉住。

眼看牟一羽就要被摔下展旗峰，忽见西门夫人衣裳飘飘，俨似御风而降。

西门燕又喜又惊，连忙叫道：“妈妈，快，快救……”此时她也正在抢上前去，虽然已是明知赶不及救人。

西门夫人叫东方亮来会她的女儿，她自己也是暗中跟着来的。她看牟一羽的飞坠之势，自忖可以及时接住，便即说道：“不用担心……”

哪知牟一羽虽然是向着她的方向抛来，分明余势未尽，她算准了一定会抛到她的跟前，却忽然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中途就跌下来了。

不过，更加出乎她的意外还在后头。

牟一羽的身体刚一着地，便弹起来。原来向天明用的乃是一股巧劲。看似跌势甚急，着地之际，却似被人轻轻放下一般。

西门燕飞步跑上，把牟一羽扶稳，急忙问道：“你，你没事吧？”

牟一羽却像呆了一般，没有说话。

西门燕只道他被点了穴道，叫道：“妈，你还不过来看看西门夫人面挟寒霜，她并没有朝着牟一羽走来，却向向天明那边走去。

西门燕莫名其妙，刚要再叫，这才听得牟一羽吁了口气，说道：“没事！”

原来他刚才是在想向天明的那一招掌法，好像是曾经见过似的，终于想了起来，这不是掌法，而是剑法。是东方亮第一次上武当山时，用过的一招剑法。那一招剑法如飞鹰回旋，正是向天明这一门的八八六十四路飞鹰回旋

剑法的绝招之一。不过，向天明此际将剑法化为掌法，更加令人感到变化莫测而已。牟一羽暗自想道：“他这门剑法所用的阳刚之劲已臻化境，倘若又被他偷得了太极剑法的秘奥，刚柔兼济，并臻化境的话，那就当真是可以称雄天下了。”思念及此，不禁有点后悔，是不是应该把东方亮放走。

“不可让他将东方亮带走！”牟一羽说道。

西门燕不知他别有心思，也在叫道：“妈，他要强迫表哥跟他走呢，他，他还说……”

西门夫人缓缓说道：“你们和他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句话说完，他也走到了向天明的面前了。

“我知道你是亮儿的师父。唔，你的剑法，似乎也很不错。但号称剑圣，却还不配！”

向天明好像意殊不屑，微哂说道：“你懂得什么？”

西门夫人冷冷说道：“我是不懂什么，我只懂得一件事，我的女儿说得不错，与其由你来教我的姨甥，不如我自己来教。”

向天明道：“你是不是要和我较量剑法？”

西门夫人道：“不错，你若胜得了我，我才可以让你将东方亮带走。”

东方亮叫道：“姨妈……”

西门夫人道：“你是要姨妈还是要师父？”

东方亮不敢作声了。

西门夫人道：“好，姓向的，这就让我看看你这剑圣的本领吧。请！”

向天明冷冷说道：“我不能占女流之辈的便宜！”

西门夫人哼了一声，随手折下一根树枝，冷冷说道：“你看不起女流之辈，我更看不起浪得虚名的妄人！”树枝刺出，嗤嗤有声。

她是把树枝当作剑使，一抖手就是连环三招，疾刺向天明胸口的“璇玑”“玉衡”“天阙”三处大穴。向天明横掌一劈，中食二指伸缩不定，看似点穴，其实却是虚实莫测的剑法。

树枝在掌风震荡之下，有如银蛇乱掣，极得轻灵翔动之妙，向天明的掌力虽然极其刚猛，却也扫不断她的树枝。

一个以树枝作剑，一个以肉掌作剑。双方各展所长，转瞬间斗了三五十招，向天明陡地一声长啸，身形平地拔起，状似饥鹰扑兔，掌势斜削下来，西门夫人身似陀螺疾转，树剑划出十几个圈圈。西门燕看得惊心动魄，但也只是看得出双方都使险招，还未看得出所以然来，倏然间，两人就由合而分了。牟一羽失声叫道：“可惜！”顿了一顿，接着赞道：“好剑法！”向天明冷笑道：“你这小子懂得什么？”冷笑声中，已是再度扑上。西门燕也不懂得哥哥说的“可惜”是什么意思，但听得他赞母亲的剑法好，也就稍稍放心了。

原来西门夫人刚才是以牟沧浪所授的太极剑法去化解对方的攻势，向天明以掌作剑，使出的飞鹰回旋剑法本来比用剑还更刚猛，但西门夫人的树剑每划一个圈圈，就消解对方一分劲力。最后一个“剑圈”，树剑只要从圆变直，就可刺着对方眼睛的，但不知怎的，这一变未曾完成，两人的身形就忽然分开了。西门夫人使的这路剑法，牟一羽也曾学过，心里想道：“原来这路剑法是可以使得这样快的！但何以妈妈不下杀手？”

牟一羽不知，原来西门夫人最后划的那个剑圈由于被对方的掌力带动，她虽然消解了对方的几分劲道，对方也令得她的树剑圈子划大了些，这一来

她的招数就微嫌使得“老”了。倘若她还是要伸出树剑去刺对方的眼珠的话，她的胸口先要给对方的“掌剑”削个正着。

剧斗中西门夫人的树剑疾划圈圈，向天明掌势盘旋，脚尖尚未离地，身形已是有如飞鹰扑击。眼看双方都已在准备作最后的一击了。

东方亮心头一震，忽地叫道：“你们不要打了，师父，我跟你走！”话一说完，转身就跑。

但就在这一瞬间，西门夫人的树剑，已是刺到了向天明身上。

只听得爆豆似的一串声响，树剑断为六截。向天明闷哼一声，飞步追下山去。

西门燕大吃一惊，扑上来道：“妈妈，你怎么啦？”

西门夫人道：“没什么。他吃的亏不比我小！”原来最后那招，向天明的衣裳也被她的树剑刺穿了六个小孔。好在有东方亮的那两句话抢着说在前头，影响了他们决斗的心情，否则西门夫人就不仅是树剑寸断，而是肋骨断折了；向天明也不是衣裳穿孔，而是身上添了六个透明的窟窿了。

西门燕放下心上一块石头，但另一块石头却又取而代之，说道：“妈，但表哥已经给他拉走了。”

远处隐隐听得向天明的声音说道：“你不走也可以，谁说咱们就不能留在武当山上？”东方亮的声音跟着道：“不，师父，还是走的好！”

他们这两句话随着山风飘来，只有西门夫人听得分明，牟一羽已是听得不大清楚，西门燕则是完全听不见了。

西门夫人叹了口气，说道：“羽儿，他是不想跟你的爹爹为难了。燕儿，他要跟师父走，那也只好由他去吧！”

牟一羽心乱如麻，怔怔地望着西门夫人，西门夫人柔声说道：“羽儿，原谅我。我不能和你一起，我必须走了。你的爹爹比我更需要你，未来他要应付许许多多艰难的事情，我帮不了他的忙，只能倚靠你了。”话说完，她就携着女儿走了。

母亲的影子看不见了，耳边还似留着她的幽幽轻叹。牟一羽突然感到内疚于心，禁不住叫道：“妈妈，我错怪了你。这并不是你的罪过！”自从他知道西门夫人是他的生母以来，他从来没有叫过她“妈妈”。这是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呼唤娘亲，但可惜西门夫人已是听不见了。

牟一羽正自一片茫然，忽听父亲的声音说道：“羽儿，别难过。人生的一切离合悲欢，都是缘份。”父亲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爹爹，原来你早已来了。”

“你妈妈和你说的话，我都已听见了。羽儿，你肯……”

“爹爹，正如你说的那样，离合悲欢，都是缘份。你用不着求任何人原谅，我的两个妈妈都很好，我也不会抱怨谁人。”

无名真人道：“听见你这样说，我很喜欢。当年的我，比你还要任性；但你却比当年的我懂事得多。”

牟一羽道：“但妈妈以为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我却是十分惭愧。”

无名真人道：“我知道你给向天明摔了一跤，小小的挫折，算不了什么。”

“原来你早在妈妈和他交手之前已经来了，那你为何……”

“我是特地来看他的剑法的，到了必要的时候，当然我会出手，没有这个必要，我就想一窥全豹了。”

牟一羽道：“那么，你看他的剑法怎样？”

无名真人半晌说道：“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

牟一羽吃了一惊说道：“ 向天明的剑法难道还能胜过你不成？ ”

无名真人道：“ 现在不能，将来难说。我说的‘ 人外有人 ’的‘ 人 ’，不是指他。 ”

牟一羽道：“ 你是说十年之后的东方亮？ ”

无名真人道：“ 也不一定就是东方亮。不过，东方亮倘若肯听他的师父的话，回去再苦练十年，他的剑法也的确是可以胜过我的。 ”

牟一羽道：“ 飞鹰回旋剑法倘能揉合太极剑法之长，不错，确是可以另辟蹊径。但纵然如此，也未必就能胜得过爹爹。最少，在剑法的精纯方面，他就不能和爹爹相比。 ”

无名真人苦笑道：“ 再过十年，你以为我还能保持现状？ ”

牟一羽道：“ 但东方亮是燕妹的表哥，他也未必肯听命于他的师父，与爹爹作对到底。 ”

无名真人道：“ 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头是很能引诱人的，何况你没有听见向天明对他说的话吗，他是要徒弟终身不娶。 ”原来他是知道向天明那种练功的法门的，只是不便和儿子说出来罢牟一羽叹道：“ 妈妈以为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我真的十分惭愧。 ”

无名真人道：“ 你留在我的身边，已经是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了，我也不想你在十年之后，胜得过东方亮。现在你不懂，将来你会懂的，天下第一剑客，其实是可为而不可为！ ”

牟一羽的确是似懂非懂，但却跳起来道：“ 爹爹，你还没有老得必定需要一根拐杖，我也不愿只是做父亲的拐杖！ ”

无名真人缓缓说道：“ 你有志气，我很高兴。但即使过了十年，东方亮练成剑法，他也绝对压不倒咱们武当派，一定有人胜过他的！ ”

牟一羽道：“ 你是说蓝玉京？ ”

牟一羽道：“ 不错，依我看用不了十年，他的剑法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

牟一羽道：“ 他的剑法是无相真人传他要诀的吧？ ”

无名真人眉头一皱，说道：“ 我懂得你的意思，但要练成功天下第一剑客，必须机缘加上天赋，单靠剑诀不成。你不要想法去套他的剑诀，或逼他交出来了。 ”

牟一羽面上一红，说道：“ 我的确是曾存有私心，爹爹既然不愿孩儿那样做，孩儿自当遵命。 ”

无名真人心道：“ 其实，我也何尝不是有过私心？ ”于是说道：“ 好了，天就快要亮了。今天的客人一定来得更多，早点回去歇一歇吧。 ”

牟一羽道：“ 是，好在向天明已经走了，不怕他在明天的葬礼中捣乱。 ”

无名真人只能心中苦笑了：“ 你哪知道，我的真正敌人可还不是向天明！” 正是：

处贼何如心贼险，应悟魔高道更高。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与今群雄惊诡变　武当一剑灵锋芒

回到紫霄宫，已是将近天亮时分，无名真人自知难以熟睡，便在静室打坐。

他练的是玄门正宗内功心法，平日只要盘膝一坐，便可进入人我两忘之境，此际他心绪不宁，非但未能进入“禅定”境界，反而诸般幻相，纷至沓来，忽而好像置身于云水之间，与殷明珠（西门夫人）泛舟湖上，忽而好像醉卧于碧纱帐里，看常五娘红袖添香。突然浑身浴血的西门牧和暴跳如雷的唐二先生都扑向他，而百媚千娇的常五娘也突然化作了狰狞的女鬼。……好在他灵根未断，听到道观的晨钟敲响，悚然一惊，终于还是能够从幻境中解脱出来。做起吐纳功夫，心情这才渐渐恢复宁静。

朝廷派来册封掌门真人的钦使已经来到了武当山。牟沧浪闻报，立即出来迎接。

正钦使上前说道：“牟兄，认得我吗？我是特地向皇上讨这个差使，来恭贺你当上掌门的啊！”

无名真人道：“原来是诸兄，没想到一别十年，却在这里相见。听说诸兄早已在京中得意，当上了御林军的副统领了，我也应该向诸兄补贺啊！”

正钦使哈哈一笑，说道：“牟兄，你还是像从前一样洒脱。不过，你现在身为掌门，我也应该改个称呼了。赵副使，你上来见过掌门真人吧。”

那“赵副使”道：“掌门真人，我和你虽是初会，但和你的公子却是刚在不久之前在金陵见过面的。”

原来正钦使名褚千石，乃是御林军副统领；赵副使名叫赵太康，也是御林军中的高级军官。

无名真人道：“小儿在金陵多蒙赵大人照顾。不过，赵大人你的记性似乎不大好！”

赵太康道：“掌门真人指的是哪一桩？”

无名真人道：“五年前贫道五十贱辰，你似乎曾经来过舍下。”

赵太康微笑道：“没想到掌门真人居然会知道这件事情，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了。不过，那次我是随众祝寿，自始至终都未有机会与真人交谈，似乎也还未算得是正式相识吧？”原来当无名真人还是中州大侠牟沧浪的时候，由于他交游广阔，他做五十大寿那天，各方前来贺寿的宾客不知多少，贺客每一个都认识他，他却是未必都认识每个贺客的。这个赵太康当时尚未在御林军任职，在江湖上也没什么名气，牟沧浪的确是不认识他的。不过，牟一羽从金陵回来，说起了这个赵太康，而且这个赵太康前来祝寿，又正是牟一羽代表父亲招待他的，牟沧浪开始知道这件事情。

无名真人是武学的大行家，一看赵太康目蕴精光，两边太阳穴微微坟起，便知他是个内家高手。心中暗自责备自己：“怎的我当时竟没注意到此人？”同时也是不觉起了一点思疑：“他与我素没交情，何以当年来给我祝寿？若说他想藉此结交名人，他却又是自甘沉默。”一个念头，蓦地从心中升起：“莫非他这次前来，也是另有目的？”

钦使亲临紫霄宫拜会掌门，表示朝廷对武当派的尊重，但也不过例行公事而已。寒暄已毕，无名真人叫儿子代他送客。

出了紫霄宫，赵太康忽道：“听说公子昨天抓住了一个偷上武当山的人？”这件事发生在紫霄宫前，许多人都在场的，牟一羽自是不能隐瞒，说

道：“ 不错，是有这件事。但我却不知此人是谁。 ”

赵太康道：“ 我倒知道。这人名叫连横，是四笔点八脉连家子侄。听说他当场受了暗算而亡，不知公子已查明是哪种暗器了吗？ ”

牟一羽情知瞒不过他，说道 :“ 有人怀疑是常五娘的青蜂针，其实不是。”

赵太康道：“ 何以知道不是？ ”

牟一羽道：“ 中了青蜂针的毒，脸上呈现青色，连横死时，脸色却是黑的。 ”

赵太康道：“ 有没有在他的身上取出暗器？ ”

牟一羽道：“ 没有，一枚小小的毒针。也不知射入他的身体哪个部份，要是用到解剖尸体的手段，似乎又嫌太过残忍了。不过在场的有一位对毒药极有研究的泉老先生，认为连横中的不是青蜂针，就是根据他的判断。 ”

赵太康道：“ 你说的这位老先生，敢情就是有天下第三使毒高手之称的泉如镜？ ”“ 天下第三 ”和“ 极有研究 ”之间，当然还是颇有距离的。

牟一羽心头一凛，但也不便修改刚才所说的话，只好说道：“ 不错。赵大人是否觉得他的所见有不到之处。 ”

赵太康不置可否，半晌说道：“ 连横的尸体呢，可否让我看看？ ”

牟一羽道：“ 已经埋葬了。不过，赵大人要看，也不困难，埋葬之处，就在前面山岗，只是薄葬。 ”要知他虽然有所顾忌，不想别人发掘连横的死因。但钦使提出要求，他又怎能拒绝。

武当弟子当然不会给连横筑坟，掩盖棺木的不过是松散的浮土，赵、牟二人合力，很快就扒开了，赵太康揭起棺盖，说道：“ 我的所料果然不差，你看！ ”

不必他来提醒，牟一羽亦已注意到了。只见连横的脸上一片蒙蒙的青色，虽然颜色不是十分明显，但经过了一日一夜，青色未褪，可知中毒之深。

牟一羽只好说道：“ 如此看来，似乎真的是青蜂针了。赵大人，你、你是怎样料到的？ ”

赵太康没有正面回答，却道：“ 如此看来，不但常五娘曾经来过，唐先生也曾经来过！ ”

牟一羽情知他说的是实，但却不能不故意问道：“ 赵大人何所见而云然？ ”

赵太康道 :“ 只有唐二先生有那种可以在瞬息之间改变中毒肤色的药粉，而且在下药之际，要令那么多人毫无知觉，恐怕也只有他才有这个手段！ ”

牟一羽见他变了面色，不由得心中一动，便即故意说道：“ 谁也知道常五娘是唐二先生的外室，他替这妖妇掩饰，那也不足为奇。 ”

赵太康道：“ 恐怕不只是掩饰这样简单。 ”

牟一羽道：“ 那么依赵大人之见…… ”

赵太康道：“ 杀人灭口！ ”

牟一羽吃一惊道：“ 杀人灭口？ ”

赵太康道：“ 看来唐二先生和常五娘都是不愿那个连横落在你们的手中的，他们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恐怕连横泄漏和他们有关的秘密。 ”但他所猜想的是什么“ 秘密 ”，可没有说出来。牟一羽自也不敢多问。

牟一羽回转紫霄宫，把此事告诉父亲。

无名真人道：“ 羽儿，你到过辽东，你知道有个黑鲨帮吗？ ”

牟一羽道：“ 听说黑鲨帮是贩卖私监的，本来是在江南，后来在江南站

不住脚，帮主罗江峰跑到辽东，重建此帮。爹爹，你因何问起黑鲨帮？”

无名真人道：“那个连横，正是罗江峰的副手。你想他们能在辽东建帮，要是背后没有靠山，做得到吗？”

牟一羽道：“你是说他们和满洲人有关系？”

无名真人道：“这点是不用怀疑了，我怀疑的，唐二先生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怕他泄漏秘密，要杀之灭口。”

牟一羽大吃一惊，“如此说来，莫非唐二先生、常五娘、连横他们三人都是一丘之貉？”

无名真人不置可否，说道：“好了，我要静坐一会，你去墓园替我慰问不岐吧。他昨晚受的伤很重，你顺便带两颗九天琼玉丸给他。”

牟一羽觉得父亲的言辞似乎有点闪烁，不觉又是惊疑，心里想道：“莫非爹爹还有一些什么瞒着我么？”

他应了一声，跟着问道：“爹爹还有什么吩咐？”

无名真人道：“没什么了。啊，对，你出去的时候，叫他们把玄通唤来见我。”玄通是在清虚观中管理杂工的道人。

牟一羽没有猜猎，他的父亲的确是有件事情瞒着他。自从那聋哑道人露出本来面目之后，无名真人就已知道牟一羽在辽东所遇那个蒙面人一定是他无疑了。但唐二先生在昨晚又是给他打暗号的，不知聋哑道人究竟是友是敌？

另外有一件事情，无名真人也想不通。那聋哑道人怎能离开武当山一个多月而没人发觉？

墓园的灵房中，内进那间房间，现在就只剩耿玉京和他的义父不岐了。他的姐姐蓝水灵在天亮时候已经回家。

不岐好像是发梦呓，忽地叫道：“不是我，不是我。”呼吸急促，额上都露出青筋。

耿玉京掌压他的风府穴，助他调匀气息，不岐醒过来了。

他一张开眼睛，看见耿玉京坐在他的身旁，好像忘了耿玉京本来就是一直守护着他的，似醒非醒的又在叫道：“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耿玉京轻轻摇了摇他说道：“义父，我当然相信你，昨晚我已经相信你了。姐姐也都和我说了，杀害我的养父母是那唐二先生，不是你！”

不岐道：“京儿，你，你说什么？”

耿玉京道：“你不是凶手，我已经知道了！”

不岐道：“什么，你都知道了么？”

耿玉京心中酸痛，“义父，怎的你连昨晚的事情都忘记了么？不错，最初我怀疑你是杀我养父母的凶手，但后来不是都说清楚了么？”

不岐道：“我说的不是昨晚之事！”

耿玉京默然说道：“你误杀我爹爹的事情，如今我也不怪你了。别提它吧！”

不岐道：“我说的也不是这一件事情！”

耿玉京不觉一怔，问道：“那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情？”

不岐深深吸了口气，说道：“我说的是你的外公，亦即是我的师父两湖大侠何其武被害的那件案子！”

耿玉京知道这件案子关系极大，“啊”了一声，不敢插话。

不岐道：“这件案子，连掌门真人都曾怀疑我是凶手！”

耿玉京道：“不，我知道掌门真人的用意，他是恐防你自寻短见，因此要着落在你的身上把那凶手找出来！”

不岐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跟着说道：“我知道。但说老实话，我对掌门真人也不敢十分相信。我只能相信你！”

耿玉京道：“好，那你对我说吧！”

不岐道：“掌门人问我当年的真相，有件事情，我是瞒住他的。师父被害那天晚上，其实我曾经回过家里！”

耿玉京“啊”了一声，但随即说道：“义父，你见到什么？我仍然相信你不是凶手！”

不岐面露笑容，说道：“多谢你。”于是说出那天晚上他的所见所闻。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正是那凶手逃出来的时候。师父临终之前骂的那声：‘畜牲’！我也听见了。”

耿玉京心头颤栗，“畜牲”二字，通常只是父亲骂儿子，或者师父骂徒弟的啊！那个凶手是谁？既然不是义父，难道、难道……

不岐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怪不得师父要骂畜牲，那个逃出来的凶手，他的面貌简直和我一模一样！而且他的背影又和你的父亲有几分相似！”

耿玉京呆住了，过了一会，方始出得声：“有这等事！”

说至此处，不岐脸上现出非常痛苦的神情，捶胸说道：“我真该死，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我却不敢挺身和杀害师父的凶手搏斗。当时我竟然给吓得躲在暗处，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抖，生怕给那凶手发现。”

耿玉京道：“那个凶手的武功比你高出许多，当时如果你露面的话，只怕也是白饶一条性命。”

不岐说道：“我不仅贪生怕死，还是个卑鄙小人，在这样重要的关头，我还只是为了本身的利害打算。”

耿玉京正想劝他不要太过自责，不岐已在继续说道：“凶手身法快极，转瞬已是越墙而去，我听得老家人何亮的脚步声跑进师父卧房，此时我本来应该进去的，可我还是未敢露面，因为我恐怕师父已是伤重垂危，他把那个凶手当作是我，倘然再见到我的话，一个可能是立即给我气死，一个可能是见面就骂，容不得我辩明，万一他就死了，我的嫌疑岂非更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耿玉京这才知道他刚才的自责乃是指这一件事，心中也是觉得义父私心太重，甚不应该。

不岐苦笑道：“京儿，我把最见不得人的心事都对你说了吧。即使你因此杀我，我也甘死无辞！我一向妒忌你的父亲，尤其在他抢了师妹之后，我更是恨他入骨。当时，或许就是由于我的偏疑，我的确是有几分怀疑那个凶手就是你的父亲，也‘希望’那个凶手当真就是你的父亲！”

耿玉京隐隐感到几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味道。当下说道：“事情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当时不管你是有心之错，或无心之错，总之，知错就好。我一出世就蒙你教养之恩，我总还是把你当作义父的，不过……”

不岐收敛了嘴角挂着的笑意，连忙问道：“不过什么？”

耿玉京道：“不过，怀疑也总得有几分事实做根据的，我想知道你因何怀疑我的父亲。”

不岐道：“你不说我也要告诉你的，你知道那晚我因何赶回家吗？”

跟着自问自答：“因为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说是你的父亲已经做了满洲奸细，已经从关外回来，明天就会回到家里。因此我要赶回来告诉你的外公。”

耿玉京道：“你这消息从何而来？”

不岐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显得甚为尴尬，终于还是说了出来：“是常五娘告诉我的。我和她有了不应该有的关系。我知道她行为不端，但也知道她交游广阔，消息灵通，我、我这就抱了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的态度。啊，刚才我说到哪里？”

“你说到听见何亮的脚步跑入我外公的卧房。”

“对，正在那个时候，常五娘突然在我身边出现，示意我赶快离开，我就糊里糊涂跟她走了。

“到了无人之处，她说，你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明天方才回去，假装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她又告诉我一个据说是最新的消息，可以断定你的父亲就是弑师的逆徒的。”

“那最新的消息又是什么？”

“说是你的父亲身上藏有霍卜托的一封信。霍卜托是满洲大汗努尔哈赤的卫士，其时已经潜入京师，计划在京师谋得一官半职，为满洲人做卧底的。要是从你父亲身上搜出这封信来，就可坐实他的罪名了。”

耿玉京忍不住道：“常五娘又怎能知道得这样清楚？”

不岐叹道：“我当时只是想把你的父亲置于死地，她不肯说消息的来源，我亦无心追问！”

耿玉京道：“这个霍卜托我曾经见过，他的身份虽然复杂，但决不是满洲奸细。不过，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我再说给你听。义父，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可曾怀疑过常五娘也是满洲奸细？”

不岐道：“经过那晚之后，我才开始怀疑。”接着说道，“第二天我和何亮一起，在盘龙山碰上你的爹娘。嗯，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并非饰辞狡辩，当时我和你的父亲搏斗，不错，你的父亲是伤在我的剑下，但其实他的剑法是远远在我之上的，致他于死的，是因为他中了常五娘的毒针！”

耿玉京咬牙道：“我早已料到是这样的了。”

不岐继续说道：“那封信我并没得到手，见是见过的。当时你的母亲在行囊中找出过，给了你的爹爹，后来你爹死后，不知怎的就不见了。但我总算也查明了一件事情，你爹绝对不是弑师凶手！”

耿玉京松了口气，说道：“此事明白就好！”

不岐叹道：“可惜是明白的少，不明白的多。我自问与人无仇，我不懂那人为何要扮成我的模样，移祸于我？”

耿玉京道：“我看那人不是移祸于你，而是要陷害我的父亲！”

不岐道：“你的意思是那人早已知道我对你爹怀有心病，是以特地这样做，让我怀疑是你的爹爹？”

不岐当时的确是曾经有此怀疑，是以才会发生第二天他“误杀”师弟耿京士一事。所以听了默然不语。

耿玉京道：“江湖上通晓易容术的人虽然不少，但最擅长此术的似乎还是唐仲山那老贼和得自他的真传的常五娘！”

不岐道：“你怀疑是常五娘？”

耿玉京道：“常五娘轻功超卓，凶手一瞥即逝之后，她很快就出现在你

的身边，焉知不是她去而复回？”

不岐道：“但那人并非女子。”

耿玉京道：“对一个精通改容易貌的人来说，女扮男装，扮得维妙维肖，也不稀奇！”

不岐摇头道：“不对。”

耿玉京道：“因何不对？”

不岐道：“那人的轻功，身法非常特别，和常五娘的身法截然不同！”

耿玉京对常五娘的武功，当然不及不岐之深悉，只好让他自话自说了。

不岐继续说道：“十八年来，我一直猜想不透这人是谁，直到昨晚，才有新的发现，但也还不敢说是就已揭开谜底。”

耿玉京连忙问道：“义父，你发现了什么？”

不岐道：“昨晚在你进来之前，有一个人曾经来过。”

耿玉京道：“谁？”

不岐道：“东方亮。”

耿玉京怔了一怔道：“哦，原来东方大哥来过了。他为什么不等我呢？”

不岐道：“那我就不知道。当时，他与掌门人交手，他们或者以为我尚在昏迷未醒，其实我已经醒了。东方亮一听得你在外面叫唤的声音，立即越墙而去。掌门人似乎也是有心放他走的，加上一掌，那一掌却是推送之力。”

耿玉京道：“但这件事和十八年前的那件事又有何关？难道你以为……”

不岐好似在思索什么，忽地说道：“我以前虽然也曾与东方亮交过手，却未曾见过他的轻功。”

耿玉京道：“他的轻功怎样？”

不岐道：“他那飞身越墙的身法，和十八年前我所见到的那个凶手的身法，正是相同！”

耿玉京道：“东方亮是西门燕的表哥，虽然他的年纪比西门燕大得多，但顶多也不过是三十二三岁出头吧，怎能是当年凶手？”

不岐道：“北方生长的少年，十四五岁的年纪，也长得相当高大了。你的父亲当年也不过二十岁年纪。而且，东方亮的身材不也是和你有点相像吗？”

耿玉京摇了摇头，说道：“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做出那件案子！”

不岐道：“我也不敢断定凶手就是他。但他那轻功身法十分奇特，凶手即使不是他，和他恐怕也有很深的关系。”

耿玉京虽然年轻，思路倒是颇为周密，说道：“换句话说，所谓有很深的关系，即是曾经传授给他武功的人了。若然不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师父。”

不岐道：“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一个。”

耿玉京怔了一怔，道：“你是说他的姨母西门夫人，不对，不对，决不会是她的！”

不岐并没反问，却道：“也说不定那个凶手和他是先后同门。

只不过我们未知罢了，京儿，你、你……”

忽然他就说不出话来了！

耿玉京道：“义父，你怎么啦？”忽见他的喉头一缕鲜血射了出来。

不岐已经死了。他突遭暗算，一命呜呼，片言只语都没留下。但他虽然说不出话，临终之际，中指却是已经伸出来的，指向窗口。

耿玉京心道：“ 不错，给义父报仇要紧！ ” 无暇思索，立即穿窗而出。

墓园筑在紫霄峰下，他追出墓园，只见一条人影已是跑上山坡。看那人的轻功身法，只有在自己之上，决不在自己之下。

人影转过山坳，他不是要跑上紫霄峰，而是转过方向奔向紫霄峰侧面的一个山峰。那个山峰是未曾开僻的，比紫霄峰更险！

但耿玉京纵然明知追他不上，也是非追不可的。也不知是否天从人愿，一个奇迹突然出现了。

那人不知怎的，忽然停了下来，侧着耳朵，好像在听什么。他背向耿玉京，耿玉京看不见他脸部的表情，但见他身形一闪，突然就在一块石头的后面消失了。那块巨石远看似一个整体，其实却是两块挤在一起的大石，中间有个能够藏身的缝罅的。

耿玉京虽然看不见他脸上的戒备神情，但从他的这个动作也可以猜想得到，他是发觉敌踪，故而躲在暗处，伺机伏击。耿玉京不觉有点奇怪：“ 如果他发觉有人跟踪，他这样躲藏也是瞒不过背后盯着他的那双眼睛的。难道还另外有人躲在他的附近，又或者只是他的疑神疑鬼？ ”

但此时耿玉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立即全速施展轻功，向那人匿藏之处扑去。

距离已经在三十步之内，忽听得那人一声大喝：“ 着！ ” 一把碎石打了出来。

但奇怪的是，他最先的一把石子是打向前方的，石雨纷飞，却未见有人影出现，跟着的一把石子，才是反手打向正在向他扑来的耿玉京。

耿玉京早有准备，一招“ 云涌风翻 ”，剑势如环，把那些碎石子扫荡开去。

一阵叮叮之声，宛如繁弦急奏，耿玉京虽然扫荡了向他飞来的碎石，虎口亦已给震得隐隐发麻。那人是将一块石头捏碎来打他的，功力之高，可想而知。倘若不是耿玉京的内功近来亦已大有进境，莫说与这人交手，只这一把碎石，恐怕就要把他打得遍体鳞伤。

说时迟，那时快，那个人已是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出乎耿玉京意料之外，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在乌鲨镇曾经碰上的那个蒙面人。

那蒙面人看见追来的是耿玉京，似乎也是始料之所不及，哼了一声，喝道：“ 你这娃儿要来找死吗？快快给我滚开！ ” 声音干涩，极为刺耳！

耿玉京怒从心起，喝道：“ 你在关外害死慧可大师，如今又害死我的义父，舍了这条性命，我也要与你拼了！ ” 喝骂声中，已是一剑斜刺过去。这一剑，招里藏招，式中套式，端的是狠辣非常。

蒙面人竟然不躲不闪，伸手就抢他的宝剑。耿玉京剑势陡然一转，斜削过去，满以为最少可以削断他的两根指头。哪知这人的空手入白刃功夫奇妙之极，刹那之间已是变为点穴的指法，屈下四根指头，只有中指点向他的关元穴。高手搏斗，只争毫发之差，他屈下四指，刚好避开剑锋。但中指却已堪堪点到耿玉京的脉门了。

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耿玉京陡地一矮身形，剑尖反挑对方小腹。蒙面人只道他的招数已经使老，没想到他居然还是余势未衰，在如此情形之厂，蒙面人倘若继续强攻，势必两败俱伤不可！蒙面人只好吞胸吸腹，先行避招。高手搏斗，只差毫厘，耿玉京的剑尖就差了那么一点儿，连对方的衣裳都未

沾上。但那蒙面人由于吞胸吸腹，身躯缩后几寸，他的指尖也就未能点着耿玉京的穴道了。

掌风剑影之中，双方倏地由合而分。表面看来，大家都没吃亏，但耿玉京的脉门已是火辣辣作痛，须知蒙面人的内功比他深厚得多，指头虽没点着他的穴道，那股劲道，已是足以令他虎口酸麻。

耿玉京吸了一口气，剑走轻灵，继续采取攻势。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出剑的劲道虽然不足，但已是极尽轻灵翔动之妙。蒙面人倘若不能一掌将他打死，可还当真不敢欺近他的身前！

蒙面人饶是胜券稳操，也不禁心头微凛：" 相隔不过数月，这娃儿的剑法竟然精进如斯，若不杀他，终是后患！唉，但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又怎能下这毒手。 " 心神稍分之际，只听得 " 嗤 " 的一声轻响，蒙面人的衣袖给剑尖划开了一道裂缝！蒙面人一咬牙龈，心道：" 这娃儿与我缠斗不休，只怕还有强敌在旁窥伺，罢了，罢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好让这小鬼去见阎王吧！ " 杀机一起，迅即虚劈两掌，退了三步。他这是倚仗功力深厚的以退为进的打法。他的劈空掌已足以抵挡对方攻势，只待对方气力稍衰，他的虚招立即就可变为实招，取对方性命。

不过片刻，耿玉京呼吸已是为之不舒。蓦地想起师祖所传心法 " 任他如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 " 接着，慧可大师在断魂谷石室中给他讲解的 " 庖丁解牛 " 的妙理也似一道灵光从他心头闪过，庖丁解牛，以 " 神遇 " 而不以目睹，以目睹而目无全牛。耿玉京一悟妙理，遂将生死置之度外，眼中所见，只有蒙面人的一双手掌。剑法也更进一层，好像不是用手使剑，而是用心来使剑，跟着对方掌势的变化，随心所欲，乘瑕抵隙，着着争先。如此一来，他使剑已是便无须使用多少气力，蒙面人的 " 耗 " 字诀就难以见效了。蒙面人的内力深厚，但在剧斗中也是要消耗的，久战下去，胜负难料，蒙面人看出这个危机，立使险招！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他的双掌已是划出一道圈圈，从掌法变为剑法！耿玉京做梦也想不到这蒙面人竟然能够以掌代剑，使出太极剑法，而且正是可以克制他此际所使的这招 " 白虹贯日 " 的剑法。

在这危急关头，耿玉京参悟的上乘剑理发挥了妙用，只见他剑尖一抖，陡然飞起了七朵剑花，从 " 白虹贯日 " 倏地就变为 " 七星伴月 " ，蒙面人的七处要害同时被攻，倘若还是要硬抢他的宝剑，身上势必添了几个窟窿。

耿玉京这一招随机应变的反击，本来可说是已经到了剑法通玄的化境，但不料这一招也是业已在蒙面人所算之中。

两人动作都是快到了极点，几乎是在同时变招。蒙面人的双掌划着圈圈，圈子未曾合拢，已是滴溜溜一个转身。无须用手帮忙，一个 " 金蝉脱壳 " ，身上穿的外衣已经解开，飞了起来。好像化成了一片乌云，朝着耿玉京当头罩下！

耿玉京剑光飞舞，蒙面人的那件外衣在他的剑光中化成了片片蝴蝶！但在这瞬间，耿王京的目光由于被 " 乌云 " 遮掩，却已看不清对方掌势的变化了。

蒙面人抓着这瞬息即逝的时机，轻飘飘的一掌向耿玉京打来。无声无息，倏忽而来，但蕴藏的内力却是非同小可。

眼看耿玉京就要伤在他的掌下，蒙面人忽然想到耿玉京小

时候和他戏耍的情景，他在武当山这么漫长的岁月之中，心境是十分寂寞的，除了无相真人之外，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这个小孩子。" 唉，我怎能

如此？即使不念无相真人对我之恩，我也不能毁了他的一生啊！”他这一掌本来可以打得耿玉京不死也要重伤的，心念一动，硬生生的收了七分内力，想一掌把耿玉京打得晕了过去，也就算了。

不料耿玉京的内功造诣，已是在他估计之上，只听得耿玉京“哎哟”一声，脚步踉跄，却并未跌倒，说时迟，那时快，耿玉京的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已是刺到他的面门！

但在这生死立判的时候，耿玉京的心念亦是有如电转，委实下不了决心——是杀他呢？还是不杀他呢？

他是领教过这蒙面人的本领的。蒙面人刚刚那一掌对他手下留情，他怎会不知？和上一次他在乌鲨镇和那蒙面人交手的情形如出一辙！亦即是说，蒙面人对他手下留情，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

“他两次可以杀我而不杀我，我怎么可以一剑就取了他的性命？”

“但义父之仇，我又怎么可以下报？还有慧可大师的一条性命，难道也可以让它平白送掉不成？”

心念电转之际，他唰的一剑，已是刺到了蒙面人的面门。

但这一剑却是划得很轻很轻，只不过是划破了那蒙面人的面巾，连一片皮肉都没伤着！

“哼，我倒要看你是……”

一个“谁”字，没说出口，耿玉京就呆住了。

他已经看见了那蒙面人的庐山真面目！

当真是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这蒙面人就是服侍无相真人的聋哑道人。在这十多年中，几乎是朝夕和他相见的人。

如今他才知道那聋哑道人伛偻的身型，痴呆的表情，都是假装的。

但此际，他挑开了聋哑人的蒙面巾，聋哑道人倏地又恢复了平日的形状了。

耿玉京失声道：“是你！”

“聋哑”道人忽地苦笑道：“玉京，你错过了杀我的机会，你可莫要怪我对不住你了！”

说到“对不住”三字，手起掌落，耿玉京的心头还在一片混乱，登时就给他打得不省人事。也不知是死还是活了。

送葬的行列已经进入墓园。

无相真人的棺材由八个人合力扛抬，其中四个是武当派的大弟子，另外四个是无相真人生前的好友。主持葬礼的则当然是准备接任的新掌门人无名真人。

日到中天，是无相真人的棺材应该入土的时候了。

无名真人念偈道：“能所双忘，色空并遣，大千色相，尽属虚无。既破我执，亦破法执，解脱皮囊，便登乐土！”

四名武当派弟子抬起棺材，正待放入墓穴，忽地有人大叫道：“且慢！”声到人到，是个年约五旬的灰衣人，双臂一振，托住棺材。正是：

寻仇吊客来何速，入土为安尚未安。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生死茫茫如梦幻　恩仇了了隐江湖

抬棺材的四名弟子不波、不疑、不忧、不惑都是武当派第二代“不”字辈中的出类拔萃之士，尤以不波为最。不波是已故首席长老无极道人的首徒，剑术之精，功力之深，早已不逊于“无”字辈的师叔，但这个灰衣人托棺的力道用得非常巧妙，并非硬碰，而是顺势借力，四名弟子身向前倾，那口棺材已是给他轻轻放在地上。

灰衣人双膝跪下，额角碰棺，如哭如诉的声音说道：“真人，我来迟了！”

不波本来就要发作的，但见此人恭行大礼，而且表现得如此伤心，又怎能以恶声相向？

四大弟子不知道这灰衣人和死者有何交情，一时间都没作声。但有个“外人”却是口出“恶声”了：“向天明，你阻挠下葬，意欲何为？若想逞能，葬礼过了，过某与你比剑！”

说是“外人”，亦非“外人”。说话的这个人是在武林中有“剑神”之称的巴山剑客过铁铮，他是无相真人生前的好友，也是刚才给无相真人扶灵的四个别派名人中的一个。

过铁铮出来“发话”已是令得全场瞩目，待到从过铁铮口中听到那个灰衣人的名字，更是令得众人大吃一惊，因为向天明乃是近年来名头最响的剑客！他年过四十，方始出现江湖，一出现就打败了剑神过铁铮，获得了剑圣的称号。不过，因为他的足迹从未踏入中原，此际在场的各路英豪，认识他的却是很少。

向天明眼角也不望向过铁铮，淡淡说道：“咱们不是早已比过了么？”

过铁铮心头火起，亢声说道：“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前你侥幸胜我一招，就不屑与我比剑了么？”

向天明道：“不是这个意思，只因我有约会在前，今日却是无法奉陪阁下了。”

过铁铮道：“约会，和谁的约会？”

向天明道：“和无相真人的约会。”

过铁铮哼了一声，说道：“向先生，你不是开玩笑吧？”

向天明道：“武当派的掌门人想必不会认为我是来开玩笑。”顿了一顿，接着说道：“三十七年前，我随家师玄贞子上武当山讨教，当时我年纪还小，但无相真人却曾亲口答应过我，待我艺成之后，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他比剑的。这约会并无期限！”

无名真人道：“约会无期限，人寿有尽期。正如你说的那样，你来迟了。”

客人中的本无大师说道：“是啊，人死不能复生，施主，你总不能把无相真人从棺材里拉出来和你比剑吧！”本无大师是少林寺达摩院的首座，在客人中以他的地位最尊。他捋着斑白的胡子说出这句俏皮话，许多人都忍俊不禁，轻轻笑了出来。好在死者寿过八旬，在世俗属于“笑丧”，客人失笑也不算失仪。

本无大师以达摩院首座之尊来给无相真人帮腔，众人只道这个风波当可平息。哪知向天明却是说道：“是迟亦非迟，是死亦非死！”

本无大师道：“施主是给老僧说偈么？可惜老僧愚昧，参悟不透。”

向天明道：“说偈不敢。我说的只是眼前事。”

不波几乎忍不住就要发作，冷冷说道：“什么眼前事？”

向天明道：“ 晚辈悔来迟，传人永不死！ ”
无名真人哼了一声道：“ 你的意思是…… ”
向天明道：“ 我身为晚辈，是后悔来迟一步，未得亲领无相真人教益。但真人虽已羽化登仙，他的剑术武功是不会随之羽化的。据我所知，贵派新任长老的不岐道人，就是他的嫡传弟子！ ”
过铁铮道：“ 哦，你还要与他的传人比剑？ ”
向天明道：“ 古人有言，一诺千金，死生不渝。纵使今人难比古人，但以无相真人这样的大德高贤，若他地下有知，当也愿见他的传人为他践约的吧？ ”
武林最重然诺，本无大师听他这么一说，倒是不便插言了。
不波忍住一肚皮闷气，禁不住道：“ 去年你的弟子东方亮已经来替你赴约了！我们不是怕你，但你分明是来捣乱！ ”
向天明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说道：“ 道长此言差矣！我的弟子比无相真人低了两辈，我即使狂妄之极，也不能叫他来替我赴约。若然那样，岂不是变成了对真人的大不敬么？我只是叫他来向真人报信，顺便领教贵派年轻一代弟子的武功。而且据我所知，当时出手教训小徒的也不是无相真人，又怎能说是已经替代我与无相真人比剑了？ ”
向天明当然知道，当时出手“ 教训 ”他的徒弟的就是此际站在他面前的无名真人。他故意没说穿，骨子里实是对无名真人的讽刺，讽刺他以大欺小，自贬身份。
不波那日也曾败在东方亮剑下，不觉面上一红，说道：“ 那日令徒可是顶着你的名头来的。 ”
向天明道：“ 是吗？小徒也是太过胡闹了。不过他倘若不是这样，武当派长一辈的人物恐怕也不屑赐教他了。 ”话里有话，这“ 长一辈的人物 ”自是指不波而言。不波已经自贬身份，无名真人是“ 长两辈 ”的，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 小徒无知，真人请莫见怪。我今日来此，可只是想践当年之约，无相真人已经仙逝，唯有向他的嫡传高弟请教了。请问哪位是不岐道长，在下恭候赐招。 ”
无名真人对他的讽刺可以一笑置之，但对他的指名要向不岐挑战，却是不敢视若等闲了。不岐是给那伪装聋哑道人的王晦闻用得自常五娘的青蜂针杀害的，无名真人思疑不定：“ 莫非向天明亦已串通好了，要是我找不出不岐应战，他们就要诬我了？但王晦闻是尚有所求于我的，他总不能任由向天明破坏他的计划吧？ ”游目四顾，在人丛中却是找不到那个聋哑道人。
不波道：“ 不岐师弟并不在场，贫道虽不敢说是得到前任掌门的真传，但…… ”
他话犹未了，向天明已在装出非常惊诧的神情说道：“ 不岐道长是现存的无相真人的唯一嫡传弟子，他怎能不来参加葬礼？ ”
无名真人暗自寻思：“ 此际可还不是揭出真相的时候，且试一试他知道多少？ ”于是只好编造谎言：“ 不岐哀伤过度，不幸已病倒了。 ”
向天明道：“ 啊，那可真不巧了。无名真人，你是即将继任的掌门，前任掌门的约会，本来也可由你替代，但葬礼过后，就要举行册封仪式，对你来说，只怕不甚适宜。当然，如果你肯赐教，那是最好不过，如果不便，你也可以在贵派弟子之中挑选一人替代不岐。 ”

无名真人昨日曾经见过他的身手，心里想道：“他的剑法比明珠还胜一筹，即使无色师弟出场，恐怕也未必是他对手，不波更不用说了。哼，他连我都敢挑战，莫非他还藏有什么绝招，昨日未曾显露？”

无色道人站出来道：“向先生，贫道和你讨教几招。”

不波立即说道：“这位向先生的心愿本来是想和已故掌门的衣钵传人比剑的，我虽然不是无相真人的弟子，却是不岐的师兄，这场比剑似乎应该由我替代不岐，较为适当。”要知无色与不岐的年纪虽然相差不大，但无色却是和无相真人同一辈份的。不波自告奋勇，用意其实是在于贬抑向天明的身份：无名真人暗自寻思：“不波和他比剑，是非败不可的。但若由无色出场，输了更没光彩。”他昨日见过向天明的剑法，知己知彼，情知除非自己亲自出马，否则恐怕武当门下，无人能是向天明敌手。但自己是即将接任掌门的，在册封仪式举行之前，以自己的身份又的确是不宜出手。

他正自踌躇不定，只听得向天明哈哈一笑，已在说道：“你们两位不必争，不如并肩子上吧！”

无色大怒道：“向天明，你以为你有剑圣之称，就敢目中无人吗？”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说道：“师祖的这个约会，当然应该由我替代。师叔祖和大师伯，请你们不要争了。”

走出来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年纪大约只有十七八岁。不是别人，正是耿玉京。原来昨晚他虽然给聋哑道人打得不省人事，但聋哑道人也只是要他“不省人事”而已，并没将他打伤。不过经过这一场激斗，耿玉京的元气即使未是“大伤”，“小伤”却是难免的了。

向天明道：“小哥儿，你今年几岁了？”言下殊有不屑之意。

耿玉京傲然说道：“你管我今年几岁，你应该问的只是我有没有资格？”

向天明道：“好，那么我就问你，你凭什么资格替无相真人践约？”

站在一旁的武当派首席长老无量道人忽地替他作答：“他名叫耿玉京，正是不岐唯一的弟子。年纪虽小，剑法倒是贫道已故的掌门师兄亲自传授的。”他以首席长老的身份，如此郑重其事的介绍本派一名小弟子，倒似乎是恐怕向天明不肯接受耿玉京做对手似的。

向天明道：“哦，如此说来，你倒是无相真人唯一的衣钵传人了。”

耿玉京道：“你这一问我倒是不好回答，我的剑法虽是师祖亲授，但到底得了几分真传，那可还得待我和你比剑过后，由本门的几位长老法眼鉴定了。”

向天明也曾听过东方亮称赞蓝玉京的天资颖悟，剑法非凡，但见他只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又怎能将他放在眼内，当下哼了一声，说道：“这个约会本来是我和无相真人的约会，不管你是八十岁的老头，或十八岁的小子，你替无相真人践约，我就只能把你当作无相真人的替身了。这可不是当玩耍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耿玉京道：“我明白。你是怕别人说你以大欺小罢了。那咱们就把话说在前头，你尽管全力以赴，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向天明道：“好，有志气，那就来吧！”

无名真人并不知道耿玉京昨晚曾与聋哑道人交手之事，见耿玉京形容惟粹，只道他身经惨变，哀悼义父，以至影响精神，便道：“向先生，这个约会押后两日如何？”

向天明道：“为什么？”

无名真人道：“ 他素来极得师祖疼爱，如今来送师祖下葬，心中自是难免哀痛。而且于礼也似有不合。 ”

向天明道：“ 真人此言差矣。第一，这约会是我和无相真人生前定下的，理当在他入士之前了结，这才能等于他亲自赴约一般。而且，蓝少侠既然是无相真人最疼爱的徒孙，他欲尽孝思，就正该把他的师门所学，在无相真人灵前施展，好让真人知道他的得意徒孙剑术有成，方能告慰死者于地下啊！ ”

无量长老点了点头，说道：“ 这话也说得有理，玉京，你就当作是师祖亲临，看你比剑吧。 ”

他这样说法，等于是给向天明补充了第三点理由：让耿玉京在师祖坟前比剑是给了他无形的激励了。

无名真人听得不禁皱了眉头，但他可不能不尊重无量长老的身份，心里虽然很不满意，也只能止于皱眉了。

本无大师忽道：“ 向施主，当年你与无相真人订下约会，目的该是和他印证剑术吧。 ”

向天明道：“ 不错。不过，我是晚辈，印证二字改为讨教，似乎更恰当一些。 ” 反正无相真人已经即将入土，他也乐得谦虚一些。

本无大师道：“ 既然如此，那么你们这场比剑，是应该点到即止了。 ”

向天明道：“ 本当如此，但刀剑不长眼睛，倘有误伤，恐怕也只能各安天命了。 ”

在场送葬的客人，差不多都是同情耿玉京的，听了这话，不禁议论纷纷。有的说道，比剑就只该在剑法上定出输赢，比招不比力；有的说道，误伤虽属难以避免，但若是令对方受到内伤，那就是用内力伤人，而不是失招的剑伤了。用内力伤人，就该禁止。有的还认为若是用内力把对方的剑震飞，那也应该禁止。

本无大师念了一声 “ 阿弥陀佛 ”，说道，“ 误伤难免，但似误非误之间，却是很难判定的，老衲但求你们双方都有与人为善之心，那就好了。 ”

无名真人趁机说道：“ 是误非误，法眼难求。有此眼力者，无过于本无大师。这场比剑，就请大师做个公证如何？ ”

本来这个 “ 约会 ”，只是属于私人性质的约会，与江湖上一般结有仇怨的两派的比武之约不同。后者必须有个证人，前者则是可有可无的。但无名真人提出，本无大师亦已答允，向天明自是不能不尊重本无大师少林寺达摩院首座的身份，只好装作 “ 欣然同意 ” 了。

向天明拔剑出鞘，先对无相真人的棺材抱剑施礼。

向天明行礼完毕，朗声说道：“ 我自三十岁过后，从未用过五金所炼的刀剑。但今日我是来赴武当的掌门真人之约，倘若不用有形之剑，只怕是对前辈不恭。请各位识者见谅！ ” 表面是对无相真人的尊崇，但一股骄矜之气，却也溢于言表。

不过，他这话倒也说得不假。剑术练到了上乘境界，任何物件，信于拈来，都可以当作宝剑，甚至根本无须有剑在手，也可使出剑术。例如昨日他和西门夫人的 “ 比剑 ”，西门夫人的 “ 剑 ” 是一根树枝，而他的剑则只是一双手掌。

过铁铮的好友秦岭云冷笑道：“ 装模作样，胡吹大气。分明是因自己以大欺小，只怕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这才推到无相真人头上。 ” 秦岭云也是有名的剑客，当然应该算是 “ 有识之士 ”，这话是有意奚落向天明的。在场

的客人同情耿玉京者甚多，听得此言，轰然大笑。

向天明哼了一声，说道："我不与无知者计较，谁若不服，待这场比剑过后，大可来试试我的无形之剑是甚滋味。"

秦岭云被他横了一眼，怒气上冲，说道："比剑过后，你若不死，我第一个向你请教。"

无量长老忙作调停："请各位看在本无大师和贫道份上，别要节外生枝。"本无大师是证人身份，是以他特地把本无大师拉来加重自己说话的份量。那些起哄的人果然被他这话压住，不敢喧哗了。

本无大师不置可否，却对耿玉京道："小施主，你是不是最近刚刚病过一场？"

耿玉京心头一凛："这老和尚的眼力真是厉害。"但口里则在说道："没有呀。"

本无大师道："没有就好。我是见你精神似乎不佳，故有此问。好，你打点精神，尽你的所能比剑吧。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胜负不必放在心上！"说罢，轻轻拍了一拍耿玉京的肩膊。

一拍之下，耿玉京只觉似有一股暖流，从他的肩井穴输入，瞬息之间，流通全身，精神为之大振，心知本无大师是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便道："多谢大师鼓励。"说罢，拔剑出场。

向天明已经立定架式，脚步不丁不八，目注剑尖。庄重的神气，竟是如临大敌。

搏狮子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这正是一流高手保持不败之道。须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唯有凡事都是用同样的认真态度对待，才可预防意外。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但向天明只是这么一站，就显出了俨似渊停岳峙的宗师气象。

向天明是有"剑圣"之称的成名剑客，耿玉京虽说是无相真人的嫡传徒孙，却只是个初出道的"雏儿"，如今他对这场比剑如此认真，固然令人感到意外，但也意味着他是对无相真人的尊重，武当派的一众弟子都是一方面感到满意，一方面又不禁为耿玉京担心了。连深知耿玉京剑法的无名真人也是心里想道："只盼他能够抵挡个三五十招也是虽败犹荣了。"

耿玉京在众人注目之下，已经走到向天明的面前站定，横剑当胸，缓缓说道："向先生远来是客，请出招！"

向天明怔了一怔，随即笑道："不错，你是无相真人的替身，我可不能把你当作武当派一个小弟子看待。主客之礼颠倒，那就是对无相真人的不敬了。"说罢一声喝道："接招！"剑光疾如闪电般地扫过来。

只听得"叮"的一声，耿玉京退了一步。向天明连环三招。接续而来。第二招严似长虹拦腰横卷，第三招却似匹练般的直指心窝。叮叮叮三声响过，耿玉京连退三步，但看他模样，仍是气定神闲，丝毫不露败象。

这一下众人都是大为惊诧，不波站在无名真人旁边，轻声说道："没想到玉京师侄对本门武学的精义参悟得如此透彻！"武当派的武学精义是"以柔克刚"，耿玉京抵挡向天明这三招凌厉的攻势，正是深得"四两拨千斤"之妙。

向天明哼了一声，续采攻势，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下。耿玉京一个个的剑圈划将出来，大圈圈，小圈圈，圆圈、斜圈，圈里套圈。划一个圈圈，就消解向天明的一分攻势。不知不觉，已是过了三十多招。无名真人与本无

大师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心中俱是想道：“ 这孩子即使在此际落败，亦足以保持武当派的威名于不坠了。最怕的就是他不知进退。 ”

此时耿玉京若是罢手认输，可说得是虽败犹荣，对武当派的声誉也是只有增加，绝无损失（须知他只不过是无相真人的徒孙）。但这只能由他本人来作决定，旁观者是不能越俎代庖的。

但耿玉京却似毫无退让之意，他仍是见招拆招，见式拆式。而且，好像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和向天明一样，全副精神都注在对方的剑尖上。双方都是如此，那就非得胜负已决才能罢休了。无名真人又是欢喜，又是担忧，欢喜的是，本派一个小弟子也能够和“ 剑圣 ”拼斗至五十招开外，担忧的是耿玉京终须落败，纵然败了亦已无损武当声誉，但他本人却是恐怕不死也得受伤。

向天明的剑法霍霍展开，剑势当真是有如飞鹰展翼，盘旋飞舞，曲直相乘。站得近的人，已是可以看见耿玉京的额上滴下黄豆般的汗珠了。无名真人、无色长老、不波道人等武当剑术高手，比别的人更加吃惊，原来向天明的剑法亦是刚中有柔，他那盘旋飞舞的剑势好像波浪的四面扩张，竟然也是隐隐含有太极剑法的“ 剑意 ”。耿玉京虽然还能够招架，但落在这三位大行家的眼中，耿玉京的剑法已是被对方所克了。

耿玉京吸了一口气，心中默念“ 任他如泰山压顶，我只当清风拂面。 ”灵台恢复清明，剑势轻如柳絮，但柳絮轻飏，也不至为狂风粉碎。

向天明不觉也有“ 怜才 ”之意，但转念一想：“ 我若让这小子过了百招，还有何面目见天下英雄，更莫谈开宗立派了！ ”争名之念盖过怜才之意，一咬牙使出了更为狠辣的绝招。剑光有如电闪，在旁围观的人都给剑光射得几乎都睁不开双眼。耿玉京纵然懂得“ 四两拨千斤 ”的妙用，但看不清楚对方的来势，却又如何能够施展？

无名真人正想拼着失了体面，替耿玉京认输。但就在他想要喝止的时候，一个令人不敢置信的事情突然在他眼前出现了。

耿玉京在这样剧烈的战斗之中，竟然闭上了双目！

但说也奇怪，他闭上双目，随意挥洒，却是每一招都恰到好处的化解了对方攻势，他重新恢复了气定神闲，额上的汗珠不复见了。

不波看得如醉如痴，问无名真人道：“ 玉京师侄这个境界，当真是我梦想不到，这、这是怎么练成的，本门的剑法似乎未载。 ”

无名真人也是看得神摇目夺，半晌，说道：“ 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到了这个境界，根本就无须讲究什么剑法了。 ”

不波大吃一惊，说道：“ 玉京师侄已经到达了这个境界？ ”

无名真人道：“ 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还未曾到达这个境界。但依我看来，他即使未曾到达这个境界，也是相差不远了。不波，你对本门剑术最有心得，你看他这两招是不是从无到有，似有还无？ ”

所谓“ 从无到有，似有还无 ”，亦即是重视“ 剑意 ”的意思。参透了上乘剑术之后，随意挥洒，皆成妙手，看似无招，实是有招。“ 无 ”与“ 有 ”已经不是“ 对立 ”的物事，而是混为一体的了。故云从无可以到有，似有仍是还无。

不波点一点头，道：“ 掌门说得不错，玉京师侄的出招，虽是本门剑法所未载，但仔细看来，却仍是合乎太极剑意的，不过，奇怪，向天明的剑法，似乎也有点本门剑意。 ”

无名真人道：“ 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

不波道：“ 请掌门指教。 ”

无名真人道：“ 不错，向天明的剑术是有几分太极剑意，但仍是以他本门的飞鹰回旋剑法为主的。论境界也要比玉京稍逊一筹。 ”

不波是个“ 剑痴 ”，本来想趁这个机会，请无名真人给他更多一些指点的，但此时场中的比剑，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关头，他恐怕漏看了一两个精微的变化，只好专注斗场，不再言语。

不波与无名在谈论剑法的妙理，旁观的客人则大多是在看“ 热闹 ”，而不是在看“ 门道 ”。耿玉京闭目比剑，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由得人人都为耿玉京喝彩。“ 哈哈，号称剑圣，却打不过一个闭了眼睛的孩子！ ”“ 不见得吧，剑圣还是占了六七成攻势的！ ”“ 但对方是闭上眼睛的，打得过也是天下奇闻了！ ”“ 你们看出来没有，这孩子闭上眼睛，好像还胜过开眼之时。 ”“ 这，你就不懂了，剑圣的剑光有如闪电，闭上了眼睛才不至于耀眼生花。 ”最后说话的这个人虽然不懂上乘剑理，说的也是实情。

向天明听得那些人的讥讽，拼着孤注一掷，突施杀手！

只见那闪电似的剑光，突然好像银虹暴长。向天明一声叱咤，身形平地拔起，剑势凌空下击！

他已经使出了飞鹰回旋剑法中最后的一个绝招！

场中不乏识货的大行家，见他这招使出，无不吃惊。甚至连本来对耿玉京颇具信心的无名真人，不禁也变了面色！

他这一招宛如鹰击长空，盘旋而下，在那盘旋曲折的剑势之中，最少藏有九种变化。

三十七年前，他的师父玄贞子和无相真人交手，玄贞子使出这招，无相真人也不过仅仅能够化解他的剑势而已。最后虽然还是无相真人胜了，但只论这招，无相真人还是只能化解，而非破解的。

而且玄贞子使这一招，只不过有七个变化；现在向天明使这一招，却已有了九个变化！

即使是精通四两拨千斤手法的人，也是绝难在这瞬息之间，消解这一招九式的剑势。何况向天明的功力又是远在耿玉京之上。

耿玉京能够抵挡得住这势若雷霆，且又是变化极其繁复的凌空一击么？

就在众人屏息以待之际，只见耿玉京也是飞身跃起，剑势斜伸，形如白鹤亮翅。

老一辈的武当派弟子更加吃惊了！

当年无相真人破这一招，用的是平平无奇的推窗望月，推窗望月，是顺势卸劲，虽然平平无奇，却能以拙胜巧。但这一招白鹤亮翅，却是非得和对方硬碰不可！

无名真人方自吃惊：“ 这孩子已是悟了上乘剑理，怎的忽然如此糊涂？ ”蓦地看出，原来耿玉京这一招仍是“ 似有还无 ”，形如白鹤亮翅，实则“ 剑意 ”不同。

但尽管如此，无名真人也还是为耿玉京担心，担心他纵然能够破解这招，但既然是身子悬空，硬碰硬接，最少恐怕也落得个两败俱伤。稍有疏神，只怕还得送了性命！

眼看双方就要在半空碰上了！忽地只见一片“ 红云 ”平地冒起，原来是本无大师脱下身披的大红袈裟，硬生生的从两道剑光之中穿过。

只听得　　两声，两口宝剑同时落地。本无大师的袈裟化成了片片蝴蝶。

耿玉京倒纵出数丈开外，咕咚一声，坐在地上。向天明退出了六七步，脸色难看之极！

无色道人瞪了向天明一眼，走过去将耿玉京扶了起来，问道：“京儿，你怎么啦？”他在武当四个长老之中名列第二，剑术则是第一，耿玉京的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就是跟他学的。和无相真人一样，他对耿玉京也是一向爱护的。此时暗自想道：“倘若京儿受了内伤，我决计不放过那个向天明！”

耿玉京道：“没什么，我只是惭愧、惭愧……”他想说的是惭愧未能打败对方，但无色已在说道：“你用不着惭愧，非但不用惭愧，你已经是大大为师门争气了。在剑法上你并没有输给那个什么剑圣！”

本来这种近乎“评判”的说法是只能由公证人说的，不宜出于无色之口。但无色却是忍不住心头气愤，忍不住说了。

耿玉京好像大病过后，身子十分虚弱，无色将他扶了起来，他还是晃了两晃，才能稳住身形。众人见他如此情形，心中俱是想道：“他即使没有受到内伤，也是被对方的内力击倒的了。嗯，这场比剑应该算是谁赢呢？”要知比剑之前虽然有人提过不许用内力伤人，但被对方的内力击倒却是另一回事，而且比武未曾终结，本无大师就将他们分开，这也是有违武林规矩的，这又该怎样说呢？场中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本无大师了。

只听得本无大师咳了一声，缓缓说道：“老衲将你们分开，实是逼不得已。你们若要责怪老衲不守证人本份，老衲甘受无辞，但依老衲之见，你们这场比剑，就当作是不分胜负吧。向施主，你意下如何？”

场中的人，虽然十九都是同情耿玉京，但听了本无大师这番说话，分明是偏袒耿玉京这方，心中也都是不免想道：“耿玉京已被击倒，向天明可不是省油灯，怎肯当作是不分高下？”

哪知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只见向天明面上一阵青，一阵红，终于涩声说道：“不，是我输了！本无大师，多谢你给我面子，但输了就是输了，我可不能抵赖！”

此言一出，众人无不惊愕。就在此时，一阵风吹过，突然有一片铜钱般大小的圆形布片，随风飘荡。这布片是哪里来的呢？

众人定睛看去，这才发现，向天明的胸前部位，上衣开了一个窟窿，恰恰是个铜钱大小。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向天明确是非得认输不可！

他们刚才是在即将接触，尚未接触之际，给本无大师分开的。

虽然尚未接触，但双方的内力都已贯注剑尖，甚至发出了无形的剑气。

是以耿玉京的剑尖虽然未刺着向天明的身子，那无形的剑气，已是划破了他的衣裳。

同样的道理，向天明最后那一招挥剑狂劈，虽然没劈着耿玉京，耿玉京也如中了劈空掌力一般，被他的内力击倒了。

好在有本无大师及时将他们分开，他们才侥幸没有受伤。

反过来说，假如没有本无大师在这关键时刻出手，其结果就势必是两败俱伤了。

不过，纵然是两败俱伤，伤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对耿玉京来说，当然会受到严重的内伤，但不一定会丧命。因为他的剑招后发先至，向天明一被刺伤，他的剑就不能劈着耿玉京，只能凭着最后发出的那股内力来伤耿玉京了。但耿玉京那一剑若不是手下留情，向天明的胸

口就要开个窟窿了。

这就是向天明非得认输不可的原因。

向天明面色惨白，蓦地发声狂笑：“无相真人的徒孙尚且如此，我妄欲与他老人家争胜，真是井底之蛙了。恭喜你们武当派出了这样一位少年英杰，向某甘拜下风！”

狂笑声中，向天明已是出了墓园，走了。

武当弟子以及一众客人，纷纷来向耿玉京道贺。无名真人将他引至无相真人棺前，让他和师祖行了辞灵之礼，武当四大弟子把棺材放入墓穴。人多好办事，不过半个时辰，填上、平顶，墓穴合拢，已是筑起新坟，并且立了墓碑了。

无相真人的葬礼完成之后，跟着就将是无名真人正式宣告接任掌门，并接受朝廷的封号了。

朝廷钦使褚千石上前祝贺，说道：“葬礼给延误了一个时辰，册封仪式可以开始了吧？”

按照传统仪式，新掌门人接任的宣告，等于是“刻板文章”，首先是说奉前掌门人遗命，跟着是多谢同门拥戴，然后再说几句客气话的。

两名武当弟子，手捧玉盘，已经站在无名真人的两旁。一个盘子里放的是掌门人的印信，一个盘子里放的却是一件破旧的道袍，这件道袍乃是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的遗物。这两样物事是武当派掌门人权力的象征。

无名真人忽道：“你们暂且退下，我有话说！”两名弟子面面相觑，大为惊诧。须知按照规矩，在无名真人作了接任掌门的宣告之后，便当接过印信，披上道袍的。“宣告”不过是刻板文章，说话无多，很快就可“念”完，即使不依惯例，无名真人也不该叫他们退下，到时再让他们匆匆忙忙地走上来。但掌门人有命，这两名弟子也只好退过两旁了。

客人不知道武当派的规矩，还不觉得怎样，武当派的弟子可是人人心里嘀咕，眼睛望着无名真人，竖起耳朵来听。

只听得无名真人缓缓说道：“本门弟子想必都还记得，无相师兄代师收徒，立我为掌门弟子那天，曾发生一件特别事情。”

这件事情武当派的弟子当然全都知道，但也有些客人是尚未知道的，纷纷向武当派的弟子打听。

无量长者说道：“那天东方亮冒充他的师父上山挑战，无名师弟只不过用了一招，就把他的人皮面具剖开，令他心服口服的认输！”无量满肚密圈，只待无名真人在接任之后便即让位给他，他只道无名真人是想夸耀他的“得意之作”，因此给他说明。

一众客人方始恍然大悟，心道：“原来无名真人是因立了这件功劳，方得继任掌门的。”巴山剑客过铁铮笑道：“那天打败了徒弟，今天打败了师父这可真是无独有偶，也是来给贵派新掌门人增庆的啊！”无量长老听得不觉皱眉头。过铁铮说罢方始省起，这个恭维有点不大合适。打败徒弟的是新掌门人，打败师父的却是比新掌门人晚两辈的小弟子。

无名真人继续说道：“我本是俗家弟子，那天一上山，无相师兄便替我主持出家仪式，跟着又立我为掌门弟子，此事其实是不依本派常规的，只能算是权宜之计。”

无色长老道：“此事也并非没有前例可援，本派的第三代掌门就是俗家弟子牟独逸，牟祖师也正是你们牟家的祖先啊！”

无名真人道：“那是二百年前的事情了。自先祖独逸公以俗家弟子接任掌门之后，就从来没有过相同的例子。我不想破例。”

无色道：“你虽然是在出家的同一天被立为掌门弟子，但也已经是出家人的身份了，不算破例。”

无名真人道：“我刚说过，这不过是无相师兄的权宜之计。我在受命之时，就曾许下诺言，我是准备随时让贤的。”

不波对无名真人最为佩服，他是个直性子，便即说道，“是啊，前任掌门师伯是因你的剑术无人能及，而本派又正处于多难之秋，做掌门的人，除了精通剑术之外，还要年富力强，精明能干才行。因此，这才想到，要把你请来，接任掌门的。前任掌门决定的这桩事情，不管是否当真如你所说那样，只是权宜之计，但在一切情况没有改变之前，你总是还要勉为其难的！”

无名真人道：“不，已经有变了。”

不波大声道：“你以为挫败了剑圣师徒，就可以对前任掌门交代得过去了么？你难道不知本派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要你担当、料理！”

他在第一次发言时，说出，“本派正处于多难之秋”这样的一句话，如今又说出了“本派还有比挫败剑圣师徒更重要的事情”要无名真人担当的话，登时令得全场耸然动容！有的人心里想道：“武当派如今正是威名显赫，如日中天，怎能说是多难之秋？”但也有些人对武当派的“多难”略有所知，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只盼不波多揭一些“家丑”。

无量长老皱了眉头，心中责怪：“不波已经是位列长老的了，怎的还是如此不通世故，把不该让外人知道的也说出来。”但因不波是已故首席长老无极道人的大弟子，且又已升任长老，无量虽然心中不满，却也不便阻拦。

无名真人说道：“你既然说了，我也不用对朋友隐瞒了，十六年前，本派有三位和我同一辈份的师兄，死因都很离奇，这个案子，我们是必须查究的。但我不做掌门，也可从旁协助呀！”“秘闻”揭露，众人自是不免一阵沸腾。

不波待场中稍静下来，说道：“无名师叔，你曾是中州大侠，以大侠的身份，怎能为德不卒？大事未了，就要让贤？”他情急气愤，口不择言，不称“掌门”，改称“师叔”，而且居然责备起新掌门人来了！

无量这才装作忍不住喝道：“不波，不可如此放肆！须知我们只能劝掌门人回心转意，却不可口出怨言。”

无名真人却似毫不在乎，淡淡说道：“不波，你说得不错，我这大侠之称，只是浪得虚名而已。我的确是道心不坚，只待新掌门确定之后，我就要还俗了。或许我还俗之后，更加方便我为本派出力。所以，你可以责我道心不坚，但为德不卒这四个字，那倒似乎责得过重了。”

即将接任掌门的人，竟然说要“还俗”，武当派的道家弟子，都觉脸上无光。但无量却是乐意看到他当众出丑，故意叹了口气，说道：“你难耐清修之苦，那也不能勉强。唉，怪不得你刚才说是不想破例了，原来你早就有了还俗的打算！”弦外之音，当然是赞成无名让出掌门之位的了。

不波忙道：“师叔，请你三思而行。你口口声声说要让贤，可贤人却在何处？”

无名真人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顿了一顿，目光从无量、无色、不波三个长老的身上横扫过去。

无量长老的一颗心砰砰跳动，他是早已得知那伪装聋哑道人的王晦闻的

设计的，原来的设计是要由无名真人让位给他，然后由他传给不岐。不过，无名真人是立即让位，他传给不岐，则可以等待几年，在传位之前，先立不岐为掌门弟子。如此安排，乃是因为无相真人曾经说过，在他身后的新掌门人，最好是选择年富力强者为宜，至于选择不岐做下一任的掌门，一来是因为不岐名正言顺（是无相真人硕果仅存的弟子），二来是因为不岐有把柄在他们手里。他们只是要不岐做个傀儡而已。

哪知不岐昨晚竟不惜自暴其罪，对“误杀”师弟一事，向耿玉京直认不讳，而且还先后对无名真人与耿玉京发誓，要尽一己之力，为他们找出当年杀害无极道长与两湖大侠何其武等人的真凶。王晦闻就是因此杀了不岐的。

无量患得患失，暗自思量：“不岐已死，我传给谁呢？若不先立掌门弟子，我又上了年纪，只怕一众弟子就不肯赞同由我接任掌门了。”忽地得了一个主意：“啊，对，我可以选择不波，他性子虽然戆直，但不通时务，自必也是要受我们摆布。

心念未已，只见无名真人的目光停在耿玉京身上，接着说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人就是无相真人的唯一徒孙蓝玉京！”

此言一出，连在场的客人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当派的弟子更是惊得呆了。

无量不觉失声叫道：“什么，你要把掌门之位，让给这个娃娃。”

无名真人斩钉截铁地说道：“不错！”

耿玉京吓得张口结舌，好不容易才嚷得出来：“掌门真人，我、我、我怎能担此重任！”

无名真人作了一个手势，待场中静了下来之后，缓缓说道：“玉京虽然年少，他的剑法却是有目共睹的，剑圣都败在他的剑下，你们自问有谁能够胜得过他？我不过功力比他稍高而已，论剑法我也自愧不如呢！”他以师叔祖的身份，不惜贬低自己，对耿玉京的夸赞，也真可以说得是至矣尽矣了。

无量长老气得脸上通红，但他也不敢说出自己的剑法胜得过耿玉京。

不波是个“剑痴”，他呆了片刻，忽地说道：“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想，我对玉京师侄的剑法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无名师叔，你说得不错，他的确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材。本门也好像没有立下规矩，说是必须到了多少年纪才能够做掌门的！”言下之意，当然是赞同耿玉京了。

无量长老的二徒弟不妄道人心道：“师父不好说话，我只能替他说了。”便站出来道：“不波师兄，你的话虽然也有点道理，但玉京师侄毕竟只不过是十六七岁年纪，如何能统率同门？再说，做本派掌门，也不只是精通剑术就行的。无名师叔刚才说的也是‘让贤’这两个字，玉京师侄的‘贤’在哪里，我们还没见到呢！”

不波摸一摸头，说道：“唔，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

无名真人道：“这个，我看你们倒是无须顾虑。”

不妄亢声道：“为什么？”

无名真人道：“俗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玉京这孩子自幼就受无相真人的薰陶，人品又焉得不好？至于办事的才干，那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不波本无定见，不觉又摸了摸头，说道：“这话似乎说得更加有理。不错，倘若他的心术不正，已故掌门真人也不会将本门的内功心法和上乘剑诀传给他了。”

无相真人是群流景仰的人物，本门弟子对他的尊敬，那更是无须说了。无名真人把他抬了出来，谁也不敢反驳。
不妄嘀咕道：“但玉京师侄毕竟是年纪太轻，一下子就让他做掌门，这个，这个……”
无名真人道：“这个咱们当然还可以商量，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比如说，可以选两位长老辅助他，或者先立他为掌门弟子，那也未尝不可。”
无量长老忽道：“现在恐怕还谈不到商议什么办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必须先弄清楚！”
无名真人道：“什么事情？”
无量长老道：“若是有人犯了武林公认的戒条，他还能不能够做一派的掌门？”
无名真人心头一跳，沉声间道：“什么戒条？”
无量长老道：“结交匪人，吃里爬外！”
耿玉京跳起来道：“我结交了什么匪人，又怎样吃里爬外？”
无名真人喝道：“玉京，让长老先说！”
无量长老说道：“我不是怀疑无相师兄不会教导，但少年人心性不定，见识无多，初走江湖，也难保不会上了坏人的当，误入歧途。须知名师出高徒，良师出贤徒，这只是一般的常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的。”
戆直的不波又插口道：“这话也有道理，不过请你最好还是少发议论，多说事实。”
无量长老知他性子，被他顶撞，倒也并不气恼，继续说道：“刚才他和向天明那场比剑，你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了？”
不波道：“很清楚难说，看清楚六七成大概有的。”
无量长老道：“那你说，那向天明的剑法，是不是也有咱们武当派的太极剑意在内。”
不波道：“是有几分。但无论如何，他也比不上玉京对本门剑法的领悟。”
无量长老道：“这是两回事情，我问你，若是不懂那一派的剑法，能否创出剑意？”
不波道：“当然不能！”
无量长老道：“着呀，那么向天明是从哪里学来的本门剑法？”
不波摸头道：“这我怎么知道？”
无量长老道：“你不知道我知道！”回过头来，陡地喝道：“玉京，你去年下山之后，就和东方亮做了好朋友，是也不是？”
耿玉京道：“东方亮也不是什么匪人呀，甚至即使他的师父向天明，师祖也并没有把他当作匪人的，否则当年就不会答应与他印证武功了。”
无量长老哼了一声道：“师父是师父，徒弟是徒弟，别扯在一起。何况向天明纵然不是匪人，也是对本门怀有敌意的。”
耿玉京道：“但现在亦已化解了。”
无量长老怒道：“我叫你不要扯到别人身上，我现在说的是东方亮！”
耿玉京道：“好，那你就说东方亮吧。”
无量长老道：“东方亮是否匪人，待会儿我会告诉你。我先问你，东方亮的武当剑法，是不是你教给他的？”
耿玉京想了一想，说道：“不是！”
无量面向本无，说道：“本无大师，听说蓝玉京曾与东方亮一起，到过

少林寺，东方亮并曾在少林寺显露过剑法！”
　　本无大师道：“不错，是有此事。东方亮的剑法中，也的确是有贵派的招数。”
　　无量面挟寒霜，喝道：“玉京，你还要抵赖！”
　　耿玉京道：“我不是抵赖……”
　　不波性急，他是想帮耿玉京的，不待耿玉京说完，便即抢着说道：“东方亮去年上山挑战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交过手，那时他还未曾认识玉京师侄呢，但已经会使太极剑法了，甚至有几招使得似乎比我还要高明！”
　　无量长老道：“这就可以证明他没有教过东方亮吗？”
　　不波听得稍为懂一点了，搔搔头说道：“有没有教过，这就很难说了。”
　　无量长老道：“第一个把本门剑法教给东方亮的人是谁，我不知道。无名师弟，你知道不知道？”
　　无名真人道，“我不知道！”心中则在暗暗吃惊，不知自己的秘密给他知道了多少？
　　无名真人之所以吃惊，那是因为早在三十年前，他也曾把自己所领悟的太极剑法，与殷明珠（即后来的西门夫人）私相授受之故。无量长老如今对耿玉京的指责，在他听来，自是难免有“指桑骂槐”之感了。
　　无量长老说道：“师弟，既然你也不知，那就不必管谁是第一个把武当剑法教给东方亮的人了。但令东方亮得到剑法真传的人，我却可以断定，必定是蓝玉京。”
　　不波搔头道：“长老，你怎么知道？”
　　无量长老不理睬他，却回过头来问牟一羽：“一羽，你是曾经奉命下山，把蓝玉京找回来的。听说你曾经碰见他们同在一起，并且曾与东方亮比过剑，不知结果如何？”
　　牟一羽道：“惭愧得很，是我输了。”
　　无量长老道：“如此说来，东方亮的剑法是不是比他第一次上武当山之时，大有进步？”
　　牟一羽：“不错，进步很多！”
　　无量长老道：“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牟一羽道：“去年十月中旬。”
　　牟一羽情知他是要迫自己说出耿玉京私将剑法传与外人，心想：“这事我可不能替玉京撒谎，但怎样说才好呢？”于是只好佯作不知。
　　无量长老一声冷笑，说道：“其实我应该直接问你。记得你曾经和我说过，你上次下山，是兼有考察蓝玉京在外面的行为的任务的，你既然曾与东方亮比剑，而当时蓝玉京又不肯跟你回山，一定要和东方亮同走。那么，你总应该知道蓝玉京是否曾把本门剑法授与外人的吧？即使不知，你也应该有个判断！”
　　牟一羽道：“当时，他与东方亮同走，那是因为要到少林寺拜访慧可大师之故，这事说来话长。……”
　　无量长老厉声道：“我只是要你的判断！与本案无关的事，那就不必管了！”
　　牟一羽上次下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正是要查究耿玉京与东方亮结交一事，但现在他与东方亮的关系亦已变了，东方亮很可能就是自己未来的妹夫，这叫他如何开口顶证？

耿玉京忽地大声说道：“无量长老，其实你应该直接问我！”
无量长老道：“哦，你现在肯说实话了吗？”
耿玉京道：“我没说过谎话，因为你问的是：我有没有教过东方亮，我只能回答：没有！”
无量长老勃然大怒：“事实都已摆了出来，你、你仍然还要抵赖！”
无名真人听出话里有因，说道：“师兄，他好像尚未说完，你让他说下去！”
耿玉京朗声说道，“事实上是他教我，不是我教他！”
无量长老冷笑道：“是他教你？去年他在武当山上所使的剑法，我们都曾见过。你刚才用的那些招数，他根本不会！”
对这一点，不波也想不通，搔头说道：“这倒是真的，的确是有天渊之别！”
无名真人柔声道：“玉京，你把经过情形，说来听听。”
耿玉京道：“我和他初次见面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就是东方亮。他激我与他比剑，这才不打不成相识的。他指出我每一招的疏失之处，反复和我拆解，后来我才能够自己摸索出一些道理。”
不波道：“如此说来，倒是你得益更多了？”
耿玉京道：“一点不错，正是这样。”
本无大师赞道：“恭喜贵派出了这样一位武学奇材，青出于蓝，当真是了不起啊！了不起！”
无量长老不敢对本无大师反唇相稽，却针对不波的话道：“不管是谁得益更多，他总是把本门的上乘剑法泄漏了给外人。倘是别的人也还罢了，这个东方亮是什么人，你们知不知道？”
不波道：“他是剑圣向天明的弟子。”
无量瞪他一眼，冷笑说道：“这个尽人皆知，何须你说？”只差“废话”二字没骂出来。
不波道：“哦，他还有别的身份？”
无量长老说道：“他的姨父是从前的绿林盟主西门牧，他的父亲东方晓虽然没有落草为寇，却也是常常去帮西门牧的忙的，其实也等于是个强盗头子了。东方亮有这样的家世，他还能够是个好人吗？你让他学会了武当剑法，岂非助纣为虐？我说你结交匪人，吃里爬外，有说错你吗？”
宾客中的秦岭云也是黑道出身的，闻言立即抗辩：“强盗也有好坏之分，岂能一概而论。依我看来，西门牧也是个盗亦有道的人。他的人品不见得就比你差了！”
无量长老气得长须翘起，喝道：“你，你，你竟然敢把我和盗魁相比！”
无名真人忙调解道：“请大家都莫节外生枝，还是言归正传吧。”
耿玉京道：“西门牧是好是坏，似乎大可不必讨论。但即使东方亮的姨父是个强盗头子，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不是坏人就行了。倘若按照你的说法，父亲犯了罪，儿子也该拉去坐牢了？”
不波高声赞道：“高论，高论。玉京师侄，想不到你年纪轻轻，见解倒是不凡！”
无量长老道：“俗语云：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虽然也有例外，但你们怎能担保东方亮将来不是个坏强盗？”他接连受到反驳，用辞已经斟酌许多，没忘记在“强盗”之前加多一个“坏”字。

耿玉京道：“ 那是将来的事情，至少他现在还不是。 ”

无量长老道：“ 但你可别忘记，他的剑法有一部份是从你这里偷来的，要是他用以为恶，追源祸始，武当派又将如何交代？如果那时你已经做了掌门人的话！ ”

耿玉京毅然说道：“ 如果东方亮当真变得那样坏的话，我誓必以师祖所传的剑法除他！除他不了，我就自刎以谢师祖！ ” 此言一出，全场肃然。

无名真人说道：“ 玉京立此重誓，无量师兄，你的顾虑也当消除了吧？说老实话，向天明师徒为了替他们的师祖玄贞子争一口气，总想把我们武当派比下去，我对他们当然也是殊无好感的。但好在这个历时三代的过节，今日亦已解开了。即使东方亮以后还可能要与我们争胜，但最少到今天为止，尚未闻有何恶行，玉京和他做朋友，似乎不能说是结交匪人；而且玉京纵然与东方亮结交，但东方亮的师父也是给他击败的，‘ 吃里爬外 ’ 这个罪名，似乎更加不能加在他的身上！ ” 这番话等于作了结论，把无量长老强加于耿玉京身上的罪名全推翻了。

无量长老羞成怒，说道：“ 你现在还未让位，身份仍是掌门。是掌门人就该按照门规秉公办理，你却似乎太过偏袒玉京！即使那两个罪名不能成立，他把本门剑法的秘奥泄漏给外人，总是犯了戒条！ ”

无名真人道：“ 本派似乎并无禁止弟子与别派的人彼此观摩，互相印证。玉京已说清楚，他与东方亮只是比剑拆招，并无私相授受之事！ ”

无量长老道：“ 虽无明文规定，但这是千百年来武林公认的规矩！ ”

本无大师忽道：“ 可否容许老衲说几句话？ ”

他要说话，谁敢不依，无量说道：“ 当然可以。 ” 无名说道：“ 请大师指教。 ”

本无大师道：“ 指教不敢。我只是想请问各位，有哪一个门派的武功，只是由最初开创这个门派的祖师一个人想出来的？从来没有吸收过别派武学的精华，也从来没有受过别派的影响？ ”

这次前来武当山参加无相真人葬礼的客人，几乎可以说已是包念了各派的精英在内，谁都不敢说个 “ 否 ” 字。

本无大师续道：“ 别的门派老衲不知，即以老衲的少林派而论，少林武功源自天竺，天下皆知。但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变化，少林寺的源自天竺的武功已是与中土武功合而为一，分不出哪招是天竺的，哪一招是中土的了。不过，少林寺的武学仍然可以说是和天竺那烂陀寺的武学同源异流。 ”

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有人便道：“ 唯其贵派善于采纳众家之长，才能力武学放一异彩，大师之言，令我顿开茅塞。 ”

还有一个听得更加心悦诚服的乃是不波，只见他如痴如呆，忽地自言自语道：“ 博采众长，方有大成。有道理，有道理，大有道理！怪不得少林派的武功天下第一了！ ”

少林武当，素有心病，近年虽己逐渐化解，尚未完全消除。无量听得不波如此推崇少林，心里老大不舒服，可也不便当面说他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本无大师微笑道：“ 这可不敢当，贵派的武功就有许多是胜过我们少林寺的。嗯，贵派的创派祖师张真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少林寺做小和尚的时候，只不过学了一套罗汉拳，后来离开本寺，云游天下，见闻日博，最后观龟蛇二山山势，妙悟通玄，遂创太极十三势，而成一代宗师。老衲不

打诳语，古往今来的武学宗师数得出的虽然还有几位，老衲最佩服的却还是贵派的张真人！”

这话等于说武当派的武功也是得自少林，如果连与别派观摩都不准许的话，哪还有今日的武当派？这话也只有本无大师敢说。不过他口口声声推崇张真人，武当派的弟子也都心里舒服了。

不波听得摇头晃脑，忍不住又再插嘴：“是啊，玉京与东方亮拆招，即使让他偷学了几招，还是我们得益更多。招数是死的，领悟才最紧要。比如说同样是从太极剑中变化出来，玉京师侄不就比东方亮的师父更胜一筹吗？”

巴山剑客过铁铮大声嚷道：“不是一筹，而是两筹，三筹！”

本无大师缓缓说道：“所以即使是千百年来的惯例，也不见得一定是合理的。武林中人囿于门户之见，无异固步自封。古语有云，有容乃大。老衲愿与各位共勉！”

话说完了，许多门派的首脑人物，都点头称是。

无名真人道：“多谢大师指教，无量长老，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形势已成一面倒，无量还能说些什么，唯有心中苦笑了。

无名真人道：“大家没别的话说，那就让我们回到正题吧。我决意把掌门之位让给玉京，至于怎样……”

就在此刻，忽地就有人叫道：“且慢！”

一个弓着腰的老道人走了出来，武当派弟子一看，全都呆“咦，他，他不就是紫霄宫那个聋哑道人吗？怎么忽然会说话了？”呆了一阵过后，有人嚷了出来。

还有人说道：“他服侍了已故掌门真人三十多年，想不到竟是装聋作哑！”

“装聋作哑，不知是何居心！”说这话的是牟一羽。

“聋哑道人”冷冷说道：“不知武当派的戒律，有哪一条是禁止装聋作哑的？”

无量长老道：“唔，这倒好像没有。”

无名真人情知这场冲突已是不可避免，便道：“好，你说下去。”

“聋哑道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吐了出来：“不管如何，你现在还是武当派的掌门人。我要请你先行清理门户，然后才谈得到传位给哪一个！”

此言一出，顿时全场哗然。事情可是越来越奇怪了。“清理门户”，那更不是直指耿玉京是叛徒了？因为倘若是说别个，那就不会跟“传位”联在一起说的。

“咄，清理门户，这可是不能胡乱说的！聋哑师伯，你又聋 又哑，能够知道些什么？”说这话的人是带有几分傻气的不波。聋哑道人已经开口说话，他还是按照叫惯的称呼，叫他聋哑师伯。

无色较为精明，双眉一竖，说道：“本门戒律，虽没禁人装聋作哑，但你指控是有关清理门户的大事，我们必须先问你一个明白，你在武当山隐瞒身份三十多年，绝对不会是没有目的，你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聋哑道人”道：“否则，你就要说我居心叵测了，是不是？”

无色厉声道：“不错，正是这样！”

“聋哑道人”道：“合理的解释，不是早已有事实摆在你的眼前了？”

无色道：“什么事实？”

“聋哑道人”道：“我服侍了无相真人几十年，若然我是一个坏蛋，真

人岂能在几十年当中，毫无觉察，还敢留我在他身边？”

他抬出了武当派弟子最尊敬的已故掌门，武当派弟子，即使还有疑心，却也不敢作声了。

无色道：“君子可欺以其方，无相真人忠厚老实，被你蒙混过去，那也并不稀奇。”

几个武当派大弟子同声说道：“是呀，你不但装聋作哑，而且是隐瞒了原来的身份和武功，即使我们不追究你因何装聋作哑，你也应该还给我们一个道理！为什么你甘愿跑到武当山来作个烧茶扫地的道人？”

“聋哑道人”突然一挺胸膛，昂头说道：“我当然是有原因的，但却似乎不必和你们说。”他一挺胸膛，登时判若两人。委琐的模样消失了。虽然仍是白发满头，却已精神奕奕。

有几个上了年纪的武林前辈吃了一惊，不约而同的齐声叫道：“你，你不是三十年前小五义中排行第二的王晦闻大侠么？”

王晦闻道：“大侠不敢当，我确是小五义中的老二。”

“小五义”当年都有侠名，虽然后来老四西门牧和老五东方晓入了黑道，却并不影响其他三人的声誉。其他三人（七星剑客郭东来、慧可大师和王晦闻）又都是先后突然在江湖消失踪迹的。知道他们过去的人，不觉都是想道：“看来王晦闻之遁入武当山道观，和慧可的遁入少林寺做烧火和尚都是同一原因。可能是为了躲避仇家，也可能是避免给西门牧连累。”武林异人埋名隐姓之事，在所常有，他们震于王晦闻以前的侠名，不觉也就相信他了。

王晦闻继续说道：“我在无相真人身边三十多年，虽然原来不是武当派，也算得是武当派了。我感他知遇之恩，无以为报。当然要维护武当门户，难道你们还把我当作外人不成？”

无量长老咳了一声，说道：“以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本派的渊源，我们似乎应该让他说话。”

王晦闻道：“实不相瞒，我曾受无相上人临终之嘱，要我特别留意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最赏识的本门弟子，也是他刻意栽培，准备付托以重任的人。但因此人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要是给别人捏在手里，他也很可能在别人的威胁利诱之下，走上歧途。如今我已经发现了那人的可疑之处……”

有人问道：“可疑什么？”

王晦闻道：“欺师灭祖，甚至祸害本门！”

这可是极其严重的罪名，武当派一众弟子都是面面相觑，惊疑不已！

倘若细心去想王晦闻刚才说的那一段话，当可想到，他说的“那个人”，当然是以耿玉京的嫌疑最大，但也有可能是指无名真人的。不过谁也不敢怀疑无名真人，于是就有人说道：“开门见山吧，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蓝玉京？”

王晦闻道：“你说对了三分之二。名字对，姓不对。他姓耿，不是蓝！”

“怎么，他不是那个菜农蓝靠山的儿子吗？”好几个武当派弟子同声发问！

王晦闻摇了摇头，说道：“不，他是耿京士的儿子！”

耿玉京亢声道：“不错我的爹爹是耿京士，那又怎样？”

无量长老叹了口气，说道：“真没想到，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竟然是耿京上的儿子！”

无量长老这一叹气，顿时就有许多人想起来了。须知耿京士是背着“满洲奸细”的嫌疑死在他师兄戈振军（即后来的不歧）的剑下的，这件事虽然

秘不外传，但武当派的弟子已有很多知道。尤其是“不”字辈的弟子。

无量长老装作怜悯的神态，目光投向耿玉京，叹了一声，说道：“‘你现在还未知道吗，唉，我本来不想说出来的，但事到如今，不想说也不能不说了，你的生身之父耿京士，乃是满洲奸细！”

耿玉京怒气填胸，大叫道：“胡说，我爹爹不是奸细！”

本来斥责长老“胡说”，乃是犯了“大不敬”之罪的。但无量长老却作出一副宽容大量，不予追究的样子，说道：“儿子维护父亲，乃是人之常情，不怪你。但你必须拿出证据，你怎么知道你的爹爹不是奸细？”

耿玉京却是无法说得明白，只能大叫大嚷：“我知道，我就是知道！”

王晦闻忽道：“这里有一封信，请几位长老看看。”

无量长老按了过来，看了一看，不作声交给无色，无色看了，脸上稍有疑惑神色，转交给新近升任长老的不波。

不波一看，说道：“没什么呀，不过是耿京士的一个朋友，写给他的一封普通书信。”

王晦闻冷冷说道：“普通书信，你看清楚没有？”

不波道：“朋友报告近况的书信，有什么特别？”

王晦闻：“上面有他朋友的署名，你读出来听听。”

不波仔细一看，说道：“霍卜托，唔，这名字倒是有点特别，好像不是汉人的名字。”

王晦闻大声道：“霍卜托是什么人，有谁知道吗？”

有个来自关外的武师说道：“多年之前，这个人好像曾经做过满洲可汗努尔哈赤的卫士。”

王晦闻道：“他是不是也曾在一个叫做乌鲨镇的地方住过？”

那武师道：“好像是的，不过那时听说他是隐瞒身份，在一间鱼行充当买手。”

另一个来自关外的牧场场主说道：“据我所知那间鱼行，其实也是努尔哈赤的手下开的。不过，这大约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努尔哈赤还只是一个部落的酋长。”

王晦闻道：“这间鱼行如今还在那里吗？”

那场主道：“好像还在。老板也还是从前那个老板。”王晦闻道：“十八年前，亦即是耿京士从关外南归那年，本派住在金陵的俗家弟子丁云鹤打听到一个消息，耿京士身上有一封满洲奸细给他的密封，他本来想去追查耿京士，夺取这封密函的。但未出金陵，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害死了。他被害之后，他的家属也曾来过武当山向无相上人禀报此事，两位长老可还记得？”

无色不答，无量长老则在说道：“不错，是有此事。那个满洲奸细，敢情就是这个霍卜托了。”

不波吃了一惊，说道：“这么说，倒真的不能算是普通书信了，那个霍卜托是说他已在金陵当了官，叫耿京士去与他相会的！”

王晦闻厉声道：“耿京士和霍卜托的交情如此密切，你们说是不是也有奸细嫌疑？”

无量长老道：“你说得不错，当年我们就是从丁云鹤家属的口中得知此事之后，开始怀疑耿京士是奸细的。”

他们一唱一和，把耿玉京气得怒火欲燃，但他也可真是难以替父亲分辩。要知霍卜托的确是有两重身份，而他也是曾在金陵见过霍卜托的。莫说他不

能泄漏郭璞这一特殊身份的秘密，即使说了出来，又有谁人相信他明里是“ 满洲奸细 ”，暗里却是“ 反奸细 ”呢？

无色冷冷说道：“ 这封信怎的会落在你的手上？ ”

王晦闻道：“ 我虽然身在武当山，江湖上可还有些朋友。 ”言下之意，这封信是他的朋友帮他取得的，他可不愿意把详情说给无色知道。

若是换了别人，无色还可能钉住不放，但王晦闻一来是早有侠名，二来又是服侍了无相真人三十多年的人，他可不便太过表示怀疑，和他纠缠下去了。

不过，无色还是说道：“ 姑不论耿京士是否奸细，和他的儿子有何相干。耿京士丧命那天，他的儿子才刚出生呢！ ”

王晦闻转向耿玉京道：“ 你曾经到过关外的乌鲨镇，是也不是？ ”

耿玉京道：“ 不错。我去那个地方，为的是正是要替我屈死的爹爹辩诬。”

王晦闻道：“ 可是，你又找不到替你爹辩诬的实据，而那个地方，和你爹爹当年有关系的人也仍然还在那里！ ”用不着画蛇添足，谁也听得出来，显然是指控耿玉京子承父志，最少亦有了充当满洲奸细的嫌疑了。

耿玉京气愤填胸，冲口而出：“ 谁是奸细，我总会找到证据的！ ”

王晦闻冷笑道：“ 但不是现在，是么？ ”

无量长老道：“ 你这样说，是不是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有关什么人的证据？ ”

王晦闻忽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真不想说，可又不能不说。 ”

王晦闻眼睛潮湿，脸上那副神情就好像自己死了儿子一般，

说道：“ 大家都知道，玉京这孩子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他聪敏好学，身世又是那样堪悲，我对他的爱惜，决不在任何人之下。无相真人生前最担心的就是在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秘密之后，受人操纵，误入歧途。唉，没想到昔日的担忧，已成了今天的事实，他老人家若是地下有知，他的心情必定是和我此际的心情一样难过！但为了武当一派的荣辱存亡，为了无相真人临终的嘱托，我不想说也只能说了！ ”

无相真人是否真的在临终之际对他有那许多“ 嘱托 ”，死无对证，谁也不知，但他以往对耿玉京的爱惜，却确是有目共睹，人所皆知。武当派弟子不觉都是想道：“ 他说得这样悲痛，恐怕不会是诬陷玉京的了。 ”

无名真人最注意的则是那段话中的“ 受人操纵 ”四字，心中明白，这是王晦闻在迫他摊牌。倘若自己不按照他的意图办事，他的矛头就一定会指到自己身上。

倘若耿玉京不是早已识破他的本来面目，此际只怕也会受他的说话感动。“ 哼，他的武功未必是天下第一，但演戏的本事却一定没有第二个能比得上他！ ”此际，耿玉京除了心中冷笑之外，就只有一个疑问了：“ 无相真人真的是给他骗了一生吗？是不是他老人家在自知死期将至之前，忽然发现这个服侍了他三十多年的‘ 聋哑道人 ’有点什么不对，甚至说不定有可能加害于我，这才要我立即下山呢？ ”他对师祖在逝世前一日，要他下山的原因，过去只是怀疑到义父不歧头上，因为不歧将似是而非的剑法教给他，师祖是早有所知的。但现在，他却不能不怀疑到这个伪装“ 聋哑道人 ”的王晦闻身上了。

他一副心神不属的样子，给戆直的不波瞧在眼里，不波亦是不觉对他起了疑心：“ 莫非这孩子当真是犯了大错。 ”于是便即说道：“ 聋哑师叔，呀，

对不住，”我这样称呼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听你口气，敢情你已经拿到了耿玉京背叛本门的真凭实据，兹事体大，那就赶快说出来吧！”

王晦闻道：“好，那就请你们容许我首先请出人证。”

不波道：“人证是谁？”

王晦闻道：“既是他的师父，又是他的义父的不歧长老！”

不波呆了一呆，说道：“不歧因操劳过度，已经病倒了。你刚才没听见掌门人说吗？”

王晦闻道：“不歧内功深厚，即使操劳成疾，病到不能起床，总还能够说话吧？”

不波道：“要是连话都说不出来，那已是奄奄一息了。照理不会这样沉重的。”

王晦闻道：“对呀，那么即使他不能起床，咱们也可以抬他出来！”

不波道：“好，那就让我去把他背出来吧。反正他就住在这墓园里，也费不了多少工夫。”

王晦闻道：“不应该你去！”

不波道：“哦，你的意思是……”

王晦闻道：“我说应该由耿玉京去，第一，他是不歧的义子；第二，不歧是本案最重要的证人，但说句老实话，我也不知他的证供将会说些什么，假如他的证供是对耿玉京有利的话，那么耿玉京就可以洗脱罪嫌，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做后一任的掌门人了。这个大好消息，也该让他的义父兼师父的不歧在场听到，一同高兴呀！你说是不是？”

他这么说，别人一听，就知他说的乃是“反话”，心中都想：“他必定是有把握，料准了不歧的证供对他有利，对耿玉京不利，才要要求不歧来作人证。”

只有戆直的不波，才以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当下搔了搔头，便即说道：“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真糊涂，这一层倒是没有想到。”

王晦闻冷冷地看看耿玉京，冷冷说道：“大家都认为应该由你去请你的义父出来，你怎么还不去呀？”

耿玉京的容忍已经超过了最大限度，突然就像火山爆发，倏地拔剑出鞘，喝道：“我的义父已经给你害死了，你这老贼，我要你的命！”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一掠数丈，剑挟劲风，朝着王晦闻疾刺过去！

在武当派中，是只有无名真人和牟一羽这两父子是知道不歧已死的，其他的人忽然从耿玉京口中听到这个惊人消息，不觉都是呆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耿玉京的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已是刺到了王晦闻身上！

无色喝道：“不可！”只见耿玉京已是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王晦闻一展袍袖，叹口气道：“枉我疼了这孩子十岁年，呀，想不到他真的是要把我置之死地。呀，但我可不能与他一般见识。他只是自己晕过去的，你们用不着担心。”

站在他附近的人都看得清楚，他的衣袖上有七个小孔，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

这招“北斗七星”正是武当派的绝招之一，是无相真人揉合了连环夺命剑法所创的一招，奇正相生，刚柔并济，武当门下，精于此招者只有无色一人。但无色见了耿玉京使的这招，亦是惊喜交集，自愧不如。但也正因为如

此，武当派一众弟子也都觉得王晦闻所言不假，耿玉京出此一招，的确是存心要把他置于死地了。

纷乱稍定，无色已经把耿玉京扶了起来。耿玉京双目紧闭，还没醒来。

不波道：“玉京师侄已经不省人事，这，这怎么办？”

无名真人道：“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变化，继任掌门的人选，只好暂搁下，押后再谈吧。”

王晦闻一声冷笑，说道：“他虽然晕倒，事情可还得弄个水落石出！”

无名真人道：“你的意思是……”

王晦闻道：“不歧究意是死了没有！这件事首先就得弄个清楚！”

不波道：“是啊！我们应该要弄个清楚的。”

话音方落，只见两个道士已经把死了的不岐抬出来了。这两个道士是无量长老的三弟子不破和四个弟子不弱。

王晦闻哼了一声，说道：“你们看看，不岐是怎样死的？总会有人看得出来吧？”

无量长老道：“他的眉心隐隐有股青气，咦，他好像是中了青蜂针之毒死的！”

无量长老道：“泉先生，请你看看。”

泉如镜是精通药物之学的大名家，对各种各类的喂毒暗器也是见闻极广。一看之下，不由得变了颜色，说道：“不错，是青蜂针！”

青蜂针是常五娘的独门暗器，登时就有许多武当派的弟子骂了出来：“又是这个妖妇！”其中尤以不悔师太对她最为痛恨，切齿骂道：“这妖妇曾用青蜂针害了我们的不戒师兄，昨日又曾在这里用青蜂针把连横杀了灭口，没想到她还敢匿藏山上，如今又用青蜂针害了不岐长老。哼，要是让我抓着她，我非把她碎尸万段不可！”

王晦闻冷冷说道：“害死不岐的人，未必就是这个妖妇！”

不悔道：“难道你以为是玉京这孩子不成？”

无量长老的弟子不破说道：“哦，我想起一件事情来了，去年这个妖妇不曾经上武当山，到过蓝靠山家里，要把玉京抢去的么？不悔师姐，那天你好像正是……”

不悔性情甚急，立即便道：“不错，那天正是我碰上那个妖妇，玉京那时已经下山，她正在威胁玉京的姐姐，亦即是我的记名弟子蓝水灵。是我把这妖妇赶走的，但我也中了这妖妇的毒针，几乎送了性命。”

不波道：“好像听说常五娘是要玉京做她的干儿子？”

不悔道：“这是那妖妇的痴心妄想，玉京怎么认她做干娘？”

不破道：“但不管怎样，那妖妇总是和玉京有点什么关系的了，否则她为什么不抢别人，只是要抢玉京？”

不悔师太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是玉京和这妖妇串通了来谋害他的义父的吗？我相信玉京决不会这样！”

不破故意不再说话，只是冷笑。

王晦闻淡淡说道：“不悔师太，这可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不歧分明是给青蜂针毒死的，为什么耿玉京却要隐瞒事实，说他的义父只是患病不能起床呢？而且在后来真相大白之时，他还要反诬是我呢？谁也知道青蜂针是常五娘的独门暗器，我可是从来不用暗器的，事实摆在眼前，要不是他包庇常五娘，就是他从常五娘手中借来的青蜂针！”

他这番话说得无懈可击，不悔师太低下了头，不再言语，暗自想道：“莫非这孩子在知道自己的身世隐秘之后，被奸人挑拨，做了傻事？”

她只是在心里这样想，戆直的不波可从口里说出来了：“我本来不相信玉京这孩子会变得那样坏的，唉，但现在，我纵然不敢相信也不能不信了，无色师叔、不悔师姐，依我说，你们也不应太过维护这孩子了，还是向掌门真人求情，念在他是一心要报杀父之仇，以至不明事理，铸成此一大错吧。”

不悔没有说话，无色则在皱着眉头说道：“我看内中恐怕还有蹊跷，须得待玉京醒过来后，再加审讯，方能定罪。”

不波道：“事实都已摆出来了，还用得着再问他么？聋哑师伯说得有理，若不是他干……”

无色截断他的话道：“他的话我已经听得很清楚，无须你再复述。”

不波道：“那么，请问你认为他说得有没道理？”

无色道：“我不知道。因为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判断。目前我只是觉得事有蹊跷！”

无色的人缘本来甚好，但此际由于武当派的一众弟子，几乎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不波所想的那样，认定了耿玉京是因要报父仇而犯下罪行。因此他们对无色的态度，不觉也就起了反感，纷纷叫嚷了。

“不歧长老将他教养成材，既是义父，又兼师父，对他可说是恩重如山，他的生身之父，却是罪有应得，即使当年确是不歧长老杀了他父亲，他也不该下此毒手！”

“只报父仇也还罢了，可别忘了。他还有私通满洲的奸细嫌疑！”

“对，纵然奸细的嫌疑未能确定，他和妖妇常五娘勾结的事实，已是铁证如山。这件事也非严加追究不可！”

不波叫道：“大家静静，依我说还是请掌门对他从宽发落的好，他毕竟是个难得的人材，年少糊涂，这个，这个……”

无名真人咳了一声，说道：“如果他当真是犯了王晦闻所指责的那些罪行，那就决不能宽恕！”

众人都以为耿玉京的罪名是难以辩解了，有的出于“怜才”之念，还不禁为他惋惜，只盼无名真人发落从轻，想不到却有人出来给耿玉京说话，而且这人，竟然是无量长老。

无量长老道：“不波师侄说得不错，玉京年纪轻轻，似乎不可能做得这样老练，而且是同时进行几件事情！”

不波一听得有人帮腔，帮腔的人还是本派的首席长老，不由得登时得意起来，说道：“是呀，他跑到关外私通满洲，一回来又和那妖妇勾结上了，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如果他这两个罪名成立，那就当真有点不可思议了！”

王晦闻道：“罪名是洗不掉的，只不过……”

不波道：“不过什么？”

王晦闻道：“只不过在他的背后，还有人指使他罢了！”

无量长老叹道：“这一层我早就想到了，只凭他一个人是做不出这许多坏事的，他背后那个人才是主谋，他最多只是帮凶而已！”

不波虽然希望能够帮耿玉京减轻罪名，但听见这样的话，却是他始料之所不及，不禁大为发骇，叫起来道：“听你们的口气，他背后的那个人，应该是在本派中地位比他更高的人了？”

王晦闻道：“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那个人的地位不但比他高，比你也要高出许多！”

不波已经是长老的身份，地位比他还要高出许多的人还有何人？

这刹那间，武当派的弟子人人心中颤栗，可也不敢把自己已经想到了的那个人是谁说出来。

不波粗中有细，故意说道：“ 听说玉京去年下山，是奉已故的掌门真人之命。”

王晦闻道：“ 是你亲耳听得无相真人对你这样说的么？”

不波道：“ 没有。”他本来想说是从无名真人口中听来的，但结果还是不敢说。

王晦闻道：“ 既然没有，那么他就未必是奉无相真人之命了，尤其他后来之远赴关外，更加可以断定，绝对不是无相真人之命。”

不波道：“ 但那个人当时想必已在武当山上。”

王晦闻道：“ 当然是的，否则怎会给他命令？”话已经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耿玉京下山那天正是无名真人上山那天。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无名真人身上。

无名真人神色不变，说道：“ 如此说来，你是知道那人是谁的了？”

王晦闻道：“ 不错！”

无名真人道：“ 那为什么不说出来？”

王晦闻道：“ 一来此事牵连太大；二来，那个人好歹也是一号人物，要是他能悬崖勒马，肯听善言，而且确有事实表现的话，我也不想令他身败名裂。”弦外之音，不啻是对无名真人的警告：你若不乖乖听我的话去做，我就要你身败名裂了！

无名真人道：“ 我也希望那人能够悬崖勒马，但一个人从好变坏容易，从坏变好可难得多，我们也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空想上。而且还得看是什么事情。”顿了一顿，面向王晦闻问道：“ 你说耿玉京背后有人主谋，谋的什么？”

王晦闻道：“ 把武当派操纵在他们手里！”

无名真人道：“ 你说的‘ 他们’亦即是一班奸人了，对吗？”

王晦闻道：“ 不错！所以……”

无名真人接下去道：“ 所以若任他们奸谋得逞，就是武当派毁灭之时！”

王晦闻冷冷说道：“ 正是这样！”

两人针锋相对，此时即使脑筋最愚钝的人，也听得出王晦闻的矛头是指向无名真人的了。无名真人要耿玉京接替他的掌门之任，而耿玉京又是有“ 奸细”嫌疑的，这不正是和王晦闻所说的那样，是要操纵武当派吗？

无名真人仍然不变神色，但说话则已加重了威严：“ 既是关系本派兴亡的大事，那就决不能徇情了!我现在还是代掌门人的身份，我命令你说出来！”

无色插口道：“ 不过，可必须拿得出真凭实据才行！”他是唯恐王晦闻倚仗他和无相真人的关系，假传圣旨，信口雌黄。

王晦闻道：“ 掌门真人，可否让我请出一个最重要的人证！”

无名真人早已知道他要请的是谁，但还是说道：“ 当然可以，证人是谁？”

王晦闻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 常五娘！”

此言一出，全场骚动。武当弟子纷纷问道：“ 这妖妇还在山上吗？”“ 她是本派仇人，又怎肯前来为你作证？”

王晦闻道：“她已经被我活活擒拿了！”

这个惊人的消息登时令得场中鼎沸，武当派的弟子更是纷纷叫嚷，要王晦闻把这妖妇马上揪出来。

王晦闻作了个双掌虚按的手势，压下了众人嘈吵的声音，这才缓缓说道：“不过大家可得答应饶她一命，否则她横直都是一死，她就不肯出来作证了。”

众人都在考虑此举的得失，一时间谁也没有作声。

无色长老道：“这妖妇想必都已对你招供了？”

王晦闻道：“不错。但与其由我转述，不如由她亲口来对大家说个明白。”

不波道：“但咱们却要饶这妖妇一命。这算盘我也不知是否上算？既然她已招供，不如，就、就……”他话犹未了，就给众人的嘘声打断了。要知大多数人的心理都是喜欢看热闹的，要是不让常五娘露面，他们又怎能满足？

王晦闻摇了摇头，面向无色长老，说道：“还是让常五娘亲口作供的好。否则，只怕有人会怀疑是我编出来的。”此话当然是针对无色刚才要他拿出真凭实据的那句话说的。

无色哼了一声，说道：“这妖妇之言，岂能尽信？”

王晦闻道：“我们要她出来作证，当然不是只听她一个人说。是要她和耿玉京背后的那个人对质。在他们的对质当中，大家也总可以明白几分真相，听得出她说的哪一点是真，哪一点是假。”

不波手搔搔头皮，说道：“唔，这话倒也说得有理。”

不悔师太毅然说道：“要是从那妖妇口中，果然能够证实谁是本派的内奸，我愿意饶那妖妇一命！”

不悔师太和常五娘仇恨最深，她都这样说了，众人自无异议。

无名真人道：“好，这就请你把常五娘叫出来吧！”

王晦闻道：“我把她关在对面山坡的一个洞中，锁在一个铁箱里面。请掌门真人差遣两名弟子将那铁箱抬来就是。”

无名真人道：“好，你做事倒是十分周密。”不波第一个自告奋勇，和无量长老的弟子去抬那个铁箱。

那山洞距离墓园不远，不需多久，铁箱就抬到了无名真人的面前。

这个铁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武当派的弟子更是情不自禁地挤上前去，每一个人都抱着又是好奇、又是兴奋的心情，等待着这铁箱的打开，等待着一场压轴好戏的上演。

连无名真人的心头都在卜卜地跳，虽然这一场“好戏”早已在他预料之中，而他亦已想好了对策。但谁知道戏中的角色不会临时变卦，放弃登台。

王晦闻在这出戏中的身份，本来应该可算是导演的，亦即是说，一切都在他的策划之下进行，他是用不着猜测这出戏将会怎样演出的。但此际，他也好像旁人一样，掩饰不了那份紧张的心情，而且多了几分诧异。

因为入场的少了一个人。本来在他的预计之中，应该还有一个人，跟着抬铁箱的不波和不破，作为“押解”的身份入场的。

“这本来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我好意安排这个差事给他，准备事成之后提拔他的。他怎的却躲起来了？哼，看来他恐怕是由于患得患失，恐怕我斗不过牟沧浪，而临时变卦，做了缩头乌龟吧？他不识抬举，那也由他去吧！”王晦闻心想。

虽然还未开幕，就走了一个角色。但走的不过是个无关轻重的角色。没

有他，戏一样可以演下去。是以王晦闻心里虽然有点不大高兴，却也并不怎样在意。

不波道：“ 禀掌门真人，那妖妇已经抬来了。 ”

无名真人道：“ 好，把箱子打开！ ”

王晦闻掏出锁匙，不破接过，便去开锁。也不知是由于那古老的大铁锁难开，还是由于他的心情太过紧张的缘故，他的手指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好半晌还未能开得那把铁锁。

不波等得不耐烦，一手抓着那把铁锁，用力一扭，说道：“ 毁坏一把锁算不了什么，聋哑师伯，想必你也不至于怪我吧！ ”用力过猛，铁锁连同铁链都给他扯断。他揭开箱盖，一把就揪着箱中人，摔在地上。

摔得敢情很重，那人“ 哇 ”的一声叫了出来。

这一下，登时令得几百对眼睛都好像发了傻了！

哪里是什么常五娘。这个人竟然是个老道士，而且是每个武当派弟子都认识的老道士！

不波道：“ 咦，不妄师兄，你不在紫霄宫，怎的躲到这个箱子来了？ ”

原来这个道人，乃是紫霄宫的管事，道号不妄，年纪比不波还大一些，在紫霄宫任“ 管事 ”之职，也差不多有了三十年了。他的武功平平，但为人老实，而且甚有事务才能，因此颇得无相真人信任。在王晦闻伪装聋哑道人、执役于紫霄宫这一段期间，他正是王晦闻的“ 顶头上司 ”。

无量长老也急了，喝道：“ 看看箱子里还有没有人？ ”

不波颤声道：“ 没，没有！ ”

无名真人和王晦闻同声喝道：“ 不妄，这是怎么回事？ ”

不妄已经站了起来，把眼睛望向王晦闻，似乎是惊魂未定，并且害怕他责怪的模样，直打哆嗦，说道：“ 不是我看守不力，是、是我不能抗拒…… ”

他这么一说，大家当然也都明白，原来他是奉了王晦闻之命，看守常五娘的。不过他们二人的地位，此时却恰好颠倒过来。他这一副惶恐的神气，就好像王晦闻是他的“ 顶头上司 ”一样。

他在“ 不 ”字辈弟子中年纪最大，地位却是最低。因此武当派的弟子一向都不重视他，他有没有来参加葬礼，也没人注意。此际听了他和王晦闻的对答，这才令得大家对他“ 刮目相看 ”。心中俱是想道：“ 原来他是早就知道了聋哑道人的身份的！ ”

王晦闻此时亦已无须隐瞒与他的关系了，便即喝道：“ 我是怎样吩咐你的，即使你无力抗拒，一见生人，你也该立即呼救呀！ ”

这倒不是王晦闻疏于防范，一来因为那个山洞外人很难发现；二来他也给了几种极其厉害的暗器给不妄对付敌人；三来山洞和墓园的距离又是如此之近，只要不妄一出声，他和无量长老马上就可赶去。

不妄脸上露出一副茫然的神气，说道：“ 我，我不知道王晦闻道：“ 不知道什么？…… ”

不妄道：“ 不知道是不是你？ ”

这话是什么意思，众人都是莫名其妙。但王晦闻的面色已是变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一声长笑，跟着说道：“ 不用着急，我已经替你把证人请来了！ ”

声到人到，众人尽都惊愕。这是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但却也是在武林中地位极高的人物！

巴山剑客过铁铮“ 阿呀 ”一声叫了起来：“ 你不是郭大侠吗？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得着你，这许多年你躲到哪里去了？ ”

少林寺的达摩院长老本无大师也与此人合什作礼，说道：“ 我还记得那年郭大侠前来少林寺与贫僧谈禅论剑，别来恐怕已经有三十年了吧？ ”

那人笑道：“ 三十二年了。 ”

参加葬礼的宾客和武当派一众弟子，认识这个人的虽然只是寥寥几个，但一听得过铁铮和本无大师称他为“ 郭大侠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了。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名列“ 小五义 ”之首，大名鼎鼎的七星剑客郭东来。他也是在“ 小五义 ”中最先失踪的一个，跟着才是王晦闻与慧可相继失踪，“ 小五义 ”因此风流云散。他们的失踪在江湖上成了三十年来的未解之谜，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同一天在武当山上露面。

郭东来若只是“ 空手 ”前来，已经令人惊异了，他还是背着一个皮袋来的。这个皮袋又长又大，他身高七尺，背着的这个皮袋几乎碰到地面。和过铁铮一起抢上前迎接他的还有一个老武师秦岭云，秦岭云是口没遮拦的性格，好奇心起，不觉就问他道：“ 郭大侠，你这皮袋装的什么？ ”

郭东来微笑道：“ 别心急，待会儿自然会让你知道。 ”说话之间，他已经来到了无相真人的墓前，这才把皮袋放下来，在墓前行过跪拜之礼，说道：“ 真人，在你生前，我未得亲聆教诲，是我一大憾事。但你托人带给我的教言，我是永铭心版的。今日特来报答你的勉励。 ”武当门下，连无量长老在内，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不觉都是思疑不定。不知他的所谓“ 报答 ”，究竟是要做什么？

王晦闻上前施礼，说道：“ 大哥，听说你归隐关外，老远跑来，可真是不容易啊！ ”郭东来的家乡是洛阳，王晦闻却故意说成他是“ 归隐关外 ”，用意是在暗示：“ 你知道我的事，我也知道你的事，你若揭穿我的秘密，我也对你不客气。 ”

郭东来淡淡说道：“ 你在武当山三十多年，你能够来，我不能够来吗？ ”

无名真人跟着上前施礼，说道：“ 当年我在杭州，未得见着大哥，深以为憾。有件事我要禀告的是…… ”

郭东来哈哈一笑道：“ 你的事我早已知道。但你现在已是掌门真人，还何必叙俗家之礼？ ”

无量长老帮腔道：“ 掌门师弟，你这一问，似乎有点可笑！ ”

无名真人道，“ 如何可笑，愿闻其详。 ”

无量长老指一指王晦闻，说道：“ 为了说话方便，我仍用他以前的称呼。谁都知道这个聋哑道人是服侍已故掌门的，若是他擅自离山，无相真人焉有不察之理？ ”

无名真人道：“ 说得有理，但我仍有疑问。不妄，我姑且信你刚才所说，他没离山，但在那几天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比如说有什么陌生的客人前来访他，或者他生了病之类。 ”

不妄道：“ 从来没人找过他的，至于生病嘛，这个，这个无名真人道：“ 怎么样？

不妄道：“ 年深月久，我已记不清了。 ”

郭东来哼了一声，说道，“ 你最好仔细想想。 ”

不妄喃喃说道：“ 好像，好像…… ”

不波忽地一拍脑袋，说道：“ 我记起来了，不错，正是在何家出事那前

后几天，这位聋哑师叔生了一场大病。”
无量长老道：“你怎的记得这样清楚？”
不波道：“两湖大侠何师兄被害的那一天，我曾经到紫霄宫，听说他有病，还曾经到他的房间看过他。为何我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上山享报掌门师兄，说是何师兄在那一天遇害，当时我也在场。报信的人走了之后，我也曾顺口问过不妄，聋哑道人病好没有。他说没有。”
不妄这才说道：“不错，我也记起来了。那几天他确是在生病。”
玉晦闻道：“偶然生病，那也没有什么稀奇。”
无名真人道：“你武功这样好，患的什么病？”
王晦闻道：“事隔十七年，我哪能记得这样清楚，难道患病都不许么？”
他这句话可引起了一些武当弟子的疑心了。要知在他们的印象之中，聋哑道人是极少生病的，那次生病，恐怕是唯一的一次，怎会完全记不起来？许多人的目光就投向不波身上。
不波说道：“我在他的房间看过他，的确是他，不是别人。”
王晦闻冷笑道：“你们还有何话可说？”
郭东来道：“有！”
王晦闻道：“在两湖大侠何其武遇害之前，已经发生了本派的俗家弟子丁云鹤在燕京突然莫名其妙的暴毙一事，跟着又是无极长老在赴京途中，被人暗算受了重伤，种种迹象显示，是有叛徒蓄意危害本门。无极长老是在受伤之后几天才死去的，但实不相瞒，在他身亡之前，我已得到了有关何其武的弟子在关外私通满洲的消息，而且已经正在南归了。我担心叛徒要暗算的第三个目标就是何其武，因此我禀明无相真人，赶往何家报信。”
无色道：“这样重要的消息，你是怎样得知的？”
王晦闻道：“我虽然隐姓埋名，遁迹武当避祸。可还有家兄在外间做我耳目。这个消息，就是他那次上武当山的时候，通过了不妄告诉我的。所以我才禀明无相真人，由家兄替我装病，让我下山恢查叛徒！无相真人和不妄都是早已知道我的身份的。”
武当派的一众弟子之中，虽然也有人怀疑他的证供不尽不实，但是无相真人、王晦声他们都已死了，死无对证！更令众人难以反驳的是，他把一切事情都推在无相真人头上，不是说早已禀明无相真人，就是说根本出于无相真人的授意；而他又的确是服侍了无相真人三十多年的。若是有人对他表示怀疑，那岂不是对无相真人的不敬？最少无相真人也有失察之罪？武当弟子对无相真人极为尊崇，纵然有此怀疑，也不敢出之于口。
无色冷笑道：“耿京士有多大本领能危害本门？”
王晦闻道：“你说得对极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叛徒当然不是耿京士，耿京士不过是他的爪牙而已。何其武其实也是那个叛徒出手害死的，不过他之能够顺利进入何家，倒是得力于耿京士之助。”
无色道：“你知道得这样清楚，想必当时已是在场？”
王晦闻道：“我迟了一步，只瞧见他的背影。那人本领在我之上，我自付不是他的对手，是以只能避免打草惊蛇。嗯，说来惭愧，我也还有我的私心。实不相瞒，我和那人曾经有过一段很深的交情，那人又是本派的武学奇材，我出于怜才之念，还希望他能够改过向善的。心想，若然他的目的只是想在本派掌权的话，那也未尝不可姑且替他隐瞒，以观后效！”
这番话一说出来，他说的那个“叛徒”显然是指无名真人了。

无名真人凛然说道：“那你还不快说出来，叛徒是谁？”

王晦闻冷笑道：“你当真要我说出来吗？”

另一个人的冷笑声比他更响：“我替你说吧，那个叛徒不是别人，就是你！私通满洲的奸细也是你！”说这话的，当然是七星剑客郭东来了！

王晦闻又惊又怒，喝道：“你……”

郭东来道：“你，你什么？我可不是像你一样，你以为死无对证，便可信口胡言，我可是有真凭实据的！”

玉晦闻已是心胆俱寒，但还想博一博他敢不敢与自己两败俱伤，喝道：“证据何在？”

郭东来道：“有活生生的人证在此！”

无名真人瞿然一省，说道：“对啦，你刚才说一共有三个证人，第一个证人是不妄；第二个证人是王晦声；第三个是……”

郭东来朗声道：“第三个证人就是我！”

王晦闻喝道：“你胡说什么？”

郭东来道：“你私通满洲的证据，就捏在我的手里，是不是要我给众人传阅，你才承认？”

王晦闻硬着头皮道：“奇怪，我和满洲私通的证据，如果真是有的话，那是何等秘密，又怎能落在你的手中？若然不是假造，除非你是……”

话犹未了，郭东来已接下去说道：“不错，你是满洲奸细，我也是满洲奸细。但我是假的，你是真的！这许多年，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你应该知道，我其实是你的顶头上司！”

王晦闻发出好像是被逼得无路可逃的野兽那样的吼声，突然就向郭东来扑过去！

只见剑光一闪，掌影翻腾，王晦闻的一幅衣袖被削了下来，刚好碎成七片，好似七只蝴蝶在风中飞舞。无色、不波同声赞道：“好个七星剑法！”

这两人乃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两大高手一拼斗上了，莫说按照江湖规矩，旁人不能插手，即便想要插手，也是插不进去。

王晦闻双掌合拢，左捺右收，拳势凝重如山，而又轻灵于羽，郭东来的第一招虽然得手，第二招他的剑尖却似陷入了无形的漩涡，剑光连连晃动，可总是刺不着对方。武当门下，不觉就有人赞道：“好个太、太……”猛地想起，这个“聋哑道人”已经被证实了就是隐藏本门的奸细，如何还能赞他。

郭东来身形游走，剑光如电，瞬息百变。王晦闻双掌如环，每一招都是成圆形击出。大圈、小圈、左圈、右圈、正圈、斜圈、圈里套圈，说也奇怪，郭东来那么凌厉而又迅捷的剑法，竟然近不了他的身。那些剑圈就像无形的漩涡一样，把郭东来的剑尖牵引得东歪西斜。但听得飒飒连声，在他们身旁的树木，叶子一片片落下来，要是留心看的话，还可以看得出每一次都是七片树叶同时落下。

无色看得如痴如醉，不觉口中自念：“后发先至，借力打力，太极圆转，无使断绝。呀，道理我懂，但要到达这个境界，可就难了。”忽然听得耿玉京小声说道：“虽非形似，亦非神似，比如百步只行九十。依样葫芦，并无创意。”无色全神观战，未曾留意，原来他已经醒过来了。

无色又惊又喜，说道：“你的意思，是他的太极拳法尚有破绽。”耿玉京点头道：“不错，他是厚而不纯，论境界其实还比不上你。”无色道：“你是故意讨好我吧，他的功力比我高，出手也比我厉害得多。”耿玉京道：“破

绽就在厉害二字！”

无色似懂非懂，但此时郭、王二人已是愈斗愈烈，无色亦已无暇思索了。

论功力，郭东来其实比王晦闻还高，只是受制于他的太极掌，七星剑法的威力受到牵制，难以发挥。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耿玉京说话的声音虽然很小，他却是每个字都听见了，这刹那间，他也忽然如有所悟了。

原来王晦闻由于半途出家的原故，他服侍无相真人三十多年，虽然得了武当派的上乘武学，但原来的武学却是先入为主，好像溶入了血肉之中，忘不了也抛不掉的。他原来学的乃是最刚猛的外家功夫，经过了三十多年，他自己以为已是可以刚柔并济，其实却正是因此，未能到达内家的最高境界。落在已经妙悟本门心法的耿玉京眼中，就显得是“厚而不纯”了。

剧斗中忽听得“嗤”的一声响，王晦闻左肩着了一剑，但并无鲜血射出，只是衣裳被剑尖刺穿。紧跟着就是“卜”的一声，郭东来也被他打了一掌，接连退了几步，这才稳住身形。看来似乎也是伤得不重，但无论如何，却显然是他吃的亏更大！

无色呆了一呆，忽地手舞足蹈，叫道：“京儿，你说得不错，我懂了，我懂了！厚而不纯，似强实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旁边的人，除了耿玉京之外，谁也不懂他说的什么。不波道：“师叔，你懂了什么？”无色道：“你瞧，好大的破绽！”不波目注斗场，搔搔头皮，说道：“谁的破绽，怎么我瞧不出来？”

此时郭东来已是退而复上，出招更快更狠，剑花朵朵，俨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人间。此时连不波也看得目眩神迷，顾不得和无色说话了。

无色叫道：“喂，喂，你懂了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郭东来攻得虽然更快更狠，但劲道却似减了许多，王晦闻心中暗喜，只道他刚才着了自己一掌，伤得纵然不是很重，料想亦已不轻。当下一个环中抱月式，掌势划了个大圈圈，虚罩郭东来的身形。只待郭东来剑势斜收，他这一掌由虚变实，就可后发先至，取郭东来的性命。

无色长老叹道：“唉，你……”忽见耿玉京面露喜色，无色好生诧异，心想郭东来已是败象毕呈，怎的他反而欢喜，难道他盼望王晦闻获胜不成？

心念未已。忽听得郭东来叫道：“多谢指点！”说时迟，那时快，他已突然舍身扑上，一招白虹贯日，剑尖插进了王晦闻那个双掌虚划的圈圈。

无色大喜道：“对了！”却见耿玉京面色灰白，满脸的焦急，欢喜的神情突然全都收敛。无色猛地省悟，叫道：“唉，还是不对！快、快退。”

话犹未了，只见郭东来已是一剑刺入王晦闻的胸口，但迅即就给王晦闻把他的剑夺了过去，紧跟着一掌将他打得倒在地上。

原来无色所说的“虎穴”，即是王晦闻掌势划出的圈圈，倘若练到炉火纯青境界，他这圈子当中应该是牵引之力最强的地方，对方的剑刺来，一定给他夺去，但由于他是半途出家，所学驳而不纯，他划的圈圈，内力是向四面扩散，中间恰好正是空门。郭东来刚才不懂这个道理，一见剑尖稍近对方，就给牵引得歪歪斜斜，是以只能一战即退，不敢攻坚。

但可惜他虽然是最后听懂了无色的指点，但攻坚仍然不得其法，他急于求逞，未留后力，出剑的快慢也未能恰到好处。如此一来，他虽然伤了对方，但自己却比对方伤得更重！

无色正自叫嚷，陡然间只见一道剑光已是向他飞来。原来王晦闻恨他饶舌，把夺自郭东来的长剑，反手向他掷去。

无色拔剑相迎，“　”的一声，火花四溅，那柄长剑几乎贴着他的额角斜飞过去。无色没想到王晦闻在重伤之下，内力居然还是如此强劲，连忙叫道：“京儿小心！”

耿玉京左掌贴着向他飞过来的长剑，在剑柄轻轻一带，接了下来。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气力，他接剑、飞身，刚好来得及拦住了王晦闻的去路。

王晦闻涩声道：“不错，你的义父是我杀的，你下手吧！”

旁人谁也不敢相信他肯束手待毙，纷纷惊呼：“快退！快退！”无色更加着急，厉声喝道：“你敢伤了京儿我第一个放不过你！”

他话犹未了，耿玉京已是一剑刺将过去！

这一刹那，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为耿玉京的性命担忧，只怕他的剑尖还未碰着对方，就要给对方的掌力所毙。要知耿玉京刚刚苏醒，内力毫无，而王晦闻又是精通武当拳剑的，纵然他亦已是受了伤，但无论如何，也还是在耿玉京之上。

但这也只是瞬息间事，旁人为耿玉京的担忧，登时就变成了难以名说的惊异了。

王晦闻的两边眉心、额头正中、双肩的琵琶骨、胸膛两边乳突穴的位置，都有米粒般大小的血珠，一点点滴出来。

王晦闻没有反击，只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耿玉京。更奇怪的是，他的眼神竟然似是又喜又惊。

有剑神之称的巴山剑客过铁铮“咦”了一声，低声问站在他身旁的不波：“怎的他也会七星剑法？”

不波好像看得呆了，也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心无旁骛，什么都没说。

但王晦闻却在说话了：“好，好剑法！这一招北斗七星，你已经胜过了无相真人！咳，也不枉我……”像是他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话未说完，身子就软绵绵地倒在耿玉京怀里。

“北斗七星”是无相真人所创，和七星剑法表面有相似之处，其实却是从太极的剑意变化出来的，和七星剑法完全两样。过铁铮闻言大骇，暗自想道：“即使王晦闻有力反击，只怕也是避不开这鬼神莫测的一招！”

王晦闻软绵绵地倒在耿玉京怀里，身上的七处伤口，大的有如钱眼，小的有如针鼻，鲜血还在一点点地滴下来。他的“霸悍”之气全消失了，又恢复了耿玉京以前见惯了的那个聋哑道人的模样。

他最后的那一句话，虽然只说了一半，但耿玉京当然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

耿玉京最初学的“太极剑法”，乃是他的义父不岐教给他的，那是似是而非的太极剑法。第一个给他指出这个错误的是聋哑道人，当时是在无相真人面前与他试招试出来的，后来才由无相真人委托无色长老教他正宗的武当剑术，再后来他得到无相真人传给他的剑诀与内功心法，方才得有今日的成就。追源溯始，这个“聋哑道人”实在可算得是他的第一个“恩师”。

他没有说得完全的那最后一句，一定是：“不枉我教你一场！”别的人或许听不懂，耿玉京自己心里明白。

而且这个聋哑道人也是和无相真人、无色长老那样，都是出自真心疼爱他的人。这刹那间，耿玉京不禁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不错，疼爱他的还有他的养父养母，他们是很少陪他戏耍的，无色长老只教他剑术，也很少陪他戏耍，无相真人更不用说了。陪他戏耍的除了他的“姐姐”蓝水灵，就只

有这个聋哑道人。这个聋哑道人甚至可说是他童年时候唯一的“忘年之交”的“朋友”。

但现在他这个“老朋友”却是伤在自己的剑下，而且即将死在自己的怀中了。

耿玉京是个感情容易激动的人，这刹那间，他不觉忘记了王晦闻暗杀他的义父的仇恨，抱着他哽咽道：“我，我本来不想这样的……”

王晦闻面上露出一丝笑容，说道：“你应这样，用不着后悔，我死在你的手里总比死在郭老大的手里好得多！嗯，有一件事，你必须、必须相信我！”说至此处，已是气若游丝。

耿玉京把耳朵贴到他的唇边，只听他说的是：“你的外公不是我杀的！那、那……”

耿玉京给他轻轻按摩胸口，问道是：“谁？”但王晦闻终于还是未能说出那人是谁，就断了气了。

耿玉京欲哭无泪，忽听得无名真人叫道：“京儿，你快过来！”原来七星剑客郭东来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

郭东来伤得比王晦闻更重，他是被王晦闻以重手法震裂了内脏的。无名真人将他扶了起来，手掌贴着他的背心，一股真气从他背心的大穴输送进去。郭东来张开眼睛，嘴唇动了一动，无名真人把耳朵贴上去，只听得郭东来的声音细如蚊叫：“我、我已经将她放走了。”

无名真人知道，这个“她”自是指青蜂常五娘无疑。看来郭东来亦是早已知道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因此第一句话就替他解除心头顾虑。

无名真人又是感激，又是自惭，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郭东来道：“人谁无过，我做的错事比你更大，不过……”说到这里，气力己是难以为继，只好停下来喘息了。

无名真人给他按摩胸口，郭东来喘了口气，叹道：“晦闻其实本性也不大坏，只是他的名利之心太重，他妒忌你和老五，这才入了别人的圈套，终于堕落。我、我，……”

无名真人知道他说的“老五”乃是曾任北方绿林盟主的东方晓，只不知道王晦闻的甘愿充当满洲奸细，何以却会与他和东方晓有关。但此时当然亦已是无暇多问了。

只一瞬间，郭东来的眼睛又已消失了光彩，无名真人手掌贴着他的背心，只觉得他的真气已是散乱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内功高深之士，真气散乱到了这个地方，那已是纵有仙丹，亦难救治，随时都会死去的了。

无名真人的许多疑问都来不及问了，唯有说道：“大哥，你还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

耿玉京放下了怀中的王晦闻，跑到七星剑客郭东来的身边。

郭东来已是气若游丝，但还能够勉强说出话来：“耿少侠，我求你一事。”

耿玉京吃了一惊，忙道：“郭老前辈，我在关外曾受过你救命之恩，有事你尽管吩咐。”

郭东来道：“听说你曾经到过金陵，见着了我那孩儿没有？”

耿玉京点了点头，说道：“我在金陵的时候，令郎郭璞刚好也从北京来到。我曾和他匆匆见了一面。”他特他说出“郭璞”的名字，好叫别人知道，那个被无量长老指为满洲奸细的郭璞，虽然有个“霍卜托”的满人名字，其实是七星剑客郭东来的儿子。

郭东来道：“请你把今日之事告诉他，叫他赶快隐姓埋名，躲得越远越好。你，你，你也要……”

耿玉京为了免他说话吃力，忙道：“我懂。我会在葬礼过后，立即动身。赶在这个消息还未传到关外之前告诉他。”要知郭璞乃是“双重间谍”的身份，表面是帮满洲人做事，其实则刚好相反。如今郭东来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当然会连累及他的儿子。满洲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派高手暗杀郭璞。

郭东来想说的正是“你也要越快越好”这句话，听得耿玉京如此回答，露出满意的笑容，却把眼睛望向无名真人。

无名真人的心里是颇有踌躇的，他原来的计划乃是要耿玉京接任掌门，如何能止他远行？但郭东来今日替他揭发内奸，功劳最大，又当临终之际，岂能拒绝他的要求，便道：“大哥，你放心。不管有多紧要的事情，我都让京儿替你先办此事。”

郭东来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徐徐闭上眼睛。

耿玉京叫道：“郭老前辈，我也有一件事要问你，掌门真人无名真人默运玄功，把一股真气输入郭东来体内，郭东来又再张开眼睛，他看见耿玉京脸上惶惑的神情，不待耿玉京开口，便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那件事，他怎样说？”

耿玉京道：“他说我的外公不是他杀的。”

郭东来的眼睛突然睁得很大，好像也是在感到惶惑的神气。

无名真人自己也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问郭东来，他知道郭东来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自己用真气为他续命，决不能维持多久的。他不想郭东来太过劳神，便道：“奸徒的话如何能够相信？”

不料郭东来却道：“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倒有点怀疑那晚……”

耿玉京连忙问道：“你那晚所见的那个背影……”

郭东来道：“我一直以为是他。但他既然那样说，也有可能真的另有凶手。他没有告诉你那人是谁吗？”

耿玉京道：“他没说出来就已去了。但听他的口气，那人的武功似乎比他还高，而且精于暗器。该不会是唐仲山吧？”

郭东来道：“决不会是唐二先生。唉，难道是，不，似乎也不、不对。”

无名真人道：“既然想不出来，那就先说另一件……”

但郭东来已经是油尽灯枯了，无名真人还没有开始说那“另一件”事情，他的脑袋就垂下来。眼睛又再闭上了，这次，即使是无名真人也不能替他延长片刻的寿命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不波“咦”了一声，说道：“无量长老哪里去了？”

无名真人要问郭东来的，正是有关无量长老的事。无量与王晦闻早有勾搭，这已是无须怀疑的事。但他是否也是内奸？抑或只是贪图权力、名位、才给王晦闻利用上了呢？

不波话犹来了，牟一羽跟着也有发现，那两位朝廷钦使褚千石和赵太康也不见了。按说，若在平时，这样重要的人物，是不可能偷偷溜走，而不被人发现的。但刚才那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垂毙的七星剑客郭东来和“聋哑道人”王晦闻身上，以至朝廷钦使离场都没人注意。

册封的钦使都不见了，无名真人即使没有放弃掌门之念，也不可能举行接任的仪式了。他只好说道：“立谁为掌门人一事，暂缓商议。大家先去寻找无量长老吧！”

无量长老是找到了，他躺在“老君石”下，脸上的神色惊骇欲绝，眉心有个针孔般大小的红点。他早已死了。

耿玉京来到了杭州，住在西湖旁边的一间客店。

西湖的美景果然是令他目不暇接。只说有名堂的风景就有：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双峰插云、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南屏晚钟、断桥残雪、雷峰夕照等十个之多，但耿玉京却无甚闲心游览。他是有所为而来的，不仅只是为了慕西湖美景之名。

他的姐姐是西门夫人的义女，西门夫人难得来一次中原，想要重访旧游之地；蓝水灵父母双亡，也乐得陪义母义妹，往西湖散一散心。他知道金陵与杭州的距离不过几天路程，是以叫弟弟到金陵办妥郭东来所交待的事之后，就来杭州。

可惜他不知道西门夫人的旧居是在何处，那日他匆匆下山，无暇向西门夫人细问。其实即使问了，西门夫人只怕也难以给他指点分明。因为西门夫人当年是寄居在姐夫家里，那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旧居是否尚存，也是未可知之数。

耿玉京只盼能在游湖的时候碰着她们了。他住了三天，他西湖十景都游遍了，可还没有碰上。

这晚他按照惯例，在盘膝打坐，做吐纳的功夫。静坐练功，心无杂念，听觉特别敏锐，正当万籁俱寂之际，忽地隐隐似闻人语。

声音是从斜对面隔着两间的客房里传出来的，房里里的两个客人本来已是小声说话，差不多等于耳语一般了，声音小到这个程度，换上普通人的话，即便是站在房门口也听不见的。

耿玉京恰好听见这么两句：“嘘，小声点儿，老当家当真是已经来了？”

耿玉京听得“老当家”三字，立即知道是江湖人物，当下默运玄功，灵台一片清明，竖起耳朵来听。

“啊，这可是天大的秘密！”

“就因为是天大的秘密，所以咱们还得诈作不知！”

“帮主，你不想抓着机会，请老当家……”（下面是耿玉京听不懂的江湖唇典，但猜想是要重新投奔“老当家”的意思。）

“千万不可，老当家若是用得着咱们，他，他自然……”

“这几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记着，千万不可泄漏那个秘密，在外间，不，从此刻起，不论是对何人，连老当家这三个字都不准提！”

“好，不提老当家，提个小姑娘行不行？”

“哪个小姑娘？”

“今天上午，咱们不是碰见一个俊小子上孤山吗？大哥，你没留意，我可留意上了，那小子八成是个俊丫头。”

“是姑娘又怎么样？”

“她有一双大眼睛！”

“一双大眼睛又有什么稀奇？”

“她那双大眼睛呀，水灵灵的，哈，要是给她的大眼睛那么滴溜溜一转呀，嘿、嘿……”

“就要给她勾去了三魂七魄是不是？哼，你这不长进的家伙，又犯了老毛病了！”

“大哥，你只说对了一半，那野丫头的确是会勾魂摄魄，但用的是剑，

不是眼睛！我也不是想要采花，而是要帮老五出一口气！”

那“大哥”似乎吃了一惊，说道：“你怀疑这小子就是那个帮魔女凤栖梧和咱们作对的丫头？”

“不错，我看九成是她！那次咱们龙门五霸从断魂谷跟踪到积石岗，要把凤栖梧抢来给老五做婆娘，眼看即将得手，却给这丫头跑来搅局，不但老五和咱们几个吃了她的大亏，连大哥，你，你，也好像……”

那“大哥”哼了一声，说道：“不错，我也吃了亏。但不是那丫头的能耐，我已经知道另外有人暗中助她的。”

耿玉京凝神静听，听到这里不觉又喜又惊，心道：“听他们所说，这个扮成‘傻小子，的姑娘一定是姐姐了！”

他不是怕龙门五霸找他的姐姐报仇，但却急于要见姐姐，于是就马上离开客店，夜访孤山。

在山脚就听到一缕笛声。

孤山是西湖风景的最佳处，也是眺望西湖风景的最佳处，在它的东北有一片梅林，相传是宋代诗人林和靖的隐居之处。林和靖喜欢种梅养鹤，因此时人说他“梅妻鹤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死后，后人建了“梅亭”和“鹤亭”（现称“放鹤亭”）来纪念他，并补种了数百株梅树，梅林的面积比起林和靖当年的梅林更大了。

吹笛的那个人就在梅林里面。

笛声若断若续之际，忽听得佩环声响，梅梢风动，有一美妇出现。

吹笛这人迎上前去，说道：“明珠，我终于找到你了！”声音如怨如慕。

吹笛这个人是牟沧浪，来的这个中年美妇是西门夫人！

耿玉京可没想到掌门人会到这里来，而且是在这样情形底下，他可不敢便即露面了。

西门夫人苦笑道：“唉，沧浪，你不该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也来了！”

“他，他是谁？”牟沧浪愕然注视她的眼神，不觉心头一震，失声叫道：“你说的是他？他、他不是已、已经……”

西门夫人颤声道：“他当年并没有死！我，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牟沧浪面色灰白，问道：“你已经见过他了？”

西门夫人道：“还没见着，但我知道他已经来了！”

牟沧浪震惊过后，似乎开始镇定下来，半晌，苦笑说道：“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怪不得你说我不该来了。但我是不会躲开的！”

西门夫人道：“你要见他？”

牟沧浪叹口气道，“当年我所做的事，也不知是对是错，我说心里的话，我也是希望他还活着的。但我要和你在一起，这又是另一件事情。我后悔当年没有勇气把你我的事情对他说，如今正好和他当面说个明白！”

西门夫人道：“只怕你们一见面，就有一个人要倒下去，不是你，就是他！”

牟沧浪道：“我不会杀他的！”

西门夫人道：“但你宁愿让他杀么？”

牟沧浪似是十分苦恼，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道：“但事情总得有个解决！”

西门夫人凄然说道：“我不愿失去你，也不忍见他再死一次。沧浪，你还是暂且离开此地吧！”

牟沧浪道：“我也不忍令你为难，好，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吧。但我好不容易才见得着你，你总得让我多在你的身边待一会儿。明珠，你想想，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么？”

西门夫人如有所思，半晌说道：“你来这趟也好，我是正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但不是咱们自身的事，是、是……”

牟沧浪道：“是咱们儿女的事？”

西门夫人道：“羽儿聪明能干，我不用替他操心。我担心的是燕儿。”

牟沧浪道：“担心什么？”

“担心她的婚事。”

牟沧浪道：“你不是要把她许配给东方亮的吗？东方亮虽然因为师门恩怨要和我作对，我倒是很欣赏他的。何况燕儿本人也喜欢他。上一代的恩仇也不难消除，只须我让他一招就行了。”

西门夫人道：“东方亮是很不错，他又是我唯一的甥儿，亲上加亲，本来是最好不过。但可惜……”顿了一顿才说下去：“你知不知道，他这一门的最上乘的武功是必须童子身才能练成的？”

牟沧浪道：“哦，你是怕他因此不肯娶妻。但他想练成上乘武功，也不过是用来对付我罢了。我可以告诉他，他练成了也是敌不过我的。倒不如我教给他另一种练功法，包管可以胜过他那一门的所谓上乘武功。”

西门夫人道：“我知道你的正宗内功是要高明得多，但你却有所不知，东方亮的师父向天明处心积虑的是哪一件事？”

牟沧浪道：“我怎会不知他是要练成功胜过武当派的剑法，那只是梦想！”

西门夫人道：“也不一定是梦想，比如说，他若是把飞鹰剑法与太极剑法练得合而为一，那又怎样？”

牟沧浪道：“也不一定就能胜过武当剑法！”

西门夫人道：“不一定就是还有指望。但要达成这个指望，就一定要练他那一门的邪派内功！”

牟沧浪道：“我们可以劝他不要练呀……”忽然发觉西门夫人神情有点占怪，怔了一怔，问道：“他是不是练功出了岔子，还是另有别的隐情……”

西门夫人忽地满面通红，但终于还是说了出来：“他已经依从他的师父意思，自宫练剑！”

牟沧浪呆了一呆，怒道：“岂有此理，向天明这老儿竟敢迫他如此！我找他算帐去！”

西门夫人道：“也不一定是被迫的。”

牟沧浪道：“难道是他心甘情愿？”

西门夫人不作声，牟沧浪似是想起什么，脸色从愤怒变为惶惑，心道：“如此说来，就不只是为师门出一口气那么简单了。当年那件事情，不知他知道多少，怕只怕他知而不详。”

牟沧浪正自思潮起伏，忽听得西门夫人叫道：“呀，你瞧，他，他已经来了！”

牟沧浪道：“好，让我和他说个明白！”他只道是西门夫人最怕见的那个“他”，定睛一瞧，只见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个人，并不是那个“他”，是东方亮！

东方亮的神情古怪之极，眼睛似乎充满着怨愤，直盯着车沧浪。西门夫人是他的姨母，他竟似视而不见！

西门夫人叫道：“ 亮儿，你怎么啦？ ”

东方亮眼角也不瞧她，径自对牟沧浪道：“ 牟沧浪，我知道我的剑法比不过你。但即使我注定要死在你的剑下，我也非得和你作个了断不可！ ”

牟沧浪道：“ 你我之间有甚深仇大恨，值得你非要和我拼命不可！ ”

东方亮愤然道 :“ 牟沧浪，你这是装蒜，你做过的事，你自己应当明白！ ”

牟沧浪道：“ 我做过的事很多，你指的是哪一桩？ ”

东方亮亢声道 :“ 你杀了我的姨父，我的父亲多半也是死在你的手上！ ”

西门夫人叫道：“ 亮儿，你错了！ ”

东方亮冷冷说道 :“ 错的恐怕是你，别叫我亮儿，你不配做我的姨母！ ”

西门夫人忍住心中酸痛，说道：“ 不管你怎样想法，我要告诉你，你的姨父还活着！ ”

东方亮吃了一惊，蓦地又冷笑道：“ 你这话骗鬼也不会相信，姨父何等英雄，他若还活着，岂肯这二十年来甘做缩头乌龟？ ”

西门夫人道：“ 信不信由你。还有你的父亲…… ”

东方亮冷笑道：“ 爹爹的棺材是我运回来的，我瞻仰过他的遗容方始盖棺，你总不能说他还没有死吧？ ”原来他的父亲东方晓是从外地受伤回来，未到家门，就死在路上的。

西门夫人道：“ 你的爹爹的确是受人暗算而亡，但暗算他的人不是牟沧浪！ ”

来方亮道，“ 那么是谁？ ”

西门夫人道：“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不会是他。 ”

东方亮一副不屑的神气道：“ 他，他、他，叫得多亲热！哼，我也不知道该叫你做姨母还是应该叫你做牟夫人？ ”

西门夫人心中气苦，眼泪倒流，说不出话。

牟沧浪喝道：“ 东方亮，不要迫你姨母，我告诉你！你的父亲不是我杀的…… ”

东方亮道：“ 我早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 ”

牟沧浪不理会他，继续说道：“ 虽然不是我杀的，但那人也和我有关，我并不想推卸责任。 ”

东方亮冷笑道 :“ 还说不是推卸责任，我问你，你们说我的姨父还活着，他在哪儿？我的爹爹若是别人所杀，那人又是谁？你若答不出来…… ”

牟沧浪哈哈一笑，说道：“ 我虽然不是平生从不说谎，你这后生小子还不值得我说谎骗你！你不相信，就都当是我杀的吧！ ”

他的笑声未绝，忽地就听得一个刺耳的声音说道：“ 他没说错，我还活着！杀你爹爹的也不是他！ ”

这刹那间，牟沧浪和西门夫人都惊得呆了，原来这个突如其来的诡秘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二十年前已经“ 死去 ”的西门牧，亦即是殷明珠（西门夫人）的前夫！牟沧浪和殷明珠虽然都知道他还活在人间，但骤然见他出现面前，还是不禁惊得呆了！

东方亮呆了一呆，叫道 :“ 姨父，你，你……你告诉我，我爹是谁杀的？ ”他虽然惊异之极，也顾不得细问原由了。目前他最迫切需要知道的是有关他父亲之死的真相。

“是我！”西门牧木然毫无表情，说出了这两个字来！

东方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姨父，你说什么？”

“我说，杀你爹爹的人是我！”

这次，东方亮知道是绝不会听错了。他呆了一呆，叫道：“不对，我不相信！你和我爹不但是至亲，也是最好的朋友，你怎会杀他？牟沧浪刚才自己也已经承认了，我爹是他杀的，我不懂，你为何要替他受过？”

西门夫人小声提醒他道：“他只说你可以当作是他所杀。”

牟沧浪苦笑道：“不必在这枝节上分辩了。”说罢回过头来，与西门牧正面相对，迎接他那冷若寒冰的目光！

“西门牧，你有值得我佩服的地方，也有令得我厌恶的地方。但不管佩服也好，厌恶也好，我都不要你代我受过！好吧，东方亮，你既然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就听我说吧！……”

西门牧微笑道：“牟沧浪，你说你佩服我又讨厌我，嘿嘿，我对你也是一样！好吧，我也想知道多一些当年的真相，你先说也好！”

牟沧浪缓缓说道：“这件事还是要从你身上说起，当年你是绿林盟主，胆识武功都令人佩服，包括我在内。但你也有令我不敢苟同的地方，你唯我独尊，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尤其到了后来，更是变得邪恶不堪，倒行逆施，滥杀无辜！……”

西门牧忽地打断他的话，冷冷说道：“好一副正气凛然的大侠士！我是怎样的人，我自己知道，我不想听你的长篇大论！我只想知道，当年你想杀我，是不是全无半点私心！”

牟沧浪并不回避他的目光，往下说道：“不错，我是假公济私，因为我不想明珠跟你做个强盗婆子，过那难得片刻安宁的日子！当韩翔纠集黑道人物背叛你的时候，我是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东方亮叫道：“我的爹爹到底是谁杀的？”

西门牧道：“东方亮，我也把真相告诉你吧，你的父亲虽然不是我亲手所杀，但那人却是和我有关系的人，所以你也可以当作是我杀的！”

东方亮半信半疑，问道：“那人是谁？”

西门牧道：“你听过穆盈盈这个名字吗？”

东方亮道：“穆盈盈？”

西门牧道：“她是陇西穆家排行第七的女儿，陇西穆家的暗器和川西唐家的暗器是同样有名的。二十年前，她在江湖上的名气是超过青蜂常五娘的。江湖中人多尊称她为穆七姑。”

东方亮道：“我爹是她杀的吗？”

西门牧道：“不错，你的父亲是被穆盈盈暗杀的。”

东方亮道：“为何她要杀我爹爹？”

西门牧道：“她是为了我的原故杀的！”

东方亮睁大眼睛道：“此话怎说？”

西门牧道：“她是在我‘死’后成为我的妻子的，但若是我‘复活’的话，她就不能做我的妻子了。当时我因家庭变故，意冷心灰，在那场大厮杀之后，就自行失踪，让人家以为我已经死了。但她害怕我改变心意，这样做为的就是令我不能复活！”

“死”后的妻子，这个说法虽然滑稽，但却是谁都听得懂的。

东方亮懂得更多，他知道在那样情形之下，他的姨父若是“ 复活 ”（恢复原来身份），首先就得杀了穆盈盈替他父亲报仇，否则他如何能够重回家门，取得妻子和姨甥的谅解？

东方亮嘶哑着叫道：“ 你为什么要把真相告诉我？ ”

西门牧淡淡说道：“ 因为我不想你死在牟沧浪手上，我也不想牟沧浪伤在你的剑下。因为我要和他公平决斗！现在只看你了，你要不要此刻报仇？ ”

东方亮道：“ 我、我、我…… ”一咬牙根，说道：“ 我也不能让牟沧浪占你的便宜，这件事，就以后再说！ ”

西门牧道：“ 好，那你就先歇歇吧！ ”突然闪电出指，点了他的穴道，东方亮倒在地上，失了知觉。

西门夫人凄然说道：“ 是我对不住你，你要报复，惩罚我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惩罚，我都甘受无辞！ ”

牟沧浪道：“ 明珠，你不能这样说。若是有错，错在我的身上！我本来可以娶你为妻的，当年我若不是屈从父命，何至于会有今日？但西门牧，你也有错，我和她相好在先，你又不是不知，你知道了还是要娶她为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得到的将只是她的躯壳？ ”

他当然知道，这番话一定会激怒西门牧的，但高手比拼，却是越能够搅乱对方的心神越好。

果然只见西门牧的眼睛就好像要喷出火来，牟沧浪全神戒备，只待他一发作，便即抢出绝招。他有把握，他的剑招可以后发先至。但出乎他的意料，眼看就要爆发的火山却又平静下来了。不，不是平静，而是换了一个面貌。西门牧忽地好像又从愤怒变为沮丧了。

两门夫人忍不住叫道：“ 你到底想要怎样，你说呀！ ”她在害怕，害怕再这样下去，西门牧不疯，她也要疯了！

西门牧终于开始说话了。

“ 我知道你们相好在先，我也知道牟一羽是你和他的私生子！ ”

牟沧浪道：“ 那时她还没有成为你的妻子。 ”

西门牧道：“ 但那时你已经有了别人做妻子了。 ”

牟沧浪道：“ 所以我说这只是我的错，你要怎样，尽管西门牧陡走一声断喝，随着沉声说道：“ 我当然不会放过你的，但现在，我是和我的妻子说话，不要你来插嘴！ ”

西门夫人已经打定主意，坦然迎接他的目光。

西门牧缓缓说道：“ 我只想知一件事情，西门燕是不是我的女儿？ ”

尽管西门夫人已有主意，对于前夫此问，她还是期期艾艾，说不出口来。

西门牧颓然说道：“ 也是他的女儿，对吧？ ”

西门夫人避开他的目光，说道：“ 不错，也是他的！ ”

西门牧突然纵声狂笑：“ 我一直以为西门燕是我亲生的女儿，原来也不是！嘿嘿，哈哈，我原来什么都没有，枉自和你做了一场夫妻！ ”原来他此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女儿要回去的。

西门牧狂笑不休，好像要把满腔愤懑都从笑声中发泄出来！

西门夫人叫道：“ 你要杀，杀我好了，我只求你们不要为我决斗！ ”

西门牧道：“ 哦，你害怕他死在我的手下，竟然愿意为他牺牲自己么？我早就知道你和他的私情，我要杀你，何必等到今日！我不但从无杀你之念，甚至为了你的缘故，不愿杀他。明知你对我不忠，我还是禁不住爱你，要讨

你的欢喜。唉，我对你的心事，你却一点不知，真是令我伤心！”

西门夫人不知是否受了他的感动，泪珠几滴了出来，说道：“我也不想见你死在他的手下。”

西门牧又笑起来，说道：“他杀得了我？”

牟沧浪冷冷笑道：“你也未必杀得了我！”

西门牧道：“这话倒是说得不错。那次在断魂谷的混战中你蒙了面孔，参加围攻，你本来有一个可以杀我的机会，但你却放过了那个机会，是不是因为你那时还有几分傲气，不想恃多为胜？”

牟沧浪道：“这倒不是，我只是突然不想杀你。但我不后悔那一次的对你手下留情。”

西门牧冷笑道：“但你知不知道，当东方晓赶到来帮我之时，我也有一个机会杀你？”

牟沧浪道：“我知道，我也多谢你那次的手下留情。”

西门牧道：“不，我只是不忍令明珠伤心。我不妨和你说说当时的想法，我已经知道她的心并不属我，我又不忍伤害她，是以发泄在别人身上，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对我怀有二心的下属，那些年间，我的确是杀错了许多人。但偏偏有一个我最恨的，我曾发誓要杀他的，我始终下不了手，那就是你。在断魂谷之战时，我已是心灰意冷了，因此，我才自行失踪，成全你们的。”

西门夫人道：“多谢你，但因何你在‘死’了二十年之后，如今又要再来？”

西门牧道：“当然是有缘故的，因为我发现他对不住你。”

西门夫人道：“他有什么对不住我？”

西门牧道：“唉，你还不知道吗，他一面和你藕断丝连，一面却找了另一个姘头，那就是江湖上臭名昭彰的常五娘！”

西门夫人淡淡说道：“我知道。但这只是一段雾水姻缘，后来就断绝了。他和常五娘结这孽缘之时，我和他尚未重会的。不过我也不袒护他，他对不住自己的妻子。唉，其实我们都对不住她！”

西门牧嘿嘿冷笑。

西门夫人道：“不错，我们也都对不起你。”

西门牧道：“明珠，我佩服你的宽容大量，但可惜牟沧浪却不是一个值得你这样倾心的人。”似乎他还知道牟沧浪许多丧德败行的事，只是没说出来罢了。

西门夫人道：“人谁无错，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也就不必提了。牧哥，我也佩服你的宽容大量，我对不住你，难为你隐忍了二十多年。我求你……”

牟沧浪忽道：“不必求他！牟某平生做了许多错事，但从没有骗你。他却是如今还在骗你！”

西门牧喝道：“胡说！我骗了她什么？”

牟沧浪道：“你骗她的同情！哼，你说你当年的诈死是为了成全我们，这就是天大的谎话！西门牧，我真想不到你除了武功好之外，演戏的本领居然也是这么了得！”

西门牧气红了眼睛，喝道：“你说我在明珠面前都是做戏，不是真心？”

牟沧浪道：“不错，你骗了她，却偏要在她面前装出那样可怜巴巴的样子！”

西门夫人似乎也觉得他说得太过份了。叫道：“沧浪，别……”

她话犹未了，陡地只听得西门牧一声大喝："西门牧平生从不要人可怜！"说时迟，那时快，西门牧、牟沧浪两个人都是同时向对方扑了过去！

"蓬"的一声，双掌相交，牟沧浪倒跃三步，西门牧身形晃了两晃，西门夫人飞身插入他们中间，叫道："你们要动手，先把我杀了！"

西门夫人道："牧哥，你放过我们吧！"

西门牧冷冷说道："你要我重新再做死人？"

西门夫人道："二十年前你都肯为我那样做，如今你我都已老了，何必重来挑起旧怨？"

西门牧道："你一定要知道其中原故？"

西门夫人道："你可以告诉我吗？"

西门牧想了一会，咬着嘴唇说道："不能！"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你要知道，我告诉你，他是为了我的原故！"

这个妇人看起来应该已在四十开外，偏偏还在作着少女的打扮。但打扮虽然不伦不类，却透着一股毫无忌惮的野性。

西门夫人道："你是穆盈盈？"

穆盈盈道："你一猜就着，不错，我就是穆盈盈。嘿嘿，西门大人，咱们都是久仰的了！"

西门夫人道："其实我应该称你西门夫人才对！"

穆盈盈又是一阵大笑，说道："你又说对了，是应该只有一个西门夫人！"

西门夫人道："所以你要他来杀我？"

穆盈盈道："第三次你又说对了！到底你是女人，知道女人的心事，我总不能永远做一个见不得光的西门夫人呀！"

西门夫人道："我可以把他让给你。"

穆盈盈道："谁要你让，老实告诉你吧，我要他杀你，不仅因为你是原来的西门夫人，而是因为我要你在他的心中也都永远消灭。"

西门夫人道："我懂。你要他杀我来证明他对你的爱意！"

西门夫人道："你说得不错，我是应该死的。其实也不用你去求他，我早已心甘情愿让他杀了！"

西门牧喝道："明珠，别做傻事！盈盈，我也并没有答应你，你怎么可以跑来胡说一通？"

穆盈盈冷笑道："我胡说？哼，你好像把和我说过的话全都忘了！"

西门牧道："我有答应过帮你杀殷明珠吗？"

穆盈盈道："但你曾要求我帮你杀牟沧浪！嘿嘿，我知道你会答应我的！"弦外之音，当然是要他替她杀殷明珠为交换条件了。

西门夫人道："你要杀，杀我好了！为何还要杀牟沧浪？"

穆盈盈道："他不杀牟沧浪，怎有颜面重出江湖？谁都会笑他甘做缩头乌龟的！"她说到这句话，已是气得西门牧面色涨红，但又做声不得。

穆盈盈续道："他不能重出江湖，我岂不是仍要做见不得光的西门夫人？"

西门牧喝道："我从来没有打算要你做我的妻子！"

穆盈盈道："你不要我帮你杀牟沧浪了吗？"

西门牧道："用不着你帮，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杀牟沧浪恐怕比我更多！"原来穆盈盈年少之时，也曾追求过牟沧浪，她是因为追求不遂，

转而为恨的。

一直默不作声的牟沧浪忽地喝道：“西门牧，你要杀我，我更要杀你！”

西门夫人吓了一跳，说道：“沧浪，你说过不想杀他的，因何变了？牧哥，你，请你……”

牟沧浪已是面向西门牧，指着他道：“你是杀我派无极长老的凶手！”

西门牧哈哈大笑：“你现在才知道吗？丁云鹤也是我杀的！”

牟沧浪道：“两湖大侠何其武呢？”

穆盈盈道：“这倒不关他的事，是我杀的！我扮成他的徒弟耿京士模样，趁他大吃一惊之际，就杀了他！嘿嘿，若不是我的易容术天下无双，只怕纵然杀得了他，也没这么顺利呢！”穆盈盈虽然夸大了些，但牟沧浪也知她的易容术的确是十分高明的。

牟沧浪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何其武临死之时骂道，原来是你这个畜牲！”

“无极长老、何其武、丁云鹤与你有何仇冤，你要下这毒手对付他们？”牟沧浪喝道。

西门牧冷冷说道：“他们与我无仇，你与我有仇！嘿嘿，事到如今，那也不怕和你说真话了，你以为我当真心甘情愿把明珠让给你吗？我的诈死正是要报夺妻之辱！断魂谷一战之后，我自知没有把握杀你，唯有诈死，才是最好办法。一来可以潜心练武，二来可以避开你的注意，三来机会来时，我还可以嫁祸给你。我苦练几年，练成了与太极掌相似的掌力，终于令得无极长老也丧在我的掌下。能够以掌力震伤无极长老的天下没有几个，何况是用他本门的太极掌力？”

牟沧浪道：“这样，我的嫌疑就是最大的了？”

西门牧道：“但我没想到无相真人会那么样信任你，明知你有嫌疑，竟然还把掌门之位传给你。”

牟沧浪苦笑道：“他老人家也未必是对我毫无怀疑，他安排我做掌门，也安排了一个聋哑道人在我身旁监视我的。聋哑道人演戏的天才比你更高，居然骗过了他老人家。好在后来有个七星剑客郭东来帮我揭穿了他的奸细面目！”说至此处，陡地喝道：“冒充聋哑道人的满洲奸细王晦闻，是不是你安排他在武当山作卧底的？”

西门牧双眸炯炯，勃然怒道：“枉我和你相交数十年，竟敢对我说出这样混帐的话！我是什么事都敢做，唯独通番卖国的事决计不做！若然我知道王晦闻是满洲奸细，我早就将他杀了！”

牟沧浪道：“好，我相信你。但我不相你一个人能够杀得了无极长老！”

穆盈盈笑道：“牟沧浪，你已经算得很聪明了，但还不够聪明。你应该想到，当然是我用暗器助他一臂之力。”

牟沧浪道：“哦，原来如此。好，你们并肩子上吧！”初时语气平和，突然变得声色俱厉！

穆盈盈仍是一副不在乎的笑容，闲闲说道：“牧哥，你要不要我帮你，别人都已经把你我视同一体了。”

西门牧突然将她一掌推开，喝道：“你想令我受天下英雄耻笑么？我与他公平决斗，不准你插手！”穆盈盈尴尬之极，暗自想道：“你只不过是想在明珠面前逞英雄罢了。”心中又气又酸，却是不敢发作出来。

忽听得鸟声啁啾，眼前景物豁然开朗。不知不觉之间，已是清晨时分，

阳光开始射入梅林。

西门牧抢占背着阳光的有利地位，喝道：“来吧！”双臂箕张，十根指头，宛似十枝铁笔，齐向牟沧浪插下。牟沧浪身回步转，剑挟寒光，迎前一封，截他手腕。西门牧一声大喝，变指为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把牟沧浪剑尖震歪。牟沧浪脚步有如醉汉，长剑摇晃，看似乱了章法，但在西门牧的感受，却似四面八方都有明晃晃的利剑向他刺来。

两人各展平生所学，越斗越烈。剑光缭绕，掌影翻飞，两人相斗，却似有千百人混战一般。

西门夫人情知难以劝阻，而这场恶斗势必不死不休，她实不忍目睹这一战的结果，不觉叹了口气，心里想道：“不管谁对谁错，这场祸事总是我惹出来的！”她怀着愧悔的心情，突然拔出佩剑，向自己的胸膛插下！

高手搏斗，眼观四面，西门牧面向着她，首先发现。

“明珠，不可！”这刹那间，西门牧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几乎是出于本能的便即飞身而起，掠过牟沧浪头顶的上方，扑向他的前妻。

牟沧浪出手如电，一招“举火撩天”，在他的小腿上划开一道细长的伤口。他也立即发现了，因为他虽背向西门夫人，但西门夫人被阳光拉长的影子，可正是在他的前面。也幸亏他收手得快，否则只怕西门牧的一条腿都要给他切下。

西门牧不顾腿上创伤，向前飞跑，但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掀起波浪的是穆盈盈。

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少年时候曾经单恋过的（牟沧浪），一个更是她现在的丈夫（西门牧），但如今，这两个正在舍命搏斗的男人，竟为了救护另一个女人而罢手，你想她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她妒火中烧，一把暗器就向西门夫人打去！

西门牧正在跑来，和穆盈盈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就在这刹那间，西门牧的身形平地拔起，像一头大鸟似的，径“飞”过去！他本来不是擅长轻功，只因处在这样危急的关头，方始迫出了他的非凡本领！

飞身之际，他已是一记劈空掌打了出去，随着身形落下，一抓抓住穆盈盈手腕。

穆盈盈的暗器是连珠发出的，一被他抓住，当然是不能续发了。已经发出去的暗器，也被他的劈空掌力震得七零八落！

穆盈盈气怒交加，嘶声叫喊：“你不肯帮我杀她，那也罢了，你还反过来帮她对付我？这是什么道理？”

西门牧沉声道：“没什么道理，你敢动她一根汗毛，我就撕你的皮！”

穆盈盈大哭大叫：“好呀，原来在你的心目之中，我连她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她的野男人要杀你，你仍然把她当作心爱的妻子！呸，我真是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贱丈夫，我被你骗了这许多年，我和你拼了，拼了！”

她的指甲很长，十指掐着西门牧皮肉，要摆脱她可还当真不易，西门牧喝道：“我没工夫和你瞎缠！”暗运玄功，双臂一振，将她弹了出去。不过，他虽然摆脱了穆盈盈的纠缠，却早已给牟沧浪赶过他的前头了。

西门夫人的心在颤抖，手指也在颤抖。也幸亏这样，刀锋虽已插入胸膛，并没刺正心脏。

牟沧浪来到她的身边了。

西门夫人冰冷的胸膛感到他的热力，脸上绽出了笑容，轻声说道：“抱紧我，别离开我！”

声音很轻，好像春风吹过湖面。但西门牧听见了。他像是着了定身法似的呆住了。

但更加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传来了另一个灾难的声音。

“嗤”的一声轻响，紧接是刺耳的“叮”的一声，跟着而来是西门夫人的呻吟。

西门牧虽然不是暗器名家，也知道他们是着了暗算了。

他刚骂得一声：“你这贱人……”就听得一个放荡娇媚的声音笑道：“你错怪她了，这是唐门的暗器，她穆家的暗器还差得远呢！”

牟沧浪仍然抱着西门夫人，哼了一声，喝道：“你快走，走迟片刻，我要你的性命！”西门夫人问道：“是常五娘吗？”

不错，暗算她的人是常五娘，不是穆盈盈。她已经中了常五娘的一枚青蜂计。

西门夫人低声说道：“饶了她吧，好歹她也曾经和你有过一段香火情。”

一个苍老的狞笑声从梅林另一面传来，“牟沧浪，你对我不住，我早就要杀你了。不过，我可以宽限你半个时辰，因为你的情人还可以有半个时辰的性命。要是你舍得她的话，你现在上来和我决战也行！”说这活的是江湖上公认的第一暗器高手唐二先生。

西门牧忽地喝道：“用不着等半个时辰，我来领教你的唐门暗器！”

唐二先生冷笑道：“咦，这倒奇了，殷明珠早已不把你当作丈夫，她现在是躺在别的男人怀中，你居然还要替她的情夫拼命！”

西门牧喝道：“常五娘背着你偷汉子，为何你也要替她撑腰？”

唐二先生心道：“你若是没有受伤，我怕你三分，现在，谅你也不是我的敌手！”喝道：“好，那就让你先尝尝我的暗器厉害！”

西门牧运掌如风，把唐二先生所发的毒蒺藜，铁莲子、丧门钉、梅花针……诸般暗器扫荡得四面乱飞，连同常五娘所发的暗器在内。

穆盈盈爬了起来，叫道：“牧哥，别慌，我帮你对付那个妖妇。看看是她偷自唐门的暗器厉害，还是我穆家祖传的暗器高明？”

不料她刚刚跑出两步，蓦地只觉后心一凉，一把利剑已是从她的后心穿过前心。

杀她的人是东方亮，原来东方亮的内功之厚，尚在西门牧估计之上，他已经自行解开了穴道了。穆盈盈从他身旁经过，他跃起一剑，就结果了她！

牟沧浪和西门夫人对周围发生的种种意外事件，仍然好像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西门夫人道：“大哥，别为我虚耗真气了。我只有一事未了，要和你说。”

牟沧浪道：“何事？”此时他也觉眼前金星乱冒，到了难以支持的时候了。原来他虽然能以护体神功弹开唐二先生的铁蒺藜，但却也给铁蒺藜的刺，刺穿他的衣裳，而且伤及他的一点皮肉。唐家的喂毒暗器见血封喉，若然他不是为西门夫人输入真气的话，凭他的内功造诣，尚可无妨，如今则是难以阻止毒性的发作了。不过他仍然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和西门夫人对答。

西门夫人道：“就是我刚才要和你商量的事。”

牟沧浪道：“哦，你是说燕儿的婚事。待你好了再说不迟。”

西门夫人道：“你别哄我，我知道我是活不过半个时辰了。耿玉京这孩子我觉得很不错，燕儿既然不能嫁给东方亮，我想请你为他们撮合姻缘。”

牟沧浪道：“好是好，就不过……”

西门夫人道：“不过什么？”

牟沧浪不忍令她伤心，说道：“他已经离开了武当山，要是我见得着他的话，我会跟他说的。你驱毒要紧，别为这件事挂心。”

他只道自己性命难保，永远也见不着耿玉京了，哪知心念未已，立即就听见耿玉京的声音。

“西门前辈，请把唐仲山这老贼让给我，他是杀害我义父义母的仇人！”

即使西门牧没有受伤，轻功也是比不上他。何况西门牧如今又正是受着暗器的阻扰，不让也得让了。耿玉京斜边扑上，飞快地追上唐仲山。

唐仲山冷笑道：“我杀了两个农夫农妇，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凭你这小子也还不配向我寻仇！”一把暗器向耿玉京打去。耿玉京一招“三转法轮”，暗器投入他的剑光圈中，全都变成粉末。

唐仲山这才大吃一惊，“没想到相隔不过数月，这小子的剑法又已精进如斯！”说时迟，那时快，耿玉京的剑圈已是笼罩着他的身形。唐仲山只能凭仗数十年功力，运掌相抗，腾不出手来发暗器了。

西门牧摆脱了暗器的阻扰，发现常五娘就在他的前面。

常五娘忽然哈哈大笑。

西门牧道：“你笑什么？”

常五娘道：“我本以为要杀我的是牟沧浪，不料竟然是你，这岂不有点滑稽？”

西门牧冷冷说道：“你自知死到临头，居然还笑得出来，也算得是个怪物！”

常五娘道：“我是个怪物，我的怪是被你们迫出来的！第一个是唐二先生，他迫我做他见不得光的情妇；第二是牟沧浪，他本来给了我以希望，却仍然是始乱终弃；第三个是你，你自己伤心失意，却要发泄在我的身上！”

西门牧不觉怔了一怔，觉得她虽然十分可恨，却也未尝不值得一点同情。自己不也曾因为受了刺激而滥杀无辜吗？他咬了咬牙，说道：“不管你怎样说，你伤了明珠，我就不能饶你！”

常五娘纵声狂笑，狂笑之间，夹以一声叹气，说道：“明珠，我真羡慕你，两个男人都愿意为你而死，嘿嘿，哈哈，但我并无遗憾！牟沧浪，我得不到你，你也什么都得不到！还有你，西门牧，你比他还更可怜！哈哈，你们两大英雄同样的恨我，却也同样的难奈我何！”

她突然就在狂笑声中倒下去了！转瞬间脸上蒙上一团青气，动也不能一动了。她已是服毒而亡！

唐仲山在梅林那边和耿玉京激战，听得常五娘的笑声有异，叫道：“五娘，你怎么了？”

西门牧冷冷传声：“她死了！不是我杀她的，是你逼死她的！”

高手搏斗，哪容得分了心神？何况他还是心神大乱！耿玉京乘隙即进，剑尖只是轻轻一点，唐仲山的咽喉就开了个孔，一缕鲜血射出来，倒下去了！

西门夫人躺在牟沧浪怀中，忽地星眸半启，说道：“我好像听见常五娘的笑声，笑得好像又是欢喜，又是凄凉，她怎么样了？”牟沧浪道，“她已经死了！”西门夫人道：“唉，可怜！她临死时说的什么？”牟沧浪道：“她

说她羡慕你的幸福！”西门夫人脸上绽开笑的花朵，说道：“不错，我的确是十分幸福，我是个坏女人，你对我还这样好！”

牟沧浪心里凄怆，强笑说道：“不，你是个好女人，你别这样说！”西门夫人道：“多谢你，牟大哥，啊，还有，请你转告西门牧，我也多谢他！”声音越来越微弱，说罢，就在牟沧浪的怀中断了气息。

东方亮杀了穆盈盈，抹干剑上的血迹，走到西门牧面前，双手捧着宝剑，说道：“这把宝剑是你赐给我的，我用它报了杀父之仇，但也是用它杀了你的后妻。你若要替她报仇，可以收回这把宝剑，用它杀我！”

西门牧道：“亮儿，你不杀我，我已经感激不尽，我但愿你用这把宝剑开辟你的前途！”

东方亮苦笑道：“我还有什么前途？”

西门牧道：“大丈夫受点挫折算得了什么？”东方亮正自心想：“我还称得上是大大夫吗？”西门牧好像知道他的心思，已是接着说道：“司马迁的故事你是知道的，他受宫刑，发愤而著史记，后世准人不钦敬他？文武殊途，其理同一，你去吧！”

他缓缓道来，东方亮却是如受当头棒喝，说道，“多谢姨父良言。”插剑入鞘，走了。

梅林里静寂如死。

西门牧回过头来，只见牟沧浪已经放下殷明珠的尸体，也正在站了起来。

西门牧缓缓说道：“不错，我几乎忘了，还有你是要报仇的！”

牟沧浪道：“明珠临去之时，要我替她多谢你。你我私人之间的恩怨已了，但可惜我曾经当过武当派的掌门，你杀了无极长老，我不能不……”他的毒伤已经发作，其实他是有意借西门牧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这样，虽然死了，也算得是尽了武当派掌门人的责任。

西门牧打断他的话道：“我知道，但你还是省点气力吧！”

牟沧浪道：“你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中了唐门暗器，就斗不过你了？”

西门牧道：“不是这个意思。我、我……”

牟沧浪忽地听得爆豆似的声响，大吃一惊，叫道：“西门牧，你干什么？”

西门牧苦笑道：“明珠已经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爆豆似的声响，是他临终之际，自散功力。

耿玉京从梅林那边走出来，看得惊心动魄！

牟沧浪道，“京儿，你过来。”耿玉京走到他的身旁，说道：“掌门有何吩咐？”

牟沧浪道：“我本来要你做掌门人的，但可惜……”

耿玉京道：“你不必抱歉，我早已说过，无意于此。”

牟沧浪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你帮助一羽，本派的仇人虽然都已死了，但只怕还有风波。”

耿玉京道：“弟子纵然不能重返师门，也是武当弟子，要是能力本派效力，理所当为！”

牟沧浪道：“谁说你不能重返师门？你现在回山，也都可以！”

耿玉京道：“弟子曾在前往金陵的路上得罪了那两个朝廷使者。”

牟沧浪道：“你不必为此事担心。”

耿玉京道：“为什么？”

牟沧浪道：“因为那两个使者私通满洲，郭璞一逃，他们也只能失踪。”

耿玉京道：“ 既然如此，弟子自当遵命。但掌门你呢？ ”

牟沧浪道：“ 你看那边，是谁来了？ ”

耿玉京刚一回头，只听得利刃刺物之声，转身看时，只见牟沧浪胸膛插着一把剑，说道：“ 本门武学，有你发扬，我是无须挂虑了。西门牧说是对，明珠都已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 原来他是拔出插在西门夫人身上的那把剑，用来自尽的。这把剑是西门夫人的佩剑，他也正是倒在西门夫人的身旁。

耿玉京好似做了一场恶梦，急急下山。

刚踏上白堤，就见一个少女迎面而来，这少女怔了一怔，便即笑道：“ 你真聪明，我还怕你看不懂我的手帕画图之意呢，却原来你已经到了这儿了，你知道吗，你的姐姐也来了。 ” 这个少女是西门燕。

“ 我的姐姐呢？ ”

“ 在那边。 ”

东方亮已经先她一步。

他在刚才大家都没注意他的时候，走到了蓝水灵的身边。

“ 蓝姑娘，我愧对你，请你原谅。 ”

“ 我已决意跟不悔师太出家，敬谢施主！ ” 蓝水灵合什作答，眼眶里有一颗泪珠。她显然尚未削发为尼，已是以道姑自居了。

东方亮就在她的泪眼相看之下下山去了。

牟一羽接任武当掌门，耿玉京虽然回山向他道贺，但只住几天就走了。他执意不做掌门，这除了他自知才干不及牟一羽之外，还因为他觉得有更有意义的事待他去做。

天启六年正月，清军大举渡辽河攻宁远。总数十三万，号称二十万。宁远袁崇焕的守军只有一万。但结果却是袁崇焕以少胜多，不但击退清军的进攻，且而令敌方的主帅努尔哈赤也受了伤。努尔哈赤在同年七月，回到离沈阳四十里处的■鸡堡逝世，年六十八岁。据说努尔哈赤是在战场上被一个少年剑客刺伤的，这个少年剑客就是耿玉京。

此说不知真假，但在关外时常可以见到耿玉京的侠踪则是事实。当然，在他的身边，总是少不了一个西门燕。武当剑术因他而名扬关外，提起他，谁都竖起拇指夸这 “ 武当一剑 ” 。

和耿玉京在关外成名的同时，在包括陕、甘、宁、青以及回疆的西北地区，也有一位少年剑客崛起其间，用的也是武当剑法。这位少年剑客的行踪比耿玉京更加诡秘，很少人见到他的真面目。但据知者说，他就是别创武当支派的东方亮。至于在武当山上的武当派本支，由于有一个精明能干的牟一羽担任掌门，亦是更加兴旺了。他们三人行事不同，成就不同，但能够光大武当门户则一。因此又有人将他们合称 “ 武当三剑客 ” 。正是：

兰菊梅花同吐艳，江山多难出英雄！